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红色巴西

[法国]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著

李焰明 译



2001年度龚古尔奖获奖作品

Rouge Brésil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精神和物质相结合，充满了丛林意象、文明意象。难以置信。过瘾。

——夏娃·德·卡斯特罗，《费加罗报》文学版

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吕芬天才般地创作出了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并使之重新流行起来的叙述冒险经历的作品。

——威尔西尼·乐莱，《快报》

把狂热的教士、吃人的士兵、马路上的强盗和理想主义者放在一起，这种建立在泛神论描写和面貌一新的讽刺性对话基础之上的对“热带地区法国”的生动再现，就像一部武侠小说。

——让-莱米·巴尔朗，《读书》杂志

《红色巴西》……是本文学年度最伟大的作品，是作者本人写得最宏大、最雄心勃勃、最深刻的一部作品。

——热拉尔·德·科尔唐兹，《文学杂志》



ISBN 978-7-5447-0395-6



9 787544 703956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8.00元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红色巴西

[法国]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著

Jean-Christophe Rufin

李焰明 译

2001年度龚古尔奖获奖作品

Rouge Brésil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巴西／（法）吕芬著;李焰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2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0395-6

Ⅰ.红… Ⅱ.①吕… ②李… Ⅲ.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9145号

登记号 图字:10-2006-297号

书　名	红色巴西
作　者	[法国]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译　者	李焰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Éditions Gallimard,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 yilin. 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插　页	2
字　数	357千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395-6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刘成富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法国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经过长达十轮投票之后，在巴黎德吕昂饭店宣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红色巴西》夺得了该年度的龚古尔奖。

《红色巴西》是反映最早的、最滑稽的法国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时代的作品之一。在巴西的出版界，法国对巴西的殖民侵略史已成为文学描写的常见题材。法国作家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红色巴西》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小说中，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叙述了这段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叫维勒加侬的海军司令。他是出色的冒险家，同时又是极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一五五五年，他带着亨利二世的诏书和人道主义的梦想，以法兰西的名义，率领“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开始对巴西进行疯狂的征服。当时的巴西属于葡萄牙，当地的土著人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下已经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法国殖民者抵达著名的瓜纳巴

拉海湾(后来被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湾)后,马上占领了当时还无人居住的小岛,并长期地住了下来。为了能够让法国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根,维勒加侬展开了一系列建设“新法兰西”的活动。首先,他命令他的“部队”建造了一座用以自我保护的堡垒,然后苦心经营一个较为理想的殖民地。但是,由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他的殖民地很快就部分地分离了出去。十年后欧洲残酷的宗教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段历史的戏剧性重复。尽管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占领了本属于印第安人的那个荒芜的海湾,但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学习种植和加工木薯,学会在当地的实际生活中壮大自己的生存力量上面,而是就宗教上的“变体”(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是耶稣的身体和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样,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七零年,未能站稳脚跟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最终被葡萄牙人赶出了巴西。

为了全面展现这段历史,在《红色巴西》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使用了两条平行的线索生动有趣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外交方面的线索涉及一些阴谋家、一些叛徒、一个威尼斯间谍和一个狡猾无比的葡萄牙人。让-克利斯托夫·吕芬采用了一些漫画手法,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葡萄牙总督的作用以及里斯本的政治和外交。情感和道德方面的线索则力图再现由于时间的久远而变得十分暗淡的历史画面。《红色巴西》是以描写两个孤儿开篇的,男孩名叫朱斯特,女孩名叫科隆布。他们本来住在表姐家,表姐为了侵占他们的财产,竟骗他们去找海军司令维勒加侬,说是可以找到他们失踪多年的父亲。两个少年被强行拉到了远征的船上,到达巴西后,又被送到土著人那里学习语言,为日后充当翻译(或叫“媒子”)做准备。在小说开篇中,这两个孩子分别才十五岁和十三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可是,在巴西的经历使他们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男孩后来竟成了驻扎在海湾的那个远征团的一名出色的头目,成了海军司令维勒加侬的得力助手。女孩因无法忍受那种残酷的征

服行动，义无返顾地逃到了印第安人那里，过上了与印第安人一样的生活。她讨厌基督徒们的疯狂行为和血腥屠杀。她的人道主义观点，使她从心底里排斥加尔文派、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她认为生活在图皮人那里比生活在西方要好得多。通过女孩与印第安人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让我们穿越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印第安世界。那个女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替身或代言人。

在《红色巴西》里，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十六世纪的法国人征服巴西的经过，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殖民事件，其叙述的着眼点在于揭露法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对巴西印第安人肉体和心灵的摧残。通过深受其害而成功逃脱的女孩之口，作者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人道、友善和尊严的渴望。同时，通过两个被绑架的少年对立的人生态度，作者表现了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关注，以及由这些对立和冲突所引发的感伤。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说："我在这部作品里痛斥了乌托邦，乌托邦产生了一种绝妙的能量，但同时威胁也随之产生了。"在《红色巴西》中，作者引用了翔实的历史资料，把历史事实和文学虚构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把自我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全部融入文学叙述之中，在较深的层面上显示了文学创作才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时间间隔，向读者叙述了一个宗教思想冲突不断的法国殖民地的解体过程。他曾对《快报》直言不讳地说："说到底，这是一部最终用以叙述狂热思想形成的小说，因为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今天仍然有着各种狂热的思想萌芽，无论狂热是哪个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色巴西》不仅仅是一部资料翔实、扣人心弦的小说，一部展现两个少年快速长大并传授宗教教义的叙事作品，同时也是对宽容，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碰撞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具有征服性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欧洲文明自认为能够解放他人，而实际上却是杀人凶手；印第安世界具有奔放、幽默和神圣感等特点，是对幸福的永恒呼

唤。

《红色巴西》在法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夏娃·德·卡斯特罗在《费加罗报》文学版上撰文说:“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精神和物质相结合,充满了丛林意象、文明意象。难以置信。过瘾。”威尔西尼·乐莱在《快报》上称赞道:“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吕芬天才般地创作出了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并使之重新流行起来的叙述冒险经历的作品。”让-莱米·巴尔朗在《读书》杂志上指出:“把狂热的教士、吃人的士兵、马路上的强盗和理想主义者放在一起,这种建立在泛神论描写和面貌一新的讽刺性对话基础之上的对‘热带地区法国’的生动再现,就像一部武侠小说。”热拉尔·德·科尔唐兹在《文学杂志》上写道:“《红色巴西》……是本文学年度最伟大的作品,是作者本人写得最宏大、最雄心勃勃、最深刻的一部作品。”《红色巴西》所关注的事,已经大大超越了作者的个人范畴,他把个人的痛苦、困惑上升到了普遍意义的层面上。他怀着慈爱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世界,他用社会的、历史的方法观照了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里闪烁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创作与他个人的经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常常强调记忆的表现功能,他们把记忆看作“意象”、“印象”、“观念”等等,而这些记忆经过叙述便成了“故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并非记忆本身,它的形成经过了主体的筛选和加工。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故事”是以自身为坐标的,从历史、社会和心理等三个方面构成的。一九五二年,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出生于法国布尔热。自一九七七年起,他就成了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先锋。在东非和拉丁美洲,他领导过医疗团体。他分别在尼加拉瓜、阿富汗、菲律宾、卢旺达、巴尔干半岛和巴西生活过,其间所遇到的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他对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在第三世界的不寻常经历,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为

他的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在文学创作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对人的命运充满了无限的善意和深深的关注，在紧紧抓住史实的基础上，成功地写出了历史的氛围，生动再现了十六世纪法国殖民主义掠夺的画面。他那史诗般的笔触里闪烁着智慧之光。文学成了他用以表现两种文化冲突的绝妙方式。他曾告诉读者，长期在国外生活之后，他有了一种“通过写小说，能够生活在‘真理’当中的感觉”。自一九八六年出版《人道的陷阱》之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接着又推出了《拯救伊斯法罕》(1988)和《人道主义冒险》(199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阿比西尼亚人》叙述了埃塞俄比亚的过去，使他一举进入当今法国最畅销作家的行列，这部作品迄今已经销售三十余万册。一九九九年，他又以《失败的事业》获得了法国传媒文学奖，通过展现“道德要求”与“国家理性”之间的矛盾，这部小说广泛地涉及到了人道主义的主题。此外，他还写过政治题材的小说《帝国与新野人》和《自由主义的专制》。二零零一年龚古尔奖的获得，使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知名度超越了国界。根据有关方面的估计，《红色巴西》在法国至少销售了二十五万册。尽管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文学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仍不愿放弃他热爱的医生生涯。他说：“我之所以写书，是因为我渴望写，是因为我有写作的需要。我从来没有想到由此选择什么生涯，或建设什么生涯。”他把自己有关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仅仅视为“隐形活动”，他的远大志向仍然是当一名出色的医生。他不仅要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类的不幸，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类摆脱痛苦。

实际上，《红色巴西》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一块土地和一种文化的开发与思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投身于中东、非洲和拉美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常常有着一种步以前殖民强盗后尘的感觉。但作为一名医生、散文家、小说家和“政治家”，他喜欢这种感觉。每当与另一种文明相遇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很新奇。他感到新奇的时候，就觉得对于人类也是新

奇的，因而也就有了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的形式告诉读者的愿望。在他看来，过去法国殖民强盗带到巴西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给巴西本土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天，国际人道主义的行动，由于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也常常会偏离红十字会创始人的初衷，或者说，与之相距甚远。尤其是当一种固执的思想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当接受援助的人们感到畏惧的时候，这项旨在创建信任气候的人道主义工作，就显得更为艰巨。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具有驾御虚构和史实的双重能力，通过叙述南极法兰西远征团的短暂历史，尤其是通过描绘两个青少年的不幸遭遇，把现实与虚幻、勇气与背叛、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的东西巧妙地联系起来，通过独特的视角，让人们重温了法国十六世纪的一段殖民历史，并从一定的层面曲折地反映了当今残酷的社会现实。

《红色巴西》中所描绘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尽管得到了当时法国国家上层人物的大力支持，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这个历史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进行新的认识。

有个人曾与我共事多年，他在本世纪发现的那个新世界生活过十至十二年，他住的那地方就是维勒加依登陆、被他称为南极法兰西之地。

蒙田《随笔》第一卷第三十篇

第　一　部

去食人肉部落的孩子们

第一章

“阁下，当一个人看见面前烧着一锅开水，而自己就要被放进去煮的时候，您想此刻他是什么心情？”

说完这话，水兵朝正在燃烧的炭火看了一眼，神情阴郁。

“胡说！胡说！”印第安人站起来喊道。

“怎么？我说的不对？难道你们不吃自己的同类？你这强盗见到人肉真的会拒绝？”水兵又把身子转向军官，接着说，“没错，阁下，并非所有巴西人都跟俘虏我的这帮家伙一样残酷，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也用烤或者熏制的鱼和肉等食物充饥。我说的没错吧，无赖？”

水兵用他那瘦弱的手一把抓住印第安人的上衣，像醉汉一样死不撒手，将自己油光光的鼻子紧对着印第安人的脸。对峙持续了几秒钟，两个人相互瞪着眼，都仇恨到了极点。随后，水兵突然松开手，两人大笑起来并相互紧紧握手。卢昂教堂的大钟楼上敲响了：八点整。每响一声，对面小酒店的每根屋梁都颤抖一下。

军官身材修长，瘦削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对水兵的话毫无兴趣。他有任务在身，并且刻不容缓。现在是一五五五年年中，过了六月份，越往后就没有顺风了。他用手掌拍了拍桌子。

“我们十分清楚，”他说，语调也因为面临冷酷的威胁变得不自然。

"我们将要登陆的那些海岸危机四伏。然而,我们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一星期后我们就起航,我们要去巴西创建一个新法兰西。"

坐在矮凳上的水兵和印第安人站了起来。他们的笑容还未收敛,一听说"巴西",他们的眼底又呈现出那些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使得他们那也许原本只是陶醉于梦想的表情变成了讥讽的神态。

"我们不能耽搁时间了,"军官冷冷地说,"你们两人是否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远征军里,去巴西给土著人当翻译?请回答。"

喜欢作乐并希望延续这一乐趣的水兵想要点花招。

"阁下,"他带着醉汉的嗓音低声说,"我告诉过您,您可以在当地找翻译。在我们诺曼底,已经有三代人去巴西寻找那片神奇的红树林了,这片红树林给高伯兰兄弟的油画增添了色彩。只有厚颜无耻的葡萄牙人才会说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其实我们比他们更早就在那里做生意了。"

没有人打断他的话,水兵就更来劲了。

"你们上岸不到两天就会看到二十个土著小伙子向你们跑来,他们是附近镇上的,他们会主动要求给你们当翻译。"

"我必须向你重申,"军官不耐烦地说,"远征军司令维勒加依骑士不想冒任何险。我们要带足去那里建立一个机构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我们需要自己的翻译,而不依赖任何人。"

旅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瘦弱的水兵和印第安人这两个滑稽人物身上。水兵先鼓起勇气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经常操纵帆船角索、善于应付突变的缘故。

"阁下,您对我们说了出发的时间,这很好。可是您还应该告诉我们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不回来了,因为那地方将成为法兰西的一个省,得有人居住。随我们一起上船的人将在海外度过余生。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富足的物品,但是'回国'这个词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意义。他们是法国人,而法国

就在巴西。"

"您到过巴西吗?"水兵狡诈地眯缝起眼睛问道。

"还没呢,"军官满不在乎地承认,"不过我对东方许多国家都很熟悉。"

水兵站了起来,把身上尚未被生活耗尽的那点肉挂到他瘦长的骨架上。他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容说:

"我也开船去过东方。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我们在那里就像在自己的国家。美洲可就不一样了。我去过四次,倒霉透了。每次总是去巴西,就是您说的那个要建立一个新法兰西的地方。我对那里了如指掌:疟疾,食人肉者——我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的虎口,还有现在那些该死的葡萄牙人,他们强占我们的船,还截去我们的手脚。您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我忍受这一切折磨吗?"

他挥起胳膊,潇洒地把一大杯啤酒送到唇边,出乎意料地说出一个旁人察觉不到的理由。

"别跟我说这是因为财富!金子,鹦鹉,染料,这一切养肥了船主,而他们无需走出诺曼底。可是您看那些老实巴交的水兵,他们留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一条命,有时连这都还难说呢。阁下,支撑我们忍受这些痛苦的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指望还能回到法国。"

水兵的双手握成拳头撑着桌子,竭尽全力作最后的演讲。

"我的愿望与您的计划完全不一致,我感到很抱歉,"他最后说道,"不过,您听见我下面的回答后会同样感到失望:我不跟您去巴西。"

军官咬住嘴唇。换了别的场合,他肯定会狠揍一顿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可是如果他这么做,从明天起船上所有被释放的犯人都会逃跑。现在就看印第安人的态度了。印第安人至此才明白——然而为时已晚,水兵的拒绝会使军官把狂怒发泄到他的身上。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他。

时至春末，天气炎热，可他的衣服仍然扣得严严实实，从领口封到袖口。如此装束并非是觉得舒适好看，而是源自于内心的担忧，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场合解开搭扣合乎礼节。刚到法国的头几个月，这个不幸的人就因为这方面的大胆放肆使自己成为有罪的人，他曾多次当众展露身体最隐秘的部分，他只是天真地想给那部位带去一点凉快。没想到遭到众人的大肆嘲笑。

好心的人一定会为他找些托词。他是在巴西的森林里战斗时被敌人俘虏的，后来几个法国海军士兵替他赎了身，此刻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水兵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亨利二世宣布不久要巡视诺曼底，诺曼底的商人为了向国王表示敬意便把他送到法国，同行的还有五十来个印第安人。一到卢昂，他就被要求跳舞给国王和王后看，身上只盖着些羽毛，就像他被俘时那样。在国王面前一丝不挂，而随后见法国老百姓时却必须穿戴整齐，他被搞糊涂了。

"嗨，你呢？"军官粗暴地问，喊声打破了只能听见印第安人模糊喘气声的这份沉寂。

不幸的印第安人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回想起巴西，他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森林、舞蹈和狩猎的一幕幕场面。由美洲的天空、树叶和鸟儿组成的绚丽色彩涤荡了他那被卢昂单调生活消磨得黯淡的心灵。然而，自从第一天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跳舞，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那天下着雨，略带酸味的春雨和着汗水，他感觉很惬意。被俘后，他以为必死无疑。接着，他在一个自称美丽法兰西的地方获得了新生。获释后，遵卡特琳·德·梅第奇[①]的指令，他和同伴被流放，在卢昂的街头游荡。一天下午，他

---

① 卡特琳·德·梅第奇(1519—1589)，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之母。一五六零至一五七四年任摄政王，相传为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圣巴特洛缪惨案(1572)的制造者。此后法国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国内战争。

躺在北塔的阴凉处时引起了一个诺曼底壮女人的注意,她父亲是理发师,生意兴旺。她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说服父母接纳了这个印第安人,并供他吃穿。一天,他和这姑娘举行了婚礼,同时结婚的还有另外四对人,情况跟他们一样,是他们的榜样促成这四对人结为夫妻。

妻子那有着健康红润脸蛋的可爱样子出现在印第安人的脑海里,顿时给了他力量,使他抛弃了返回森林的诱人念头。

"不去!"他只说了一个词。

回答很简洁,再说凭他糟糕的法语也说不出更多的话。然而,他在这一个单词里倾注的力量,还有他那突然变得凶狠的神态都足以表明,什么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

军官已经被最近几个月的准备工作搞得筋疲力尽,眼见面前又矗立着最大的障碍,简直要崩溃了。他近乎绝望,这从他的外表便可明显看出:驼着背,耷拉着一只胳膊,垂着脑袋。

整个旅店的人都关注这件事,其中有许多水兵。大家都在默默听他们说话,能听见低声争论,说明每人都想对此事发表自己的见解。突然,从快到大厅尽头最暗最冷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一个不曾引起任何人注意的男人一下子打断了人们的窃窃私语,他向军官狠狠抛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将对一切起决定性作用。

"那就弄些孩子去吧,"他说。

军官扭转身子朝后看,想知道说话的人是谁。椅子在地砖上旋转发出吱嘎吱嘎的一片响声。大家都想辨认黑暗处说话人的面孔。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人将桌上的一枝蜡烛拉到面前,照着自己的脸。这是个驼背、个子不高的人,头发花白、稀落,塔夫绸无边圆帽下有一小撮刘海。薄薄的嘴唇上留着逐渐稀疏的胡子,胡须向两边翘起,使得嘴角难见的微笑变得很明显。他没有动,神情和善,等着观众看足了他并认为他不是个危险人物之后再回到他的主题上来。

“先生，您是说孩子吗？您这是什么意思？”军官喊道，仿佛在对一个幽灵说话，语气非常坚定，以便使自己相信这个幽灵是确实存在的。

这冒失的人行了个小点头礼，表示对对方的尊敬：“阁下，人人都知道孩子有语言的天分。把一个俘虏来的成年人放到异国的土地上，他花十年时间也只会使用几个常用词。而一个孩子，只需十个星期就能说得很流利，并且不带地方口音。”

最后一句话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个陌生人自己说话就带外国人的口音。他的法语说得极好，但有点南方口音，使人们对他感到亲切的同时又存疑心。谁也说不准他是什么地方人，纯正的普罗旺斯人发音或者说稍微有点瑕疵的发音表明这是一个法语精深的意大利文人。

“先生，请问您这论断从何而来？”

“我认为这是人人都具备的常识，与我本人无关。不过，既然你们大家都想知道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们：我叫巴托洛梅欧·卡多朗，来自威尼斯共和国。”

陌生人澄清身份却使在场的许多人感到忧虑。这个教士模样的威尼斯人此刻出现在港口有股间谍的味儿。而他似乎并没有被观众冷漠的敌意和埋怨声弄得心绪不宁，反而觉得很开心。

“我是勒托雷上尉，马耳他骑士，现在在布列塔尼海军少将德·维勒加侬骑士麾下服役，”军官自我介绍说。

威尼斯人半站立起来，在桌子后面行了个屈膝礼，始终保持着奸诈的微笑，让所有人都感到极不自在。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翻译，我们有很多经验，因为长久以来威尼斯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一直保持贸易关系。我们的商队带到东方去的那些孩子都成了出色的翻译，曾在我们与

中国或者黎凡特[1]的贸易中担任译员。此外,西班牙人也这么做,比如在墨西哥,他们原先只有一个叫拉马兰什的女人为他们传达阿兹特克人[2]的话,后来由于使用孩子,他们终于储备了大量的适合各种用途的译员。"

"那么您认为那些孩子多大可以派去?"勒托雷问道,他对威尼斯人的话很感兴趣。

"五六岁最合适。"

"不可能!"军官叫起来,"德·维勒加依先生正式下达过命令,任何女人不得上我们的船。我觉得,您说的五六岁的孩子还离不开母亲或奶妈呢。"

"再大一些的也还行,"威尼斯人又说,"不过说真的,孩子的语言天赋会随着身体的发育而消失。"

他准备就器官与智力的奇特感应发表见解,这时他发现军官激动得脸都红了,于是改变了主意。

"不过,要带去的孩子还得是能离开家并且不太淘气的,"勒托雷深思地说。

未来殖民地的招募工作一直不顺利,即使保证受聘者可以得到一份终身的土地,也几乎没有自愿者报名。外界流传着关于食人肉的野蛮人的种种可恶传言,连乞丐听了都胆战心惊,哪还敢抱什么幻想。对这些无知的人来说,与其等着不知道哪一天被自己的同类吞吃掉,还不如选择贫穷判给他们的各种真实的死亡。现在还得找些孩子。不过,不用说,没有比威尼斯人出的这主意更好的了,而且,维勒加依知道后肯定会采纳这个

---

① 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② 阿兹特克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建议的。

“这么说，传言是真的，”威尼斯人强装自然地说，“你们果然要去里约热内卢。你们真想把蛋下在葡萄牙人的巢里？可是，好像教皇本人只承认葡萄牙对巴西的管制。”

“一个西班牙人教皇把新大陆在伊比里亚人①之间分配了，这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军官一边揉眼睛一边回答，两个月来老是讲同样的事情，他已经烦透了。“从来没有人把亚当的遗言给我们看，以证明法国没有权利分享美洲。”

“说的好！”水兵举起酒杯大声喊叫道。

在场的所有饮酒者都在期盼这个示意性动作，于是他们那被军官冷冰冰的态度所压抑的愉快情绪便爆发出来。水兵举起瘦骨嶙峋的手，大伙立刻停止了笑声，由于曾遭火枪射击，他的手少了一个指头。

他不信任地盯着威尼斯人看，好像突然想起自己是在跟一个外国人打交道：“先生，不必多问。国王不愿公开此事，再说它只涉及法国。”

大钟敲响了九下，桌上的大啤酒杯颤抖着，这场贸然的谈话就此结束。威尼斯人付了自己的热汤钱，一边诡异地笑着祝军官一路顺利，一边迈着小步离开了。水兵已入睡，印第安人去与妻子重聚。勒托雷出门走进大广场，外面下着绵绵细雨，他打了个寒战。原本想利用出发前的这短短一个星期放松一下，没想到不但没得休息，这又要跑孤儿院……

---

① 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第二章

一排看不到头的柳树像一队持戟步兵死死拦住牧场,不让它快乐地滑向悬崖。大海蜷缩着身子躲在悬崖脚下,要不是有一股看不见的激浪发出隐隐约约的拍岸声,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大海的存在。迟迟扬起的海风吹开乌云,天空露出一缕阳光,微弱得连草都晒不干。

青草地上,一匹枣红色的马躺在那里安静地吃草。一群苍蝇在这略带雷雨湿气的晴天里飞舞着,马不时地甩动尾巴赶这些苍蝇。

"看,那就是,"朱斯特低声说。

"你怎么知道?"趴在他身边的女孩不安地问。

"三只脚有白斑,就是领主的马,"他不耐烦地回答。

"白斑?"女孩试探道。

"嗯,"哥哥回答,还是那么不耐烦,"就是蹄上方的白靴。这马有三个白斑,所以是领主的马。"

"别再卖弄学问了,不要把我当孩子,你不过是在跟农民闲逛时听说过一个词罢了。"

"小声点,科隆布!我们会被发现的。"

马依旧吃着草,似乎并没有听见他们说话。

"管它脚上有没有白斑,反正格里夫先生的种公马很好认,"女孩咕

哝着。

听见那个有钱的邻居的讨厌的名字，朱斯特就恼火，他们偷偷溜进的这块地就是他家的。

“能不能别提他！”

他一直在贪婪地注视着那匹马。

“你的眼力不错，”科隆布赞同道，“真想不到……看，是格兰加莱！”

“格兰加莱？这是戈万老爷的马！”朱斯特笑着说。

他们并没有行动，而是趴在地上，沉着冷静，也不顾湿漉漉的草贴着肚子，还有秋水仙尖头上可恶的球状物透过麻布衬衣紧压在皮肤上。

马站了起来，吸了口带有咸味的空气，觉得有股刺鼻的类似死螃蟹或死鸟的气味，突然，它好像在倾听远处小滚轮的滚动声。

“肯定是它的主人在对它说悄悄话，”科隆布说，“它听着呢。”

戈万是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自由骑士，永远的游侠，亚瑟王得意而殷勤的侄子，他们在诺曼底度过的漫长日子里所阅读的所有书籍中的主人公。一提到戈万，男孩的黑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做了个往前轻盈一跳的姿势，可身子仍旧趴着。

“喂，现在就开始吧！”科隆布鼓励他道。

朱斯特仿佛从梦中醒来，看了看她，他右手握紧绳子，然后始终一言不发，慢慢站起来。

“来吧，记住你现在是美男子阿尔迪，我是你的夫人。为了我赶快行动吧。”

她威武地大声发布命令，一时间，男孩以为枣红色马听见了她的话会逃跑。他感到有危险，于是毫不犹豫地站起来。

两个小守候员经常在禁猎区跑，因而动作敏捷，为了不惊动马，他们一直躲在马的下风处。要接近它，得出其不意但又不能动作太猛。一站起身，朱斯特就慢慢朝马走去，步伐坚定。他把拿着缰绳的手藏在背后，

那马既没有垂下耳朵也没有睁大眼睛。快接近它时，朱斯特把手轻轻伸向还冒着雨气的马颈，使劲抚摩。他大约与马齐肩高，可那马的髻甲也很高。他走过去，伸出双臂抱住马的脖子。

朱斯特对这马是真的有好感，不只因为它或许是戈万骑士的马格兰加莱，更重要的是那深红色的马鬃与自己蓬乱的头发一模一样，使他对它分外亲切。确定马颈上有锁链，朱斯特便将缰绳的一端伸向马的面额，不慌不忙地把马笼头系在马的嘴边。马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举动。当朱斯特抓住绳子的另一端，像拉短链条那样把它拉紧时，他高兴地感到从现在起这马将与他步调一致。他迈开步伐，两个棕色的影子在草地上打了个大圈。天边，暴雨重又聚集，天空变得昏暗，一片海浪打来，将绿地与天空分开。朱斯特又牵着马溜达了一会，免得它吃草而被湿草上反射的太阳光伤着。接着，他抓住马鬃，一只脚抵着马腿，一跃爬上了髻甲。他蹬了一下脚跟，马听从新主人的命令。

"科隆布，"他喊道，"你可以过来了！"

朱斯特挺直身子坐在马上，骄傲中带点紧张。他骑惯了自家瘦得肋部凹陷的劣马。他瘦长的脸在竭力保持镇定，尽管他眼里仍含着微笑，他动了动嘴唇，显然是在克制自己，怕高兴得喊叫起来。他细长的手费力地握着缰绳。这根将他的意念与马的力量连接在一起而几乎看不见的缰绳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庞大的动物与十五岁骑兵截然不同的优雅动作是天然和谐的。

科隆布跑了过来，不顾潮湿的裙子贴在身上，为这一胜利而高兴得心花怒放。

"好样的！"她喊道，"现在让我上马。"

"上马？不行，你是夫人，夫人是不上君主骑的马的。"

"别胡说了，朱斯特。这不是君主骑的马，是格里夫先生的马。来吧，拉住我的手臂。"

科隆布的金发被雨水淋湿而失去光泽，变得直直的并且紧贴在脸上。她的睫毛也湿透了，但依然是金黄色的。它给眼睛四周镶了一道金边，眼睛也发亮起来，充满着讥讽和神秘感。她很早就学会了有区别地使用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能吸引人、迷惑人。当她凝视某人时，就像此刻看着朱斯特那样，她的意愿就是要彻底瓦解他最后的抵御力。

"好吧！"朱斯特屈服了，"抓住我的胳膊。"

科隆布抓住他的肘弯，朱斯特把她拉上了马。科隆布比朱斯特小两岁，但个头与他不相上下，只是更瘦小、纤弱。她轻盈地跃上了马的臀部，灵巧地跨坐在马上。接着，她极其自然地用光溜溜的手臂搂住朱斯特的腰。

"勇敢的阿尔迪，"她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如果这马真是格兰加莱，它肯定能带我们去神奇的地方。"

朱斯特小心翼翼地蹬腿，让马以平常的步子走。他有些不安，因为他觉得这马已不像刚开始那么信任他。尽管朱斯特因耽于梦想而近乎神思恍惚，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他对动物、植物，对构成大自然的所有默默无言的有生命之物都极其敏感。他感到马因某种说不清的忧虑在颤抖，也许是因为科隆布的喊叫声。女孩的眼睛不停地转着，她对人类的所有示意性动作，甚至内心最不易察觉的细微差别都善于理解，却对生物或事物如此冷漠，因为它们向来被认为是没有感情的。科隆布还在笑，并尖着嗓子大声喊叫。

"我们去栅栏那边！半道上让马冲出去。"

和科隆布一样，朱斯特也想把他们的坐骑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可是他很害怕。到牧场的入口处，科隆布迫不及待地用脚尖踢开那根当门用的粗糙的树枝。马向旁边一闪，险些将他们甩到地上。

"轻点，科隆布！"

马以平常的步子进入通向小树林的路。不一会他们就来到一片令人

感到舒适的山毛榉树林，最前面的树枝长的太高，林下灌木丛因而很稀疏，也不构成威胁。马好像镇静下来。道路渐渐升高，树林的尽头是一个小山岗，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山谷和周围的田野。远处有一块凹陷地，能清楚地看见格里夫先生的新城堡，四周还插满木杆。盖屋顶的工人正在为哨亭和大楼梯封顶。

"我们不要停在这里，他的人会发现我们的，"朱斯特说，他在为赶马找借口，也许还为了向妹妹掩饰自己的不安，每次看到这座建造中的宫殿，他都有这种感觉。

朝阳开的大窗户，阳台上的半身雕像列柱，古代风格的门面装饰，这一切带有意大利风格的东西是朱斯特所喜爱的，而对那个无耻的格里夫来说则像丰厚的薪俸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商人、高利贷者，参议员格里夫对意大利的了解仅限于人们向他兜售的物品。而朱斯特和科隆布，他们是在这片艺术的土地上遵循一个献身于武器和战争的父亲的非常轨迹成长的，他们从童年起就生活在一个封建兵营里。

这些想法曾使他们感到忧虑，而此时，当他们继续在同一条路上行走时，他们却不说话了。路一直在往上升，突然，他们的老庄园克拉莫尔冈出现在眼前。

从前，克拉莫尔冈城堡很有名：有主塔，城墙，吊桥。唉，如今，人们走近时会看到沟渠里没有水，桥也不再悬着。至于主塔，其命运受一大丛常春藤的操纵，这些植物将主塔拦住不让它倒塌，也窒息了它。

远看，克拉莫尔冈城堡依然气度不凡。所以，朱斯特和科隆布喜欢这样从远处眺望它。可是，庄园那一望无际的土地已经或者近乎荒芜，与有能干的佃农悉心照料的格里夫的田地形成鲜明的对照。

"快点，黑桃二，勇敢的阿尔迪，"科隆布喊道，目睹强大的城堡，她又被带回到骑马奔驰的幻想中。

但朱斯特不愿让马加快步伐。天空合上了最后一扇窗，太阳刚才还

在这窗后挥舞了一会胳膊。天突然变得又暗又冷。马惧怕风暴，频频仰头。

"我们带它回去吧，"男孩说，让马转了个身。

"不行！"科隆布大声说，"我们还是头一回来这里玩呢。"

见朱斯特不听从她的命令，科隆布很生气。朱斯特背朝着她，她便无法再以眼神迷惑他。她像敲鼓一样打朱斯特的肩膀。可她柔弱的拳头从男孩结实的身体上弹了回来，男孩继续慢悠悠地骑着马往回走。科隆布差点要哭了，这时她突然发现一根悬挂的柳枝。从树下经过时，她抓住柳枝，悄悄折断。她把叶子摘去，做成了一根非常细软的鞭子。她往前一跃，一只手拿着鞭子，另一只手抓住朱斯特的衣服，对准马的屁股狠狠抽了一下。与其说是疼，还不如说是恐惧使马飞奔起来。朱斯特双手紧紧抓住马鬃才没有跌下马，可是他松开了马的笼头，笼头便直打马的脸，马更加恐惧了，也跑得更快。

他们就这样朝着城堡飞驰，由于这条道重又向内弯而通向大海，他们便改道沿着延伸的城墙向一块休闲地奔去。无法行动的朱斯特利用尚未被恐惧泯灭的那一点点意识努力使自己不掉下马。再往前走一点，就要穿越一条小河，朱斯特觉得应该在过河时松手，让自己掉进浑浊的水流中，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可是马不容他等到这一刻。奔到一条泉水边时，它猛地向旁侧一闪，把两个骑手扔向泉水前的草坪。男孩滚落在一片长满肥草的斜坡上，没受伤。科隆布身子轻，一直滚到墙脚石跟前，撞破了鬓角。她仰天躺着，脸的上方有少量血。朱斯特来到她身边时，发现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轻轻捧起她的头，对她说话，吻她，晃她。可他只听见远处溜缰的马疯狂的奔跑声，以及近旁泉水孤单的小波浪在寂静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克拉莫尔冈家族高贵的继承人朱斯特，这个很普通却被妹妹称为勇敢的阿尔迪的朱斯特，这时真的恢复了理智。可是科隆布始终不醒。

他大叫了一声，声音嘶哑，这是少年变声期嗓音的变化所致。他对着她的心脏听，发现心在跳动。她还活着。他把她搂进怀里，这才想到她穿的很单薄而且浑身湿透，一只脚还没穿鞋。他抱着她跑开，噙满泪水的眼睛盯着怀里始终毫无知觉的妹妹。

"亲爱的，亲爱的，"朱斯特悲伤地说，"你别死！千万不能死！我会永远在你身旁。"

第三章

法国这些年光打仗而没有亲历战争。从上世纪末和查理八世的东方梦起,法国就选择了意大利作为它的军官们的决斗场。他们总是载誉而归,打了败仗也一样。去那里征服一些王国,哪怕马上就失去这些王国,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快乐,他们组织同盟军,盟军联手而战好像只是为了相互决裂,并争先恐后地在这场没有规则的游戏中出最大的牌:国王、王后、骑士。穿着护胸甲的教皇、爱好艺术的王子以及被阴谋搞得昏头昏脑的征服者,他们潇洒的骑马巡视对法兰西王国是个殊荣,因为这能给法国带来和平,还能使其部队在远方有用武之地。任何事件,甚至从帕维亚[①]溃逃,都未能搅乱自百年战争结束以来良好的秩序。谷仓里堆满了粮食;布料和红酒,香料和手艺人的精美作品在全国像溪水般流淌。马不停蹄的国王们走到臣民和附庸面前,因为是这些贵族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从而使这片土地繁荣昌盛。到处建起了带有古代风格和意大利风情的城堡。

当堂冈萨戈透过修院的窗玻璃往外看时,他在为自己进行这些思考。诺曼底的绵绵细雨静静地落在富饶的牧场上,草地绿得刺眼。肥牛、山羊、鼓胀着乳房的母牛、被雨水压弯的苹果树——树上布满浓密的总状花

---

① 意大利伦巴第地区一城市。中世纪是意大利的皇帝派城邦,与米兰对抗,十四世纪被米兰征服,一五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弗朗索瓦一世在此战败,被西班牙人俘虏。

序，这一切预示不久将有令人惊叹的收成，然而，这片和平景象却使这位老兵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沉重。自从二十年前穿上马耳他十字军装跟随维勒加侬骑士，他的生活里就只有长剑、饥肠辘辘和强行军。他击退了入侵阿尔及尔的土耳其人，而后在匈牙利他又打败了米兰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士兵，这一仗虽然打得辉煌，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接着在布洛涅[1]他击败了英国人，但最终在的黎波里[2]失利。当他处于激烈的交战中，忍受炮火、害虫和劣质食物带来的痛苦时，他面前的这片草地一定始终是这么郁郁葱葱。

如果没有从军，他也许会在阿让地区自己的领地里平静地过一生。哥哥们会让出一块地给这个小弟弟，在那里他将只感受幸福。自从来到诺曼底这些多雨地区，这种想法几乎每天都在折磨着他。幸好，两次因遭火枪射击而在腹股沟和腋窝留下的后遗症把他从这意志消沉的软弱状态中拯救了出来，激励他通过昔日战斗的回忆去幻想未来战斗的种种快乐。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了从军……

一个修女在喊他的名字，那轻柔的声音使他真正摆脱了已经被压下去一半的忧郁心情。

"堂冈萨戈·德·拉德吕？"

"在这里，院长！"

堂冈萨戈矮胖，眼睛很有神，留着山羊胡子，尖尖的须尾像是天然生就的，他的脖子下方有一条刀痕；即便不在战场，他身上也佩着好些剑和匕首。当他做立正的姿势时，这些武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在石拱顶的大厅里回响。士兵站得笔直，修道院院长直想笑。她很清楚，让这位老上尉

---

① 即滨海布洛涅，加来海峡省省会，濒临拉芒什海峡，为法国第一大渔港。

② 利比亚首都和西部的港市，由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创建，六四三年遭阿拉伯人入侵，十六世纪先后落入西班牙、马耳他骑士和土耳其人手中，二十世纪曾被意大利和英国占领，直到一九五一年独立才成为该国首都。

心慌意乱的是女人而不是修女。谁也不能断定老上尉私下没有恭维过她。

“我昨天收到您的信,”院长说,她站在离堂冈萨戈只有三步远的地方,好让他在面对着她时不能不看到她漂亮的蓝眼睛。“您是想找一些孤儿,带他们去美洲?”

“是的,院长,”士兵嘟嘟哝哝地说,他在心里使劲骂自己,同时暗暗感叹上帝收留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修女来为他效劳。

“上尉,您要知道,并且得告诉维勒加侬骑士,我们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助他一臂之力。你们把基督的话带去新大陆,这是在行善。如果上帝没有为我选择另一种命运的话,我肯定第一个跟随你们去那里。”

这种表白最能激起可怜的冈萨戈与野蛮人在一起的欲望,因为他想象不出野蛮人会使用一种比这更邪恶的方法。不过,他敢翘起脸上的几根胡子了,她会以为他是因为这番话而初露笑容呢。

“我们回到正题上吧,”院长接着说,“您需要一些孤儿。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孤儿,这里最老的修女都记得。可是后来这地区繁荣了,生活富足。当然,我们现在也还有一些穷人。我们还没有幸福到基督徒不施舍就不许进天国的程度。可是孤儿,几乎没有了,上尉,几乎没有了……”

说着,修女摇了摇她漂亮的头,脸部轮廓和谐而神圣,显得更加完美。

“这么说您没有人可向我们推荐?”堂冈萨戈说,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火气压得半天直不起腰来,尽管女人对他施展手段时他总是表现得更加软弱无能。

以这个确切的问题结束谈话,他觉得这样做很巧妙。可是院长哪里肯服输。沉寂的石墙大院弥漫着持久不散的郁闷气氛,她想延续谈话的时间,也许还想接着开玩笑。她沉默不语,思考着,为了配合自己的想法,她缓步在屋子里来回兜圈子并走到窗口。

“不,上尉,我们有一些孤儿,您放心,”她说,这回她把愤怒的目光落

在了一棵苹果树上。

堂冈萨戈不由自主高兴地"啊"了一声，他庆幸自己把已到嘴边的"见鬼"这个词咽了回去。

"我们确实有，"她又说，"因为邪恶总是存在的，肉体的放荡还会使一些姑娘未婚先孕。那些受肉欲诱惑的可怜姑娘唯一的办法就是遗弃她们的孩子，本堂区的人便把这些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可是渐渐地，似乎所有的家庭都能接受这些侮辱上帝的孩子。再说，"她以一种信任的口吻继续说，"神父们也鼓励大家这么做。你知道吗，在海岸的一些村庄，海员们经常出海，常年不在家，神父就对信徒们说孕期可以因妇女而异或长或短。有人非常认真地给我举例说有一个孩子在娘胎里待了十八个月。全村的人都称赞大自然的智慧，居然使这孩子耐心等待直到父亲回来才出世。这可怜的男人当然说小家伙很像他……"

堂冈萨戈一声不响，低垂着眼睛听一个女人跟他讲可怕的孕学原理，感到无比愤怒。他的上司维勒加依骑士说的对，必须改革法国天主教会，经济繁荣使它远离了过去时代难以置信的诚实。当年冈萨戈为驱赶非基督教徒以及愚昧无知的人而战斗时，他绝没有想到腐化堕落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还有这个始终带着微笑的修女！她好像在嘲笑冈萨戈的愤慨，而他认为自己已经大大地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当然，当他像加斯科涅①人那样盛怒时该死的剑撞在腿上发出叮当声，这得另当别论。

"先生，我决定跟您讲实情，"院长说，"我们院里现有八个孤儿，其中四个女孩，可您在信里对我说不要女孩。男孩中，一个大脑不清楚，他天生是个畸形儿，经常发神经。另外三个还太小，分别是四岁和六岁，因为有两个是双胞胎。"

"如果是这样的话，院长，"堂冈萨戈好像刚跑完长跑似的气喘吁吁

---

① 法国西南部旧省名。

地急忙说，“我只有向您表示真诚的感谢并向您告辞。”

这是他到的第三个修道院了。和他分担这一任务的勒托雷肯定也没少跑。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看到的都是乱糟糟的景象，但还从来没有遇到像这个可恶的修道院院长这样大胆无理的挑逗。还是赶紧谢绝，这样晚上还能再去一家，名单上还剩下两个修道院。

“等等，上尉，”院长喊道，一边用长长的手拉住士兵的袖口。“您急着要走，可也不能不等我把话说完啊。”

碰到这只蝰蛇似的手，堂冈萨戈呆住了，像是被判了死刑，吓得两眼翻白。

“您问我要一些孤儿，还问我能不能给您弄个流浪儿，”修道院院长低声说，“我刚才回答您说没有。不过您提的问题还不完整。您要这些孩子是想让他们为巴西的土著人当翻译，是这样吗？”

堂冈萨戈不怀好意地用胡须尖在空中画了两个小圈圈。

“你们要穷孩子只因为你们觉得得他们更容易些吗？”

上尉又画了两个小圈圈表示默认。

“要是我们给你们一些条件更优越的孩子，你们不会不要吧？”

士兵又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被征服。

“那么，先生，请跟我走吧。”

*

堂冈萨戈跟在悠然自得迈着小快步的魔鬼院长后头，穿越了整个修道院。

他们与好几个发誓修行的修女和初学修女擦肩而过。她们算不上十分漂亮，衣着过于随便，马耳他骑士觉得这种随便属于一种不良品质。她们的嘴唇浮现着放荡的微笑。在他看来，这副可爱的样子在一个献身于

上帝之事业的世界里是一种罪孽。此外，能闻到从地砖缝冒上来的热乎乎的蜡的气味，能看到无数并非为举行宗教仪式而点燃的蜡烛。透过打开的门，能看见一些像奶妈一样丰满、性感的橱柜，里面装满了上帝的这些女儿曾经发誓弃绝的舒适的起居用品。一路上，堂冈萨戈的眼睛只看前方，要想抵御诱惑首先就得管好眼睛。经过几级石台阶，他们最后走进一个建在桥上的长廊。

"走到头，"院长说，一边指着因装有窗户而光线充足的走廊的另一端，"从走廊出去就是河对岸，通向森林和村庄。我们有时走这条路去做弥撒。"

堂冈萨戈一言不发，对这扇显然是罪孽深重的大门深恶痛绝。他的脑海里呈现出修女通过这样一个便利的通道所做的肮脏交易的全部过程，仿佛这交易正在他面前进行着。

走到长廊的中间，他们停下了。桥的一根柱子的上方修了个凸出的小屋。修女打开一扇门，让士兵走进这间陋室。两扇高大的窗对着河。河水的流动声从打开的一扇玻璃窗传进来，充斥着这小小的空间，这地方非常适合于密谈。一个带轮的长方形桌子和三个老式矮凳便是这间屋子的所有装饰。院长拿了把椅子，示意士兵坐下。堂冈萨戈费了很大劲才坐下，与其说是被沉重的武器所妨碍，还不如说是由于真正感到精神高度紧张而身体僵直所致。

"这用不了多长时间，"院长笑着说，看来她忘了自己的苦行天职，总是将笑声播撒在这地方。

他们不说话了，身子在喧闹的河水的震动下摇晃着。陡峭的河岸传来小鸟颤悠悠的叫声，老兵吓了一跳，以前他经常打埋伏战，听惯了那些学得不像的斑鸠的咕咕声，士兵在树林里常用这种方法打暗号。没过两分钟门开了。一个女人进到屋里，默默走过来坐到第三张椅子上。她只点了一下头向院长和她的客人打招呼。她也没有穿修女的服装，可不知

怎的，堂冈萨戈觉得她看上去比他在这个院子里遇到的所有快乐轻率的修女都稳重虔诚。这女人似乎就像他，不停顿地打仗，一直打到五十岁没仗可打了，脸上现出了疲惫和安详的表情。堂冈萨戈觉得，她脸上细细的皱纹与战争在他脸上留下的刀痕极相似，只不过她的细纹被巧妙而细心地施了脂粉，几乎看不出来。她的发型很端庄，头发梳理成两根辫子；衣着朴素但很考究。耳朵上两颗小钻石闪着光，这点光给她那件领子和袖口只露出一行花边的长袖黑色连衣裙增添了不少光辉。堂冈萨戈感到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对这个女人的真诚感激之情，她那合乎礼规的举止抵偿了其余的一切不足。他被感动了，右眼禁不住溢出了泪水，他偷偷拂袖抹去眼泪，没有让它流出来。

“夫人，”院长说，唉，她为什么不突然在这女人面前消失呢，“这是堂冈萨戈·德·拉德吕，马耳他骑士。”

“上尉，”夫人接过院长的话说，声音庄重而缓慢，与她的外表极为和谐，“见到您我感到很荣幸。还有院长，感谢您好心安排这次会面。”

“这是件小事，您受之无愧，”院长说，她依然笑容满面。“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是本修道院的施恩者……”

“是的，”夫人微微颤抖了一下，低声说，“我们始终感谢上帝的恩赐。他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听从其指令，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这样，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耐心归顺他。唉，这一天来到了。”

“逃跑”是堂冈萨戈排除在他军事词汇之外的一个词。可是，在这种情形下，他情愿一逃了之，如果她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的话。

“上尉，”夫人说，“我知道您不久要出发，所以就不冒昧地打搅您，向您叙述我们那无足轻重的种种不幸。我上次来走访时，卡特琳嬷嬷跟我讲了您的请求：您好像在寻求一些孩子去美洲定居？”

“是的，夫人，”他大咳了一声说道，把一团液体吐到手绢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您听听我要对您说的话是不算浪费时间

的。我尽量长话短说。"

她垂下眼睛，马上又抬了起来，盯着窗扇上彩色玻璃的小菱形图案看。

"唉，"她说，"是这么回事。我丈夫的弟弟是个士兵，他效忠于法国国王接着又为其他王子去意大利打仗。我们失去他的消息已经有三年了。可是，在他消失之前，他从意大利带回来两个孩子。我们对孩子的母亲一无所知——假设他们是一个母亲所生并且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的话。我们还是别谈这个吧。我无需指点士兵的生活，他们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但他们也有弱点。"

在意大利犯此类错误的上尉数不胜数。一些人甚至受控于品行不端的女人，连最勇敢的上尉也拜倒在她们的衣裙下。堂冈萨戈也干过这类风流事，但他能够不为情所迷，除非他没有能力激发这种热情——每当想到这里，他就会闷闷不乐。不管怎么说，当这些荒唐事如今被这女人提及时，他觉得真的很可恶。他不敢问这位士兵的名字，唯恐自己认识他，被卷进他干的那些卑鄙勾当中。

"上帝可以为我证明，自从我丈夫的弟弟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他起，他们就在我们家受到保护和善待，尽管他们的出生状况受到人们的谴责。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家离这里几里远的那块领地突然遭到天灾。我们种的庄稼，我们养的家畜遭到所有瘟疫的侵害。有人说埃及的天灾轮到了我们。如果八月有暴风雨，我们的田地第一个就会被大雨冲毁；寄生虫和蝗虫侵袭了我们，冰雹把我们的庄稼砸得稀烂。我们还受到吉普赛人的三次攻击，只要发现家具和钱币之类的东西，他们都一抢而空。总之，上尉，尽管这个家庭过去曾经辉煌过，如今却遭受到一种不幸，应该叫做贫穷。"

堂冈萨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讨厌他的武器，不只因为它们对他毫无用途，而是当他把手帕放回口袋时这些武器便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

“现在，最后的打击又降落到您身上，”院长说，她一直没有说话，于是登上一线展开最强的攻击。“这位太太的丈夫是个尊贵的人，在经历了痛苦和厄运后，身体又受到疾病的致命打击，在三个月前去世了。”

提到丈夫的死，这位夫人挤出了两滴眼泪，她的一只手在脸上乱动着，与其说在揩眼泪，不如说是把泪水往整个脸上涂抹。

“上尉，站在您面前的这个女人，”院长又说，“在厄运降临时仍然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处于绝望和孤独中的她明知我们的修道院会长久接受她，并且为了回报他们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恩施，会一直照顾她到死。但她不愿丢下两个孩子不管。可是孩子们将来怎么办呢？他们的父亲原先不到一个月就来一封信，现在是音信全无，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庄园不久就要被分割或者出卖。您说，这两个小家伙以后怎么办呢？让他们进入修会？可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鉴于他们周围的荒淫气氛，我们不能因此完全责备他们。也许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召他们去该去的地方。可是我们也不能冒着犯叛乱罪的危险，不等他们提出要求就硬把他们送给耶稣。”

“卡特琳嬷嬷说的对，”夫人补充说，“不过我考虑得更远一些。这两个孩子快没有家了，如果他们曾经属于某个家庭的话，我希望至少给他们机会去建立一个家庭。他们应该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忘掉过去艰辛的日子。所以‘新大陆’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上尉，我来这里请求您把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带走，使他们的未来生活有保障。”

堂冈萨戈的心里重生希望。冲破密谈那重重寒冷的迷宫，他隐约看到一个缺口，也许是出路。人家对他的期望简单明了。尽可能多行善在他看来是最大的美德和准则，他不必为此争论了。即使他对这两个女人试图以她们美丽的目光——一个含着泪，另一个带着性感的遁世——来摧毁他最后的防线而感到愤怒，他也不打算计较了。

“他们多大年龄？”

"确切的岁数不知道,"夫人说,似乎有些犹豫,"好像……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

"很好,"上尉称赞道。

接着,他不好意思地停了片刻,压低声音补充说:

"大的还没有……发育成熟吗?"

"嘴唇上长了一撮细软胡子,因为是深棕色的,看得见。不过他们的女管家十分肯定地说: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男人。"

"他们愿意去美洲吗?"

对于这些问题,她们早已有准备,所以回答起来自如而且很得体。

"他们一心想离开本地。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对见到自己的父亲只抱有朦胧的希望,因为他们对他几乎没有印象。不过只要稍微让他们感到有希望,叫他们去哪里他们都愿意。"

这段话思绪混乱,头脑灵活的老兵也如堕五里雾中。

"夫人,您想过没有?他们将在那里永久定居,直到死。"

"我对他们没什么大的奢望,只希望看到他们像祖先那样征服新的领土,遗憾的是先辈们昔日征服的土地在我们手中失去了。"

"不会的,夫人,"堂冈萨戈大声说,他站起来,钢剑和靴子发出巨大的撞击声,"您不必为此忧虑,我向您保证我们不会失去这些土地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激动、谢主恩和感激之类的活动,这对骑士是最后的考验。他始终担心,尤其是对院长,怕她最后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举动。

"那么,"他终于以和善的语气说,"现在让我看看这两个孩子,他们在哪里?"

"上尉,"院长往堂冈萨戈身边靠了靠说,很显然,这个背信弃义的女人知道他难以抵御她身上甜巴旦杏的香水味,"要知道,在通知他们之前,我们得先跟您交代清楚这件事:两个孩子还在离这里几里远的庄园。

您决定带他们走，他们马上就去做准备并在您上船时与您会合。"

出发前见不到这两个孩子，堂冈萨戈还是显得有些犹豫。他掂量了一下，觉得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同他打交道的是个正派的女人，他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再说，她已经以人格担保了。

"我们三天后从勒阿弗尔港出发。"

"我们会按时用一辆马车把孩子送交给您，"院长肯定地说。

他们走出门，进入长廊。夫人态度持重地表示了最后的谢意，然后朝树林方向走去，那边可能有辆马车在等她。堂冈萨戈大步穿过修道院，他急于坐到马背上。马没有奔跑起来，而是发了一阵子火。

我还没问她叫什么名字呢，他想。

接着，他驱散了这最后的烦恼，迎着潮湿的风喊道：

"啊！何必呢。这肯定是个体面的人家。"

第四章

朱斯特和科隆布在意大利生活时，克拉莫尔冈对他们来说是个梦幻般的名字，神奇的起源之地。他们的父亲一定是迫不得已才冒险把他们送到那里，他们因此体验到了那可爱梦境的悲惨现实。幸好军人没有目睹这番失望的景象，因为当时他不受法国国王的宠信，没能亲自送孩子们去克拉莫尔冈。四年前，他只是用一辆挂着旗标的旅行马车送他们到卢昂。接着，一辆大车把他们带到了克拉莫尔冈。

叔叔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闭门幽居，住在唯一的那间屋子里，里面还有一些壁毯，并且能生火取暖。这个可怜的人还停留在中世纪：他仍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管理自己的庄园，也就是说让它处于荒芜的状态。他不许卖也不许添置任何东西，连屋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板瓦都舍不得扔，他只让在其田地干活的农民勉强糊口。谷仓里的余粮全都腐烂了，让人无法再干下去，农民只得成群外出。倒不是他吝啬，而是极端的荣誉感在作怪，因为那是商人接替骑士的时代。后来，他去世了。

曾经当过奶妈的一个女管家收留了两个孩子。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茅屋，里面被烟熏得漆黑，屋顶和墙上挂着没有任何装饰效果的各种生活用具：平底锅，耙，筐。

朱斯特把不省人事的科隆布送到这里。他把她放在壁炉旁一张铺着

草垫子的大床上。科隆布呻吟着，叫头疼。一位能治病——至少会给羊治病——的老牧羊人穿过坑坑洼洼的路气喘吁吁地赶到这里，他给科隆布开了一副草药汤剂。

“她会活下去的，”他说。

朱斯特从这几个字里听出原来她真的会死。他请女管家埃米莉爱娜对着他反复念这句吉利的话。她大声念着，高兴的程度不亚于朱斯特听见这句话感到的快乐，朱斯特却一个劲地装聋，让她大声喊。科隆布浑身发软，烧得滚烫，她皱着眉头喝下了热气腾腾的黑色汤药，上面还漂着香菇片。然后她又睡着了。

朱斯特在床脚下守候着。看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半像蜡烛的火焰在摇曳，他害怕极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以前的生活只是由跟着众人逃难的夜晚、寒冷的客站、长途跋涉组成的，这一切与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战役的美好记忆交织在一起，既无次序也毫无道理。他们身边的一切总是在变，他们却不清楚是为什么。除了父亲，他们不认识家里的其他人，而自从他们来克拉莫尔冈四年，父亲的形象已经在他们的记忆中淡化了。

然而，人与事件的巨大转动有个支轴：他们相依为命，这便是当一切瞬息万变时那不变的东西，当一切都离你而去时那始终不渝的东西。

他们有着同样的体验和梦想，从同样的书中得知亚里士多德、维吉尔、荷马，他们读这些作家的原著；他们一起演奏乐曲，她吹笛子，他弹曼陀林。这只有一抱之量的诗句和旋律便是他们的全部行李，与此同时他们吃着军队的伙食四处颠簸。可是现在他们不再有幻想。朱斯特把冒着烟的榆木扔进炉膛时，他想到了科隆布给他取的所有传奇性的名字，特别是最后那个：勇敢的阿尔迪！他用袖子擦了擦鼻子上的汗，再次发誓永不离开她，要与她同生共死。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轻易就会发这样的誓言，可是朱斯特觉得他之前的人绝对没有他这么严肃，也没有人像他这么坚定地要履行誓言。

早上，科隆布踢开了羽绒被。她浑身湿透但似乎烧已全退。中午前，她睁开眼并喊了起来。她高兴得大叫，还哭了。在这个每时每刻天气都在变化的诺曼底，人好像也会突然变得心情好起来。

虽然退了烧，埃米莉爱娜还是嘱咐病人说，如果她不想额头一侧的那个大肿包积液成脓的话，就老老实实卧床休息。这个警示像魔术师的魔法那么灵验，病人听后便躺在床上，但她恢复了以前的调皮样，对朱斯特做了好几个鬼脸。

下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车轴的轱辘声。埃米莉爱娜在菜园子里。庄园里有许多空房子，她有充裕的时间在这些被遗弃的小块土地上选择一块最好的。她准备去茅屋附近挖一些胡萝卜，那里的胡萝卜很大。马车越来越近，孩子们不作声了，因为这边很少有车经过。他们终于听见马车在门口停下，科隆布从床上坐起来说：

"朱斯特，快去看看！"

还没等朱斯特挪动步子，一个男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们认出是贝卢瓦，该城堡最后一个侍从。这是个又矮又壮的男人，五官极不端正，他们很怕他。在这个没有主人的庄园，他随心所欲地支配两个孩子，对他们态度粗暴，似乎想以此迫使他们永远放弃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权。

见他因光线昏暗看不清而眯缝起眼睛，两个孩子想躲起来。但来不及了，贝卢瓦摸黑往前一直走到床边，大喝一声，他们吓得站住了：

"给我出来，坏家伙！"

他伸出胳膊乱摸，他的手碰到朱斯特，小家伙没有反抗，任他抓住。

"你妹妹在哪里？"

"在这里，"科隆布没好气地回答，她不指望自己会受到善待。

"你们两个都跟我走，参议员夫人要见你们。"

朱斯特说科隆布生病不能去，但他不听，他们只得匆忙穿上衣服，出门上了马车。贝卢瓦命令马车向后转。当他们看见埃米莉爱娜在远处挥

动着胳膊跑时，车已经到路的拐弯处了。

*

马车来到城堡前，贝卢瓦打响舌头激励马走过摇摇晃晃的吊桥。他们看见那个因机械生锈而卡死的铁狼牙闸门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拴在一根链子上的两条又矮又胖的肥狗从此便成了古城堡的严密卫士。

他们进了城堡的主塔。贝卢瓦让两个孩子待在门房。这是一间很高的大厅，尖形拱顶，石墙，那个专门吞噬树干的巨大壁炉空闲着，冷冰冰的，丝毫没有降低空气的湿度。地上满是草、灰尘和碎木片。一个靠着墙的大栎木箱和一把旧椅子便是这间屋子的全部陈设。他们静静地等着，想着因为放跑了种公马而要面临的惩罚。

他们听见婶婶的驮轿穿过吊桥时她那匹马的鞍辔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她平时总是盛装打扮，这天却只穿了件黑裙子，他们觉得奇怪。他们当然不知道她故意选了条黑裙子是为了早上去修道院与堂冈萨戈会面。

她没有说话，仔细打量了两个孩子一番，好像要把他们的外表与某个神秘人物联系起来，而她并不打算为他们解开这个谜。尽管两个孩子头发蓬乱，衣着寒酸，干泥在皮肤上都结了痂，但她好像对审视的结果很满意。贝卢瓦挪过来一把椅子，她轻巧地坐了上去，两个孩子则镇定地站在她面前，一直等着她说丢马的倒霉事。

"亲爱的孩子们！"她说话了，干巴巴的语气立即捅破了这几个词预先设定的温情。

科隆布的手紧紧挽住朱斯特的胳膊。

"虽然你们对克拉莫尔冈怀有深厚的感情，"参议员夫人又说，"但我知道你们最迫切的愿望是见到你们的父亲，这是可以理解的。"

孩子们表情冷漠，因为他们实在很难消除这女人曾使他们产生的不

信任感。

“哎呀，你们高兴吧！这愿望就要实现了。”

她想了想又说：

“至少对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来说是这么回事。”

他们紧张起来。蝰蛇在厚厚堆积的树枝下跑着，露出钩牙。听这话的意思，她想把两个孩子分开。

“朱斯特先生，你就要成为一个男子汉了。你父亲想把你培养成跟他一样勇敢的战士。我们将想办法让你与他会合。你高兴吗？”

“不高兴，夫人，”朱斯特说。他眼睛直视前方，但目光朝向婶婶头的上方，因为他坚信这女人具有巫师的魔法。

“不高兴？为什么，你说说看？难道你不想再见到你父亲？也许你害怕打仗？”

“不是，夫人，”朱斯特又重复了一遍，他感到她在挑衅，于是提高警惕，决不让步。

“那是为什么？”

“我不想抛下妹妹不管。”

他妹妹！参议员夫人笑了。这么说，这两个随着行军路线变化而在不同地方受孕的私生子还相当自命不凡、愚蠢，竟然真的以为他们是兄妹呢。设法让他们醒悟，这是浪费时间，再说这种蠢事会把她弄得狼狈不堪的。

“你想过没有，你父亲要你过的那种生活是一个体面的少女无法忍受的？”

“我们早就经历过那种生活了，”科隆布连忙说，她怕朱斯特笨嘴笨舌说不好，再说她急不可耐地要登场。

参议员夫人盯着科隆布看，发现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但她并不打算赞扬她。同样，她也感到她性格刚烈，如果她哥哥走以后执意把她送进修道

院，她肯定会惹出一大堆麻烦。她的担忧果然得到了证实。她预先告诉堂冈萨戈带走两个孩子，看来她是有眼力的。现在剩下的就是以分离来威胁他们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站起身，缓步走着。

"我对你的固执非常不满，"她说，最后又走到他们跟前。"因为这个原因，我难以实现我为你们着想而制定的种种合理计划。"

她重又坐下并强装出近乎温柔的微笑表情。

"不过，我看出你们彼此很相爱，我不忍心将你们拆散。这种善良是我的天性，但有可能让我付出很高的代价。我需要你们的配合。"

孩子们蜷缩着靠在一起，警惕她又要设什么圈套。

"靠近我一些，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秘密。"

他们往前走了两步，仍然待在远处。参议员夫人并不想被他们身上泥腿子的气味熏得难受，也就不再坚持要他们走到自己身边。

"先好好听着这个：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上尉。在有多国联盟的意大利战争中，他为很多亲王效劳过，大家都为能受到这么英勇的人的保护而感到骄傲。"

听见别人如此夸耀他的父亲，朱斯特的眼睛都发光了。但科隆布感到这些都是甜言蜜语，她已有所戒备。

"这回，"黑衣女人又说，"他在很远的地方为一个强国打仗。"

"他不在意大利？"朱斯特喊道。

"意大利？我的孩子，它不存在了。可以说，它是由许多公国组成的一个棋盘。你们的父亲在那里享有盛誉的那个新大陆就是这些公国中的一个，不过更遥远。"

"难道他在土耳其？"

弗朗索瓦一世二十多年前与土耳其人的那次结盟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自十字军东征起土耳其人一直是基督教徒的敌人，这件事使所有人感到震惊。连最偏远的乡村都在谈论土耳其。对于世界新近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的朱斯特只是重复民众的议论而已。

“土耳其?”参议员夫人嘲笑道,“也不是,孩子。不过,即便我告诉你他在哪里,那地名也不会使你想起什么,因为我以前也没听说过那地方。不过,你们应该知道,去那里得坐船,而且旅程很长。”

“坐船?”朱斯特大声说,“好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朱斯特看上去已被彻底征服,这让他妹妹十分恼火。

“轻点,孩子。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商议。你将加入的这次远征队伍里没有女人。因此你妹妹不能跟你一起去。”

她装作为难的样子。

“不过,”她把身子转向科隆布试探道,“你还不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样的话,我可以说你们两个都是孩子,不过,就我而言这么做是胆大包天,你们不要让我为此感到遗憾。‘孩子’这个阳性名词将掩盖你们的差异。”

“啊,谢谢,夫人,谢谢您!”朱斯特欢呼道,坚信婶婶比他想象的要好,并为自己无需再坚持人性恶的论点感到高兴。

“但是,”她对科隆布说,因为她觉得这女孩更难以驾驭,“只有你同意演这个故事并每时每刻赋予它生命,我才能编造这个谎言。从今天起,你们必须理一样的发型,像年轻侍从那样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我再把你们送去。总之,尽管你们两人长的不怎么像,”说到这里,她狡诈地笑了笑,“至少你们的穿着和举止有共同之处。”

接着,她盯着科隆布又说:

“你得取个男孩的名字,我觉得科兰这个名字最合适,它的发音能掩盖你们稍不注意随时就会犯的称呼上的错误。你愿意受这种约束吗?”

“愿意,夫人,”朱斯特大声说,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问他的。

科隆布默默思考了片刻,然后表示同意。

“太好了,”参议员夫人对她说,“不过要记住,进入这个故事后,再想

出来是要断送性命的。而且你得长久隐瞒女孩的身份，直到性别不成为问题时才暴露你的真实身份。我们希望你能做到这一点。"

"父亲身体好吗？他托您带信了吗？"朱斯特完全同意这些注重实际的细节问题，此刻他只想着父亲，于是打断她的话问道。

"我没见到他，"参议员夫人不高兴地说，"是一个信使来向我们传达他的意愿的。请继续听我讲，因为你们必须回答别人以极其狡诈的方式向你们提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于你们的年龄。跟所有人，你们都说朱斯特十三岁，科兰十一岁，明白吗？"

他们表示同意，但有点不高兴，因为每人都少了两岁，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因年龄小而不太受别人尊敬。

"现在，孩子们，我要给你们最后一个忠告。"

他们又警觉起来，因为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时，应该怀疑其恶意往往是深藏不露的。

"旅行中你们将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不乏找你父亲报仇、想杀死他的人。所以，你们必须小心谨慎，绝对不要泄漏你们或你们父亲的名字，这都是一回事。"

这最后的提醒足以表明她从未彻底下决心承受她表兄会以私生子败坏克拉莫尔冈这个名字的事实。

"我们怎么能找到父亲呢，"科隆布激烈反驳道，"如果我们不说自己是谁的话？"

"是他去找你们，因为我已经让给我送信的那个信使给他带回一些情况。"

她让他们将这些指令重复了一遍，确信他们完全明白之后，她几乎带着激动的声音告辞了。

"我要把你们托付给上帝，让上帝保佑你们。"

在意大利，朱斯特和科隆布曾看见法国军队挥舞着十字架迎击罗马

教皇的士兵，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自己来自于同一个上帝，鉴于此，他们认为还是谨慎为好，在宗教这个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与其为未来许愿，他们宁愿彼此相互信赖，于是，两双始终团结一致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参议员夫人走后，两个孩子也回家整理自己的衣物，他们高兴地蹦来跳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见到父亲，继续过他们喜爱的那种生活了。

“你看，”朱斯特喊道，“她居然没有提格兰加莱的事。”

第五章

在朱斯特和科隆布记忆的某处，保存着曾经乘船旅行的美好印象。那大概是随一支军队在马赛和热那亚之间航行。

然而，那次几乎已被忘却的旅行乘坐的是双桅战船，他们在地中海航行时，大海一直处于平潮。长而扁平的大船勉强高出海面。船帆很小，但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恐惧。马达就是与水面平齐的那层舱，从那里传出嘶哑的喘息声和击打声。那时他们还太小，想不到里面会藏着什么惨事和厄运。因此，对于这第一次旅行，他们保留着美好的记忆。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感使得他们对将要遭遇的打击毫无思想准备。

贝卢瓦赶的马车从克拉莫尔冈一出发就大步跑起来。他们紧挨着坐在后头，穿着婶婶让人为他们赶做的一模一样的新衬衣和长裤。朱斯特紧挨着科隆布，手臂搂着她的脖子，膝盖上放着一个褡裢。像往常那样，旅行时他们便如同一人，将身体微不足道的热量与蓬乱的头发混在一起。可是现在，他们无法将头发缠绕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被剪成了短发。不过，当马车惊跳时，每人还觉得对方浓密的发绺在自己耳边摩擦。

坐在马车上，他们朝后看，只见景色飞逝而过。东西变小，而后消失；这些物体是否曾经存在过，这不再是肯定的事。他们还看见克拉莫尔冈的主塔消失了。

"我敢肯定她对我们撒谎了,"科隆布说,一边想着站在吊桥上向他们告别的婶婶黑色的身影,"但我还不知道哪句话是假的。"

榉木林的拐弯处,他们看见埃米莉爱娜一颠一颠地走过来。她还气喘吁吁地跑了起来,要把一个篮子递给他们。但他们没抓住,一篮子苹果和白面包统统掉进了一个车辙里。前一天晚上,他们还与这可怜的女人一起痛惜不能再共同享有往日的快乐时光。随着朱斯特和科隆布的离开,她将失去自己最后的孩子,她无法解脱这样的痛苦,她悲叹说这回庄园是真的要变得死气沉沉了。可是,由于急着要出发,对于那个悲伤的紧张准备之夜,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老妇人突然出现在树林外时,几乎愣住了。他们曾使以前收留过他们的许多人流泪。他们的命运似乎是永远让爱他们的人为他们感到难过。

马车走上了海边的那条道,接着穿过满是咸草的苍白的原野。勒阿弗尔港是个新城,还没有市郊。马车离开了乡村,立即在木匠的三角起重架和瓦匠的脚手架之间穿行。他们刚意识到自己已经进了城,马车就在码头边停下了。马转了四分之一圈后把他们放在码头对面的大路上,他们突然看见轮船,于是大声喊叫起来。

三个巨大的怪物组成一片黑黢黢的木城墙。雕刻着红色和金黄色古代神的巨大尾楼越过四周的房顶而高高耸立着。加了铁边的桅杆将类似走钢丝杂技演员们使用的沉重的平衡棒悬吊在空中,一些木棒是直的,另一些则是斜的,好像马上就要倒在甲板上。无数缆绳织成一张网将这些幽灵幻影罩住,无论怎么摇晃平直的桅杆,都无法使这些幽灵从网中逃脱。

双桅战船如同未经世面的女孩,外表漂亮却应付不了亲热和调侃的场面,尽管有时在大海的怀抱里这么做是有生命危险的。而这三艘大船是专为大洋设计的。它们禁受得起大海这个无限空间——不过目的还是要达到它的界限——的所有暴力。

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反过来可以说觉

得自己如此伟大。因为和这些庞然大物比较，他们与那些以伟大人物滑稽可笑的头衔自吹自擂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你听，”科隆布抓住男孩的胳膊低声说。

她没敢叫他勇敢的阿尔迪，因为这个冒充好汉的名字以及别在骑士服上的所有小饰物正在失去其威力，甚至在这些怪物面前失去生命力。

朱斯特竖起耳朵，也发觉了使这场景变得令人感到特别难受的原因：码头被死一般的沉寂包裹着。只听见系泊用的大缆绳发出响声，缆绳有马的脖子那么粗壮，随着船的缓缓摇晃而伸展着。

“喂，”贝卢瓦对他们喊道，“你们两个下车吧！”

其实，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但是那声粗鲁的呼叫在普遍的沉寂中像一声呐喊在回响。孩子们跳到地面上，眼睛始终盯着船。他们转身的时候才发现，码头虽然寂静但挤满了人。他们的前面，一些人站在柳筐、稳重的吊车、黄麻布包中间。商船的窗边和通道里有人，缆桩上躺着人，还有人抓着灯桅安稳地躺在卸了套的马车上，马车的辕木被压得摇摇欲坠。所有人的眼睛都朝码头相反的方向看着。

“跟我走，”贝卢瓦命令道。

他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幸好人群不是太密集。孩子们跟在他后头毫不费劲就钻了进去。有几个人眼睛始终在出神地看着远处，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匆忙中孩子们差点踩到他们的脚。当三人溯着密集的人流而上，在商行和船侧之间行走时，贝卢瓦放慢了脚步。并非他遇到了更多的障碍，而是此刻他要仔细辨认身边走过的每个人，他好像在找人。

突然，有人悄悄发出一个神秘的暗号，所有人都跪倒在地上。这是一个缓慢的运动，呈波涛起伏状，与同样强大、摇晃着船的涌浪遥相呼应。由于所有人都俯伏在地，使得一直站着的朱斯特和科隆布一下子突立在大家的头顶之上，这时他们看见了大家所仰视的东西。远处，在俯视着教堂平三角楣的那个大广场旁边，矗立着一个覆盖着大红色华盖的讲台。

一个教士正在作弥撒，他身上的祭披闪闪发光。

“看，勇敢的阿尔迪，他们要去打仗了。”

朱斯特此刻有同感。他们曾经目睹过弥撒仪式，那是部队在意大利发动突击前。其热情高于一切。能看见一些在战斗中受伤而脸上留下长条伤痕的男人泪流满面。其他的都还是刚长胡子的年轻人，也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生命虽然不算长，但他们会让它变得更加充实。如今，孩子们又在这沉默的男人聚会中——因为除了阳台上和窗边，待在码头上的都是男人，从那些男人的脸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交织着死亡与希望的奇特表情。被这默念祷告的壮大场面所感染，两个孩子也跪下，双手合十开始祈祷，却不知其所以然。

贝卢瓦走过来，抓住他们的衣领，粗暴地把他们提起来。

“喂，你们在干什么，坏家伙？给我站起来！”

有人发出嘘声和抱怨声。贝卢瓦则继续开路，身后跟着两个不懂世故的小家伙，他趁大家都跪拜在地径直朝祭台走去。他们走到坐在祭台旁的一群重要人物身边，这是些佩戴着马耳他白十字的骑士。他们等着仪式结束。和贝卢瓦一样，孩子们也贪婪地环顾四周。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这场面充满着父亲的影子。他们禁不住寻找起父亲的面孔来。

祷告完毕，沉寂并没有立即打破。首先，神父必须手拿一个镀金的银十字，为与他一起待在祭台上自始至终关注圣事的那个人祝福。作为唯一感受此荣誉的那个人则一直跪着，以表明自己是极其谦恭地接受这个荣耀的。然后，神父为全体人祝福，朝天做了几个大幅度的动作，像是在放鸟。

祭台旁的那个人站了起来，神父已完成使命，于是把座位让给他。孩子们靠华盖太近，又被马耳他骑士密集的队伍挡住视线，因而几乎看不清台上的那个人。他们觉得这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因为神父完全被站着的人群挡住了，而他却立于众人之上。他们听见他用强有力的男低音在说

话。

“为了耶稣基督的荣光，”他发出号召，“上船吧，兄弟们！南极法兰西等着我们。基督教万岁，国王万岁！”

一阵欢呼声向这几句话表示敬意。很难理解刚才死一般的沉寂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欢腾的场面。喧哗声持续着，每人都加进自己的祈祷。巨人从木板搭的台上跳下来，在马耳他骑士的簇拥下在人群中打开一条路，他走过时人们呼喊道：“维勒加侬万岁！海军司令万岁！巴西属于我们！”贝卢瓦完全被这群人牵着鼻子走。他拉住其中的一个马耳他骑士不放，终于得到了想打听的消息。他费劲地朝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胖男人走去。

“德·拉德吕先生！”他喊道。

士兵没听见，忙着追赶维勒加侬的大步子。终于，贝卢瓦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叫住了他。堂冈萨戈不高兴地停下了。

“这就是那两个孩子，”贝卢瓦向他通报，老上尉却好像准备向他要他的证人。显然他早已忘了这事。最后，他想起这事时，便着急了。

“啊！……夫人的侄子。”

这个开头是诱导，他以为贝卢瓦也许会向他暗示该夫人的名字，所以不打算直接问他。

“……夫人？”老兵又说了一遍。

可是一向固执的贝卢瓦不理会他的提问，只说：

“这是朱斯特，老大。那个叫科兰。他们该带的东西都在他们的褡裢里。再见，上尉！”

贝卢瓦出没无常且动作敏捷，令克拉莫尔冈的人害怕，还没等上尉反应过来，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

“等等！”堂冈萨戈喊道，他感到手上捧着两个嘴上黄皮尚未脱去的雏鸟有危险。而且他发现，由于这件事的耽搁，维勒加侬和他的警卫员已

走远。他拖着两个孩子显然追赶不上他的主子，于是满心的不快。码头刚才还沉浸在祈祷的安静中，现在则是一片嘈杂、凌乱。一些人朝四面八方奔跑，还相互打着招呼，他们肩上扛着重担，用大车运送货箱。堂冈萨戈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想起自己还没有仔细打量两个未来的翻译，于是把他们推进一个开着门的屋子里。他领他们上楼走进一个摆放着马约里卡彩陶①制作的古代肖像像章的僻静的陈列廊。

“让我看看你们长得啥模样，”上尉说着轮番端详起他们来。

朱斯特以为上尉要检查他们的身体，那么就会发现他妹妹是女扮男装。但这只是猜想堂冈萨戈在这方面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其实不然。他压根就没想到两个孩子中有一个不是男的。他只是急于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没有超过学语言的年龄。宽广的陈列廊上方是港口雾蒙蒙的天空，借助于天空的光亮他终于看清了他们的面孔。科隆布的脸光滑，他很满意。可是朱斯特却引起他的警觉。

“这是怎么回事？”老兵叫了起来，他粗暴地摸了摸男孩宽厚的肩膀，并让他转过身来对着自己。“你的下巴长满了胡须！你到底几岁？”

“十三岁。”

“十三岁！见鬼！不是你比较早熟，就是你在撒谎。我带年轻人打过仗，他们都十八岁了，还没有你强壮呢。”

朱斯特听到赞扬很高兴。他真想对老兵说实情，希望从今天起就扛枪打仗。幸好他克制住了，因为紧接着赞扬而来的是堂冈萨戈的强烈愤怒。

“我早就该怀疑了！”他跺着脚说，“我怎么会傻到这个程度，居然相信那个可恶的修女说的话！”他恶狠狠地看着朱斯特补充道：“现在我该怎么处置你呢？你那该死的马车已经走了，你能自己走着回到原来的地

---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产的花饰陶器。

方吗?”

科隆布发觉他们又要面临分离,于是准备采取行动。现在,她那撩人的浅淡色目光可以凝视任何人而不会被人指责为不知羞耻和放肆,因为她现在是男人。她紧盯着堂冈萨戈的眼睛,很尊敬地看着他,低声对他说:

“军官先生,我哥哥向来只比我大两岁。我十一岁,那么很显然,他只能是十三岁。他开始长个子还不到半年。我们的父亲是大高个,身材魁梧。我哥哥长得像他。”

堂冈萨戈耸了耸肩,但怒气好像稍有平息。他不说话,把目光转向港口。从这个阳台的高处往下看,正好是轮船的甲板,船正在渐渐被装满。好几百个船员,像背着小细枝的蚂蚁,在通往舷门的木舷梯上走着,形成一个个长长的队伍。舷缘上已经站满了旅客。登船即将结束。必须赶快了结这边的事。

堂冈萨戈朝孩子转过身,他避开科隆布的目光,朝朱斯特动了动胡子,不高兴地说:

“不管怎么说,那个修女还是耍了我……卡特琳嬷嬷!该死的女人。我记着这笔账!另外一个女人,也就是你婶婶,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必须征得同意才能说出她的名字吗?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婶婶没有任何指示。

“玛格丽特,”科隆布小心翼翼地说。

玛格丽特是名,她姓什么?如此看来,谁都不愿告诉他这女人姓什么!堂冈萨戈正准备质问但立即止住了,因为玛格丽特这个可爱的名字使他心里充满了快乐,他不想再问其他问题来破坏这份心情。虽然他在黑衣女人面前感到拘谨,但他很清楚地记得她那漂亮的脸蛋和身上的香味,并留下了不算坏的印象。他把玛格丽特收藏进脑海中某个珍贵的记忆处。哪一天作诗的兴致来了,他还会高兴地去找她。

“算了，”他作出决定，“我应该在接受你们前见你们一面。现在去改变已说定的事是错过时机了。至少，你们是乐意作这次旅行的吧？”

“非常乐意，”他们齐声回答。

“唉，”堂冈萨戈一边推他们往前走，一边低声埋怨道，“现在，重要的是别误了船。”

第六章

在登船前那群拥挤的人中，一个外表与其他人别无两样的海员在港口忙碌着。他赤着脚走来走去，衣服又脏又破，那副邋遢的样子跟习惯睡在地上并且只在暴风雨的日子里洗脸的人没区别。不过，有一个细节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身后紧跟着两个懵懵懂懂的高大的苏格兰人，他们披着格子花呢披肩，背着钩镰刀。无论那海员往左还是往右走，这两个喀里多尼亚①人总是寸步不离地紧跟其后。就这样，他带着他们绕了好几个弯，他跑步走上了一条充塞着新缆绳的小街，从卖祭饼的老板门前经过而没有停下听他吹牛……最后，他把他们带到一座被四条街分割、现作旅店用的正方形大房子前。可就在他要进屋时，其中的一个苏格兰人抓住他的胳膊并皱起眉头。

“我要去看望年迈的叔叔！”海员解释道，他说的是威尼斯方言，两个苏格兰人听不懂。“我要跟他道别，跟我叔叔，我可怜的年迈的叔叔。”

海员指手画脚，脸上堆满笑容，把两个手臂弯成圆弧形，像拉一根看不见的铃铛的细绳那样让拇指贴着其他指头摇晃，尽管他浑身污垢，脸被胡子盖没，最终还是将其善意、友爱和真诚之情全部传递了出来。他一再

---

① 喀里多尼亚，苏格兰的古名。

说自己只是想跟叔叔道个别，像人们尊敬地对待老人那样跟他做个吻别的动作。而苏格兰人从这像演哑剧似的令人迷惑的表演中得到的却是另一番理解。他们有些不好意思，看了看面前的大房子，觉得不应该阻止一个即将远行的男人与心爱的人最后亲热一次。其中的一个苏格兰人绕旅店转了一圈，确定只有一个门。他们放意大利人进了旅店，交叉着长枪守卫在门外。

勒阿弗尔港是座新城，由弗朗索瓦一世建造，其目的是让法国在大西洋有个离巴黎和弗兰德[①]都很近的门户。在这座新城里，房屋因粉刷不久都还是白色的，新屋梁散发出树木而不是木头的气味。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创造出一个海员旅店应有的温馨氛围。果然，在跳动着微火的雪白的大厅里，四个悲伤的帆缆索具水手在等着天黑，他们用彩陶大啤酒杯喝酒，杯子的颜色极蓝，他们联想到大海，不由得心惊胆战。

意大利人没有在大厅停留，而是直接从一个木楼梯上了楼，进入一间朝向楼梯平台的房间。屋里铺着红色方砖，地面打着蜡，铮亮。一张拉上了帷幔的床和一个放妇女内衣的单门栎木大柜便是全部家具。窗子开着，能看见上午白色阳光下的港口。厚厚的墙壁内，窗子的两边，各放着一个长石凳，因入住匆忙，上面还没有铺上坐垫。

威尼斯商人卡多朗坐在屋里，他示意自己的同胞在他对面就座。没等对方坐下，他俯身向窗外看两个卫兵是否一直在下面。他看见了他们帽子上的羊毛绒球，于是放心了。

“您使我陷于困境中，”海员开口说，神情沮丧。

“您这是什么意思？”卡多朗故作惊讶地说，“是我把您从监牢里救了出来。”

---

① 弗兰德，欧洲西部一地区，包括今天比利时的东弗兰德省和西弗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可您的目的是让我受那两个没头脑的人管制。"

"我觉得他们让您来去自由啊,不是吗?"

"简直是寸步不离跟着我。"

"您认为,"卡多朗放低声音问道,"他们对您的态度不一般吗? 我的意思是他们对您不信任吗?"

"这倒没有! 对所有那些免除了刑罚、要被船带走的犯人,他们都一视同仁。他们非常害怕犯人出发前悄悄溜走。"

他叹了口气。

"您没有想过逃跑吗?"卡多朗奸笑着说。

海员耸耸肩,看了他一眼。老威尼斯人一声不响,像训斥孩子那样狡黠地晃动着食指。

"您放心好了,"海员说,"我们马上就出发。"

听见这话,两人都朝港口看去。三艘即将起航开往巴西的船远远高于其他渔船和商船,负载着桅桁和缆绳的巨大桅杆俯瞰着码头。

"不管怎么说,"卡多朗低声说,"这还是很美的!"

海员听见这句话,没好气地说:

"对留在岸上的人来说的确很美。"

然后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卡多朗做了个恶心的表情。

"喂,朋友,您应该往窗户外吐。"

"窗下有苏格兰人,"对方立即嘟嘟囔囔反驳道。

"得了,克制一下吧,维托里奥,从明天起您将有广阔的海洋接受您的排泄物了。"

这专横的语气使海员感到不安,他立即变换了动作和表情,他擅长此道。由于这一天赋,他曾经想成为一个坚定的土地诈骗犯。可是命运的安排却使他再次投身于令他如此恐惧的大海。

"啊! 老爷,"他哀求道,"求求您,让我离开大海。真的。您知道我

宁可待在监狱也不愿出海。只是因为您许诺……"

"我没忘记答应过的事，"卡多朗打断他的话，从披肩底下掏出一个钱包。"给您五百西昆[1]，这是原先说好的数目。"

"没错，"维托里奥继续以哀求的语气说，并假装对钱不感兴趣，"可是如果我必须生活在野蛮人那里的话，要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呢？您觉得我在那里花得了这金币吗，况且它就产自那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卡多朗说，迅速将钱包收起来。

维托里奥伸出手臂，可是太晚了。

"我让您脱离了那帮盗贼，是做了件大好事，"卡多朗笑着说，"当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好处。"

"老爷！"海员喊道。

他极力哀求，一下跪倒在地，同时灵巧地避免膝盖落在刚才被他的唾沫玷污的那块地面。

"呵呵，"卡多朗冷笑道，"您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就是冲着这点我才用您的。站起来吧。"

他把钱递给他，这回维托里奥没有拒绝。

"还是跟我讲讲马上要跟您一同去旅行的那伙人的情况。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都是些疯子，"维托里奥咕哝道，一边忙着把钱塞进被小细绳拴着挂在脖子上的一个脏兮兮的小包里。

"我见过他们中的几个人，"卡多朗肯定地说，"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事都不太清楚。可我是个商人，我接近他们会引起他们的猜疑。您经常与他们接触，往来密切，跟我多讲点他们的事吧。"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船员！"维托里奥提供消息说。

---

① 古代威尼斯金币。

“据说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一帮强盗?”卡多朗带着讥讽的微笑试探道。

“这些人倒不是最坏的,”海员立即回答,没有停留在卡多朗那句挑逗的话上。“至少他们想要什么是明确的。可是,为他们赎身的人打开监狱的门时,所见到的并非都是诚实的强盗,我说得没错。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是普通强盗,其他都是有宗教幻象的人,路德修士是罪魁祸首,他一定要这些人去读《圣经》原文,终于把他们变成了疯子。”

卡多朗感到维托里奥又要吐唾沫了,于是挥手制止了他。

“这么说,”卡多朗饶有兴味地说,“那些海员当中有许多胡格诺派教徒?他们有组织吗?他们是否受命于某个异教?”

“我不这样认为。这些疯子人人都声称自己知道侍奉基督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他们恨死了所有宣扬另一种宗教的人。这些狂躁分子很散乱。没有什么教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彼此仇恨。”

“您观察得很仔细,维托里奥。我觉得您完全胜任我指派给您的任务。”

“别忘了,老爷,”海员突然摆出一副庄严的神态说,“我以前是初学修士呢,要不是有人蛮不讲理地把我驱逐……”

“我知道,维托里奥。接着说吧。除了一些从监狱出来的有宗教幻象的人,还有什么人?”

“哦,还有整个马耳他骑士团。士兵们肚子上佩带着白十字,神气十足,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十字军东征时代。我确信他们把巴西跟耶路撒冷搞混了。”

卡多朗张大嘴哈哈大笑。

“那么他们的团长维勒加侬,您见到他了吗?”

“从远处。据我了解,他最疯狂。”

“您怎么知道?”

“从一个诺曼底商人那里得知的，此人在黎凡特做生意，跟我们说话差不多，所以彼此都能听懂。”

“他说什么了?”

“说征服巴西是维勒加侬的主意。诺曼底人开发巴西的航道已经有五十年，可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在葡萄牙人的眼皮底下做买卖，只希望得到法国国王的保护。几个巡逻队和一个堡垒，他们就满足了。与此相反，维勒加侬打算把整个国家都搬运到海外。您想想，老爷，他把我们的文明所创造的一切都装进了他的船舱：面包师傅和耕地者、梳理工人、细木工、葡萄种植者、制帽工人、精装书装订工人、屋面工。他还带了赶驴子的人，尽管那边还没有驴子，以及街头歌手，尽管那边也还没有街道。诺曼底商人还指给我看一个可怜的人，是细绳制作工。好像生活在光着身子走来走去的野蛮人当中，男人们还需要用绳子系上裤前的门襟。”

海鸥在大广场的上空快乐地画着弧线，与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卡多朗相呼应。

“除此之外，”卡多朗对海员的话补充道，“他们居然没有想到找翻译！他们带了不该带的东西，到最后一刻才想到最需要的东西。”

“翻译，这不算很新鲜的事。他们的远征军不只是诺亚方舟。那是巴别塔。马耳他骑士团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法国人，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人。我见到过其中的一些人，自称是条顿骑士的后裔[1]。其他的还有背教的土耳其人、从柏柏尔人那里夺来的俘虏以及这些该死的苏格兰人，我听别人说维勒加侬曾经去那些地方打过仗。”

“这些人怎么交流呢?”

“一个人说法语的时候，五个人就必须打手势使别人懂得自己的

① 条顿骑士团，原为中世纪十字军的一个组织，建于一一九零年。

意思。”

“啊，亲爱的维托里奥，”笑得直流泪的卡多朗大声说，“您在巴西一定会过得非常愉快，我很高兴派您去那里。”

听到这句话，海员变得忧郁起来，他蜷缩着，脸色发黑，像烧了一半又冷却了的木柴一样。

“老爷，这些疯子去了就不回来了。那是他们的事。可我用坐牢换取去巴西是有明确条件的，那就是您得把我遣返回国。我就指望这个了。”

“您说的对，维托里奥。但这取决于您。”

“取决于我！”海员叫了起来，“这么说您想甩了我？”

“不，亲爱的朋友，强大的军队会去救您。不过他们是否救您则取决于您自己。”

“为什么？”威尼斯人说。

他迅速向门那边扫视了一眼，然后看了看自由所在之地那片开阔的空间。他突然感到自己没救了，他在寻找一条出路，也不管这出路是多么的绝望。

“啊！我早该料到这样了，”他喊道，“您根本救不了我。您想要一个密探，仅此而已。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可怜的笨蛋！我怎么那么愚蠢，居然相信当我们的双桅帆船都难以平安地从希腊返回时，威尼斯会为我在美洲做点什么。”

“让我们可怜的祖国安宁吧。如果说有人能帮您，除了葡萄牙人，别无他人。”

“那就更好了！”维托里奥叫了起来，黑炭似的脸上立即现出无比灿烂的笑容。“您是在为他们干活。还有这金子……我全明白了。”

“要想得到幸福，重要的是必须对此有信心，”卡多朗巧妙地说。

“可是，请您告诉我，”维托里奥敦促道，“葡萄牙人什么时候抓我们？

他们会上船对我们进行袭击吗？呵呵！看见那些脏猪似的马耳他骑士被切成碎片，那才叫大快人心呢。”

见卡多朗一句话不说，他继续推测，并且说得越来越快：

“除非葡萄牙人让我们直达那里，并决定把那些该死的法国人全部当场降为奴隶！那么请您对他们说我要十个奴隶，我要安排他们去金矿劳动，累死他们，然后我穿得像个王子回到这里。”

然而，就在他说话时，从楼下大厅传来门的撞击声和哇啦哇啦的说话声。卡多朗迅速将身子探出窗外。

“您的一个苏格兰人不见了！”

“他一定在找我，”海员打了个呵欠。“我们谈得太久了，船马上要出发了。”

“这样的话，”卡多朗赶紧说，“让我跟您说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何时何地，但您要绝对相信我，我会派人去看望您的。您就像刚才对我表示信任那样跟此人讲实话。这样您就会得救。”

“把那些法国佬统统绞死！”同胞的一番誓言消除了维托里奥的疑虑，于是他快活地说。

这时，楼梯响起苏格兰人沉重的靴子“噔噔”的声音。维托里奥突然想起最后一件事，于是补充道：

“可是我怎么才能……？”

卡多朗神秘兮兮地笑了笑，然后微微向前倾着身子，小声说：

“去救您的那个人会给您发暗号。”

“什么暗号？”

“里贝尔。”

海员脸色灰白：这么说把他从监狱救出的这个人连他在天涯海角犯的罪都知道。因为里贝尔是以前被他杀死的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时间不容他犹豫。卫兵到了楼梯平台。维托里奥朝门走去。他

从容地跨出门，那门即刻在他身后关上，苏格兰人没来得及看见房间里有什么。

第七章

三艘船中，最后那艘名叫大罗贝热号的船将接纳布列塔尼海军少将维勒加依以及受他宠信的一帮骑士和学者。堂冈萨戈在这船上也有一席之地，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都不会放弃这个位子的。

他领着朱斯特和科隆布来到停泊在最前面的一条船的脚下。罗塞号船是条商轮，上面增加了几门大炮。由于它比另外两艘船小，所以可能主要用于运载物资和动物。一位波罗的海沿岸的大个子士兵站在船的入口处，凡是名册上没有清楚地显示名字的人一律不准进。他看法文很吃力，一群人急不可耐地在他身边挤来挤去。船队人员、惯犯和士兵最先上了船。现在只剩下手工艺者，波罗的海沿岸士兵以行业群体呼叫他们，错误百出。

"Chetemande les pouchés![1]"他大声喊道。

没人应声，他又喊了一遍，人们还不敢确定在叫谁，接着有人纠正他的发音。

"啊！他在叫屠夫呢。"

于是，无数嗓音呼喊着寻找这些不幸的人，为了与家人做最后的告

---

① 应为：Je demande les bouchers. 意思是：屠夫在吗？

别，他们正分散在码头各处被妻子和儿女拥抱着。

堂冈萨戈态度严肃，胡子翘成喙形，他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道直走到士兵跟前，他指着两个孩子，嗓子像喇叭一样响亮地说：

“他们是翻译。是在这上船吗？”

士兵显然愿意为他效劳，但他那睁得大大的眼睛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还不如冬日里波罗的海黎明的天空那么豁然开朗。堂冈萨戈从他手里夺过名册，亲自找了起来。

“我来看，翻译……翻译……”

朱斯特朝他的肩侧着身子，也在名单上找这个词，尽管他并不知道该词的意思。他把指头对准相应的一行。

“原来你识字！”堂冈萨戈惊讶不已，“这点很重要，也许这会使你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肯定是在这里了。你们上船吧。我们将在第一个中转站再见。”

他让他们一前一后站在两块合并在一起当跳板用的木板上。

“你们去找那上边的第一位师傅，他会把你们领到你们的住处。去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说完，他朝大罗贝热号船的登船口飞快走去，他要与海军少将维勒加依会合。

科隆布不让朱斯特拉着她的手，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走，一直稳稳走到舷门。一到甲板上，他们就按照堂冈萨戈的吩咐，等着一个人过来跟他们说话。可是没有人理他们。上了船的人都聚集在靠码头那边的舷栏边喊着，挥动着胳膊。

海员们赤着脚在拉索具，他们爬上支撑桅的静索上面，围着缆绳忙得团团转。一个留着胡子、脸上有皱纹的强壮男子站在上甲板上，双手在嘴前合成号角样，大声喊着口号。

朱斯特和科隆布等了一会，然后，他们像后来到的那些人一样在甲板

上随意走动起来。岸上没有人可道别，他们就走过去把臂肘支在面对大海的那个舷缘上，那里没有人。从这浮动的岬角看去，勒阿弗尔港就像埋藏在海滨地带的一个天然褡裢，封闭在两个新筑的堤坝的盖子里。一种无穷无尽的酸伴着黑色的水从铅灰色的天空滴落到地上并很快就把土地溶解了。未知事物的迫近本该使他们产生忧虑。然而，他们却感到充满信心并本能地将这份自信归于父亲。父亲一直希望两个孩子与他分享自己面对大自然美景所感受到那份赞美之情，在他们心里，父亲的这种感情比他外表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几乎还要深。

然而，登船结束了，跳板也收了起来。缆绳被费劲地松开，罗塞号船更剧烈地摇晃起来。

“你听！”朱斯特竖起一个指头说。

他感到船像有生命的物体被惊醒。底舱和二层舱里的奶牛、母骡、肉用绵羊、下蛋型母鸡、山羊、大猎犬都被分隔栅栏的剧烈震动吓坏了，齐声大叫起来。

就在此时，躺在海鸥中间的几个水手张开了前桅帆。帆在织物的瑟瑟声中展开。风一直在桅、桁等圆木和缆绳中间溜达，轻轻地吹着，这时却猛烈地撞击起面前竖起的这道障碍。在强大的风的压力下，帆像被击中腹部的巨兽发出一声吼叫。

从他们所在的位置，朱斯特和科隆布很可能看不到起航的场面。可是，后甲板不准他们进入，靠码头那边的舷缘又全部被两行男人占据，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出位子的。

“从这边走，”科隆布拉着朱斯特的袖子命令道。

她看见船头有两个少年见习水手攀着一根缆绳爬上了船的斜桅梁。不等哥哥制止，她已经钻过去走到他们跟前了。她甚至利用身体轻盈的优势绕过他们，跨坐到那根突出于大海之上的狭窄的木梁尖端。朱斯特磨了半天嘴皮，两个小水手还是不让他过去，因为他块头太大，很可能把

他们撞进海里。不过最终他还是说服了两个小家伙，过去后他发现科隆布待的那个位置看上去危险，却很舒适。好几个旧麻索具汇聚在这里，形成一个带扶手的悬空小平台，他们两人可以叠坐在上面。

罗塞号船最先起锚，他们的眼前因而只是那散布着小渔船的广阔无边的海湾。另外三个帆现在也张开了，在风的推动下，船不再惊慌不安。它像一个很不情愿继续干活的驮鞍动物一样活动着发麻的肢体。船渐渐离岸，劈劈啪啪的响声显示出桅杆和桅桁的突发张力。

六百个男人的嗓子呼喊着"再见"，回应的是码头上妇女和儿童的尖声哭叫。随着船的离岸，成群结队的可怜的家庭骚动起来，他们沿着码头奔跑，然后走上堤坝喊再见，直到陆地的顶端。

罗塞号船此刻朝外海伸出鼻子，它好像发现了要找的气味，于是毫不犹豫地沿着大西洋的航道行进。

当三艘船越过灯塔，进入畅通无阻的大海时，它们重新进行了组合并顺着同一航线朝海角航行。喊叫声被狂风挡住，不再送往海岸，而是从一只船飞向另一只船。旗舰走在头里，孩子们看到点缀在船尾的那两个海神在他们前面摇晃着。风不时地将风笛的旋律压下去，这是维勒加侬的一位苏格兰卫兵为欢庆起航而演奏的。

接着，一片宁静，被浪花溅湿的朱斯特和科隆布以为隆重的起航仪式结束了。突然，大炮的铜口从舷墙的炮孔放出二十枚圆炮弹。他们很久都没有听到连续炮击带来的这种既可怕又优美的轻微的颤音。他们的自由军服上就缺少这最后一根饰带了。科隆布把头依偎在哥哥的腋窝里，两人高兴得靠在一起哭了。

风呼啸着，波罗的海沿岸士兵站在甲板上喊他们，可他们几乎听不见他那愤怒的声音。

*

起航的场面看上去有些混乱，之后，海军上士安贝尔船长命令所有旅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航行的准备工作用的时间比预计的长。现在已经接近傍晚。天边，暴风雨像一群正在进攻的原牛①一样在靠近。安贝尔船长预感不妙。

暴雨前风平浪静的这段时间，二层舱里的人则忙着安置床铺，一片喧闹。在这个几乎无法直立的昏暗空间，每人都想根据自己对舒适所持的概念来安置吊床。大家都感到，对他们来说，这多少有点辛苦的数月的海上旅行能否坚持到底取决于一开始这些小事。

朱斯特和科隆布不在这群喧闹的人中，来找他们的那个士兵带他们过了三个楼梯，直把他们送到为翻译预备的住处。想到他们是孩子，个头小，就在底舱靠近牲畜、食品储藏室附近的地方给他们留了一个不透光的小房间。

"不许出去！"那个波罗的海沿岸人对他们大声说，在这条船上他无需提高嗓门就能被听见，他感到很失望。

朱斯特弯腰先进了羊肠一般狭窄的小屋。摸索中，他感到身体两边都有东西，一边是堆成圆形的大桶，另一边是一个用货箱木板做的舱壁；他被尖东西刺了一下。这个像兔子洞穴的小屋越往里走空间越大，也许到尽头更宽敞，在那里朱斯特能碰到船底包板。可是，还没走到底，他就被一大块东西绊住了。黑暗中迸发出一个洪亮的嗓音。

"站住！无赖！没看见有人吗？"

新来的两个人明白了，这个如此狭窄的小屋已经有人住。他们只能待在门旁那一小块地方。他们挨着身子坐下，背靠大桶，胳膊抱着膝盖。

"请问，"朱斯特对陌生人说，"你们知道我们得在这里待多久吗？"

---

① 一种欧洲野牛，现已灭绝。

这个问题迎来的是不怀好意的冷笑。

“你们几个人也好好听着,”刚才以喝令声迎接他们的那个人又放声大笑说。

接着他开始模仿朱斯特的语调,将诺曼底人的粗哑嗓音与意大利人歌唱般的音调糅合在一起。

笑声越发响亮。朱斯特专心致志地听,觉得笑声应该出自三个人。位于船头的一盏灯射过来一缕微弱的光,这光开始穿透黑暗。他们默默盼望着光线增强,好让他们对这些邻居有更多的了解。

“我渴了,”科隆布对着哥哥的耳朵小声说。

一种混杂着捻缝树脂、香喷喷的腌货和刺鼻的动物毛皮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在不流通的空气里飘浮着。他们感到嘴巴黏糊糊的。

“你得自己想办法,”那个人插嘴道,屋子太小,每句悄悄话都可能被其他人听见。

“难道连一个水桶都没有吗?”科隆布问。

“哈哈！水桶。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你来,这船还应该装个喷泉啊?”

尽管那人想使这声音显得幽默、雄壮,但仍然因为发育期的变音而显得沙哑、不响亮。科隆布觉得说话的人大概跟他们自己的年龄差不多大。

“那怎么办?”她语气自然、毫不害怕地坚持道。

“等,没有其他办法!”

“啊,这太好了,”科隆布愉快地说,“这就意味着海上旅行的时间不会很长。”

“不长!”那人重复道,他止住笑声喘了口气。“时间当然不长啦,所以我建议你等到目的地再喝水。”

现在,屋子里能看得稍微清楚些。微光中有两个臃肿肥胖的人缩成一团紧挤在屋子靠里的地方,他们前面是一个大个子男孩的身影,他的头

几乎碰到天花板。必须承认对方也看到了朱斯特和科隆布，见他们两个可怜兮兮的样子他感到开心，这人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说话，以表明他们现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有一个水手会送食物和水来，每天两次，你们应该知足了。最好是一点都别浪费，因为东西并不丰盛。”

“他什么时候来？”朱斯特问。

“明天之前都不会来了。刚才他给我们送晚餐的时候你们不在。”

这个消息真是太不幸了，他们自克拉莫尔冈出发到现在什么都还没吃。他们非常想念埃米莉爱娜的食物篮，滚进车辙里的圆形大面包仿佛还在眼前。幸好，由于船开始横向摇动，他们感到恶心起来。

“你们也是翻译吗？”过了一会朱斯特问。他说了好几遍“翻译”这个词，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跟你一样，朋友！”他们的这位邻居冷笑道，“我们要先被放到野蛮人中间生活，然后才能成为翻译。”

“这么说我们肯定比你们先下船，”朱斯特摇头说，“因为我们不去野蛮人那里。”

“那你们去哪里？”男孩低声说，他们发现此刻他的眼白闪着光。

“去找我们的父亲。”

几个人影正要笑，被他们的头目打了个手势止住了。

“你们几个人请安静！”他说。然后，他带着杂耍艺人做空中滚翻前说话的语调补充道：“情况很严重。”

他一个指头指向空中。

“鉴于这条船将去美洲食人肉部落；鉴于它直行而不在其他陆地靠岸；鉴于这两个人刚才对我们说要去找他们的父亲；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父亲是食人肉者。”

他把那根栓着几条看门狗的绳子松开，自己也加入狗的齐鸣中。

朱斯特以他在克拉莫尔冈树林里用弹弓打斑鸫的速度，一下子跳到说话的人面前，一把抓住他的喉咙。

"我们的父亲，"朱斯特逼近他的脸说，"是个了不起的上尉，一个重视荣誉的人。你侮辱了他，必须响应我的挑战。"

那个爱开玩笑的人被朱斯特的突然举动吓呆了，一时不知所措。过了片刻他鼓足浑身力气推开朱斯特，向他扑去。两个躯体在混合着油和脓血的黏糊糊的地板上滚动。尽管朱斯特愤怒至极，但面对一个似乎擅长在污泥中作战的对手，他还是占不了上风，那人挥舞着像铁砧一样沉重的四方拳头朝他身上打。另外两个小伙子个头稍矮，跪在地上大声为他们的冠军加油。科隆布喊着，试图把两个对手拉开。吵闹声与脚踢在木桶上的"咚咚"声合在一起，引来了一个水手。他弯下身子朝开着的门望进去，手里提的灯立即使这场悲惨的战斗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朱斯特在擦嘴唇上的血，衬衣的一只袖子被扯破。他的对手神气十足地拾起自己的破衣服，转过身朝两个小家伙走去。他可能比朱斯特年龄小，却像乡下人那样身子粗壮，浑身是劲。他的头发被齐根剪去，露出发白的头癣斑，他还是个塌鼻子，这就是朱斯特和科隆布所了解到的关于他的简单情况。

"里面的人，给我安静些！"水手大声喊道，"如果你们一定要相互虐待，就稍等片刻，你们会得到满足的。"

他提着灯走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每人都在想自己的伤心事。安静下来，他们明显注意到船在晃动。起先是长浪的缓缓摇晃，接着便是船的艏柱猛击短浪引起的震动。他们背靠着那堆木桶，拴木桶的绳索被压得嘎吱作响。一阵巨大的肠胃的咕噜声从船底升上来，患病的牲口在那里呻吟着。

"这笔账我会跟你算的，"赢得战斗的男孩喊着说。

朱斯特自信地回答说不怕。休战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船的左右摇晃导致的恶心使两个对手平息了怒火。由晕船引起的罕见的眩晕使他们变得四肢无力，反应迟钝。他们感到大木桶已经滚到了胸口。水手的话终于为他们那变弱的智力开辟了一条路：暴风雨来到了，它要惩罚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

整整一夜，三艘船在暴风雨掀起的巨大的漩涡中、在翻滚的汹涌的海浪里顶风低速航行。巨大的弧形船在海水筑的城墙内危险地频频仰头，侧倾着甚至有可能向一边翻倒。幸好，底舱装满了压舱物，而且水不断向舱底流淌，使得船没有完全倾覆。

船上，接着哞哞的牛叫声和人的喊叫声之后而来的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凄凉的沉默，只听见风的呼啸声和桅、桁等圆木折断时发出的可怕的爆裂声。

然而，尽管暴风雨中的大海很可怕，危险主要还是来自于离得太近的海岸。安贝尔船长整夜都没有离开操纵台，他不回答任何人的话，全神贯注盯着黑暗处，看是否有显示暗礁或小岛的不祥征兆。

天亮了，危险没有出现。又恢复了寂静，一个幸运的海岸等着上午时间的结束以便在天边勾勒其山丘的形状。

第八章

早晨先是一阵较弱的喧闹声。朱斯特第一个醒来，他感到头疼，背也因地板凹凸不平压了道道痕迹。小屋里一直这么黑，不过，一道道细细的乳白色的光线正透过窗栏杆将白色的光点打在黑木板上。朱斯特觉得嘴巴黏糊糊的，渴得张不开。他见科隆布还没醒，接着他发现旁边有一堆帆，这才模糊地想起一桩尚未结束的纠纷，却怎么也记不起争吵的细节。

夜晚在他的头脑里只是轰鸣声、撞击声和哨声的混合体。晕船使他陷入一种痛苦的完全无意识状态中。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听见了喊叫声、追逐声，甚至枪声。但他记不得先后的次序。眼下，船好像纹丝不动，仿佛被战斗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朱斯特悄悄地把头伸出狭窄的小房间。底舱一片混乱。破破烂烂的吊床悬在船的肋骨上，好几箱食物从仓库滚出，破裂的粗陶罐里发亮的东西任苍蝇在叮。一道暗淡的光线从甲板穿过来，结束了这幕令人懊恼的景象。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沉寂。朱斯特回到他的小屋，轻声叫醒了科隆布。一些意识活动也折磨着三个蜷缩在床单里像幽灵一样的家伙。

“我要喝水！”科隆布有气无力地说。

朱斯特扶她出了小房间，领着她穿过垃圾堆。

“我们上去看看，”他说，“我搞不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

她手捂着头往前走，朱斯特得搀扶着她爬梯子。二层舱同底舱一样凌乱，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两个水手呻吟着躺在一门大炮旁边。光线比底舱强一些，科隆布恢复了理智。

走到最后一个梯子的出口处，朱斯特手搭凉棚。天阴但还发着亮，好像太阳在那失去光泽的天空下曾经普照过。罗塞号船停靠在一个四面是柔和的山丘的港湾里。一同出海的另外两艘船也停在附近。

科隆布一把抓住朱斯特的胳膊。

"你看，"她喊了起来，"我们到了。"

他们听见身后同屋的那两个坏家伙也在爬梯子，科隆布准备高兴地向他们宣布这个好消息。可是她感到朱斯特拉了一下她的袖子。

"那只船上的人都在干什么？"他问道。

科隆布转过身，看见了奇怪的景象。罗塞号船上的所有旅客都聚集到船头，挤在艏楼上。

一排卫兵手里拿着剑，不让旅客贴近。两杆火枪和一个架在长柄叉上的大炮正瞄准一小群人。几个水手在悠闲地休息。他们中的两人正在清扫主桅杆周围的甲板。他们用水桶将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玻璃和桅、桁等圆木的断木片冲走，断木片上一种类似血液的红色涂料泛着红光。

"喂，"他们头顶上方有个人大叫起来，他们突然感到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他们的脖子。"啊，是翻译！我们把他们给忘了。"

"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安贝尔船长喊道，他正和士兵站在一起，面对着第一排被俘的旅客。

水手带着他的两个猎物过了甲板。

"可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呢。淘气鬼，其他人在哪里？"安贝尔船长问道。

船长双下巴，厚嘴唇，经常对他的海员发火，但没有恶意。再说，他本来就不是坏人，他总是原谅人类的恶习，因为在他看来，同残酷无情的大

海相比，人类的罪恶是微不足道的。

科隆布从他面前走过时，鼓足勇气一下子跪倒在他的膝下：

“船长，”她双手合十喊道，“看在老天的分上，给我们水喝吧。我们快渴死了。”

“他们没吃饭也没喝水吗？”安贝尔船长问道。

负责此事的那位水手垂着头回答：

“由于暴风雨……”

“行了，给他们送饭和水来。我还需要他们承担新任务呢。看，一谈到吃喝，其他几个也来了。”

两个可怜的身影吊在一个水手的胳膊上，像吊在绞刑架上那样，第三个人在后头一瘸一拐地走着。好奇心一度战胜了口渴，朱斯特放下大水杯，抬起头来细看这几个侮辱他父亲的人。置身于宽阔的空间，在凉爽的水的作用下，他想起了一切。两个个头小的显然是不幸的人，他们的头异常大，四肢浮肿，他们一定是在大街上长大的，就像车前草长在路石缝里那样。但那个大个男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显然他什么都没忘记。他比朱斯特个头高，穿着一件有污迹的短袖衬衣和膝盖开口的长裤。夜晚的微光下，从他那看门狗的神态和扁平的鼻子就能准确地认出他来。大白天，这些特征不再那么可怕，即使要雪耻，朱斯特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这样一个似乎自出生起就被生活投向充满暴力和贫穷的死胡同的人表示同情。

“也给这几个家伙喝点水，”安贝尔船长说。

他好像很满意，笑着看这几个翻译。

“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他点点头说。

远处大炮的轰隆声在起伏的海岸回响着，把朱斯特从对他人的同情中猛然拉回到现实。这发炮弹是从旗舰上发的，他们看见旗舰上方升起一缕烟。

“信号！”安贝尔船长大声叫道，“喂，拿着你们没吃完的面包，加入到其他人的行列中。我们得赶快走。”

他往后退了几步，登上一个冷藏柜准备对旅客发表讲话，士兵还在那里守着，不许旅客靠近。

“我们现在在哪里？”科隆布小声说，她和朱斯特被夹在那群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恶臭的人当中。

朱斯特耸耸肩表示他不知道。

“可怜的孩子！”紧挨着他们的一个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在他们耳边轻声说，“他们居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听我说，”就在同一时刻安贝尔船长说话了，他在温和的声音里加了些能产生恐吓效果的东西。

“你们看到的那个海岸就是英国，”小伙子小声说，“昨晚的暴风雨使我们在这里偏离了航路……”

“船就要开航了，”船长大声说，“我希望这次一切顺利。”

“还很远，我们去哪里呢？”朱斯特问道，他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感到有点失望。

“可怜的孩子……关于这次旅行，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你们，真不像话，”小伙子嘀咕道，尽量装出一副更加忧愁的样子。

“无论怎样，”安贝尔船长双手叉腰大声喊道，“你们都不要以为别人比自己幸运。千万别这样想……他们走了，这是他们的事。”安贝尔船长继续说，“但他们是逃不掉的，我一人就杀了他们四个。”

也许觉得这个数字还不足以引起大家的恐惧，安贝尔船长又说：

“不，六个。我没说错吧，小伙子们？六个是我亲手杀死的，还不包括我手下人干掉的。此外还有溺死的，以及英国宪兵队队长在陆地逮住的，他们要把这些人遣送回双桅战船。你们算算看，有几个活着？”

“那些可怜的人惧怕暴风雨，宁愿跳海也不愿继续这种旅行，”挨着

朱斯特的那个人严肃地说,他好像一直都很绝望。

“所以,你们这些在船上的人,你们不必有任何遗憾,”安贝尔船长继续说,“如果这种情形必须重演的话,你们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幸好,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场暴风雨,我感到很诧异。我以水手的名义发誓,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

“我们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怜的朋友们。说实话,我们甚至还没有出发呢。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都到不了。我们要是到了就好了。”

说着,小伙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朱斯特和科隆布被这一情景所感动,突然觉得自己比这个同情他们的不幸者要坚强得多。他们比他更乐观地接受了船长发布的这个消息。

“好了,现在,我必须在你们中间挑选几个人来接替那些逃跑的无赖。因为全体船员在同狂风搏斗的时候,那几个人则只想着上岸。我有八个船员从船上跳进了海里。”

这回,轮到安贝尔船长擦眼泪了。

“所以,”他再次大声叫嚷道,“得有人接替他们。现在我开始点名:见习水手!”

他的眼睛始终抬得高高的,与地平线平齐以便一览无余地看到所有听他说话的人,突然他的目光垂下,落在第一排人的身上。

“我觉得我们的翻译能像见习水手那样胜任此事。不管怎样,三个大的应该有这能力。”

他示意科隆布走上前。科隆布站到他面前,他打量起她来。

“还不够结实,你就在甲板上帮帮忙吧。你叫什么名字?”

“科兰。”

然后,他叫朱斯特和那个塌鼻子男孩。

“这两个强壮多了,你们好像胆子挺大。你们就爬有桅楼的桅杆吧。叫什么名字?”

"朱斯特。"

"马丁。"

他示意他们立即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

随着船队朝南航行,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和明亮的天。从大加那利群岛前经过的时候,船队受到一阵来自西班牙要塞的轻型长炮的袭击。一枚圆炮弹打穿了罗塞号船前部的船体,露出一个圆圆的大洞,不过,木工没费多大工夫就给补上了。科隆布不在乎地说:

"不过如此。"

然而,这是一次洗礼,朱斯特感受到了战士的自豪。

夏日的夜晚延长了,可是由于船朝分点连线行进,因而又变短了。由于这个原因,此刻的夜晚既不可怕也不寒冷:朱斯特和科隆布躺在散发着夕阳余热的甲板上度过了那些温和而美妙的夜晚,因为他们可以在船上任何地方睡觉。白天,他们在室外来回奔跑,执行安贝尔船长下达的命令。科隆布有点羡慕哥哥:他十分娴熟地爬上桅的侧支索。他的力气变大了,由于风吹日晒,他那张漂亮的脸也染成了棕色。他们的白天完全不同。科隆布有些无聊,她试着跟甲板上的水手和在那里散步的旅客攀谈。不过这些谈话总是持续不了太久。她经常看见暴风雨的第二天跟他们讲话的那个小伙子。她得知此人名叫坎坦,因在宗教信仰上持不同意见而被判刑,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科隆布正好没书看,于是小伙子答应借她一些书。

朱斯特生活在他那走绳索的杂技演员的世界里,所以经常做梦。他有时去瞭望岗值勤,任凭自己置身于景物中被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欲望牵着跑。

晚上，当他们重逢、紧靠在一起睡觉时，两人就叙述自己白天想了些什么。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对父亲作这么远的旅行越来越感到奇怪。某些时候，他们相信这是真的，只是对他是否像他们一样也经历了暴风雨，是否也晕船，是否感受到了温和的热带地区的种种乐趣表示怀疑。他们时而想象父亲和维勒加依一样是个船长，时而想象他是货舱里被俘的旅客。有时，他们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认为父亲决不会离开他心爱之物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于是他们后悔暴雨的那天晚上没有和犯人以及在恐惧的威慑下宁愿冒险逃跑也不愿作这种旅行的人一起逃离。每次出现海岸，他们就计划着如果船靠岸的话就去那里寻求避难。

不过，这些梦想与其他神话中的幻想混淆在一起，他们的脑海里便涌现出充满妖怪和魔法的国家，穿越边境的时候他们会碰见这些妖怪。对新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后——这主要归功于坎坦，他们将好奇心转向了这片地域。

因此，随着一天天、一周周的过去，他们被一种既平淡又幸福的感觉所蒙蔽，以至于几乎不愿离开这种生活，尽管大木桶里的水已成了绿色，食物也变得令人恶心。

令他们唯一真正感到担忧的是那个叫马丁的家伙，跟他们一样，他也在桅桁等圆木和甲板上溜达，不怀好意的眼睛始终暗示着复仇的企图。朱斯特也怀有完全同样的想法，科隆布见哥哥老是想着一场雪耻的战斗不免忧心忡忡。而且，他还想以打架或决斗的方式当众得到一个公开的解释，并以胜利者的慈悲来了结这场纠纷。马丁则在做另一手准备。他对朱斯特和科隆布的敌意是隐藏的、不露声色的。他肯定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在暗处，等朱斯特看上去很虚弱经不起攻击的时候才发泄他的仇恨。科隆布尤其害怕夜晚，她睡觉时总是用双臂抱住朱斯特，像是要给他当护胸甲。

三艘船朝正南方向航行。天空乌云密布，使得散发着潮湿蒸汽、微微

颤动的浓汤似的海水保持着温度。船上储存的淡水快用完了。从旗舰传来命令，要求船队朝陆地航行。

船在一个起伏明显的海岸对面停泊下来，人们有望在那里找到一些适合于作淡水补给的小溪。天黑的时候划桨的小船回来了，带回来的木桶里装着近乎黄色的污泥水。而且只装了一半，因为仇视他们的黑人部队赶来终止了这一行动。

船队人员中传出消息，说船正沿着非洲航行。水手们便开始咒骂旗舰上的船员，说他们使用复杂的机械，摆出学识渊博的样子，居然没有能力把船队带到正确的航向，而安贝尔船长凭他的那点学识就能万无一失地领着船队航行。走在头里的那条船的驾驶员得知自己的错误后，将船掉了个头朝西行进。真险，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迹象表明他们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航道，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帆船经过。与其他船队的每次相遇都会引起远征队的惶恐不安。由于维勒加依不许自己的船向对方靠拢，好几只西班牙船从他们身边安然通过，这些西班牙船往往是独立行动，并且以抢劫为乐事。可是一天早上，瞭望水手用信号示意西北边又出现了一队帆船，并且还渐渐发现那是一个有六只船的葡萄牙船队。尽管法国船队远远不在美洲的范围内，但是很显然它们正往巴西行进。这足以使葡萄牙人把法国船队视为自己的敌人。

从他们所在的距离，很难判断葡萄牙人会不会挑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为小心起见，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罗塞号船的甲板上，水手、士兵、老百姓互相拥挤着，这些老百姓受船长之命在给大炮装弹药。必须操纵装货舷门上的活板门，打开放圆炮弹的箱子并且张起所有的帆才能得到最快的轻劲风。

科隆布负责打扫甲板并腾空甲板上的东西，因为可能要靠上敌船袭击。她从船尾跑到船首，一点都不偷懒。从后桅经过的时候，她看见坎坦双臂交叉在胸前笔直地站着。

“没有给您分配任务吗?”科隆布惊奇地对他说。

“有啊,打扫大炮。”

“您都打扫完了!”

“没有,我才不干呢。”

科隆布一直狂热地工作到现在,便借这个机会喘口气。她不停地运动是想平息自己的不安情绪,而不是清理一个目前来说已经被她整理得有条不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甲板。

“我听说,”科隆布问道,“葡萄牙人抓获一个船员后,就截去他的肢体,让他躺在自己的船上随波漂流,直到活活渴死。”

“我也听说过这事,”坎坦说,从朱斯特和科隆布第一天看见他起,他那瘦削苍白的脸就一直带着悲伤的表情。

“这么说,自卫还是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坎坦肯定地说,手臂始终交叉在胸前。

寂静的海面扬起风,风在巨大的帆里呼啸着。三艘倾斜的船在那些类似裙子、围裙和头巾的装点下,像去参加舞会的三个老姑娘。

“照你的意思,”科隆布又说,“只有等着被人剥皮了。”

“孩子,”坎坦转过身,抓住她的双手,连忙打断她的话,“男人放纵自己是为了作恶。他们不愿节制自己的热情。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所以被判了刑。”

“相反?”

“我的意思是对诚意、爱、欲望这些情感不要加以抑制。”

说着,他捏捏科隆布的手。他的眼睛闪亮起来,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参杂着欲望、狂热和绝望的眼光。幸好这时从船的艉楼传来一阵叫嚷声,声音扩散到上甲板,中止了这场不合时宜的谈话。原来,葡萄牙人不理会他们,走自己的路了。

快乐的欢呼声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为盛大节日而储藏的几缸红酒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每人都大口大口地喝着。

船长命令再张几个帆，科隆布想见见正在忙着装桅杆的朱斯特。可她没能去，她跟其他人一样轻轻跪下做了个感恩的动作。罗塞号船上没有神父，唯一的一位随船教士自然上了旗舰，坐在将军的身旁。因此，每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祈祷，向一个既是共同的又只属于自己的上帝说话。长着强盗般粗犷的脸的水手们呼唤着圣母和裸体的圣子的可爱形象，而那些曾因宗教信仰入狱、双手白皙的无辜旅客则对着一个血腥的、惩罚人的上帝抬起他们清秀的脸。

在这片寂静中，空中第一次突然爆发出可怕的声音，这是一声巨响，帆断裂的声音，东西坠落的声音。阳光透过桅桁闪耀着，从甲板上根本看不到对面发生了什么事。科隆布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特别是这几天，朱斯特将自己受到的威胁对她隐藏得一丝不露。自从和朱斯特那次争吵后马丁就一直在窥伺他，尤其是当他们在船上进行高空作业时。他总是不断地、冷冷地向朱斯特抛去一些恶毒的话，侮辱他，还警告他要为自己雪耻。朱斯特回答说要跟他进行一次特殊的战斗。但很显然，马丁不想冒这个险，他宁愿使用某种卑劣的袭击手段。

见习水手们所从事的这种类似空中杂技的工作已经需要很大的警惕性，朱斯特更是如此，因为他得防备别人蓄意谋害他。几天的活干下来，他累得筋疲力尽。可是那一天，船有点侧倾，空气温和，他看着一群逆戟鲸在水中跳跃，这一切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趴在一根大的前桅横桁上。

他的肚子抵在涂过清漆的长长的横梁上，手臂和腿分别从两边使他保持平衡。当他处于这个姿势时，一根缆绳使劲掷过来，打了结的绳头对准他的肘部猛力一击。朱斯特大叫一声，失去了平衡。幸好，他从帆的张面那边落了下去，他马上想到用双手攀住帆面宽的那边。他半天都没动，胸侧疼痛，被摔落更确切地说是被自己的幸存吓呆了。尔后，一切突然在他记忆中重现：必须尽快站起来，于是他抓住一个铁滑槽，在张帆滑竿上

做引体向上的动作；他想到了猛击他的那根绳子，此刻它正悬挂在桅杆上，这表明刚才有人用它做平衡棒；最后他想到了马丁的威胁。他马上就找到了他，这家伙正从一个位于更高处的支撑桅的静索上注视着朱斯特。

科隆布没有看到整个这一幕。她看见朱斯特的时候，他正朝对他行凶的人跑去并爬上静索直到他跟前。

“他们打起来了！”科隆布喊道。

她趁周围的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跑到人群里报警，她走到安贝尔船长跟前，拉住他的袖子。

“叫他们住手，船长！您看，他们打起来了。”

搏斗的声音从高处落下，越来越响，可是大家几乎看不见搏斗者。他们正在瞭望岗的楼板上进行肉搏。

十来个水手一齐向支撑桅的静索跑去，安贝尔船长觉得凭自己的威信对他们大声喝令更有效，尽管这时水手们已经跑完了一半路。马丁在奋力还击，但既不果敢也不机智。相反，要不是狭窄的决斗场束缚了朱斯特的手脚，朱斯特就能展示他那些多余的才能。水手们把两个决斗者拉开的时候，朱斯特被对手狠击了几下。他觉得，如果就此结束一场决斗，未免显得太怯懦了，但他很清楚如果继续打下去必将以死亡告终。他在安贝尔船长面前垂下了眼睛，并非是他害怕惩罚，而是感到耻辱。

“把他们两个都监禁起来，”安贝尔船长大声说。

“不要这样！”科隆布喊道，准备跪下。

可是，安贝尔船长愤怒地看着她，她吓得呆住了。她要是再讲一句话，船长就会把他们三个统统关起来。如果她想帮助朱斯特，为他辩护，让他早点被放出来，最好还是要有行动的自由。于是她闭上嘴，看着朱斯特被那些拉架的水手押着远去。

船上的生活立刻恢复了正常。这是在热带地区度过的一个白昼，蓝色的事物似乎想显示它们多得可以瓜分整个宇宙：白蓝的天空，绿蓝的地

平线，紫蓝的大海和灰蓝的海泡石。必须发挥人类的全部才智才能在这片通向幸福的广阔空间发明囚禁的方法。科隆布坐在船尾的一个小木桨船旁悄悄流泪。

她想到朱斯特受了伤，想他一定饿了，想他可能在一个像他们原先住的那么漆黑的小地窖里受虐待。然后，她想到自己与那群陌生船员在一起的孤独。不过，这种自我怜悯没有持续多久就令她反感起来。她有着克拉莫尔冈家族引以为荣的坚强意志并善于用它来战胜痛苦。她想，她现在是科兰，自由的小水手，她不笨，一定会找到营救可怜的哥哥的办法。

*

随着海上旅行的延续，旅客、士兵、船员里集成了一些小群体。凡是涉及食物、淡水或者谈到航线和海军将军的意图时，每人都要发表一些看法，卖弄知识的后果是每个小群体都对其他群体的人持怀疑态度。科隆布和哥哥是一组。这种亲密关系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可是今天只有她自己。由于所有派别都对他人不信任，自然没有人肯接纳她。当然，她可以走上前去与某人攀谈，从他嘴里套出几句话。可是，刚答完话，那人就跑去接着干手头的活，或者到朋友那里把刚才的事神秘地说给大家听。乘船旅行很无聊，任何事都能成为一个大事件。

科隆布一想到坎坦就近乎失望。她想起已经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中午排队发配汤的时候她特意观察，他没有来。她便拿着水桶，假装打扫卫生的样子在二层舱搜寻，终于找到了他，他正裹在一张悬挂在大炮上方的吊床里。她站到大炮的铜管上，把网线袋状的吊床的口拉开。坎坦睁着眼睛朝天躺着，他好像在数甲板梁的横肋。

“您在这里干什么？”科隆布有些不安地问。

“你已经看见了，我在祈祷。”

“可您以前是到甲板上做祈祷啊。”

小伙子紧紧抓住床单坐了起来。他眯缝起眼睛，晃晃头，向四周看了看，好像苏醒过来。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沉思，”他说，同时做了个表示歉意的面部表情，跟微笑没什么两样。“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圣灵会成员。”

他仿佛刚作完一次长途旅行归来。

“你哥哥在哪里？”他认出了科隆布，于是问道。

她把马丁报仇的事以及随之而来哥哥受到的惩罚向他叙述了一番。坎坦像一只在蜘蛛网里挣扎的昆虫挪了挪身子，准备从吊床里出来。他差一点栽倒在大炮上。站起身后，他理了理被虫蛀的衣领的花边，提了提连裤长筒袜。他摆出一副严肃的态度，拉起科隆布的手对她说：

“走，我们探听消息去。”

坎坦个性孤僻古板，整天愁眉不展，他虽然没有加入任何派别，人缘却很好。在他的陪同下，科隆布被那些有点像家庭的小团体接纳了。人员的重新组合不是缘于大家对他人的某种同情心，而是取决于对他人的共同憎恨。一旦把精力用于使自己免受外人的伤害，这些小集团的谈话里便只有没完没了的抱怨、叹气或大声咒骂。船长为庆祝抵达目的地而留的那最后一点红酒终于把这些聚会的人灌得浑身软绵绵的。幸亏有角质骰子和接子游戏，人类的沉默总算还充斥着极小的碰运气的敲打声。

坎坦先领着科隆布来到一群手工艺人中间，把她介绍给一个面包师、两个木匠、一个自诩为药剂师的江湖医生。这个群体的成员总是在船上跑来跑去，于是他们答应坎坦帮科隆布找朱斯特，给他送可能需要的东西并打听他的详细情况。

接着，他们拜访了一群水手，坎坦是因为《圣经》而认识他们的。维勒加依出发前就告诉大家，如果每人按自己的方式祈祷，就不用教士讲道了。在没有教士的情况下，诺曼底水手就为他们严峻的信仰寻找食粮。

他们不再迷信并且坚定地认为虔诚的事业如乞灵、弥撒、教堂都取决于大海的平静和船只的幸运归来。坎坦不赞同这种偶像崇拜，但他也没有必要反驳他。他只相信《圣经》的力量。于是他给这些粗鲁的水手大段地念福音书和《圣经》，咆哮的暴风雨让他们感到寒冷，而对地狱的畏惧则使他们陷入恐怖之中。

坎坦请他们明确告诉科隆布这次航行的目的、时间和目的地。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跟你说的，”没等他们开口坎坦就对科隆布说，“不过，你跟我谈你父亲和意大利的时候，我觉得你并不是很清楚这船要带我们去哪里。”

其实，科隆布和朱斯特一样，虽然她从船上人们的谈话中经常听见“巴西”这个词，但并不知道这个地区在什么位置。父亲在热那亚跟他们讲起过该城的领航员们曾作过遥远的旅行，并开拓一些陌生的路将西方和东方连接起来。可是，她坚持认为那些新大陆只是一些中途站，无论转多少弯最后还是到达唯一目的地——地中海，那里有意大利、西班牙、热那亚和居住着柏柏尔人的地区。

水手们在布满灰尘的地上画了个地球的形状，尽力跟她解释通常说的新大陆指的是哪些地区，特别是他们将要去定居的那个巴西在什么地方。

听他们这么一说，科隆布不再怀疑父亲曾英勇地参加了征服这片新大陆的战斗。她只能等见了父亲才知道为什么他执意让自己的孩子在不知其荣誉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旅行。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落到被监禁的可耻地步。她又痛苦地想到了朱斯特。

她问水手们朱斯特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告诉科隆布，安贝尔船长向来不长久地禁闭一个人，尤其是当被囚禁的是对他有用的人的时候。

“他宁可，”水手们又补充道，“用鞭子狠狠抽他一顿，然后大家就不再提此事了。”

"鞭子抽打！"科隆布叫了起来。

她想到这是打一个"克拉莫尔冈家族的人"！不过，她很谨慎，按婶婶事先交待的那样没有对陌生人泄漏这个名字。

"是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执行鞭打任务么？"坎坦问水手。

"不是，凡是武力行为，都由维勒加侬在每艘船上专门指定的人去执行。我们船上是那个波罗的海沿岸人。"

坎坦撇了一下嘴。他认识好几个士兵，但那个波罗的海沿岸人除外，谁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晚上，他领着科隆布朝吊床走去，最后一群旅客就安扎在吊床的周围。这是些苍白消瘦的人，留着长长的金黄色头发，身穿麻布工作衫。他们的嘴上挂着一种永恒的沉醉的微笑，仿佛沉寂中忽然听见某个神圣的妙音在为他们唱赞美歌。

"别对任何人讲朱斯特的事，他们是荷兰的再洗礼教派教徒，"坎坦提醒道，声音极轻，怕别人听见这句悄悄话。"他们认为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做梦都想离开这世界。他们不需要《圣经》；他们随心所欲。"

"这些是非常幸福的人，"科隆布以敌意的目光看着这些有宗教幻象的农民的脸说道，她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没有丝毫的信任感。

"非常幸福的人！应该说是可怜的人。他们是世界上受迫害最深的人。他们试图打倒国王，消灭教会，破除一切习俗。其中一些人希望像亚当那样生活。老实说，人人都憎恨他们，可他们却没有被处以火刑，真不可思议。"

"您为什么跟他们睡在一起？您是他们宗派的人吗？"

"我？"坎坦大叫道，"没有的事！我敬仰《圣经》。"

接着，他又神秘地说：

"我们只是有某些共同点罢了。"

再洗礼教派教徒热情欢迎科隆布，他们用坎坦听得懂的德国方言谈

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敌视世界的人对这艘船甚至别的船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真叫人难以相信。据他们讲,旗舰上,维勒加侬、宇宙志专家和舵手之间就船在什么确切的位置发生了争执。一些人想再朝南移动些,其他人则要往北行进。离目的地还很远,可是储备物已经减少了许多。

罗塞号船是三艘船中储备最丰富的,因为上次暴风雨期间许多人都逃跑了。而旗舰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让大家吃了。水已发臭,一种可恶的瘟疫在折磨大家的肚子。

"他们认为,"坎坦总结道,"可以把大罗贝热号上的一部分船员转移到我们船上。"

科隆布的脸阴沉下来。这样做会使朱斯特和攻击他的那个人在这船上变得无足轻重,这样一来,船长就会把他们留在底舱反省。

这一切很复杂。此时天已黑,朱斯特不在,她得独自睡觉。

两个再洗礼教派教徒已经开始铺床了。

"你睡哪里?"坎坦问科隆布。

科隆布耸耸肩。

"不知道。上层甲板的一个角落里吧。"

"跟我们在一起吧。你愿意跟我合睡吊床吗?"

这个邀请没有什么不正常。为了让船多载一些容易坏的食品,对个人衣物作了限制。吊床很少,许多人都是两人或三人同睡一张床。

科隆布思考了一会,她想到自己现在是男孩,应该很自然地接受这个邀请。说真的,一想到跟愁眉苦脸、面色苍白、古板的坎坦紧靠在一起,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忧虑。不过,至少她不会因为朱斯特不在身边感到那么孤单了。

船上的卫生是大家都遇到的麻烦事。一些人用水桶从海里吊水,边洗澡边闹腾着。另一些人躲在隐蔽的地方沐浴。还有一些人,尤其是水

手,依仗空气的湿度来分解他们的体液。每天晚上天一黑,科隆布就躲到尾楼附近,像耗子似的偷偷溜进一个大木桶里洗澡。

科隆布回来时发现坎坦已经躺下,姿势跟下午一样庄严呆板。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爬进布袋里,床东倒西歪地摇晃着。

"你不祈祷吗,科兰?"坎坦问。

"嗯,祈祷……但不发出声音。"

"上帝是爱我们的,科兰。"

"我……这我知道。"

那两个再洗礼教派教徒打着呼噜,科隆布后悔没有睡在地板上。她背对坎坦蜷缩着,身边有温度,她还是觉得很幸福。闭上眼睛的时候,她好像看见了朱斯特并对他笑了笑。

"上帝为我们的每个愿望祝福。这就是秘密,"坎坦认真地说。

但科隆布没有听见,因为她睡着了。

第九章

罗塞号的船艏，那些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正在窥伺深渊和出没其中的怪兽的人又产生了希望。热带的蓝色变深了。一团团混杂的大小乱云奔跑着穿越地平线。早上，浓雾笼罩在散发着死鱼臭味的大海上。后来，下午的时候，风突然转向，船只好拉起三角帆航行。安贝尔船长亲自掌舵，这绝不是好兆头。他命人给四门炮装上弹，如果雾变得越来越浓，就可以发炮通知其他船。

不过最终还是下起了雨。雨从一块乌云落下，空气仿佛凝固了。乌云使近处变得昏暗，一圈淡绿色的光则继续照耀着远处的整个海面。

科隆布走到外面，站在主桅旁，张开双臂尽情感受淋雨的滋味。雨水又黏稠又凉，可毕竟是淡水。科隆布本能地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将一团团潮湿的空气吞进肚里。

"别吸这空气，"坎坦介绍她认识的一个水手打这里路过，对她说，"这是动植物腐烂后散发出的气体。"

雨下了整整一天，晚上又接着下。科隆布获准可以睡在甲板上，因为安贝尔船长希望大家保持警觉，随时听候调遣，他还增加了一倍的值班船员。科隆布只盖了一个床单，冻得牙齿咯咯响了一夜。早上，恶劣的天气结束了，太阳照在衣服上，暖洋洋的；不过，正如那个水手告诉她的，浸泡

过雨水的皮肤开始化脓了。

药剂师调制了一大盆油膏，船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来让药剂师把油膏涂抹在他们的脓栓上。

从旗舰传来坏消息。三艘船并排行驶着，船长们先是互相喊叫，交换暗号，然后停下了。科隆布看见一只小木桨船从大罗贝热号船的侧翼下到海里，她想，那些再洗礼教派教徒肯定知道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这些人整天没有秩序地闲逛，走到哪里笑到哪里，并且无视周围的一切，然而却无所不知，这让科隆布不解。

“看，他们把什么人送到我们船上来了，”坎坦低声对科隆布说，科隆布这才发觉他来到身边。

十个腹部佩戴着白十字、全副武装的士兵，相继从一个绳梯下了大罗贝热号船，小心翼翼地坐进了小木桨船。一个穿长袍的教士和三个穿便服的人紧跟在他们后面。

“我敢说，情况很严重，”坎坦大声说，“要到我们船上避难的是重要人物。”

划桨手齐心协力给小木桨船加劲，小船与大罗贝热号船拉开了距离。接着，他们毫不费劲地推开小波浪一直划到罗塞号船边。罗塞号船上的全体船员毕恭毕敬地等候着贵宾的到来。教士第一个跨过舷门。

安贝尔船长连忙向他致意，带他走进船尾自己那间高级船员休息室。

“那是特韦神父，”坎坦发表议论说，“他是方济各会修士和国王的宇宙志专家。”

科隆布无法根据坎坦的语气判断他说这些称号时表达的是钦佩还是蔑视。

特韦神父刚消失，绅士和骑士们就拥挤着出来了。其中一人刚抓住绳梯就被隐伏着危险的一条海浪击中，浑身湿淋淋地来到罗塞号船。他傲气十足，拒绝别人给他换衣服，只要了一块干的衣片擦剑。科隆布认出

是堂冈萨戈。

经过长达数天时间的航行，船突然受到这些擅入者的干扰。全体船员和旅客都背对着舷缘本能地向两边散开，仿佛面对一个危险的怪物而吓得往后退。

可是，小木桨船又折回大罗贝热号船。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肯定是维勒加依！”坎坦小声说。

大家看见待在旗舰甲板上的船员骚动起来，但没有人上绳梯。突然，一个又黑又大的正方形物体从船的舷侧艰难地往上升。“哎嗬，哎嗬”的叫嚷声使凝滞的空气都滑动了。那个巨大的黑影在绳索的支撑下摇晃着，然后开始往下滑。

罗塞号船的所有人都跑过来看，由于重量突然移向一边，船朝左舷倾斜。

黑色的物体上了小木桨船，它一放到小船上，小船就乱晃起来，许多人吓得大叫起来。桨手们小心翼翼地坐到位子上。小木桨船终于慢慢离开大罗贝热号船，朝罗塞号船驶过来。

于是，有那么一会，多疑的科隆布和她身边所有默不作声的人看见大西洋某处，也许是海洋的中心位置——如果已经到了居住在世界尽头的那些独眼巨人的领地的话，有个黑色的木制大餐具橱在海浪上摇晃。小木桨船负载着这个磨得光亮但没有刻面的黑宝石和六个桨，像一个大鳃角金龟于这黄昏时刻在浅褐色的海面上爬行。

橱柜斜靠在罗塞号船的船侧，还需要一些时间把它吊到船上。终于，它被端端正正地放到上甲板的正中间。这是一个带脚轮和活动板抽屉的机密文件柜。其他的木料，从覆盖着一层盐的破旧的木甲板到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清漆味的粗大桅梁，在这细木镶嵌的高雅精美的乌木文件柜面前显得很寒酸。

大家小心翼翼地走到这个独立于船中央的柜子旁。柜子正面的象牙镶嵌饰表现的是一个顶着花冠象征丰饶的双丰饶角。做工极精细,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类似这样的东西,船上的人更不用说了。可是,科隆布看见它的时候不禁想起意大利。那是个秋天,她大约七岁。一位妇女跟她说话,当时她的臂肘就是支撑在一个与这一模一样的柜子上。可那是在什么地方?她回忆着,却想不起来。

由于罗塞号船上的人被这个刚搬上船、像只大昆虫的柜子所吸引,没有注意到小木桨船返回大罗贝热号船后又回来了。

因此,当他们听见一个巨大的声音喊叫时都惊跳起来:

"感谢上帝!它安然无恙地放在了这里。"

维勒加依的两只大手扶着舷缘,看着乌木文件柜咧嘴笑着。

*

尼古拉·迪朗·德·维勒加依骑士比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花白的短发直立着,浑身透露出傲气,他在他的新领地大步走来走去。他只需迈几大步就能从船首楼的一端跳到另一端,肩上还扛着安贝尔船长。

"大罗贝热号船对我来说已经显得小了……呵!这跟在那只船上一样:我们最终会适应的。"

说真的,他那些同伴很快都适应了。这个"我们"是一个宽泛的"我",迅速包容了其他人。

"那条船真惨!"将军又说,他想压低嗓音,但声音还是那么嘹亮,从一条船传到另一条船。

他注视着正在往回收小木桨船的大罗贝热号船。

"十人中有八个都感染了鼠疫。已经死了两人,其中有我的理发师,"他用手摸着满是黑胡须的下巴忧郁地说,"希望我们没把鼠疫带到

这里来。”

这短暂的忧虑之后，他恢复了平静。他把身子转向始终很安静的船员和旅客，感到他们在等他发表演讲。这是一件善事，他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他走过去站到柜子旁，严肃地把一只手放到上面说：

“朋友们！我们的旅行非常顺利。新法兰西即将在望，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马上就能看见它。这期间你们将荣幸地为旗舰服务。并非我在这里此船就成了旗舰。确切地说，是这东西赋予你们此特权。”

他指着柜子，用手掌拍了拍它的侧面。柜子挨了打，活动板突然掉下，宛如战士被击中腹部而张开嘴。木板后面露出十二个镶嵌着龟鳞片和铜丝的抽屉。

“你们所有人，”维勒加侬又说，“都来看看这件木制品，因为木柜里珍藏着保护我们远征的圣灵。亨利二世国王的诏书就藏在它身上，有了这些诏书，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对美洲新大陆实行管制。我们的公证员安贝里先生——他在哪里呢？——将把我们所征服的每一阿庞[①]土地都记录在一份文件上，文件就放在这些抽屉里。这柜子被送回法国时，它将给国王陛下带去我们征服巴西新王国的所有凭证，这新王国就是我们大家赠送给国王的礼物。”

这一席话受到众人的热烈欢呼。

这就是维勒加侬的演讲效应。如果说大罗贝热号船的旅客被灌输得太多了以至于失去了肠胃的节制力，罗塞号船上的人听起来还是感到很新鲜，大家都受到鼓舞。水手们挺起胸膛，旅客们终于渐渐找回已经遗忘的登船的首要目的。甚至那些憎恨所有王国、不推翻它们决不罢休的再洗礼教派教徒一想到又有一个新王国有待消灭，也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鼓起勇气，安贝尔船长！”为了使结束语达到演讲的高峰，将军大声

---

① 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喊道，"张开主帆，向整个船队发起航的信号，因为从今后你们是领队的船了。"

水手们吃不饱，身体衰弱，加上身上的脓疱，心情很烦躁，这时突然好像长了翅膀，一下子爬到桅杆上。

维勒加依黑胡须，满头乌发，脸的正中是一个象牙柱子似的长鼻子，他简直就是那个乌木柜子的化身，他真的了不起，只说几句话就使这艘被种种嫉妒和卑劣的阴谋活动逐渐腐蚀而陷于沉睡状态的船一下子恢复了生机。当他走上尾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时，科隆布已是热泪盈眶。

待在中舱的坎坦，手里拿着一只碗，他并没有像科隆布那样激动。

"不管怎样，"他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个军人。"

晚饭吃过后，科隆布和坎坦在他们认识的那群人周围转悠。大家都在议论维勒加依骑士的到来。不过，除此以外，水手给科隆布带来了消息。

"雅克见到你兄弟了，"其中有个人悄悄对她说。

那人说的雅克并不在场。过了一会他来了，嘴里咒骂着维勒加依的部队。

"开头就不愉快！"他低声抱怨道，"这些先生刚到就要我们对他们百依百顺。那个绳索腰带修士①拿着仪器装模做样地测量星球或者类似星球的东西的高度。我只好为他举了两个小时的灯。"

"你见到朱斯特了？"科隆布打断他的话。

"是啊，"雅克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这周轮到我给他送汤。"

"他好吗？"

"脚上带着镣铐的人又能好到哪里。"

"啊！可怜的人，他在受苦，他一定病了。"

---

① 指方济各会修士，因其腰束打结的绳索而得名。

“你应该说他养胖了！不干体力活，累不着，又不用替方济各会修士举灯。”

“袭击他的那个人跟他在一起吗？”

“他们并肩坐着，看上去像两个亲兄弟那么亲密。”

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科隆布对“看上去”这种近似的表达还是有点不满意。

“他没有问起我吗？”她问道。

“没有。”

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自己也许比朱斯特更值得同情。

“你明天还去吗？”

“每天早、晚两趟。”

“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不行，安贝尔船长要我发誓不让任何人见他们。况且有那么多新兵在巡逻……”

科隆布只得到雅克的一个许诺，同意给朱斯特带信，说她很好并亲吻他。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在制定营救哥哥的计划。她终于得出结论，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助于维勒加依的亲自审判。虽然她还不了解他，但她相信他会主持公道的。现在需要的是观察他的生活习惯，找到能直接跟他说话的办法，而不被他的低级警卫或安贝尔船长抓住。

那天晚上，为了让全船的人兴高采烈地欢庆他的到来，将军命人从食品储藏室拿出三大坛子酒，酒坛在甲板上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中。高温使葡萄酒散发出马德拉酒的香醇。科隆布喜欢这种甜味，不等人请就自己喝了起来，水手们把一个用柳枝包裹的大坛子递给她，坎坦帮她举起坛子。

由于前一天在甲板上一夜没睡好，喝了这葡萄酒后，科隆布一躺进坎坦的吊床就进入梦乡。睡得那么沉，清晨醒来，她对那天夜里的事只保存

着模糊的记忆,在她似乎已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当中她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想。她真想表示怀疑。然而,她醒来时是睡在地上而不是睡在吊床上这个事实似乎证明她的回忆是真实的。

映着满月的温和的大海闪烁着微微的蓝光,一切就发生在这里。为了降低中舱的湿度,驱散货物散发出的越来越重的哈喇味,所有舷窗都大开着。

科隆布想换个姿势,不料被一个障碍物挡住。她觉得透不过气来,于是睁开眼。坎坦正紧挨着她,他那忧伤的脸贴近她的脸。他微笑着看她。他已经脱去了衬衣,两条光光的手臂从科隆布的短上衣下面伸进去。她感到男人的大手在抚摸她的背。时间已经不早,而她的睡意还很浓,因而没有本能地惊跳起来。

“您在干什么?”她低声说。

“我把你抱在我怀里,”坎坦局促不安地回答。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有这个欲望。”

她隐约感到必须反抗,可是坎坦的动作那么温柔,她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先动手。

“行了,”她抱怨道,“这样不好。”

坎坦的手继续在她全身来回移动,热带的高温也抵挡不住她身体对他的诱惑。

“这没什么不好,”他说,“是爱情驱使我这样。上帝使人对善具有可靠的感觉。如果爱情是我们欲望的导师,我们受欲望驱使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好。”

这段冗长的布道比抚摸更引起了科隆布的警觉,她彻底明白了坎坦那次悲伤的令人讨厌的演说以及他对《圣经》没完没了的评论的实质是什么。想到这里,她奋力推开他的手。

“这也许是您的欲望，但绝不是我的。”

坎坦并不想使用暴力，再说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整天搬动缆绳的科隆布更是精疲力竭。再也没有比这更好了。科隆布半睁眼，打着呵欠费力地下了吊床，走过去靠着一个大炮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她见坎坦脸上的表情像平常一样自然，既忧郁又庄严，她起先真以为自己做了场梦。可是中午当科隆布把碗靠在舷缘上吃饭的时候，她感到坎坦站到她身边时碰了她一下。他左右看了看，确定他们身边没有人并且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之后，用头一次见到科隆布说话时那么不安而绝望的语调对她说：

“多么不幸啊！可怜的姑娘，你是这船上唯一的女人，是谁强迫你女扮男装上船的？”

科隆布所怀疑的事情首先就被听到的这句话证明是真实的，她十分恼火。

“谁允许您这么做的？”

她带着明显的愤怒盯着坎坦的眼睛，坎坦转过头去。她担心会引起一场争斗，也许会导致他做出某种卑鄙无耻的敲诈行为。但是，当她看见这个卑鄙的人轻易就低下头时马上就改变了主意。显然，他不是一个耽于声色而举止粗鲁的人，他不会禁不住肉体的诱惑而尽情发泄自己的欲望。在坎坦的身上，一切都来自于大脑：他认为在《圣经》里读到了爱的福音，并有条理地甚至遗憾地遵循这个爱的福音书行事；为了维持论证这件事的热情，他只将大自然在他小小的身体里安置的那一点欲望发泄出来。

“坎坦，您是因为犯什么罪而被判刑的？”科隆布和气地问。

“我原先是卢昂的一个磨放大镜镜片的工人，”他悲伤地说了起来，“如果我没想到教大家认识真理的话，没有人比我更受尊敬了，至少是这样。我是三年前才发现这真理的。”

"谁向你透露这真理的?"

"一个来自德国的游客,他在德国受了很多苦,"坎坦叹息道,"我把他藏在我家,后来他坐船去了加拿大的圣洛朗。"

科隆布注视着前方,看着大罗贝热号船像个失利的皇后没精打采拖出的那条浪迹。

"这时我一下子看清楚了,于是我就把我那些可怜的小镜片换成了大的万能放大镜镜片,透过这些大镜片看,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和美好。"

说着,他轻轻敲了敲他那本袖珍本《圣经》。

"必须承认,我的布道使我变得狂热起来。我立即成了卢昂几位妇女的密友,她们又把我介绍给她们的其他女友。我就这样不辞辛苦地日夜布道,试图让上帝对我们表示出的无限的爱在这些人的心里产生回响。"

"就像您今晚试图让它在我心里产生回响一样?"

"是的。"

科隆布把身子转向坎坦,觉得他应该带着微笑说这番心里话。然而,他依旧一副严肃的表情。

"有人揭发了您?"

"没有!"他喊叫起来,"是我的那些善行暴露了我。那些女人对我们欲望的神圣性理解得非常透彻,最后她们自己也成了改宗者。有一度我甚至能感到整个城市里只有亲热的动作和赞美的语言。"

科隆布一直看着坎坦,心想他简直是疯了。

"这样的话,就总有一些坏贼感到心虚;那些以做恶为生并一心想永远做恶下去的人,比如对上帝存有虚假之爱的骗子教士,头脑迟钝的法官,卑鄙的低级警察……"

科隆布任这个小伙子哀叹,却没有不安的感觉,她觉得奇怪。坎坦值

得同情，而不是害怕。从今后他将分享她女扮男装的秘密，这样她反而会感到轻松些。和朱斯特在一起，她很容易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喜剧搭档。如果有时她的注意力松散，朱斯特就会提醒她对别人而言她是科兰。现在只有她自己，她经常感到自己只差一点就要露馅了。

"您得向我发誓，坎坦，说您从今天起把我看作一个皈依宗教的人。"

"真的？"他抓住她的手说。

"我说得够清楚了，"她微笑着抽出手来，"希望您以后别再对我宣讲教义了。"

"哦！我向你发誓，把你看作是个皈依宗教的人，而且我将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是个女孩。"

她不知道坎坦对她表现出的快乐情绪是因为她皈依了宗教，还是由于自己没有对他发火而感到如释重负。

无论如何，为了使她制定的冒险计划能顺利进行，这份友谊对她来说并不是多余的。

第十章

禁闭室的配备只够关三个囚犯。朱斯特和他的对手马丁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关了个老磨刀匠,此人因为试图逃往英国而被囚禁。只听见他一人说话,因为两个年轻战士面对面被手铐铐着,还被一根链子拴在壁板上,只能默默地发泄着内心的愤恨。

老人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讲述自己为什么离开家。他与表兄兼合伙人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就上船做这次旅行了。他还跟他们讲他的妻子,说她衰老了。而自己则精力旺盛并有着强烈的性欲,于是突然想念起殷勤好客的野蛮女人来。可是他刚透露这个心思,就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是个傻子。他怀念自家的那个老店铺,还有晚上和表兄在旅店喝啤酒,尤其怀念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的日子,一提到女儿的名字他就泪如雨下。

两天后,新囚犯们宁愿说些废话,也不让老头翻来覆去说他的那些参杂着淫荡、内疚和傻话的故事。这样一来,磨刀匠就像头公猪似的打起呼噜来。

他们真的很遗憾失去了这个爱说话的人,他的在场使朱斯特和马丁转移了他们的矛盾,甚至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第三者。恶劣的雨季到来时,安贝尔船长发现船上的武器如接舷战中使用的军刀、大刀、斧头,

刀刃都损坏了。于是他放了磨刀匠，让他手里拿着一块磨刀石去处理这一大堆废铁，把它们变成利器。

只剩下朱斯特和马丁，他们松了口气，没有马上开战。一天早上，他们听见壁板后有轻叩的声音，有人从木板的缝隙塞进一根红肠。马丁一把抓住，带着得意的表情大口吃起来。

"我有个弟弟在这船上的食品储藏室干活！"他含着满嘴的食物说。

当着一个饿汉的面吃独食并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尽管马丁相当喜欢孤独，他还是需要别人分享他的感情，无论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因此，当他把半根红肠扔给他的对手时并非是无私的举动。

可是，朱斯特没有接，让它掉在了地上，他转过身子。

"怎么？"马丁喊道，"你难道宁愿饿死！"

"你玷污了我的名誉！"

"你的名誉！"马丁气愤地说，"你以为自己在哪里？"

"我是绅士，"朱斯特一本正经地说，却忍不住瞟了红肠一眼。

"原来是这种想法使你失去了胃口！你以为绅士只要荣誉可以不吃饭吗？亲爱的，看看你自己：你像一头小牛被拴在一个气味难闻的小屋里，你就要被带到野蛮人那里，用不了多久你的牙就会一个一个地脱落。不是说你跟我斗就能逃离这种状态的，你弟弟也一样。"

朱斯特也在这同一时刻想到了科隆布，她独自留在船上，随时可能遭受各种危险。他必须承认，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理所应当决不妥协，然而此刻这么做却会使那个依赖于他的女孩处于危险的境地。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马丁一边痛快地剥第一块红肠的皮一边接着说，"我是王子。"

"你！"朱斯特喊了起来。

"没错，是我，"马丁说，摆出饱食了一顿丰盛晚餐的人常有的那种姿势。

朱斯特耸耸肩。

“怎么,你不信?”马丁学着同伴生气的样子惊叫道,“啊!当心,你侮辱了我。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我要你还我一个说法。”

“好吧,”朱斯特忍住笑说,“你讲吧。”

“你先说,朋友。一般情况下我想知道我在跟谁说话。还有一个绅士也被关进了这个监狱,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斯特先是很不情愿,后来,面对这个热心的听者他变得主动起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讲着,他很自然地抓住属于他的那份红肠,马丁高兴地笑着看他咬那根肥肠。

“现在该你说了!”朱斯特讲完自己的生活经历后断然说。

“啊,我嘛,”马丁说,“这很简单。三王来朝节那天,有人发现我被裹在襁褓里遗弃在一个教堂门前。我是一个王子的说法由此而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装作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而这神态却由于他那弯弯的大鼻子显得很滑稽可笑。朱斯特和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可以算作他们决斗流的第一片血,这足以使马丁壮起胆子谈论自己的身世。

马丁生于卢昂,出生后就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十岁时他逃离孤儿院,和其他一些无赖住在翁弗勒[1]。夜里他到码头的仓库里偷窃。他还很小的时候,就能顺着缆绳爬到船上搜索货舱。后来,他与两个小孩合伙,让他们替他干这份活,他还不合法地称他们为弟弟。他对船的装备、港口、船载什么货都了如指掌。他很熟悉巴西,因为每年有近二十艘法国的船只去那里。

“我离开翁弗勒是个错,否则还在那里过着幸福生活,”他悲叹道。

他被勒阿弗尔港的新名声所吸引,去那里冒险。可是在这个新城里,

① 法国卡尔瓦多斯区区府所在地,位于塞纳河的小港湾里,十七世纪前是法国一个重要的商港。

他这类人很快就受到警方的质询。宪兵队队长命人强行把他和他的假冒弟弟送到一个孤儿院。不幸的是，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前一天，勒托雷来孤儿院发现了他们。

朱斯特要他谈谈巴西；马丁滔滔不绝地说起色彩斑斓的森林、食人肉者，他还使劲眨巴着眼睛说那里有爱情的好运在等着他们，因为水手跟他描述过一丝不挂的淫荡的印第安女人。马丁经常去港口，暗示他对这方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多，朱斯特见他说到兴奋时用手在裤裆里搔痒，觉得很恶心。

他们的纷争已经了结，于是马丁很谨慎地请朱斯特谈谈那个他夸口能找到的父亲的情况。

马丁举止粗俗，但并非没有头脑，他对朱斯特叙说的故事表示相当大的怀疑。到目前为止，巴西只见过远道来的商船。因此朱斯特的父亲几乎不可能去那里，除非他当了海盗。确实有些绅士成了海上冒险家，他们在船上重新体验到了真正的十字军东征那个伟大时代的种种风险和荣耀。朱斯特和马丁拼凑起来的假设那么多，以至于最后两人都疑虑起来。马丁觉得其实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一个迷失方向的上尉很可能在那里找到出路。可是朱斯特不这样认为，当他得知巴西没有宫殿、交际花、西斯廷教堂，没有布满柏树和罗马遗迹的绿色田野，总之，没有他父亲从前一贯喜欢的任何东西时，他越来越不相信父亲会迷失在去往巴西的那个方向。

“反正，”马丁最后说，“每个月都有商船回法国。”

这么说，到达巴西并不能限制朱斯特的活动范围。一想到去巴西找不到父亲他就悲伤，现在这种痛苦减轻了，因为他还可以继续去别处寻找父亲。

日子一天天在这个漂浮的监狱里过去了，另外又送来的几根红肠使这些郁闷的日子变得轻松快乐。在这间闷热的小屋里，时间过得很慢，而

他们就用讲故事打发时光。马丁的大脑里有无数故事，都是从乞丐、小偷和妓女那里收集到的第一手生动的资料。他把朱斯特带进了一个他在意大利曾与之擦肩而过但绝不属于他的世界，后来在克拉莫尔冈的漫长岁月又使他远离了这个世界。轮到朱斯特时，他就讲高卢的阿马迪斯[1]那长得没有结局的奇遇。

他们的头发可能爬满了虱子，他们的牙龈可能在流血，他们的肚子也许正饿得直叫，然而他们却有着爱幻想的人所具有的强壮体魄。

*

维勒加侬来到这艘装载生活必需品的破旧的船，使该船经受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物质。维勒加侬骑士全力捍卫的艺术、科学、思想那变化无常的美轻而易举就击败了沉重的大水桶、剩余的家畜以及卖酒食的随军商贩那些发臭的乱七八糟的食物。艉楼的房间曾被改造成货栈，安贝尔船长和他的副手一直不客气地睡在里头，现在又变成了一套明亮的房间，大海反射的阳光从宽大的船尾框架舷窗照进来。

科隆布和另一个小水手奉命给这套房的地板打蜡。接着，人们把小船两趟往返大罗贝热号船用箱子运来的所有衣服放在上面。维勒加侬从匈牙利带回的土耳其挂毯挂在船侧的墙上，挡住了船的肋骨和那太显眼的船底包板仪。乌木文件柜就矗立在这个充满阳光的鲜红色的宝屋里。维勒加侬还亲自将一幅意大利画挂在门旁空着的壁板上，这画镶在一个上过清漆的黑木框里，画的是圣母玛丽亚和她的孩子。除了这个圣殿极其讲究，维勒加侬骑士在其他方面并不是很挑剔：他的吊床就安置在紧挨

① 十四世纪初的西班牙骑士小说《高卢的阿马迪斯》里的主人公，是个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英勇的骑士。

着套房的一个破旧的小屋里，随从们的床也乱七八糟地吊着。只有那个方济各会修士坚持睡在地上的一个像打开的棺材似的东西里，这样式是他去黎凡特旅游时发现的。

科隆布起先担心新来的这群人会闭门幽居在艉楼，与其他旅客保持一定距离。那些最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自然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总想傲慢地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过，维勒加依以他平常的精力就能根除这些爱慕虚荣的祸患。一起床，他就在上甲板大步走来走去，然后下到中舱察看大炮。他需要空间，便迈着沉重的步伐在船上来回转。他需要工作，需要消耗体力，需要逆境，而摸摸大炮的青铜似乎能让他听到改变世界的伟大战役的回声：火山爆发、人类的征服、战役……接着，他爬上支撑桅的静索，在瞭望岗坐上一个钟头。人们听见他朗诵中世纪法国两韵短诗和拉丁颂诗，嗓音低沉。尔后，在向四个方位基点、天顶和金属般黑暗的天底深处致敬过后，他回到他的那帮人中间。正中端放着乌木文件柜的那间屋子只用于密谈，以及阴雨天时当饭堂用。不过，恶劣的天气越来越少。船张开帆，在温和而潮湿、稳定的微风推动下行进。负载着所有帆的那些桅杆伸展开来，在甲板上形成一片阴凉，就像春天杨树的树荫。维勒加依命人将他套房的一扇门卸下，铺在外面的木桶上当桌子。他坐在那里的一个矮凳上，像个国王在众人的注目下过着日子。能看见他穿衣服、洗漱。有几天，他将毛茸茸的全身浸泡在一桶海水里，他还用灰擦身。他在众目睽睽下吃饭，用餐时表情严肃，与其说是船上食物的味道越来越发酸所致，还不如说可能是那起净化作用的饭前祷告所起的功效。人们看见他挺直着身子安静地看书，看的都是从大罗贝热号船拿来的伟大著作。甚至能看见他写字，但看不清他在给谁写信，但很显然，他高声朗诵的二行诗是给居住在天国的男人、神或女人之类神秘的陌生人听的。

科隆布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当她干活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时，坎坦就来接替她。

除了这些当众进行的单独活动，维勒加依还关注船上的事情，一般来说，他向安贝尔船长询问情况，但有时也凭兴致突然叫住某个旅客或者某个水手打听消息。科隆布试图对将军动用她神秘的眼神效应，可是她没法钩住将军的目光。她想他该不会患了什么眼病吧，因为他阅读时眼睛离书特别近，并且总是认不出跟他讲话的人是谁。

人们很快就发现，在维勒加依规律的生活里，最重要的时间是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此时，高温达到了顶点，桅杆顶端最上层的帆里洒满了卷成球状的阳光，维勒加依，这个气度不凡、才智出众、充满激情的将军，全神贯注地与他的智囊团商讨重大问题。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搞清楚船队在什么位置。自从十月十号横穿圣托马斯群岛——该群岛离非洲前面的马尼刚果陆地不远——以来，他们只看见四周的公海。他们的纬度在降低。虽然他们一直在南半球，但现在重新向赤道线靠近，船队头一次是沿着非洲海岸绕过赤道线的。可是，由于没有精密时计，他们无从知道赤道线的经度。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求助于巧妙的估算，从过去的天数和船的大致速度来推断。

在这方面有权威的人士是特韦神父。此人看上去头脑简单，几乎不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个头中等偏下，体质虚弱，眼睛黯淡无光，此外，受某种看不见的鼻腔阻塞的困扰，他总是摆出张口结舌的样子，由于这些缺点，他几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目。对他来说，没有比因先天性畸形而生活在默默无闻中更让他难以忍受的事了。他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这就是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以此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说到大自然没有成全他的种种原因，他甚至声称自己胜过那些身材高大的人。因发表东方游记而闻名并成为国王的宇宙志专家的特韦获得了万能学者的美称。这为他招徕了很多仰慕者，恨他的人则更多。不过，他在被敌人攻击的同时也享受着人们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要被众人所了解。

“神父先生，”维勒加依每天都要在这庄严的时刻问他，因为这时度

数已经算出来了，需要讨论目前他们邻近哪片大陆。“请你指给我看我们今天航行到哪里了。”

方济各会修士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放下测纬仪，抓起一枝笔，埋头于痛苦的计算中。他为这圣事绞尽脑汁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虔诚地静等着。终于，特韦神父站起身，向桌上那个躺在其子午线摇篮里的地球仪伸出手，用食指指着西印度群岛海岸某处的一点。

“陆地！”维勒加依惊叫起来。

他控制住力量，声音近乎温和，这表明将军面对无限的事物善于消解自己。他在赫西奥德[①]和杜贝雷的诗歌中常遇到它们，每次他都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至于作为学者的特韦的才华，他早就向他敞开胸怀表示对他不胜敬佩。

“是的，”地理学家带着既专横又谦逊的口气肯定地说，这口气令大人物服从他、普通人憎恨他，“根据我的推测，我们应该已经到了大陆。”

“可我们明明是在水上啊，”在一旁听他们谈话的堂冈萨戈插话道。

“您以为我不知道这点？”方济各会修士反驳说，他对下属说话口气生硬，在上司面前却谦逊。

“让神父先生阐述他的观点，”维勒加依打断说。

“好吧，将军，这非常简单，”特韦和蔼地说，“我说我们应该到了大陆，是指我们到了那里或者快到了。从这些现象来看，我们的方法使我们处在上帝的位置，我的指头轻轻碰到这个地球仪时，指头肚压到一个像撒丁岛那么大的岛屿上。撇开这点误差，我们就到陆地了。”

只有特韦这么善于应变的人才能把人类犯的一个错误篡改成因为神的近视造成的误差。

---

① 古希腊诗人，牧人出身，作长诗《工作与时日》，劝诫其弟改恶从善，歌颂劳动，介绍农事知识。

“安贝尔船长,您听见了吗?您做好靠岸的准备了吗?”

在特韦面前,安贝尔船长感到双重的不自在,既看不起他又害怕他,因为他知道,反驳这位学者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凭经验,安贝尔船长就可以对神父那可笑的预言嗤之以鼻。他很早就开始出海,凭直觉就能辨别大海的景物。他很少迷航,在这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他能闻出每一块土地的特殊气味。不过,要他说出其中的道理,他又做不到。鸟的高度,黎明和黄昏时分阳光的强度,海水在深蓝和黑色物体的瞬息万变中呈现出的某些色彩——海底的起伏就是通过这种变化表现的,安贝尔船长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然而,此刻这些都没有特韦的装腔作势有价值。

“我们也许还有点时间,”安贝尔船长试探道。

“要时间干什么?难道要我们朝一些看不见的暗礁上撞吗?朝西航行,别犹豫了。”

特韦给了这么个反驳,显然是要了结此事。争辩是没有用的。

“好吧,我马上增加值班的班次,让船员睡在甲板上,”船长让步了,可他还是听凭本能的驱使不由自主地朝南航行。“不过,我通知您,如果我们必须快速操纵帆,那就给我派些人来,让他们爬到桅桁上。”

“您的船员不够吗?”维勒加依问道。

“我们在英国失去了很多人,这您知道。大多数旅客在海上什么用处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太大,胆子特小,脚一踏上桅的侧支索就眩晕。”

维勒加依对这些抱怨很感兴趣。他预感到必须作出决定,而且大家都需要他的威信。

坎坦则像往常那样凭倚着舷栏看热闹,他听见了这番谈话就跑去找科隆布。

“机会来了,”他拉住科隆布的袖子对她说。

他们回到桌旁时,安贝尔船长正将一份材料递给维勒加依,维勒加依把长鼻子贴近仔细看着。

“您有十七个人可以承担此任。”

“减去逃兵，剩下十三个。再减去几个吃变质的食物病倒的，还有八个。最后，除去舵手、瞭望水手和我，一共只有五人可以登上甲板，爬上三个桅杆操作。要知道，收缩一个大帆需要三个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维勒加侬喊道，“要不，我上去助你们一臂之力。”

谨慎起见，也为了不让别人指责他企图损害将军的威信，安贝尔船长交出了最后的精确数据。

“为了保证绝对的准确，我必须告诉您我还有两个被囚禁起来的小水手。”

坎坦拧了一下科隆布的胳膊。

“囚禁？为什么？”

“他们在桅杆里打了起来，两人都有可能掉进海里。因为搞不清谁是肇事者，我把他们都关了起来。”

“很好，”维勒加侬认真地赞同说，“不过也许您可以把他们放出来。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快捷的方法惩处他们吗？”

“说实话，我原来打算在您来之前让人狠狠鞭打他们一顿。”

“太好了。打多少下？”

“要我说……每人二十鞭，”安贝尔船长想说十，可是他不想在维勒加侬面前显得太软弱，于是这么说。

“好极了，这会使他们去尽自己的责任。让他们美美地睡上一觉后，您再打发他们对着风把身上的痂盖吹干。”

这种快乐的残忍使科隆布感到惊讶，她原以为维勒加侬是个仁慈的人。因此，再也不能退却了。不等参加讨论的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反应过来，她就推开人群径直走到将军面前，跪到他脚下。她没忘记用眼睛死死盯住维勒加侬，同时大声喊道：

“大人，请您无论如何饶恕其中的一个人，他是无辜的！”

骑士倒是乐意同下层人说话，但是首先得征得他的同意。突然出现一个人粗鲁地呼叫他，是最令他反感的不遵守礼节的行为。他猛然转过头去，恼羞成怒地训斥道：

“这是谁？”

“一个小水手，”安贝尔船长回答。

两个士兵抓住科隆布，把她拉开。

“我哥哥是自卫！请您主持公道，大人，要主持公道啊！”

她大声喊着，显示自己决不罢休，也许还想和朱斯特一起受惩罚，因为很显然这一局是输定了。将军好不容易才息怒。

“二十鞭子不够，”他果断地说，“安贝尔船长，得打四十鞭。少于四十鞭，这些混蛋是不会改过自新的。”

科隆布还在喊叫。一个士兵试图用手塞住她的嘴巴。她愤怒，倒不是因为没能阻止维勒加依，而是觉得自己错看了人。说到底他不过是等级集团的一个人而已。就算他曾经有过同情心，这种感情对他来说也不及维持秩序重要。在这些混乱的念头的驱使下，科隆布没有多加考虑，随口说出了这几句话：

“当心，大人！您要打的可是一个绅士啊。”

士兵更加粗暴地对待她，不让她说话，而她则奋力挣扎，最终只喊出了一个词：

“是一个克拉莫尔冈人！”

正在全力反抗的科隆布起先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直挺挺站着的维勒加依把身子转向她，打了个手势下令放了她。

“你说什么？”他盯着她问道。

他离科隆布只有两步远，而科隆布被士兵的腕力伤着了，正在痛苦地揉胳膊。

“你刚才说什么名字来着?”维勒加侬又问道,他的声音很大,底舱的人都能听见。

于是,像手无寸铁的战士突然发现一把剑掉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她的目光变得冷酷起来,朝维勒加侬射去。

科隆布金黄色的睫毛在这赤道的阳光下闪耀着,她的眼睛宛如两个裂开的太阳,放射着一股更加强烈的怒火。

与此同时,她微笑着,极其自然地重复道:

“我说您要鞭打的是一位绅士。”

“你说了一个名字吧?”将军坚持道,但语气不再生硬。

“克拉莫尔冈,”科隆布重复了一遍,有点不情愿。

陷入绝境的她不假思索就使用了这个开门咒。这时,她想起了参议员夫人的警告,于是害怕起来,她担心避免灾祸不成,反倒招来最大的祸害。

她加强了眼神的攻克力。为了仔细审视这个粗鲁呼叫他的小家伙,维勒加侬把带有近视眼的脸凑近她。他发现,这个因长途旅行而满面尘灰的美少年酷似古代作家在其神话中所赞美的阴阳人。只要维勒加侬的眼睛专注于这个美少年,他就无法轻视他,因为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张脸,它使他想起更多的东西。

“克拉莫尔冈,”维勒加侬重复道,陷入沉思。“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名字的?”

“我不是看见,大人。这是我的名字。我父亲把它给了我和我哥哥朱斯特,就是您要鞭打的那个人。”

和维勒加侬建立了联系,科隆布就不再害怕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惬意和傲慢的微笑。巨人就在她的手中。

维勒加侬直起身子,看了看周围发愣的观众。能听见因温和倦怠的空气而减弱的风声以及波浪发出的低沉连续的声音。骑士的鼻子皱起,

像猎犬嗅到猎物的气味警觉时那样。在这条只会发生可预见的事情、迟迟看不见大陆的该死的船里,终于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维勒加侬示意科隆布站起来,推着她一直走到艉楼的套房跟前。

第十一章

见维勒加依和自己领上船的一个小翻译进了屋子，堂冈萨戈预感到事情有些复杂。

这个曾经与卡特琳嬷嬷在修道院大步行走的可怜人，一想到可以替自己辩解浑身就充满了加斯科涅人的活力。然而，经过这几周的海上旅行，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被痢疾折磨瘦了，脸也被难以承受的阳光晒成了粉红色，他整个军人生涯积累的所有疲惫正联合起来向他发起最后的进攻。和战友们一样，他也看着自己的碗，在这没有尽头的旅程，吃饭比饥饿还令人感到可怕，但总得解饥啊。为了做汤食，厨师把腌鱼盆底的盐水都刮光了。凡是能吃食的牲口一概被杀。只剩下骡子，瘦骨嶙峋的，一点油水也榨不出。最令人担忧的是淡水。平常喜欢喝浓味饮料的堂冈萨戈绝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做那么可怕的梦，他梦见自己为争夺一口泉水作殊死搏斗。

没有人信特韦的预言，也没有迹象表明大陆已接近。小孩子和那些心静如水的老人对这种无止境的缺吃少喝的生活尚能忍受。但堂冈萨戈觉得自己会是第一批要逃跑的人。因此，对他来说，和译员有关的担忧倒成了难得的散心，能使其思想从末日临近的景象上移开。虽然他不指望会有什么愉快的事，而当维勒加依派人叫他去船尾时，他还是感到了一种

幸福的冲动。

堂冈萨戈走进套房，骑士与科隆布在里头已经商议了两个小时，当他看见屋里安静而自然的场面时，他呆住了。将军站在窗边，凝视着艏柱下方浪花翻滚的航迹。小翻译坐在乌木文件柜旁的一个凳子上。从一个细节上，堂冈萨戈就判定这个眼鼻周围有花斑的小家伙举止粗野，而这个不遵守礼节的毛病只有随同他的死亡一起消失。没错，科隆布将一只肘支在写字台打开的活动板上，用手斜托着头。

"这两个小水手是你弄来的吗?"维勒加依问道，没有看堂冈萨戈。

"正是。"

"那就请你谈谈他们的情况。科兰，回到甲板上去，等着别人叫你。"

"我哥哥呢？……"

"等会再说吧。"

科隆布满脸不高兴地走了出去。

维勒加依抓住科隆布刚才坐的那只凳子，示意堂冈萨戈坐到另一只凳子上。他们在一幅印着石榴图案的东方风格丝绒大挂毯下就座，真丝在橘黄色的微光中闪闪发光。

"我发现你又拜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维勒加依小声说，黑黑的胡子里藏着奸笑。

堂冈萨戈比任何时候都尴尬，点点头。

"我敢说，"将军毫不让步，"你给她作诗了。"

不知是饥饿还是难为情，堂冈萨戈感到头在旋转。他动了动下巴表示默认。

"是用法文还是用拉丁文?"

"法文，"他承认道，他说话时嘴干巴巴的像在嚼羊皮纸。

"你做的对，"维勒加依大声说，他原先背对着挂毯的，现在干脆靠在上面。"我开始相信，那个恶棍杜贝雷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用法文创作

杰作。”

他叹了口气。

恢复了一些体力的堂冈萨戈真想催他赶快结束这些讨厌的开场白，回到正题上来。他还得忍受他就十四行诗发表长篇评论，这种诗体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但也许是拉丁语和罗曼语结合的产物。

“我们谈正事吧，”累得直喘气的堂冈萨戈终于插话了，“我应该受到惩罚：他们当翻译年龄确实太大了，这点我赞同。我事先没有跟他们见面，这是我最大的错。”

“那位女士跟你说她的名字了吗？”

“名字？啊！……叫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那姓什么？”

堂冈萨戈垂下了眼睛。

“我没问她。她是那两个孩子的婶婶。”

“是他们的表姐，”维勒加侬站起来，声音响亮地说，“她让他们叫她婶婶，实际上她是他们的表姐。”

维勒加侬在屋子里来回走，觉得到了揭秘的时候了，于是走到老兵跟前站住了。

“她是这两个孩子已故的一个姑妈的女儿。由于年龄相差很大，他们就叫她婶婶。她对你说是她照顾这两个孩子，根本不对。既然你不知道这个玛格丽特姓什么，那我来告诉你：她叫格里夫太太，她嫁了一个叫格里夫的参议员，此人的住处与孩子们的庄园离得很近。”

将军两手放在背后，在屋子里打了个半转。

“她和她丈夫，”他接着说，“为了搞垮抚养这两个孩子的年迈的叔叔，竭尽卑鄙之能事。这并不难，因为他们擅长此道。德·格里夫干得很妙，终于使他破了产并因此而死。现在，德·格里夫和你亲爱的玛格丽特又打发走孩子，这样就排除了有可能想得到已故叔叔庄园的最后两个人。

我说的你明白吗?”

堂冈萨戈的下巴颤抖着,他的八字胡在空中舞起了花式剑。

“多亏了你,”维勒加依总结说,“德·格里夫就要因为拥有克拉莫尔冈地产而发财了,而这些地产本该属于那两个孩子。”

“克拉莫尔冈!”堂冈萨戈喊叫起来。

“是啊,”将军肯定说,“这就是那位女士拼命向你隐瞒并不许孩子们说的名字。但事实是:弗朗索瓦·德·克拉莫尔冈是他们的父亲。”

“这不可能!”堂冈萨戈辩解道,他站起身,可是因饥饿而产生的一阵眩晕迫使他又坐了下来。

堂冈萨戈回忆着克拉莫尔冈的面容。他试图将他与那两个相貌迥然不同的孩子做比较,他立即就产生了怀疑。

“是那个坏蛋把这事告诉你的?”他皱着眉头问道。

将军明确回答说:

“我根据他跟我说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组织,并且对他说的一切都认真对证过。他没有说谎。”

“唉,这么说,我是被他欺骗了!”堂冈萨戈气愤地嚷道,“得为这两个孩子讨回公道,送他们回法国,把归于他们的那份遗产要回来……”

“轻点,”维勒加依转过身打断他的话,他将两条手臂岔开撑在乌木文件柜上,这样可以全身靠在这个做工精致、因为权利和秘密而震颤着的大柜板上。

他沉思的时候喜欢保持这样的姿势。

“你知道弗朗索瓦·德·克拉莫尔冈突然遇到的那件事吗?”

“当然知道,”堂冈萨戈说。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次旅行看作是孩子们的一次机遇呢?不用说,他们使用那种手段对待两个孩子是卑鄙的。可是,把他们送回法国,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地产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得等很多年才能收

复那些地产。这段时间谁收养他们？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谁去跟那个狡诈的德·格里夫参议员打官司呢？他那么富有，能把法国的所有议会都买通。当然我们可以求助于国王的干预。可他们是克拉莫尔冈的儿子，根本就不可能……"

"说得非常有道理，"堂冈萨戈表态说，不过他的怒气仍然没有平息。"可是，他们在巴西又能干什么呢？可怜的孩子们还准备去那里和父亲重聚呢……"

堂冈萨戈感到烦闷，皱皱鼻子又说：

"……反正我不忍心破灭他们的这点希望。"

"你做得对，"将军打断他的话说，"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最好是不要泄漏秘密，让他们生活在这个神话里。我把他们留在身边，他们既懂拉丁语、意大利语，还会一点西班牙语，就让他们做我的秘书吧。到了殖民地，这个小智囊团对我来说还是很宝贵的。他们将忘却自己的父亲。渐渐地，新法兰西会给他们提供属于他们的未来，他们将创造自己的生活。等他们有钱了，总是可以回卢昂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他们有能力买回产权，别人就更愿意给他们了。"

这个计划显然是无可挑剔的，和所有士兵一样，面对这个名副其实的首领，堂冈萨戈感到内心油然升起一股感激之情。

"你把小的叫来，再去把他哥哥放了。"

由于维勒加侬不再追究他的错，堂冈萨戈感到如释重负，也不觉得那么饿了。几个苍蝇在他眼前闪来闪去，他敏捷地站起身走出房间，心里暗暗骂着玛格丽特，恶狠狠的却又不乏几分温情。

科隆布回到套房，站在圣母像旁没有动。

"在威尼斯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带你们去过这位画家的家里吗？"维勒加侬问道。

她认真而仔细地看起这幅画来：鲜明的粉红色背景，薄薄地涂在油画

上的透明色彩，人物的惊讶表情，好像这幅画突然使人看见了这些人物内心的秘密。

“我敢说，”维勒加依说，“这也许是第一幅进入新大陆的提香[①]的画。”

科隆布看着圣母像：玛丽亚眼睛低垂着，肌肤紧绷，神情温柔而神秘莫测，足以使那些无知而粗野的男人敬而远之。科隆布心想，这次航行总算有两个女人了，圣母玛利亚的陪伴令科隆布感到无比快乐。

这时，有人敲了三下门，堂冈萨戈回来了。她便走到一边去，朱斯特随即走了进来，但没有看见她。

他被囚禁的时间并不长。然而，这些天的分别消除了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亲密感，以至于重逢时他们都感到彼此有了变化。

朱斯特变瘦了，因而好像长高了，由于身上没有肉，骨骼显得更加宽阔、强壮。他两腿微微分开站着，宛如一个恢复行走的卧床的病人，这种虚弱与一种难以置信的自信加在一起生动地塑造了他的形象。脸上的胡须不再因为覆盖着盐而变成淡色，于是勾勒出他消瘦的脸庞。

“啊！”维勒加依大声说，“这个完全是大人。你弟弟向我保证，说你只有十五岁。我觉得你比这个数字要大两岁。”

说“你弟弟”的时候，维勒加依用下巴指了指科隆布。朱斯特转过身，看见了她，朝她跑去。

他们还像小时候那样，一见面便互相投进对方的怀里，并且少不了亲吻和抚爱。即使是由于坎坦在暗中窥视他们或者简单地说是因为分别了些时日彼此感觉不一样了，他们拥抱的时候仍然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拘谨。科隆布还是那么激动，为朱斯特被释放而高兴，不过这回她的快乐

---

①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

中又增加了另样的不安:那就是感到大家都变样了。维勒加依认为两个男孩之间出现这种成年男人的矜持是非常自然的事。他被感动了,跟堂冈萨戈交换了个眼神。

"孩子们,"他们一分开将军就说,"我们跟你们的父亲很熟。在瑟里索尔[①]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我们也在那里呢,"科隆布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他对我们说的。关于那场战役,他跟我们不知叙述过多少次了。好像当时他让我们睡在离那里有几里[②]远的干草上,农民照看我们。"

一提到胜仗,即便是在干草堆里感受胜利的喜悦,都会引起参战士兵的激动。堂冈萨戈低垂着眼睛,胡子颤动着,他感到了缺水带来的唯一好处,那就是眼泪不会涌出来。然而,朱斯特听到这段叙述时垂下眼睛,流露出一种夹杂着愤怒的不快,科隆布被搞得莫名其妙。

"父亲会在我们要去的地方等我们吗?"他问道,语气极其生硬。

"不……"维勒加依含糊不清地说,他没想到会被逼得这么紧。"见到他之前,你们也许应该耐心等待。"

"那里也有很多法国人吗?"朱斯特又问。

"还没有,不过……美洲人多得不得了。你们的父亲为了执行任务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它离我们要靠岸的地方如同君士坦丁堡[③]到马德里那么远。"

见朱斯特板着脸,带着敌意的表情听维勒加依说话,科隆布明白了,他的愤怒与她刚才说的那番话无关,也与他们的父亲无关。朱斯特只是向维勒加依表明他并没有因为被释放而消除对他产生的持久怀疑。

---

① 意大利皮埃蒙地区的一个市镇。

② 此书中的"里"为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③ 土耳其西北部港市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我是自由的?”他傲慢地问骑士。

“何止是自由,我收你们在我手下工作。你们做我的秘书兼副官。”

“我有一个条件,”朱斯特提出反对意见说。

在感到惊讶的同时,维勒加依并没有因为朱斯特强硬的语气而恼怒,他已经对两个孩子表示宽容了。

“我不想跟打败我的那个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朱斯特解释道,“也不愿以不正当的手段胜他。他叫马丁,还被关着。”

这些荣誉感是维勒加依所熟悉的,对此他完全能理解。由此他甚至更加高兴地发现了父子之间的一种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的外表毫无相似之处。

“好吧,我释放那个无赖,他要是再找你吵闹,你怎么还击都行。”

就在他们辩论期间,时间之轴转动了。航迹呈现出淡紫和靛青的颜色,东边的天空,一颗静止不动的星星闪着亮光。一天中这最后的时刻,风常停息,帆也垂下,船沉浸在寂静中,像是在为一次看不见的晚祷默思。然而,就在这时,从船首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进入这间因铺着地毯而噪音减轻的高级船员休息室里。

维勒加依冲到外面,其他人紧跟其后。全体船员和许多旅客都站在船头,脸朝天看着。其他人还在跑着从中舱和底舱赶来。维勒加依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道,径直走到艏斜桅。他们的前方,太阳刚落下去的地方,海平面是红色的。看不见一点陆地,天空暗下的时候也看不见任何灯火。此外,瞭望水手也没有喊叫。说真的,除了一种既微弱又无处不在的奇怪的味道,什么也感觉不到。说它微弱是因为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才能闻到它在温和的空气中的那点味道;说它无处不在是因为它朝四面八方蔓延,环绕着船向整个海面扩散。

然而,这不是大海发出的气味。和视觉或者听觉一样可靠的鼻子断定这是泥土的芳香。

有些泥土确实会散发草、牲畜、腐烂物和耕种过的田地的气味。可是刚才的味道和这些都不相干。它略带酸味，是多汁的，饱满的，春天般的。闭上眼睛的时候，人们真想说它是彩色的，是红色的，也许是橙色的。

突然，有人找到了恰当的词，大声说这是水果的味道。

的确，这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果肉的香味，像雾气弥漫在广阔的大海上，一种成熟的果实的味道充斥着整个空间。一个岛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可是它不可能把香气散发这么远，还这么浓。只有大陆才会将植物的芬芳投向遥远的大海，如同海洋把它有咸味的飞沫和各种水藻的香气送往滨海地带的深处。

维勒加依握着拳头高兴得哭了，他身边的人都相互拥抱着。

他们还得航行两天才能看见海岸。

他们从勒阿弗尔出发至今，已经过去三个半月了。

第 二 部

瓜纳巴拉

第一章

是否有一片陆地是《圣经》里没有的，不为亚历山大和耶稣基督所知，维吉尔①和阿提拉②也不知晓，因而如此在海上漂流并不意味着大难临头？

这个问题烦扰着站在快帆船浮桥上的所有人。一种巨大的恐惧侵袭着这些最渴望见到陆地的人，这时，西边出现了高低不平、略带早晨淡蓝色冷气的黑黢黢的庞然大物。他们起先非常畏惧的大海，现在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保护人的匣子。指头状的山峦将光滑的云慢慢从天空和海水边移开，预示将有一次猛烈的交锋，对此他们不知该期待什么。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希望：唯恐天下不乱的再洗礼教派教徒预料有火山爆发，他们深恶痛绝的这个旧世界将化为灰烬，于是高兴得在上甲板上跳舞。头脑简单的士兵们怀着从托勒密③那里推断来的深入人心的信念，想到要以胆量见证到达世界边缘的雄心壮志，他们便自叹命苦。随着船接近海岸，身材

---

① 维吉尔（前70—前19），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十首、《农事诗》四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记》。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②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国王。公元451年率大军越莱茵河，攻掠高卢，败退。翌年侵入意大利北部。病死，匈奴帝国迅即瓦解。

③ 托勒密，二世纪时的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学说，著有《天文学大成》十三卷，《地理学指南》十八卷等。

高大的修道士或身穿祭披式无袖服的军人的身影渐渐显露出来，但还不太清晰，这些人可能是受上帝旨意来把大家投入虚无中的刽子手。

其他那些宗教感更强的人认为，他们将要到达的是地狱还是天堂，这得根据他们天生的乐观主义和功德而定。特韦焦躁不安地摆弄着雅各棒想测量太阳的偏斜度。可是他的手颤抖着，无法精确地测定位置，也难以确定这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在他的羊皮纸质料的地球平面球形图上的一般位置。

至于科隆布和朱斯特，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想。他们大声讲述亚瑟王时代种种神奇的发现和住着无面骑士的岛屿。不过他们对此不太相信。这漫长的海上旅行使他们的身体未受或者几乎未受损伤，却震动了那看不见的、能冲出感性世界的灵魂之肌。从此，他们崇拜的骑士不再是没有面孔的，而是维勒加依那些身挂一把剑——尽管剑面已被盐淹没，肚子上画着马耳他十字，长着警察似的又肥又红的脸的战士。因而，他们将海岸理想化，仅仅是为了回避他们其实属于普通人的世界这个残酷的事实。

白天就这样在缓慢将船只向陆地靠近的过程中过去了。晚上，他们一直看不见任何灯火，船慢慢行进着。不过，安贝尔船长对这些地方很熟悉，第二天清晨他们醒来时，船已进入海湾。

出于形势，往常在下午召开的研究地图的秘密会议提前了。特韦神情庄严地来到会场。他曾预言即将到达目的地，为此他感到自豪。其实，安贝尔船长没有按照他指定的航向航行，他把方向盘转向了南，否则他们还在外海呢。

“那是瓜纳巴拉海湾，”特韦宣布，仿佛这海湾是他昨夜亲手创造的。“土著人就是这么称呼它的。葡萄牙人五十年前进入此地，那是在一月份的某一天。那些无知的人以为这是条河流，于是就给它起名里约热内卢，即‘一月的河’。我们此刻所在的热内布雷海湾就是由此得名的。不过请你们注意，热内布雷好像也起源于瓜纳巴拉……看，这一切多么

有趣！"

他粗胖的手指捋着因长途旅行顾不上剃而留在下巴的三根胡须。

"热内布雷，"维勒加依被眼前的景象所感动而感叹道，"它的发音跟日内瓦湖很相似。"

"没错，"特韦确定道，"我们真的感到自己此刻就在阿尔卑斯山的日内瓦湖的中央，当然，那里的山更陡峭些。"

"是的，有一回我就是穿越日内瓦湖从意大利回法国的，"维勒加依点头表示赞同，补充道。

可是，特韦一心想在这些卖弄学问的斗智中获胜。

"可我去过四次！"他迅即反驳道。

接着，他指出，在卖弄学问这方面，他从来没被难住而退到船边的栏杆旁，他还说：

"看，词源学里隐藏着多少秘密啊！一个词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连结起来：葡萄牙人历法的偶然性，野蛮人具有特殊释义的兽性的字，以及专门留给法国的两道相似的风景，一个已经说着我们的语言，另一个马上就要接受我们的管制。"

热内布雷海湾像一道狭长的大刀口，位于沿海地区四周布满海角和小海湾的连线上。它有好几里宽，仿佛一个河口，除此以外水并不温和。南半球的秋天既热又没有云。太阳升至正中时，天空呈现出一幅布满浓密的蓝靛的图画。紫色的海水深不见底，然而，它是那么的清澈，能看见船的艏柱甚至龙骨。

一进入海湾，维勒加依就下令沿南岸航行。安贝尔船长表示反对，他策略地说法国商人通常取的航线与他说的正好相反。

"又是你有理！"维勒加依不高兴地打断说。

海湾里的风稳定，船很好操纵。他们离海岸越来越近了，差不多到了原先从大海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影子脚下。

这个表面光滑、凸起的悬岩既不是石头卷尾猴也不是穷凶极恶的骑士，它使诺曼底人想到的是黄油罐，使富人想到的则是面包。悬岩脚下是一片杂乱的大树，它们往上爬想避开低洼处植物的缠绕。海岸线只是散乱地分布着一些歪歪扭扭的树枝和轻得像空气的树根和藤，没有一片林中空地和草地。另外一些跟黄油罐差不多大、在阳光下呈淡灰色的悬岩从茂密的森林冒出来。船从悬岩旁边绕过时显得那么小，我们只能用超自然的尺度来衡量那些锯齿状的岩石。整个海岸仿佛在创世纪时代与陆地进行过殊死抵抗，因而堪称是一次激战的产物。上帝在创造这部作品时毁坏了他的工具，给这个地方造成了灾难，于是留下了这个场面壮观的败仗的痕迹。

然而，尽管这里非常混乱，却也不乏和谐。海水柔和的冲刷作用将海滩规则的轮廓线拉到杂乱的陆地上，使这些桀骜不驯的陆地平静下来。在某些地方，由红树群落、沼泽、险峻的悬崖组成的内陆直接伸入海水中。而长长的海岸线上，密密麻麻的一排排椰子树矗立于大海和陆地之间，维护着大海的宁静，并让小波浪拍打着布满沙砾和沙丘的无边无际的平坦空地。

“见鬼，怎么回事?”站在船首的马丁嘟囔道，他嘴咬拳头注视着航向。“法国人并不在这个方向啊。”

的确，在整个可见陆地的范围内，看不到房屋和显示有住家的缭绕的青烟。从陆地不时地传来轻微的连续爆裂声，像脚踩在干草上发出的声音一样，可那是风吹动棕榈枝和树叶发出的短促的娑娑声。能清晰地听见鸟和猴子的叫声，因为寂静的空气对此没有增加任何阻力，叫声是从高处落下的，仿佛有人把石头扔到船上。

“把船的右舷装上大炮，”维勒加侬站在后甲板上大声喊道。

他命人在船艉的旗杆上升起一面印着百合花徽的白色皇家大旗。这样的话，如果葡萄牙人在附近的海域巡逻，一看旗帜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可是海湾里连一只帆船都看不见。航线似乎空闲着，除非海岸挡住了拉纤的船工，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我们打赌说船马上要转一圈朝诺曼底殖民地方向重新北上，”焦躁不安的马丁说。

朱斯特看着他，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科隆布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里，收集零星的谈话，她终于发现没有人知道多少东西。

领头的罗塞号船朝海岸对面一个平坦的小岛航行。人们迷失在海湾这个巨大的儿童戏水池里，无从判断该岛有多大。在黄油罐吹来的风的驱动下，船缓慢行驶。它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赛跑运动员，渴望来场急剧的暴风。还需要整整两个钟头才能到达悬岩旁。岛显得极小。近看大家才发现它可能在暴风雨时节被海水淹没过，因为起伏不平的地上布满了椰子树树皮和枯树枝。

维勒加依下令绕过小岛，让船沿着海岸航行。

绕过悬岩时，他们即刻看见海岸的一个凸角，更大更陡峭。科隆布终于决定去艉部上层建筑，听维勒加依亲口说他的打算，如果他愿意解释的话。

朱斯特被释放后，两个所谓的兄弟就只受将军的管辖，这是说好的事。他们随心所欲地在船上走来走去。他们已被正式提升到秘书的级别，由于目前只涉及船只靠岸和航行之类的问题，这个职位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自由而不是限制。科隆布比哥哥更自如地利用这个特权，朱斯特则还对维勒加依耿耿于怀。

特韦庄严地坐在艉楼的一个凳子上，两肘支撑在一个木质小文具箱上。他的目光从海岸——他们正朝这方向缓慢行驶——转向他手中那个染上墨迹而变成黑色的破旧笔记本。

“看……维尔加斯说这边有三个岛。我们看到的那个海岸可能就是位于正中的一个岛，介于我们刚绕过的拉捷岛和海岸尽头那个更大的岛

之间……”

然而，科隆布早已溜到他身后，正越过他的肩看那本航海书。

“让开！”特韦发现后大声喊了起来。

他双手捂着他的宝贝书，向维勒加侬请示。

“这些葡萄牙资料是国家机密。将军，您能保证您的人都可靠吗？”

这位方济各会修士看着科隆布，好像她是条毒蛇似的。维勒加侬示意她走到自己身边来。

“您那本随身带的书里有没有提到附近有暗礁？”一直在掌舵的安贝尔船长突然问道。

他感到从南边靠近这海岸不是什么好兆头。

“在这些火山地层，”特韦摆出看不起人的博学者的样子说，“按理说，露出水面的悬岩都是很尖的。它们往往独自凸立于水上，总之就像个海水接近其顶端的黄油罐一样。所以，附近没有暗礁。您不用害怕。”

安贝尔船长撇了撇嘴，继续仔细观察海水的泡沫。

“等船靠近海岸，您绕小岛环行一周，”维勒加侬命令道，“我们要看看这个岛的四周是否都被海水环绕着。”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上岸呢？”科隆布看着维勒加侬问道。

想到这粗鲁的质问可能激起这位过于敏感的骑士的愤怒，大家都吓得发抖。科隆布却微笑着，既不显得害怕也没有垂下眼睛。第一天和将军聊天时，她就感到维勒加侬外表凶狠，但也暴露出一些弱点，从这些弱点着手就能易如反掌地控制他。他想让她做他的贴身侍从，可她知道他需要的是一个疯子。

“这片海岸可能存在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种种险情，”他平静地回答，语调像父亲般和蔼可亲。“岛屿是筑工事作自我防卫最安全的地方，两个世纪以来我的骑士团在罗得岛以及后来在马耳他都是这么干的。”

“印第安人会欢迎我们吗？”科隆布仍不罢休。

“他们向来待人友善，何况看到我们如此强大并且受到保护。对我们来说，不是把印第安人变成同盟，而是让他们做我们的臣民。”

在这些昏暗的热带丛林和荒芜的海滩面前，这些政治术语听起来怪怪的。

“右舷有石头！”瞭望哨兵突然喊道。

安贝尔船长猛然转舵让船艏偏航，避开了水面上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暗礁。

随着船向前行进，他们又发现了一些暗礁。这个也许可以称作岛屿的地方，其海岸布满了高度与水面相齐的岩石。

宇宙志专家的论断被确证与事实相反，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震动。他在一个从不离身的本子上潦草地做着笔记。

“我们要纠正维尔加斯的观点，”他带着满意的微笑说。

果然，特韦不停地穿梭于学者和旅客之间、地图绘制者和船员之间。他用一些人的知识反驳另一些人，再用后者说的话反驳前者。他侮辱与他持不同观点的博学的人，向他们证明有火山的岛屿附近肯定有暗礁，以此洗刷他向安贝尔船长做的那个可笑论断给他带来的耻辱。

海岸的险情使维勒加侬决定绞帆，他还下令放下一只小木桨船去海岸探测险情。两小时后小船返回。随船同去的安贝尔船长高兴地上了船。

“将军，那确实是个岛。四周布满了暗礁。不过，陆地对面开凿了一个小锚地，对小船来说是个很不错的港口。”

“好极了，”维勒加侬满意地看着这个新的吕岱斯岛[1]说，“就在这里停船，您要确保下好锚。明天早上我们开始登陆。”

就在命令被执行的时候，夜幕降临了。维勒加侬把所有人召集到艏

---

[1] 塞纳河中的一个小岛，为巴黎的雏型，即今日的巴黎西岱岛。

楼，此时已是深夜。他爬上一个桅杆，向大家作晚餐前的最后演讲。

“同伴们！”他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的旅行到此结束了。你们看到的那片陆地是我们的。”

罗塞号船上的旅客苍白消瘦，牙龈出血，嘴干得都粘住了，他们顺着维勒加侬武断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并把头转向该岛荒凉的海岸，那里，黑色的浪花冲上蓝色的沙滩而后化为乌有。圆圆的月亮给第一排沙沙作响的植物洒上银粉，让远处的植物笼罩在寂静可怕的漆黑中。

加入到这次远征队伍里的细木工、面包师、帽商以及其他梳理工人——其中的一些人逃跑了，另一些人是自愿来的，他们原先几乎全部相信一个新世界即将在望，尽管他们心存担忧，满腹疑虑。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个新大陆如此的荒凉。

看着海岛，他们猛然意识到穿越大洋的旅行还算不上惩罚。他们其实被判处了最不可思议的徒刑，即把一个人从千辛万苦建造而成的文明金字塔的顶端猛地投下，就像亚当和夏娃当年被扔出人间天堂的窗外那样。他们发现自己被抛到了野蛮人中间，还不如某些动物幸福，因为他们是有意识地要去受苦，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不堪一击并且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请大家耐心！”独自兴奋不已的维勒加侬大声喊道，“从明天起，你们将拥有自己的新领地。你们要在那里建造堡垒，它将成为颂扬我们的国王亨利二世的第一个纪念性建筑物。”

他停顿了片刻，沮丧的听众以为他发现他们陷于悲伤中。

“我想好了，把我们的殖民地叫做亨利城，”他又说，那神态仿佛一个时刻准备拍马屁的小朝臣，“不过，这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等我们占据了整个地区，我们要在那些土堤之间建一个首都，到那时再给它取这个王家名字。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建造一个角面堡。就叫它科利尼要塞，以纪念法兰西伟大的海军司令加斯帕尔·德·科利尼

先生，他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支持者。”

大家感到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充满了敬意，但不够亲切。

“科利尼要塞万岁！”他举起双臂喊道。

两声蛙叫从岛上黑黢黢的椰子树林传来，凄凉地充斥着寂静的船队。

“唉，”维勒加依低声埋怨道，“你们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表达这个愿望呢。来吧，大家一起说：科利尼要塞万岁！”

众人像是被人踢了几脚如梦初醒，鼓足热情说出了这几个字。维勒加依觉得到此该结束了。

全体船员中，只有科隆布没有感到这普遍的绝望，反而觉得特别幸福。也许这是因为夜晚温和宁静，空气潮湿，仿佛被一股来自于森林的胡椒气味滋润着的缘故。科隆布坐在桅杆脚下，随着停泊的船的缓慢摇摆快活地晃动着身子。她对来找她的朱斯特笑了笑，他看上去比下午更郁闷，马丁紧跟其后，好像很生气。

“你现在相信了吗？”朱斯特挨着她在桅孔加固板上坐下，问道。

她看着他，感到莫名其妙。

“你认为，”他把一只手臂伸向海岸明确地说，“在这黑雁和野鸭聚集的地方能找到父亲吗？”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她不知如何回答；的确，很久以来她已经不再想他们此次旅行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她觉得奇怪，也有些羞愧。

“啊！父亲，”她说。

然后她不说话了。

“我敢说，”马丁低声说，“即使必须游过那个可恶的海湾，我也敢对您许诺：如果我从另一个方向再登船出海，用不了三个星期就到这里。”

第二章

卡多朗一踏上圣马可广场的浮桥，就被一种强烈的忧郁感所侵袭。他酷爱自己的城市：总督宫花边状的砖，广场的方塔，金黄色的教堂，这些都使他感动得落泪。唉，为效劳这个城市，他听从命运的安排而不再居住在此城。共和国把他编入了由间谍和外交官组成的那个看不见的军队，使他既满载荣耀又深感绝望，他从此受共和国之命跑遍了人们所知的整个世界。力量单薄的威尼斯在这群远方的男人所给予的无穷知识中找到了力量，这些人在背叛中表现忠诚并且为了保护威尼斯的利益随时准备背叛一切。

卡多朗回威尼斯是向共和国总督和参议院提供情报的。要是卡多朗稍带一点恶意，他们就需要一个月也许两个月才能听他讲完看到的、听见的和猜到的所有事情。

这期间，他在这座被他深爱的城市里散步，每次回来他都感到该城变化多多。他发现孩子们长大了，都认不出来了；他妻子总是更使他感到陌生。至于他的宫邸，好像总在移动，因为周围的工地四通八达。新房子、出乎意料的桥和令人惊讶的教堂设计让人目不暇接。从此，卡多朗从自家的窗户就能看到神迹圣玛丽亚教堂和文德拉明宫崭新的正门展现在一片木桩森林中。一天，当人们移开讨厌的脚手架，把令人赞叹的绘着圣母

像的圆花窗，无瑕疵的白墙壁，精致的但献给来生的赭石都展现在阳光下时，瑰丽的教堂就这样在这些泻湖湾里诞生了。卡多朗喜欢这个湿软泥和宝石之城，可是，他刚有时间重温这份激情，出发的时间又到了。布满灰尘的路，简陋的旅店，谎言以及忧伤的部队，这些经常出现在他记忆中的影子顺着大水道[1]而上，到了夜里便把他包裹起来，为了躲避这些幽灵，他最终决定还是一走为妙。

于是，八月的一个早晨，当夏日的灼热阳光普照全城时，他出发了。他的大脑是固守忧伤的唯一空间。为了奔赴最后的约会，他得穿越二十来个水道以及无数小广场。由于情感突然间剧烈转变，他在看到贡多拉小舟、露天市场以及早晨威尼斯无数生活小场景时越高兴，就越加痛苦地感到自己就要在很长时间内享受不到这些乐趣了。终于，他来到了崭新的宫殿面前，白天和他谈话的那人就住在里头。进去的时候，卡多朗好像又在旅途中，因为虽然这建筑物的内部还在施工中，散发着新粉刷的石膏味，可是里面已经置备好了家具，而且几乎不带威尼斯风格。从用安的列斯群岛木头制作的箱子，以及做工考究、愚蠢而笨重的椅子，甚至那面蓝色彩釉瓷砖墙上，都能看出房主想让在他人国土上围起来的这一小片土地打印上葡萄牙的痕迹。这个可笑的意图非但不能证明持这种想法的人多么伟大，反而让人感到他是个窃取了贵族头衔的新暴发户。卡多朗对这种野蛮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因为过了米兰这一行径就更加疯狂。他叹了口气，在一个大象牙椅子上坐下，既不觉得舒适又感到可笑，椅子在他强壮的身躯的重压下摇晃着。

他等了很久，终于开了一扇门，露出一个从地面到屋顶都镀了金的小教堂，主教出现了。

---

① 大水道是贯通威尼斯全城最长的水上街道，近四公里长。过去曾经是威尼斯的门户，是这个富裕的共和国的通商口岸。

"教皇阁下,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卡多朗赶紧向这个高级神职人员的戒指扑过去并大声说。

人们一般不会犯这样的错:用一个别人还没有达到的级别来称呼他。而享受这个错误称号的这个人打算原谅他,因为他认为奉承者不过是稍稍提前如此称呼他罢了。

"哪里,"葡萄牙人假装惭愧地说,"起来吧,请不要称呼我教皇阁下。我还不是呢。"

这个贪婪而谦虚的提醒表明,四十五岁就当主教的若阿基姆·库安布拉神父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几句欢迎词,接下来是参观豪华房间,这是不可推卸的,因为所有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都认为必须让他们的威尼斯来访者经历这个过程。接着,他们来到阳台,毫无拘束地面对面坐在风格明显低俗的石头椅子上。卡多朗终于被引到要说的话题上。

"这么说,"教廷大使把双手交叉在肚子前开口说道,"您到过那个新港口?法国人打算在那里对我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呢。"

"我确实去了勒阿弗尔港,教皇阁下。"

对方的舌头发出轻微的一声响提醒他"还不是"……

"我们的国王,"主教说,"非常感谢威尼斯答应了他的请求。我们早就知道只有通过您的斡旋才能得到更多的情报。关于那些法国人去美洲的意图,您知道什么吗?"

三个多星期前他到这里时,卡多朗本来是可以马上把他知道的事情讲给主教听的。但是,共和国首先必须对此项服务商定一个价格。葡萄牙人不是威尼斯的盟军,他们愚蠢地拼命向印度开拓自己的道路,结果使这个总督之城失去了长久以来在东方保持的霸权。然而,必须从长远的观点看待每个事件。虽然葡萄牙对威尼斯是有害的,但它可以抵消西班

牙的力量,西班牙是卡尔五世[①]帝国的一根支柱,威尼斯应该提防它。因此,这些粗野的葡萄牙人不可忽视。如果能够帮他们的忙,就发发慈悲不要拒绝他们,但得让他们出高价。前一天卡多朗得知,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后,葡萄牙人对这个先决条件感到满意,那么从现在起卡多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在勒阿弗尔看到的一切讲出来。

“照您这么说有三条船,”听完他的叙述,主教想了想。他皱起眉头,“还有军队。真叫人恼火。”

张挂在阳台上的红色华盖给他们带来了阴凉,大运河反射着映照在水面上的富于挑衅性的强光。

“当我们的人遇到单独的船或没有武器装备的小船队时,”主教又说,“他们就会劝船上的人不要去巴西,因为那是我们的地方。”

说到他的同胞如何教导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主教感动地松了口气。至于他们截去这些人的胳膊和腿,让其活活饿死,那些细节就无需提了。再说,爱的越深惩罚的就越严厉……

“可是,在那些海域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无法同三艘果敢的军舰抗衡。”

没有人力,小葡萄牙就找负责多方面问题的代表们商谈。堂若阿基姆不仅在意大利履行主教的职责,还代理大使的职务。他沉浸于政治思考中,嘴角露出贪婪的表情。陶醉于沉寂中的卡多朗也趁机胡思乱想起来。大运河上的船只勾起他对于往事的回忆,他心痛欲裂,心想这回又不知道要被打发到哪个鬼地方去。

“您认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里约热内卢吗?”主教故意大声问,把间

① 即卡洛斯一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镇压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反对宗教改革,与新教君主和法兰西、土耳其进行战争,争夺西欧霸权失利后退位。

谍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

“没错，是里约热内卢，”卡多朗含糊不清地说。

接着，为了证明自己是清醒的，他又补充道：

“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唉！”堂若阿基姆哀叹道，“巴西那么大，我们的葡萄牙却这么小……我们在巴伊亚的圣萨尔瓦多倒是有人，不过那里离里约热内卢很远，有从里斯本到英国那么远。此外，我们在圣文森特岛有一个小哨兵队，可它远远发动不了一次进攻。”

他想了想，拿起面前的一杯马德拉葡萄酒。他慢慢喝着，突然他把酒杯往桌上使劲一放。

“不过，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尊重我们的权力！”他一反圣职人员的温文尔雅，大声喊道，“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发动一次远征，从巴伊亚、佛得角，必要的话甚至从里斯本动兵。”

然后，他冷静下来。

“不过，这得由国王说了算。”

卡多朗早就学会了一种自我保护的面部动作：他眯缝起眼睛，免得被反射到环礁湖上的阳光刺得眼花缭乱。他还以这个表情作掩护，胡思乱想起来。

“只需向国王陛下做一个欧洲局势现状的详细报告就行了，”主教说，目光冷漠而迷茫，仿佛面对一个幽灵幻影。“行动的时刻到了。法国同卡尔五世抗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现在它把目光转向了东面。它投入全部兵力的战场是庇卡底，是埃诺。如果我们现在跟法国争夺设在美洲的一个小商行，我敢打赌它不会作出什么反应。不能再等了。”

他把戒指往镀了金的银酒杯上敲响了三下，弥撒的举扬圣体仪式通常就是这么结束的。

“我只能在下个月回里斯本，”他兴奋地大声说，“不过我争取提前出

发。我必须尽快说服国王陛下。上帝会助我的，我敢肯定！”

卡多朗朝穆拉诺①和陆地方向的地平线注视着。

被主教的喊声所惊扰，他恢复了理智。葡萄牙人……是的，没错。他想起了一切。

“说到这一点，教皇阁下，”主教似乎准备结束谈话，这时卡多朗插话说，“如果国王陛下同意您向这个法国殖民地发动进攻，我倒是可以在那里给您找个人。”

他那愉快的声调足以暗示“价格不变，此项服务不另收费”。

“很好，”主教说，这回该他心照不宣地眯缝起眼睛了。

卡多朗向他描述维托里奥的时候，把他说成了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其实他本人并非如此。

“里贝尔……，”主教带着明显的愉快情绪冷笑道，“里贝尔！我的上帝，他真是太机敏了！说真的，你们造就的都是些极能玩弄阴谋的非凡民众！”

两个人的嘴上都挂着狡诈的微笑，可以看出他们都把这些话当成了美言。然而，卡多朗的自尊心有些受到伤害。他气愤，因为葡萄牙人敬佩的不是威尼斯人的高雅，而是其堕落。不过，敬佩又算什么……

---

① 穆拉诺由威尼斯泻湖中的五个岛组成，是威尼斯最典型的居民区。

第三章

这个想法出自坎坦。他以他那讨好人的谦虚的方式将消息从一群人传播到另一群人中。据他讲，他们将要登岸的那个大陆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他认为人类至今对它都不了解是件很可笑的事。那是块死陆地，曾因灭绝一切生命特别是人命而成为一片被诅咒的陆地。他还引用二十段晦涩的《圣经》来证明他说的都是正确的。

一大早，当头一批小木桨船到达岛上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不想上岸。他们满脑子都是坎坦的预言，因而毫不怀疑铺满长长海滩的很细的白粉就是骨灰，而他们以为是树干的东西近看其实就是被冰雹砸坏的骷髅的脖子和一堆堆被风吹干的椎骨。从硬直的树枝和布满吊死鬼的海岸传出恐怖的爆裂声，那里悬挂着一串串头颅。

在水手们的呼叫下，他们一咬牙跳进清澈温热的海水里并终于行走在岸上，这时，幻觉消失了。不过，当他们惊讶不已地全身颤抖着聚集在头几排椰子树稀薄的荫凉下时，他们的头脑里还是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有将近三百人被六只小木桨船运送上了岸，他们彼此紧挨着，眼神古怪。

“遭天罚我也要弄一双靴子穿，”马丁咒骂道。

他长这么大都是光着脚走路。不过，当他的脚碰到黏糊糊的海藻时，

他忍不住大叫起来，更让人痛恨的是散布在沙子里的纤维性的巨大球状物。

“我敢说，这些是死田鼠！”他一边小心翼翼避开这些植物残骸，一边带着哀怨的声音说。

从另一条船上跳下来的朱斯特没有心思去注意自己的脚。他的眼睛盯着群山起伏的海湾，盯着黑色的悬崖峭壁和紧绕四周的淡绿色野生植物。与被岛上的虚无吓破了胆的那些人不同，朱斯特被一种明显的却又不可见的生命蠢动搞得心绪不宁。无数生物将他们悄悄包围起来，比孤独更可怕。朱斯特忧心忡忡，但他还是从这个神秘的现象中看到了一种对其胆量的庄严挑战。

“别再张口呆望了，”一个船员对他喊道，他从遐想中清醒过来。“还不如帮我们把这些箱子从船上卸下来。”

除了运送旅客上岸的小木桨船，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木筏，上面堆着行李。朱斯特跳进齐腰的水里，主动热情地帮忙卸货，这样可以活动他的肌肉，分散他的思想。

“抓紧木筏！”水手喊道。

时而，不规则的波浪冲上海岸，小木桨船摇晃着。朱斯特使出浑身力气紧紧抓住木筏，仍然抵挡不住越来越强的海浪的冲击。水手们试了两次，都没能将木筏拉上沙滩，因为波涛太凶猛了。这回，木筏又从他们的手中滑落，被卷浪冲走。箱子里的东西顿时散满水面。

“把所有东西都追回来！”水手们高声喊道。

朱斯特不知从何下手。襟带、男式连裤长筒袜、笔记本向四面八方散开。虽然海底坡度不陡，但他所在的水域齐脖子深，他怕被海水卷走。一些物件沉没了，其他东西则无可挽回地被海水冲走。

就在同一时刻，一只小木桨船载着维勒加侬和他的警卫员以及特韦来到，他们宁愿待在船上自由自在地等待，最后上岸。科隆布跟他们在一

起。迟迟到来应该具有奉若神明的价值。维勒加依一上沙滩就抓起一把沙，松开手让沙粒飘洒到地上，他用夸张的语调庄严地宣布：

“这是法兰西的土地！”

勒托雷拿着旗帜站在他身后。他把旗杆递给将军，维勒加依便迎着温和的微风挥舞起印有百合花徽的丝一般柔软光滑的布片。随从队伍预感到维勒加依要在全体船员的簇拥下到岛的最高处亲自插上旗帜。不料，这计划被特韦的尖叫声打断。绝望中的方济各会修士认出了他的箱子，它像一个木塞子在远处漂着。

“我的书！”他大声喊道，“我的文集！”

他跑到岸边，不顾浑身沾上沙子，抓起朱斯特奋力从水里捞起的那堆不成形的衣服和文件，像野兽似的叫了起来。

“我的衣服！我的祭披！”

所有军官都赶了过来，面对这一惨状，维勒加依放下旗帜走到队伍前头。这队伍一共有六人，他们和朱斯特一起在奋力打捞水里的东西。

“镀金的圣体盒！”特韦跪在地上哀叹着。

失去的令他伤心，可是找回来的更让他发疯：笔记本湿透，墨水在纸页上流淌。所有笔记、专为这次旅行收集的资料以及他的测量工具，不是彻底遗失就是被毁坏。

维勒加依让特韦的衣物随自己一同上岸，是想对这位宇宙志专家表示敬意，没想到……他后悔不已。

确信打捞不到别的东西后，大家才水淋淋地回到岸边。

“神父，我不知道如何弥补给您的圣服造成的损失！”维勒加依大声说，马上就要哭了。

“还有我那些科学文献！”特韦补充说，似乎这一损失更令他痛心。

必须安慰他，给他力量。队伍重新排好，其中一人泪流满面，其他人则浑身是水，队伍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光彩。科隆布接受了旗帜。她先是

卷着拿在手里，后来朱斯特来到她身边，她就高兴地把旗帜打开，任其随风飘扬。

一直跟着维勒加依及其随从队伍的朱斯特和科隆布朝岛的最高处走去，始终保持沉默的旅客们紧跟其后。

热度很高，因为快到中午了。随着他们远离大海，空气也不那么湿润了。地面变得坚硬而干裂，并渐渐升高。走过椰树林，他们来到一片空气流通的大雪松种子面前。科隆布见抵达这里的人都神色惊慌，感到身边的朱斯特也表情严肃而紧张。她则全身心地沉浸于感官在此地所享受到的极度快乐中。炙热的阳光，微弱的阴凉，松柏目植物枝叶里微风的低声怒叫，小岛四周翡翠绿的大海，这一切都给她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除了惊讶于只有自己一人有此感受之外，无论是忧虑还是悔恨，什么都干扰不了这种愉快和幸福的纯粹感觉。

“喂，旗帜呢！”维勒加依一到小岛中央的最高处就迫不及待地说。

科隆布跑过去把旗帜交给他。将军准备缩短预先设计的仪式时间，把皇家小军旗插在石头缝之间，不料倒了两三次，因为风太大。应将军的请求，特韦念了祷告，口齿含糊不清。维勒加依像喊口号似的叫着“阿门”，并请大家一起跟着他合唱。无论他怎么努力，这群人也只是勉强打破那快要把他憋死的沉闷气氛。

简短的庆祝仪式之后，将军取消了早已准备好的演讲，驱散了人群。必须加快上岸的速度，开始对岛屿进行探测。出于好奇心，朱斯特跟在骑士们后面，维勒加依率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大步走着。见马丁和朱斯特在一起，科隆布就没跟着他们。她越来越讨厌那个喜欢大声说话的小乞丐。她对他第一次见面就对他们动手还怀恨在心。不过，她反感的真正原因还得另当别论。

她坐到面向海湾的几棵大树的树荫下。浅绿色的小树叶给地面营造出一片薄薄的荫凉。她仿佛觉得自己还在船上被船轻轻摇晃着，她睡

着了。

一小时后，朱斯特过来坐到她身边。

“岛上没有淡水，”他悲伤地说，“也没有泉水和溪流，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科隆布不安地问。

“先住下。维勒加侬说只要在陆地挖一些蓄水池，把水桶灌满水就没问题。”

得知不马上就走，科隆布松了口气，她自己都觉得奇怪。

“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高地，”朱斯特接着说，“岛屿的每端还各有两个小山丘。维勒加依要在那里筑防御工事。”

随着太阳的转动，他们发现海湾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大海的深蓝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三艘停泊的船里传来一阵混乱的喊叫声和复滑车转动的声音。登岸进入高潮。

马丁追了上来，始终小心地看着脚下。他两手捧着几个切了口的椰子。

“说真的，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几个椰子，”他把椰子递给他们说。

朱斯特和科隆布大口地喝起这味道很淡的液体。他们差不多早就忘了纯饮料的滋味。

“就看今晚了，”马丁又说，眼睛紧盯着笼罩在一层浓浓热雾之中的海湾的尽头。“如果那边有火，就说明方向是对的。”

“什么方向?”科隆布说，她正把椰子新鲜的白色果肉送到嘴边。

马丁耸了耸肩。

“当然是诺曼底商行啦!”

夜里，马丁和朱斯特没有睡，他们紧盯着海湾黑暗处，那里充斥着大海有规律的叹息声。但没有一丝火光，科隆布则幸福地睡着了。

*

“食人肉者！食人肉者！”

一大早，他们被喊叫声惊醒，是从停泊着小木桨船的那个小海港传来的。分散在岛上各处睡觉的旅客跑到海滩。马丁第一个站起来，因为以前当乞丐时他养成了睁一只眼睡觉的习惯。朱斯特和科隆布打着阿欠走到他身边。

陆地对面，小岛的整个海滩挤满了旅客。士兵、水手或老百姓站在水边的沙子上，眼睛盯着海岸。将他们与海岸隔开的这个海湾很狭窄，因而能清楚地看见一群土著人排成一行站在对面的海岸上，大约有两百个武士。

在吃人肉地区度过的这头一个夜晚，不只一个人的头脑里徘徊着可怕的食人肉者的影子。现在，这阴影像一个被捅破的气囊般爆裂了：印第安人就在这里。

“您把那些布料和念珠都带上岸了吗？”维勒加依问勒托雷。

“带了，将军。”

“那好，派人找一块红布料和一桶念珠来，”他对水手说，“其他人去准备那个最大的小木桨船。”

“要不要把火枪拿出来？”堂冈萨戈问。

“可以，不过，您得把火枪扛到这里来，把它们装上火药、定好方向。神父说那些野蛮人对法国人很友好，可是谁知道呢。射击手要特别注意，只能按我发的信号行动。”

然而，划桨手已经坐上了小木桨船。维勒加依看着身边的人，准备组建他的代表团。特韦主动报名，尽管他还没有从丢失衣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将军选定了他的警卫队里五个苏格兰人和勒托雷。然后他叫来朱斯特，他打算带一名侍从同去，并希望两个当中最勇敢的这个能跟他一起去，以应付需要动武力的场面。

大家上了小木桨船，维勒加依站在船的前面，身子笔直，鼻子像古罗马战舰的喙状舰首咄咄逼人。

小船很快走完行程，到达内陆。印第安人看着小船靠近而没有动。维勒加依下令让小船侧身转向他们，遇到不测随时可以返回。这个部署也有缺点，就是会让坐在船上的人落入比较深的海水中。不过，没过多久将军就下令登岸，结束了这些肢体的歪扭以及浑身被海水打湿甚至紧身短上衣也湿透所带来的极不舒服的感觉。他挺直身子走在沙子上，神态庄严，像个前往最高法院主持会议的国王。印第安人让他们靠近而没有动弹。乍看上去他们好像长的都差不多：中等身材，体形跟欧洲人一样，既不多胳膊、腿，也不多长一个头。然而，这种正常的体形反倒使他们的赤身裸体显得怪异。人们看惯了动物自然地露出身上的体毛，而印第安人的外表与动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有古人的思想能够使野蛮人的放肆行为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赞美。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尤其是因为野蛮人非但没有表现出恐惧或拘束，还摆出高傲和庄严的姿势，要跟维勒加依比试男人的自信。

"我们是法国人！"维勒加依带着非常真诚的语气大声喊道。

"Mair！"特韦说，他曾在书上读到，说这个词是图皮语①，意思是"法国人"。

这个回忆给他带来的更多是忧伤，而不是自豪，因为这使他想起了那些丢失的笔记本和一起被水吞食的全部科学知识。

土著人对特韦说的词进行了评论。一个壮小伙子走了过来，他的头发一直齐根剪到额头，下唇戳着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他大声发表了一个演讲，虽然听不懂，但能感到其音调是和善的。

"他们不像有敌意的样子，"维勒加依对勒托雷悄悄说。

---

① 印第安语群的一支。

不过，勒托雷是参加过意大利战役的老兵，曾在米兰多拉受伤，他始终很警觉，随时准备拔剑。凭经验他知道敌人往往脸上带笑容，其实很残忍。

演讲结束后，年轻的印第安人朝丛林走去，其他野蛮人把维勒加依和他的卫队包围起来，将他们往同一方向驱赶。远离大海是危险的。他们将不再处于火枪的保护之下。然而，将军没有丝毫的犹豫。抵抗是投降的行为，表示自己可能被打败。作为持有国王特许证的合法新主人，维勒加依现在是在自己的领土上的某个地方，因此他不用害怕什么，也不必感到自己是个外来人。

在这部分海岸，海滩狭窄。他们很快就来到森林枝叶茂密的树荫下，这里的树木形成无数层次。浓荫给这个林下灌木丛带来一片意想不到的凉快。他们走了不到一百步便看到一些最大的树围成的空地里有一个棕榈树搭的长方形房子，一些孩子在屋前跑着。

维勒加依和他的警卫队一出现，整个林中空地响起尖叫声。新来者们吓得跳了起来，将军发现并没有遇到埋伏，便认为是苏格兰人腿肚上的短弯刀和红棕色魔鬼般的面貌吓着了那群吵吵闹闹的孩子。苏格兰人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屋里那些女人发出的痛苦呻吟是维勒加依本人引起的。

从维勒加依威严的神态，野蛮人判断他是首领，并猜测穿长袍的特韦可能是另一位重要的显赫人物，于是带他们朝一个吊床走去并请他们坐下。维勒加依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到吊床上，他与嘉布遣会修士①并排坐着，连续好几分钟接受印第安女人泪流满面、喊叫似的敬意。有大约十五个印第安女人过来跪在客人们面前，她们抱头痛哭，仿佛最亲的人被劫持

① 即嘉布遣小兄弟会，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该会会服附有尖顶风帽。这里指的是特韦神父。

了似的。她们跟男人一样一丝不挂，一边哭一边在马耳他骑士和教士惊恐的眼皮底下扭动着乳房、大腿、性器。两个男人想逃跑，但他们还是勇敢地经受了这次考验。站在四周的印第安男人无动于衷，他们平静的庄严神态足以表明这种奇怪的接待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正常的礼仪。

当维勒加侬看见愚蠢的特韦被普遍的悲伤情绪所感染，加上还未从丢失衣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在他身边泪如雨下时，他才惊慌起来。特韦的感动使女人们叫嚷得更凶，她们哭得更起劲了。

吵嚷声终于渐渐平息。一个比刚才接待他们的人年龄更大、腰和背上披着一块用树脂粘的细羽绒的高个子印第安人朝维勒加侬走过来并向他致意。跟所有印第安男人一样，他的嘴唇也镶嵌着同样的石片，他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欢迎词。

将军站起身，特韦仍在吊床上号啕大哭，将军向朱斯特打了个手势。

"礼物拿来了吗?"他轻声问。

朱斯特跑向小木桨船，同一名水手一起拿来了布料和一桶宝石。朱斯特把这些东西放在维勒加侬脚下，后者在一番强有力的演讲结束后才看到。

"……所以，"他最后说，"法国国王很高兴有像你们这么勇敢的新武士成为他的臣民。我还要说从你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武器就能看出你们是多么的勇猛，不过今后还是不要让陌生人看到这些武器。我手里拿的是块精细的布料，我很荣幸地将它送给您，您可以用来做衣服。这是些首饰，你们的女人佩戴上会更优雅，不过她们首先得愿意戴才行。"

印第安首领接受了布料，把它放在一块砧板上，孩子们笑着将布料摊在布满尘土的砧板上。那桶彩色玻璃珠子放在地上，四周围满了女人，她们大把地抓取着。再也没有人哭了，现在所有人都露出友善的微笑。印第安武士握着新来者的手，与他们拥抱，送他们羽毛和磨光的骨头。为了不破坏这愉快的情绪，法国人微笑着脱掉帽子，卸下身上的剑和皮带，土

著人则开心地把这些东西戴到自己的身上。

从他狼狈地走出小木桨船起，维勒加侬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经历了好些危险的阶段。不过，决意在这似乎再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欢快的喧闹声中收复其权威，对此他绝不会失去希望的。

因此，当维勒加侬惊奇地看到一个男人到来时，他松了口气，印第安人看见这个人顿时都不说话了。从此人的衣着看，维勒加侬觉得应该是印第安人首领，当他走到跟前时，维勒加侬才发现自己看错了。

“骑士，欢迎您，”这人用纯正的法语说。

他惊恐地发现原来这是个白人。

第四章

背着光看，刚才闯入印第安人村庄的那个男人外表酷似绅士。他头戴盔形帽，身穿一件绷了线的紧身短上衣和一条裁剪得很合体的男士及膝短裤，斜挎着一把长剑。可是，当维勒加依稍微挪动步子以免被直射到林中空地的阳光晒得难受时，他惊讶地发现这身熟悉的装束看上去那么奇怪。这人戴的高顶盔尽管跟那时代的头盔一样，形状完全是圆的，前后边朝上卷起，却是用鞣得不好的牛皮做的。上面还粘着黑色和白色的皮毛。乍看会以为他的紧身短上衣是灰色天鹅绒的。其实是将小羽毛用棉线巧妙地串起来做成的。至于那把剑，它不需要鞘的保护，因为它本身就是木质的。

此人这身装束奇特且不说，他还摆出朝臣的姿势。维勒加依匆忙上岸时只穿了件衬衣，而且很脏。在这个无论是赤身裸体的人还是披着羽毛的人举止都很高雅的地方，他发誓以后出场一定要格外注意着装。

那人对印第安人说了几句当地话。他们退下了，拿了新来者衣物的人也默默将这些东西归还了他们。

"我叫戈尔捷，外号是秃鼻乌鸦，"这人向维勒加依致意说。

他那宽大的脸上没有胡须，下巴剃得很深，皮肤都起了红鳞屑。介于羽毛和胡须之间的那些红鳞屑似乎使人联想到鱼。

“您是法国人?”将军问道,像一个试图把一片树叶归入其标本集的人那么困惑。

“不是,阁下,我可没有您那些怪家伙勇敢。印第安人唯独不吃我们国家的人,因为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朋友。”

土著人的热情接待平息了维勒加依的怒火,此时他有点忘了他们那可恶的习俗,他朝他们冷冷地看了一眼。

“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在这边等你们,”秃鼻乌鸦又说,“这就是我来迟的原因。我们看见你们的船进入海湾,还以为你们会像所有船只那样朝某个海岸行驶。你们来这里是作短暂停留还是想与殖民地商行的人见面?”

“都不是,”维勒加依打断他的话说,他决定发起一场对话。“我们将在这海岸对面的岛上住下来。”

“这再好不过了,”秃鼻乌鸦声音柔和地说,“那里无人居住。”

将军始终不信任地注视着那些印第安人。

“说到那些印第安人,”他问道,“您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变得文明了?”

“他们不再吃法国人,这是肯定的。至于其他方面,他们蛮横无礼且爱偷东西。您很快就会了解他们。虽然他们完全受一切文明的摆布,并且只有儿童的智力,却厚颜无耻地认为与我们是同等人。必须让他们懂得自重。”

他们谈话的时候,秃鼻乌鸦看了一眼孩子们在地上拉开了一半的那块布料。他弯下身,抓住布料。

“多漂亮的布料啊,”他用两个指头轻揉着布料说,“我想您该不会把这东西送给野蛮人吧?”

维勒加依发窘了:

“有人对我说……”

“很好,阁下,”为了不让这尴尬的局面持续下去,秃鼻乌鸦赶紧说,

"您做得非常对:对他们来说这将派上大用场。不过得告诉他们怎么使用。海湾的这边有点偏,土著人对我们的工业不太了解。只要教的方法得体,他们都能学会。至于这布料,您放心,我来负责教他们使用。"

将军高兴地向他表示感谢。当他再次审视他身上披的那件羽毛制品时,他坚信此人善于从食人肉者那里剥夺一切。

"您在这里很久了吗?"将军问道,此刻秃鼻乌鸦正在亲自卷那块布料。

"快十年了。"为了抢在一个更加明确的问题之前,他又说,"我是遇难者。"

"您住在这附近吗?"

"到处都住住,"秃鼻乌鸦支支吾吾地说,"去哪里干活就住哪里。"

他说起话来像富格尔家族[1]的一个特派员,人们几乎忘了他的头上还戴着一块母牛皮做的带发头皮[2]呢。

"您有妻子和儿女吗?"

维勒加依对这个不幸的人产生了同情。

"这里女人多的是。至于孩子,也许……"

秃鼻乌鸦假充好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还向四周投去放荡的眼神。果然,好几个士兵放声大笑起来。维勒加依和特韦满脸不高兴,秃鼻乌鸦觉得还是换个话题为妙。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您一定需要有人从内陆给你们运送大量的物品吧?"

"我们需要淡水,"维勒加依说,"我们得把水桶装满,您能给我们指

---

① 富格尔家族,德意志实业家族,由汉斯·富格尔起家,后来发展成为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最大的贸易、采矿和银行业康采恩,十七世纪中叶随王朝的三十年战争而衰落。

② 从前北美印第安人从战败敌人头上割下作为战利品的带发头皮。

个地方吗?”

“这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还需要食物。我们有六百人呢。”

遇难者的眼睛兴奋地发着光。

“好吧,”他连忙说,“我们将为你们供应干鱼、面粉、水果,总之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只要价格合适就行。”

“价格?”将军嚷了起来,“可这片土地从此就是法国的了。地上长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秃鼻乌鸦装腔作势地抱怨说,“可这些野蛮人头脑固执。只要你不打破他们的脑袋,就得当心他们出坏点子。这些讨厌的家伙都是馋鬼!”

维勒加侬看着赤身裸体的武士、散在地上的三个瓦罐和那个棕榈树房子,寻思秃鼻乌鸦说的贪财的土著人能往哪里藏他们的财富。

“我们的船满载有价值的财宝,我们可以用那些东西跟他们交换,”维勒加侬承认目前双方实力悬殊,便让步说。

“请您相信我,我保准所有东西都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您。”

一群鹦鹉叫着从村庄的上空飞过,空中突然出现的这点生机使将军想起自己正在荒野的森林里。金字塔形的黄油罐矗立在树林中。从那里看过去,青翠的树木像一顶帽子斜戴在山顶,山则舒适地伸出一个脑袋,像个巨大而谨慎的窥伺者对着法国国王的密使俯着身子。

“葡萄牙人离这里远吗?”维勒加侬问。

秃鼻乌鸦抬起胳膊,往南边的方向指去。

“莫尔比永地区圣文森特岛那里的葡萄牙人是最近的。从这里步行得十天才能到。不过他们最大的岗哨在北边众圣海湾的萨尔瓦多。”

“他们有时来这里吗?”

“很少来。常有水手迷路。这不,就在去年,有六个水手来到您的岛

上，印第安人把他们全吃了。”

必须向一个同胞表示合乎情理的敬重才能使他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因为罪人就站在茅屋之间，一副温顺憨厚的样子。

“我们打算在岛上筑个堡垒，”为了表明自己恢复了常态，维勒加依宣布道，“您能派一百个左右印第安人来帮我们干最艰巨的活吗？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搞机械的，不如那些原始人强壮。”

“干活！您别指望啦。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会愿意的。”

“那是为什么？”

“这完全违背他们的荣誉感。”

“我的上帝！”维勒加依这回再也受不了了，大声喊起来，“今后，他们的荣誉就是法国国王的荣誉。国王派他们为其王国建造第一座纪念物，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了。”

秃鼻乌鸦垂下眼睛，让维勒加依用眼神激将那些印第安人。特韦本能地朝后退了两步，走到苏格兰人中间站着。

土著战士虽然听不懂刚才将军和秃鼻乌鸦之间的对话，但都挺直身子，手朝大木槌伸去，村子上空弥漫着浓厚挑战味的沉寂气氛。棕榈树边，另一些印第安人在亮处往前走着，能看见他们气势汹汹的身影。黄油罐附近美洲大鹦鹉的叫声像远古的丧钟响着。

秃鼻乌鸦任这可怕的声音充斥空气中并停留了很长时间，好让维勒加依意识到其权威是有限的。

“不过，阁下，您别担心，”他又说，“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野蛮人的身体放松了，刚才紧攥长枪的苏格兰卫兵也松了口气。

“印第安人彼此不停地打仗，”秃鼻乌鸦接着说，“他们会很乐意把抓来的俘虏当奴隶卖给你们。这些奴隶失去了荣誉就不能再参加战斗了。”

这些话表明谈判圆满结束，是否必须再次面对这样的紧张场面，维勒

加依几乎不放在心上。他走上通往海滩的路。大家确信秃鼻乌鸦和他的“合作者们”——他总是认真地这么称呼那些印第安人——第二天就会去参观船只，看船上有什么东西，值多少钱。

将军威严地走到岸边，身后跟着特韦和他的卫队。他们坐在小木桨船里默默看着小岛越来越近，在危机四伏的广阔的海湾里，小岛显得孤零零的，不堪一击。

“您肯定这地方没选错吗？”特韦大胆地问，此趟去内陆，他已经变得胆大了。

“您是说这小岛？”维勒加依凝望着小岛柔和的脊线冷笑道，“再过半年，您就认不出它了。”

*

公证人安贝里乘船旅行期间实在闲得慌，就在一个本子上将每个旅客在大罗贝热号船上脱落的牙齿数记录下来。他想，也许有一天受害者们会按其损失程度即在旅途丢失的臼齿的数量比例得到补偿。他自己的门牙就掉落了，所以对补偿抱有很大的希望。

他们来到海湾已经一个月了。椰子汁和从海岸运来的水果解了他的馋，和所有同伴一样，他恢复了活力。可惜他没有充分享受这段恢复期，因为维勒加依不让他有一分钟的歇息。他请他为所有东西写笔录，从巡视食人肉部落到秃鼻乌鸦经常来船上视察货舱时与他达成的各项协议，他还细心地记下了野蛮人如何以沉默的方式向法国国王表示效忠。

除此之外，将军还给他增加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造一份小岛土地册。科隆布被指定大胆地协助这项工作，与她同组的有坎坦。他们手拿土地测量链在大自然中奔跑，测量小树林和棕榈林，在暗礁上拉标线，还艰难地行走在小沼泽的芦苇丛里。安贝里拿着他的文具包跟在后头，他像对

待失落的牙齿那样认真地做记录。

现在，科隆布熟悉岛上的每一个角落并因此更加热爱它。小岛像一个花园，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树种，它们缠绕在陆地上。移民上岸后，本能地聚集在一些和船差不多大的空间。因此小岛还留有一些荒无人烟的空地，人们可以在最热的时候去那里躺在阴凉下，既看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人声。然而，这些僻静处一天天变少了。甚至那些最胆怯的和康复期的病人也鼓起勇气来到这片惬意的陆地上散步。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科隆布从此也羡慕地看待海岸了，因为小岛激发了她探索的欲望又总是无法使她感到满足。可是她遗憾地发现朱斯特没有这个好奇心。他与马丁几乎形影不离，和他一起寻找逃跑的办法。哥哥不在时，科隆布不习惯独自拟定计划，她已经想好，如果哥哥能找到回法国的办法，她就跟他回去。可是在这个偏僻陌生的地方，困难重重，使得这个希望变得很遥远渺茫。科隆布打算好好利用剩下的在巴西的时间去发现其可爱之处。于是她继续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探索一片比这个突然挤满了人的小岛更大的空间。

可是，维勒加侬规定，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随意去内陆。他对小岛与内陆间的往来实行严格管制。除了小木桨船的划桨手以及几个负责运送秃鼻乌鸦提供的物品的水手之外，任何人没有权力离开小岛。科隆布并不气馁。她总算被带出去当了一天的翻译，将军可能最终还是发现了此事。她也因此无法再利用其他机会了。于是，当某一天安贝里说他的土地册已经造好，打算将这个任务扩展到对沿海地区做一个平面图的时候，科隆布坚决要求跟他一起去向维勒加侬呈交土地册。

小岛中央有个丘陵，将军命人在丘陵的半山腰整出一块宽广的平台。他们用一些木桩支撑起一个外形相当漂亮的梅花形棕榈树屋顶。这个屋子因其所处的高度和它周围的环境而成为一个相当好的总督府。由于这季节干燥，维勒加侬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乌木文件柜、方形挂毯以及从其他

船只卸下的各种箱子和家具都搬到这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挂着帷幔的列柱床。夜晚很热,将军宁愿睡在吊床上。为了将吊床的舒适与天盖的帷幔给他带来的亲切感结合在一起,他让人把吊床斜挂在该床其中的两根柱子之间,这些柱子支撑着床顶华盖。

科隆布乖巧地跟着安贝里,当后者像捧着存放圣体的金银器那么小心谨慎地捧着卷起的土地册到来时,他看见茅舍里有一群人在大声喧哗,这茅舍是将军特地为接见群众而辟出的一块空间。

"你们去把小木桨船开过来,"将军突然决定,"下面的事我来处理。"

说完这话,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并在两个苏格兰人的带领下严肃地走了出去。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卫兵将公证人和他的助手带进屋。这一切是在四处透风、空气清新的茅舍里发生的,不过礼仪的隆重程度跟在铺了地毯的部长办公室没有区别。维勒加侬看上去很恼火,但他克制住了,有礼貌地向公证人打了个招呼。公证人像是给婴儿解开襁褓似的,在面对着港口和面包山的大桌子上打开地图。

小岛的轮廓被清晰地画在纸上,一看见它,将军的表情就舒缓了。自从来到小岛后,将军使唤起一个带着漂亮工具的剃须师。他定期让剃须师为他修剪胡须,短胡须使他看上去有些矫揉造作,与原始森林的基调不符,但与床顶华盖非常和谐。科隆布注意到他戴了只黄玉戒指,乘船旅行期间没见他戴过。然而,这些细微之处包括他用的紫罗兰香水都掩饰不住瘦弱的身体、急躁的性情和拉长的脸给他的身体带来的极不和谐感觉。

"啊,"将军大声喊道,"小岛的构思太巧妙了!"

的确,在这图纸上,岛上的丘陵和小海湾都具有野性的美,其形状像一个铅笔小蛇在纸上咬着自己的尾巴。每当面对无垠的大海或广袤的森林时,维勒加侬变得毫无诗意,而一看到书、画、地图之类的人类作品,立刻就来了精神。

"看,"他说,眼睛发着光,"这里将矗立起要塞的第一面城墙。"

他的手在土地册的空白处滑动着。

“那里将造一个角面堡,这里是商店。这里是防波堤。您明白了吗?啊!安贝里,绝妙的构思。这就是美,是力量。是神性。”

他兴奋不已,一时飘飘然起来。接着他清醒过来,一边咕哝着一边把地图折起,放进写字台里。

“太好了,安贝里。我要好好研究它。您请便吧。科隆布留下!”

科隆布有点惊讶,她看了看将军但并不害怕。维勒加依坐到桌前,也许因为到了个新地方,科隆布不敢冒昧坐下。

“你等什么,还不快坐下?你以前可不像今天这么呆板。”

科隆布笑了,就近坐在一张硬直的皮椅上。

“我很少看到你。”

“我跟安贝里先生在一起。”

“你哥哥呢?”

“自从在岛上作测量以来,我也不常见到他。”

“你把他给我找来。现在我要分配任务,我想交给他一些活。对克拉莫尔冈的长子,我有好主意,真的。”

科隆布以为到此结束了。她站起身,这时维勒加依对她说:

“对你也一样。”

将军一边说一边盯着她看,但避免与她的眼神相遇,因为他不喜欢那种眼神。

“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这不用怀疑。虽然那个诚实的冈萨戈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可他把你当翻译带上船,还是有眼光的。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你在这方面会成为最有用的人。”

科隆布简直不相信她的耳朵。

“您要送我去印第安人那里!”她大喊起来。

他误解了她的快速反应,以为她害怕了。

“你不用害怕;他们不吃法国人。那是些纯朴的人。他们温和善良,像古代的神。我们先辈的全部人性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是荷马的牧羊人,只是有点偏激罢了。”

他咳了几声。科隆布大笑起来,他这才摆脱尴尬的局面。

“哦,你好像同意了,”将军低声说。

然后他又摆出和善的样子说:

“再说,你知道我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你不是一个人单独去。有六个混蛋刚坐小木桨船逃跑了,我准备派一个小分队去内陆抓他们,我想让你跟他们同行。”

根据维勒加依对逃跑者的描述,科隆布觉得是再洗礼教派教徒。

“这是个好机会,”他接着说,“那个叫秃鼻乌鸦的翻译领我们去过一些地方,这次你可以趁机参观其他村庄。你将和小分队去一个印第安人的营地,那里的人会热情欢迎你,你就留下住些时候,学一些基础语言。尽量多了解印第安部落的情况,回来向我汇报。我们必须摆脱对那些讨厌的翻译的依赖。我深信他们欺骗了我们。秃鼻乌鸦让我们花钱买劣质面粉和一半都腐烂了的鱼,得看看那些东西的实价是多少。”

科隆布可以随时回来。现在,每天有好几趟小木桨船往返于小岛和陆地之间。最难的倒是阻止她立即出发。

第五章

维托里奥惊跳起来。来小岛一个多月来，他一直热切地等待着这一天。他以为这个时刻永远都不会出现。

“你就是那个威尼斯人?”这人用听得懂的帕多瓦方言问他。

“我就是，”维托里奥哽咽着嗓子回答。

他手里的镐差一点倒在地上。应该说，维勒加依和他的低级警卫根本不考虑他那无赖的本领，强迫他干这苦力活，真是大材小用。现在是把他从这一悲惨境况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了。

“老乡，为了你的健康，干杯!”新来的人把一只皮质旅行水壶递给他说。

这个带来幸运的人不是来加入到挖土工长长的行列里的，这是个好消息，他来去自由，而且举止不受约束。

“我是秃鼻乌鸦的合作者，”他自豪地补充说。

这个翻译成了岛上的人物。人们看见他陪着维勒加依，与他平起平坐。他是乘自己的印第安小船从内陆来的，那小船是用一个挖空的巨大的树干做的，十个荡桨的人站在上面奋力地划。每次小船走的时候总是载着从大船卸下的沉重的货物，谁也不知道他要那些东西做什么。

“我叫埃吉迪奥，”商人说。

埃吉迪奥跟他的合作者和主子秃鼻乌鸦一样,所不同的是他的那身欧洲式装束更简单,而且都是用从最原始的大自然中提取的原料制作的。他的尖顶帽是用一种不知名的动物皮做的,低低地压在前额,使他看上去像个温厚的山民。

激动得浑身颤抖的维托里奥等他往下说。为使这位来访者更方便地说出他等待已久的暗号,他请他远离那群挖土工。他们走到一棵耐心等着被砍伐的棕树下坐了下来。

“多苦的活啊!”丘陵上有一排工人正在挖坚硬的沙土,埃吉迪奥看着他们说。

所有手艺人,不管他们擅长做鞋子还是烤面包,都被指定用手臂做这项基本运动:举起镐,再让它落下。从这片棕树看过去,他们还以为是一排农民荒唐地忙着收获岩石呢。

“这个维勒加依简直是个疯子,”维托里奥如此断言以表明他领会了隐藏在同胞的假装赞赏中的绝对讽刺意味。

“这么说一点不过分,我想他给你们的报酬一定很高吧。”

“给我们报酬!”维托里奥喊叫起来,依然没改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的事。他把我们当奴隶使唤,仅此而已。你看见秃鼻乌鸦带来的那十个印第安人了吧,好像是俘虏。很容易认出他们,因为维勒加依怕大家看他们的屁股,就命人为他们缝制了红色的无袖长衫。这些是土著部落卖给我们当奴隶的俘虏。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境遇跟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埃吉迪奥想从他嘴里套出些秘密,便坚持道,“维勒加依让你们什么都不缺。你们吃得饱饱的。有喝的还有睡的地方。”

“吃得饱饱的?植物的根磨成的粉和熏鱼。这就是所谓吃饱?”

对于谙熟烹饪之道的意大利人来说,维托里奥的这番描述简直就是地狱的隐喻。为了平息怒火,维托里奥喝了一大口水壶里的酒。他觉得

头有点晕，虽然这酒温和，他还是感到血管里奔腾着酒力。

“这酒不错，”他看着水壶说，“哪里产的？”

“是卡乌安酒，印第安人专为他们的欢庆仪式酿造的。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

“唉，”维托里奥突然变得多疑起来，他觉得没有必要让这个陌生人知道他有金子，“我没钱买。”

“对你，老乡，我是不收钱的。”

“你真是太好了。哎呀，等我们洗个澡、身上没有这么难闻的气味时，我一定拥抱你。”

埃吉迪奥似乎既为维托里奥的感情冲动得意，又对他受控于自己而高兴。他们举起酒壶。

“你认为其他人还有什么要买的吗？”商人用下巴指着挖土工说。

“当然有！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都是小财主，他们把钱带在身上或藏在衣物里日夜守护着。几个月来他们没喝一滴酒之类的饮料，我敢保证他们会不惜价钱买些酒喝的。”

正午的烈日下，能看见工人每挖十下就停一次，用手擦额头，似乎想平息他们的愤怒，缓和疲惫的身躯。

“我给你两瓶卡乌安酒，”埃吉迪奥说，“你让他们尝尝。他们直接跟你订货。我可以按每桶四退斯通①的价格卖给你。每卖一桶酒，你得两得尼②。”

“不，三得尼归我，”生财有道的维托里奥说。

“生意成交。”

他们握了握手。卡乌安酒产生的美妙快感还在美化这一时刻，面包

① 法国路易十二时的银币名。

② 得尼，亦为旧时法国辅币，等于十二分之一的苏。

山和海湾的所有山峦都在摇晃。

“你手里有女人吗?”维托里奥问,在做生意方面他总是视野开阔。

“一路疲惫不堪,你认为他们还有玩女人的兴致吗?”埃吉迪奥狡诈地辩解道。

“你最好在夜里去篝火旁听听大家的谈话。”

“印第安女人合他们的口味吗?”

“合他们的口味? 每次他们看见印第安女人故意嘲弄我们,敞胸坐着她们那该死的独木舟贴近小岛经过时,他们都差点跳进海里,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游泳。”

埃吉迪奥摇摇头,似乎在宽容地责备男人的疯狂。

“我觉得,”维托里奥说,“如果继续这样,母鹦鹉都会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

接着他降低音调继续说:

“我甚至知道有些划桨手也拟定了计划,当然是收费的啦,他们在夜间把贪色的男人带出小岛,让他们去找野蛮女人。”

“可怜的人! 但愿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总以为印第安女人放纵不羁,因为她们向所有人展示在他们看来应当隐藏的某些身体部位,他们错了。我们对她们的亲族关系一点也不了解。一个印第安女人某天会给丈夫带回来一个处女让他跟她睡觉;可是另一个印第安女人会因为丈夫欺骗了她而对他全家进行报复。这一切都难以预料。我要对你说的是:不了解印第安女人而跟她们交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维托里奥显得很失望。

“不过,幸好,”埃吉迪奥肯定地说,嗓音悦耳动听,“我们来这里很久了,手里有一些心地善良、漂亮的女奴,她们肯定讨所有人喜欢。他们要多少这样的女人我们都能提供给他们。”

维托里奥激动得嗓子像打了结似的说不出话来。埃吉迪奥说这是他

第一次来这里，他为他还要来两次，维托里奥由此进入了埃吉迪奥的计划中，后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培养成向自己的同胞做这种非法买卖的重要组织者。

“告诉我，维托里奥，”翻译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将军应该很富有吧，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冒险之举。他有金子吗？”

“应该有，”维托里奥浑身充满活力地说。

“你不十分肯定？他把你们赶上船加入其冒险行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带了布料和供野蛮人消遣的物品，我们去他的货舱看过。你认为他会不会还带了别的东西？”

“我看见有人搬了一个箱子，是锁上的，好像很重，他让人放在了他的床底下。”

“床底下，”埃吉迪奥兴致勃勃地重复道，“那地方可不安全，因为他把那么多吝啬鬼带到了这岛上。”

维托里奥打了个哆嗦。吝啬鬼意味着监狱，监狱则意味着罪恶，而罪恶对维托里奥而言就是里贝尔的代名词。他随时准备接住传递过来的宝贵信号。然而什么也没有出现。

“我对你说什么使你震惊的话了吗？”埃吉迪奥惊讶地说，“你惊奇得都张大了嘴。”

“没有啊……我在想……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噢！是的，床底下的箱子：这么说吧，它其实放在安全的地方。四个守卫将军的苏格兰人在屋前日夜轮流值班，连我都感到戒备森严。”

埃吉迪奥假装对他说的并不是很感兴趣，其实将这些细节记在了大脑里。维托里奥没有听见埃吉迪奥说出里贝尔这个词而感到失望，因此当他见埃吉迪奥来工地找他时，就约他晚上会面，并带着新的希望返回工地用鹰嘴镐刨土了。

*

一月的一个清晨，三只小木桨船离开了小岛，上面载着奉维勒加依之命去内陆执行任务的人。维勒加依既不想失去他的苏格兰警卫队也不愿舍弃正在工地担任工头的马耳他骑士。于是召集了散落各处的二十来个士兵组成一个分队。其中有乘罗塞号船旅行的波罗的海沿岸人，在奥斯曼土耳其那里找到的两个逃兵和一个颧骨突起、瘦得吓人的匈牙利人，打从他的马被收回，这个匈牙利人就半死不活的。这群人虽然不太有军人气派，但势必很安静，因为谁也不了解其他人，而且他们都经受过追捕、埋伏、在险恶环境死里逃生的种种锻炼。他们奉命去捉再洗礼教派教徒并把他们用链子锁住带回小岛。维勒加依把这些士兵分成两组。

第一组人朝海湾尽头的方向出发，由八个士兵和马丁组成。耍了一些小计谋后，马丁终于被任命为见习翻译。无论这几个士兵是否跟他一起，也不管他们是否在他的视力范围内，他都想好了要尽可能走得远些，找到一条通往海湾对岸的国外商行的路。出发之前，他对朱斯特发誓一定回来找他。第二组人向另一个方向即海湾口推进。他们说好了先去下游逃兵扔下小木桨船的地方。然后再朝面包山方向北上进入森林，想办法到达山脊甚至绕过山脊。

科隆布与第二组士兵同行，不同的是，她可以利用秃鼻乌鸦和他那些打手的影响力选择一个舒适的、尽可能干净的印第安人茅屋。她带了一个笔记本和一些墨水，她将尽力收集土著人的方言词汇以便能够与他们交流。

朱斯特想尽办法要留住科隆布，可要让维勒加依收回正式下达的命令是不可能的。直到登上小木桨船的最后一刻，科隆布都在竭力消除哥哥的疑虑。她看着哥哥的身影和他那迎风飘动的浓密的黑发在海滩上渐渐远去，想到他那么伤心、满怀温情和担忧，她感动了。对她来说，朱斯特

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人。然而，朱斯特对她的爱需要她在场，而她则坚信即使不面对他，她的感情依然不变甚至在分离中变得更强烈。坐在小木桨船里，她猛然觉得，就感情而言，自己比他更伟大、更坚强。

旅程很短，她刚下船把脚伸进水里，就欣喜地发现这片陆地就是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

队伍排成纵队进入一个红树群落山口，它的对面就是在逃的再洗礼教派教徒停船的地方。清晨宁静而凉爽；科隆布觉得他们贸然惊扰了破晓时分的自然万物。在林下灌木丛这个大寝室里，沉睡的植物和动物呼出的气息使空气里充满苦涩的芬芳。乌木树潮湿的树皮、大戟属的圆胳膊、加拉巴士木的大头，它们都展现在起伏不平的腐殖土和巨大的蕨上，既不觉得害臊也没有感到不安。头的正上方，蓝花楹浓密的枝叶将其荫凉盖满这些荒野。

在这个茂密的森林地区，他们走了好几个钟头却没有遇见一个村庄。此刻太阳高照。阳光像箭直射而下洒满林下灌木丛，光点在树叶里形成刺眼的绿光，树干也闪现着鲜红色的刀伤。他们悄悄走着，能看见蛇在藤本植物里轻轻擦过，疣猪偷闲出游，色彩斑斓的小鸟成之字形在空中飞翔。他们逐渐向海拔高处行进，当他们转身往下看时，看到青灰色海湾广阔无边，沐浴在升到天顶的太阳下，小岛呈船形，大船就停在旁边。

再洗礼教派教徒消失在热带丛林中，找到他们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步行者吃了一些波罗的海沿岸士兵包里带的干鱼，喝了一点水壶里的水之后，在一棵雪松下稍作歇息。科隆布头靠在一根攀援树枝上睡着了。森林是如此茂密和安静，他们没想到要组建一个哨兵队。而当他们醒来想做什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二十来个印第安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手里拿着齐身高的大头棒和弓。

科隆布还从来没有近距离仔细看过土著人。从在岛上听到的那些轻佻的谈话中她得知他们是裸体的，可她只见过他们身上一个别致的部位。

当这些赤身裸体的男人一声不吭站在她面前时，她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滨螺项链和贝壳手链是他们唯一的首饰，点缀着他们的手腕和脖子，但他们没有遮掩欧洲人出于自重隐藏起来的某些器官。如同树木自然地伸展其果实，这些出生在森林、汲取丰厚的天然本质的人使人体返回到一种亲切的盈满状态。当那位身穿发臭的破烂衣服的波罗的海沿岸士兵哆哆嗦嗦站起来时，科隆布反倒觉得他很可笑、做作，虚伪透顶，她突然感到自己也一样。

"Mair，"波罗的海沿岸士兵嘟嘟哝哝地说，他心惊胆战地执行维勒加依向他传达的小小命令。

"Mair，mair，"小分队的其他士兵都接着说，武器躺在地上，他们没敢使用。

一个印第安人说了很长一句话回答他们。这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它不是说给人听的，而是让人看的，无数元音使这语言变得有声有色，这些元音如同生长在原始森林的这个林下灌木丛交错在一起，还能从中辨认出一群像山峦起伏不平的辅音，旋律也因这些辅音变得陡峭生硬。

"Mair，"波罗的海沿岸士兵也重复说，想让大家认为他听懂了大概的意思。

这个词在印第安人中间引发了笑声，因为这表明这些外国人一点都不聪明，居然没法将自己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阵突然的发笑，加上印第安人把弓放回肩上这一举动，士兵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他们跟着新向导上路了，朝草丛里开出的一条狭窄的路走去。

科隆布跟在一个不比她个头高的印第安人后头走着，她的眼睛紧盯着他全身强壮的肌肉。她绝没有想到人是这样由绷紧的粗绳和鼓得像帆的肌肉造就的。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动作很神秘，感到从表面看，那些为自然界的矿物和动物所共有的力量都是处于同一水平的。她觉得欧洲人真

可笑，他们顽固不化，非要用细小的面部表情来表达智慧，而强壮、健美的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身体就能如此完美地展现其思想。

他们来到山口，从那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一边的瓜纳巴拉海湾以及另一边大西洋那片开放的空间。一阵潮湿的风从山谷吹上来，植物室的气味被刺鼻的盐和海藻的海洋酸味所替代。植物也不同了，没有原先的高，而且都是由类似杜鹃花和黄杨木那些芬芳的树丛构成的。

忽然，狭窄的小径变得开阔起来，使人充满信心。但印第安人示意不要在路中间走。其中一个印第安人用挎在体侧的一支长箭指着地上对士兵说，这里其实是个覆盖着草的竹栅栏。如果他们冒险走在上面，就会中埋伏全部掉进一个插满树桩的陷阱里。

他们跟在印第安人后头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绕过这个障碍物前进，走了不到五分钟就进入一个村庄。同将军参观过的那个村庄一样，它只有一个茅屋，里面能容纳一百人。

同样的悲伤仪式等着他们，不过，由于其中有个士兵在维勒加侬上岸时经历了这一场面，他们就十分乐意地容受了。这种欢迎客人的场面无一不使科隆布感到欣慰：孩子们光着身子快乐地在地上玩耍，男人殷勤地安排客人坐上吊床并给他们端来盛满食物的葫芦，双耳坛在火上煮着，散发出植物香料的香气。

就在她陶醉于来到这村庄而感受到的喜悦时，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惊慌场面。同其余土著男人一样一丝不挂的女人们哄笑着把她围住并激动地惊叫着。她们抚摸她的头发，拉着她的手，高兴地把她拖到一边。惊呆的士兵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些印第安女人把科隆布看作了自己人。

第六章

那天早上，朱斯特去海滩，他光脚走在尘土堆积、荒无人烟的陆地上，这时，他想到科隆布离开小岛已经整整半个月了，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排队领午餐时情绪很低落。一个厨师用脏兮兮的手递给他一条煮得很老的鲷鱼，他走到一棵椰树下啃了起来。

唯一能排解他忧伤思绪的是海湾淡绿色的海水。在诺曼底的时候，他就酷爱大海；每当他的思绪不飘向骑士的游侠生活或者意大利乡村时，他就渴望去海上漫游。一颗高贵的心可以从狂风暴雨、长浪和沼泽中得到满足，它们召唤你去跑马场持长枪进行马上比武，而不再是求饶。可是人们能把热带地区这毫无生气的浓汤称作大海吗？朱斯特看着浪沫沿着沙滩的边缘轻微颤动，如同贴身女仆衣服上蹩脚的花边。不幸啊！好几链[①]的海域，海水都是那么浅，那么平静，简直就像放在妖怪皱巴巴的皮肤上的一块大玻璃。在这个被阳光和高温烤得难受的荒凉之地，一切都足以显示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闷热的地方只适宜诸如毒蛇、多毛虫和仿佛画在丝绸上的色彩斑斓的鸟这些害虫生长，而寒冷的气候使人的精神产生的奋发进取、朝气蓬勃、愁思等良好秉性在这里没有位置。

---

① 旧时海上计量距离的单位，约合两百米。

朱斯特自感是遇难船只上的人，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回法国。现在还谈不上去实现这个愿望，只是着手准备。他不知道回法国后情况怎样。他的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理想化为现实。正是出于这个动机他才跟马丁交朋友。除此以外，那个小强盗与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丁之所以讲偷窃和低级下流的咖啡馆里的事情来吸引朱斯特的注意力，是他讲述故事的才华和快乐的天性使然。朱斯特决不会选择罪犯的生活，虽然马丁向他建议过。他太热爱光明、荣誉、精彩的战斗，不会去干偷窃之类的肮脏事。可是，在目前的非常时期，马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同盟。朱斯特相信马丁去内陆办完事情后就会急切地坐船赶回小岛。

提起内陆，他想到了科隆布。真是得不偿失，他刚消灭了鱼的瘦肉，就被鱼刺扎痛了牙龈。他对妹妹的爱始终很强烈，对他来说回法国的概念只是与她共同拟定计划的另一种方式。反正他感到自己特别跟她讲得来。看到她勇敢地面对这里令人窒息的气候和荒凉的陆地，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心花怒放，他感到放心了。她还是个孩子，只会从中找乐趣，这也是他对她热爱这里的风景、急于去内陆游览的唯一解释。然而，他也在想，她乐意接受的这种放逐天涯的生活，迫不得已的女扮男装以及身处这个充满谎言的堕落社会，这些会不会使她永远失去某种东西，虽然他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但他觉得肯定是成就一个女人天真诚实和温柔贞洁之美德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想到她跟野蛮人在一起他尤其受不了，他们会在她面前充分展示其天然本性的。

朱斯特把鱼刺扔得远远的，擦了擦嘴。派科隆布去内陆又是维勒加侬的主意！对将军的愤恨缓解了他内心的痛苦。思绪变得冷静后，他慢慢往上走，来到工地。

他们来这里近两个月以来，小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斧头不是很稳当地落在椰树上致使树的纤维体发出沉闷的砍击声，几百棵椰树还是被砍倒了。人们看见这些受伤的椰树树干从海滩被运出，几百个树桩

也不再蹲在沙地里了。岛上遍地都是带树皮的长原木，到处是锄头、锯子发出的声音和把大梁牵引向逐渐成形的要塞那“哎嗬哎嗬”的吆喝声。贵重的树木都被锯开并装上了大罗贝热号船，维勒加依打算让船迅速回到法国好卖掉船上的货物。这岛上的巴西木极少，这是一种最罕见的树种。不过，秃鼻乌鸦答应去海岸砍一些并以令人咂舌的高价卖给他们。这种特别适合于做染料的树有橡树那么高，叶子翠绿，树干极硬，跟枯木似的。二十来个奴隶手拿斧子、锄头、牵引钩和其他铁制工具——这得感谢法国人让他们见识了这些东西——艰辛地在巴西树所生长的陡峭而危险的地方将这些树砍倒，再去掉树枝。这些失去生命、用独木舟运来的贵重木材凌乱地躺在小岛的海滩上，等着被装上船。除了这种屠杀行为，还能见到装满沙子的篓筐像酒桶似的挨个挤在一起，在要塞完工之前，他们就用沙筐在小岛的薄弱点筑起第一道防御土垒，以对付葡萄牙人可能发动的攻击。

朱斯特被指派到采石场工作，他回到自己的岗位。采石场位于小岛朝向海湾的那片地区一个多岩石的陡坡上，那里的建筑石料看上去很一般但很坚硬。一些穿着皮围裙的石匠凿着岩石的采掘面，设法给正在开采的那些石块勾勒出一个大致形状。一队人排成行把这些石块传送到第一个角面堡。秃鼻乌鸦提供的印第安奴隶承担全部搬运任务。他们穿着两位远征军裁缝赶制的劳动服。朱斯特的任务就是借助于一根长铁杠——就像煤矿里使用的那种杠杆——把石块从岩石上撬下来，并监督工地的活计。不过他还有特别任务，这就是务必使所有土著人时刻不离那身劳动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晚上，这些浑身被汗水浸透的不幸者真想脱掉衣服轻松一下；出于本能，他们想露出身体最热情的部位，他们丝毫没觉得那有什么羞耻。这些奴隶中有好几个女人。虽然她们丑的出奇并且疲惫不堪，但朱斯特能感觉到她们赤裸的身体让来自欧洲的那些劳工的眼睛都放光了，甚至有可能制造混乱。不过，他一点都不喜欢苦役犯

看守这个职务。

然而，为了便于将来逃跑，确保岛上不发生暴力事件从而保持宽厚的警戒，就像现在这样，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天早上，朱斯特往工地去的时候看到堂冈萨戈迎面走来。

“总算找到你了！”老兵喊了起来，一把抓住朱斯特的衣领。

朱斯特不喜欢这种亲昵的举动。他不会忘记他和科隆布流落他乡是堂冈萨戈一手造成的。当然，堂冈萨戈这么做并非出于恶意，而且此后一直很关心他们。然而，朱斯特无法以同样的心情对待他。

“我做了首诗，”堂冈萨戈说。他拿出一小张皱巴巴的纸，伸直手臂举着念了起来：“‘玛格丽特……’，这名字是我随意取的……”

“我得干活，堂冈萨戈……”

“别这样，你听听嘛，我求你了，这诗很短，你听：

> 玛格丽特，我像鸟儿卧在这小岛
> 轻轻呼唤你的名字我的爱人
> 鸟儿就是这样在翼下酝酿出
> 对他可爱的人儿的温馨回忆。”

朱斯特简直受不了，他摇摇头，出于一点仁慈心，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美吧？”堂冈萨戈坚持说。

“缺乏音步。”

“音步！谁跟你谈音步就是个蠢驴。好吧，说正事。你去见将军。他要你今天早上去他家一趟。”

这是个坏消息。朱斯特始终尽量与维勒加依保持距离。当堡垒紧急施工需要所有健壮的男人都加入到建设队伍里时，朱斯特便主动报名以

逃避将军留给他的年轻侍从①的位置。

到达总督府——大家此后都是这么称呼的，苏格兰卫兵立即把他带到将军身边，他果然在等他。见朱斯特来到，他便站起身，拉住他的双手并审视了他一番。朱斯特满头黑卷发，浓密而充满生气，他的胡须凌乱但修剪得很精致，在下唇勾勒出明显的括弓形，不用质疑这是岛上最英俊的少年。将军放下架子，从容不迫地打量起他的每个举动，他似乎觉得人们从未给予这少年与其能力相当的考验。

维勒加侬似乎对审视的结果很满意。他松开手，让朱斯特坐到自己身旁。

“克拉莫尔冈，”他粗暴而又不乏柔情地说，“由于工作需要，我让你去工地干那种荒唐的活。现在，如果我再不着手对你进行绅士教育的话，那我就失职了。”

“可是……堡垒怎么办？”朱斯特提出异议。

一想到要与维勒加侬交朋友，即便是正当交往，朱斯特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不愉快。他坚信将军要了他。他无法戳穿他的诡计，只好怀疑参议员夫人、修女们和维勒加侬串通一气骗他和科隆布相信能找到父亲，从而永远离开了克拉莫尔冈。

“愿意的话，你可以每天下午去堡垒干活。但是从今天起，你每天早上必须先到我这里来听我讲课。你住哪里？”

“工地。”

“是住在一个小棚子里吗？”

“不，露天。”

“那么，我让苏格兰人安排你在这宫殿的一个角落住下。雨季马上就要到了，我可不希望你把我借给你的书到处乱扔。”

---

① 中世纪在宫廷中学习礼仪、受骑士训练的贵族。

想到读书，朱斯特兴高采烈，他觉得科隆布知道了会比他还高兴。总之，即使他不喜欢维勒加依，与他不告而别之前利用他的关心也未尝不可。这既不会加快但也不会推迟逃跑的时间，对他来说逃跑是不可动摇的。

"到目前为止你读过什么书？"将军突然问。

朱斯特凭记忆拼凑起一个拉丁和希腊诗人的名单。他一一说出赫西奥德、维吉尔和但丁的名字。他严肃地向维勒加依保证读过这些人的书之后，还说读过讲述帕尔齐法尔①和阿马迪斯的作品。

"那都是些古典作品和骑士文学，"维勒加依发表意见说，"我觉得你这方面已经了解得够多了。可是，你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新颖见解的时代。这些新观念来自于既崇拜上帝也崇拜人类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你读过伊拉斯谟②的书吗？"

"没有，"朱斯特老实地说，既不觉得内疚也不感到自豪。

"喏，这是《精神指南》，我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维勒加依从一个竖着的、被他用来当作书柜的箱子里拿出一本小书，"这周你就读这本书，尽力把它理解透彻，因为我会就书的内容向你提问。这是用拉丁文写的，对于熟悉维吉尔作品的人来说，这书并不难。"

朱斯特把包着磨损的浅灰色摩洛哥皮的小书紧紧抱在怀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还有一件事，"维勒加依突然站起身说，"你在船上挥拳的时候表现得很勇敢；很好，不过你以后应该学会使用更高贵的武器。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们就去海滩，你持剑与我交锋。"

---

① 英国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一名骑士，最后找到圣杯。

② 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奥斯定会神父，著有名作《愚人颂》。

学剑术是朱斯特最向往的一件事。但他绝没想到这愿望能在如此奇特的条件下得到满足。维勒加依每次说话都有可能制造某种令人尴尬的情绪，这次也不例外，他说完就转过身子。

朱斯特觉得自己该退下了，可是他非常为科隆布担心。

“将军，您有我弟弟的消息吗？”他问。

“还没有，他们出发才两个星期呢，再说士兵也没回来。”

这些话的本意是使人安心的，但语气并非如此。朱斯特站起身，犹豫了一下没有出门，似乎希望维勒加依要在这最后几秒钟透露他的真实想法。要不是从附近茅舍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这一期待本来可以再持续一会的。棕榈树栅栏的后面响起苏格兰士兵粗暴的声音，还有更响亮的可怕的尖叫声，这只能来自于特韦。

“你去看看！”维勒加依命令道。

朱斯特打开一扇勉强可以算是门的木板，方济各会修士猛地冲了进来。他右手拿了个大菜刀，左手捧着个黄棕色的大水果，水果顶端有一丛尖尖的叶子。

“快，拿个盘子来，将军！”他大声喊道。

见桌上有个锡盘，他把水果放在上面，一刀切开了它。富含纤维的鲜黄色果肉露了出来。

“请您品尝这美味。”

他举起右手切了四分之一的果肉，用刀尖戳着递给维勒加依。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举动，维勒加依不敢抗拒，他咬住一块果肉咀嚼起来并咽进肚里，然后总结道：

“好吃。”

“呵呵！”方济各会修士傻笑道，“我说嘛！将军，确切地说是新鲜可口，如果您准许我这么形容的话。这水果是翻译们从内陆带给我的。我得对它进行验证，我确信它还没有学名呢。土著人用‘菠萝’这个词指

称它。"

从他激动的声音就知道，他的馋瘾并非来自于水果的味道，而是急切地想就此名衍生出一大套理论，把这个名字正式拉丁化，使之成为众所皆知的东西。

"神父先生，"维勒加依说，神情极其倦怠，一下子就打消了特韦的兴奋劲，"请您坐下。"

他忘了朱斯特仍然站在门边不敢动。方济各会修士坐下，遗憾地放下他的菜刀。

"对于那些使科学得以发展的种种新发现，没有人比我更高兴了，"将军说，"然而，我必须提醒您，您是我们这里唯一能主持圣事的人。总之，我只问您一句话：您打算什么时候做弥撒？"

方济各会修士皱起眉头。

"我连一件祭服都没有。"

"我觉得，基督曾把贫穷作为典范。您可以通过祈祷把一个最简陋的地方变成神圣之地。"

维勒加依曾经打败过教皇的军队，与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甚至在意大利经常与一些表示赞成宗教改革的大胆而有才智的人往来，凡是与豪华排场之类相关的东西他都深恶痛绝。他信仰一种看不见的无偿宗教，这种宗教把领受到圣宠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不管他们有什么业绩和功劳。

"您别指望我用福音来教化那些野蛮人，"特韦反击道，"因为他们不具备我们的语言和习俗方面的基本知识。"

"那些野蛮人确实让我操心！"维勒加依反驳道，"我现在是在跟您说他们吗？当然会轮到他们的。要知道，因缺乏道德和信仰的呼唤而逃跑的是我们自己的国民。我每天得到的消息都是他们消失得越来越远。工程毫无进展。我每天早上都能碰到一些烂醉如泥、站都站不住的人。"

他眯缝起眼睛，把他那张可怕的大脸凑近方济各会修士，修士转过头

避开他的呼吸。维勒加依补充道：

“我甚至觉得到处都在进行更为严重的肉体交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极其低沉、响亮，一个苏格兰士兵把头探进门里。

“走开！”维勒加依喊道。

接着，他发现朱斯特站在门旁，便严厉地把他赶走：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走开，刚才听到的话，一个字都不许透露。”

朱斯特走出门，这时他听见维勒加依朝宇宙志专家走去对他说：

“神父先生，我们还是一起想办法，看如何能除去那些坏种。”

第七章

当然，这是一种鲁莽的行为。可总有些挡不住的愉悦，因为拒绝这些快乐等于犯下伤害自己的罪过。科隆布被印第安女人团团围住：她们抚摸她，发出阵阵笑声，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虽然她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能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于是，她既不想抵抗也不想戳穿她们的把戏，她感到自己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刚才她还对自己的男人装束抱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她已经完全习惯于不以女人自居了，她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的还是女人。然而，旅行期间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幸好乘船期间食物匮乏导致的强制性节食使她的体形没有变得像成年人那么丰满。而来岛上后，正常的饮食使得她的身体圆胖起来，破旧的衣服几乎包不住。

印第安女人拉着她跟她们一起走，士兵们这才看到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波罗的海沿岸人和他的队友看见科隆布当着大家的面毫无顾虑地脱掉那件旧上衣，露出两只挺拔的乳房时又惊叹又恐惧，她已不再是孩子。当她发现士兵在场并带着责备的目光时，她朝他们走去，没有想到应该穿上衣服，她大胆地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知道我的秘密了，你们愿意向谁汇报就去吧，卑鄙的人！反正我要留在这里。这也许是将军要我执行的最后一个命令了。"

波罗的海沿岸人嘟噜着埋怨了一声，带着其他士兵走开了。他们吃

了印第安人用木盘盛的饭菜后，上路追踪那几个异端分子了。两个印第安武士主动提出给他们带路。

只剩下科隆布，士兵的出发使营地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搞清楚这奇怪的寂静是怎么回事。印第安人走路不发出丝毫响声。这村子位于森林的中央，人类生活在这里居然比鸟、蛇或虫的出没更安静。

巴西木的火不冒烟地烧着。印第安女人脱去科隆布身上剩余的衣服，她们用指头打手势表示她身上太脏，简直让她们恶心。就在她脱去衣服的时候，科隆布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揭去身上那层像贴身衣里似的污垢。印第安女人欢快地让她跟在她们后面，带她朝森林里一条流动的小溪走去。穿过几级玄武岩，她们来到两个小瀑布前，瀑布的水流向一个蓄水池。一个印第安女人先跳进水池里，向科隆布显示水不深，不用担心脚踩不到底。科隆布下了水，大家都围着她，拿一把把类似苔藓的植物往她身上擦，她的皮肤便被一种白沫盖满。

又过了些时候她们回家了，科隆布跟其他人一样光着身子，可她既不害怕也不觉得难为情，甚至当她们成群结队出现在男人面前时也是如此。

天色变得昏暗。她们围坐在火边，科隆布由于不适应夜晚的凉爽而冻得直抖，印第安女人微笑着把一块大的白棉布披到她的肩上。

就在此时，当科隆布趁着炭火和披肩的温热按摩被冷水冻得发青的脚时，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哀。

不过一个星期士兵们就会返回小岛并立即向维勒加依告她的状。即使出乎她的意料他们不这么做，那她也得遭受这些人卑鄙的敲诈勒索，最后迫不得已只好主动招供一切。那么她也就无可挽回地辜负了将军的信任。朱斯特也将因为跟她一起撒谎而为此承担后果。

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她不知道，但她预感到他们将天各一方。就在她抖得更加厉害的时候，她被一种想依偎在朱斯特怀里的动物的欲

望所侵袭。一种不公正和不幸的感觉使她眼睛溢满泪水。性别的暴露使她抛弃了一切幻想和谎言，在这美妙的时刻，她毫不掩饰地看到了生活的残酷性：流浪、被遗弃，现在又流放他乡。

她所爱慕的朱斯特曾经既是这些毒药的解毒剂，又是她生命的保护者，然而从此却不再是爱的庇护，因为当她作为女人出现在他面前时，她再也无法像小时候两个人亲热时那么自然了，最近一种微妙的拘束感已经搅乱了儿时的自然状态。

她真想喊埃米莉爱娜。就在她眼泪哗哗往下流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森林有些异常，天还蓝蓝的，可森林已经漆黑。两个印第安女人给她端来一碗汤。一个孩子手里晃着小树枝朝她跑过来。一位老太太拿着一个盛满淡红色树脂的木碗，跪到她面前，往她脸上画了些符号，她的情绪缓和下来。蓝花楹间滑行的那四分之一月亮便是她带进新的女人梦乡的最后一个印象。

*

"看剑，蠢驴，"维勒加依一边冲刺一边喊。

朱斯特身上的皮护胸又被剑刺了第四下。

"可我在背诵……"

"没错，"将军大声喊道，"就是要你一边击剑一边回答。来吧，碰剑并背诵：如果你看见你的亲人受苦，为什么你的灵魂不感到痛苦？"

"因为灵魂已经死了。第一章。"

"很好，挺直身子！一只脚往后。那边。要想得到圣宠，你不能跟谁说话？"

"不能跟好记恨的僧侣说话，还有……易怒的和过于……"

"……自高自大的人。第二章。刺中，不过总的说来，有进步。"

朱斯特大汗淋漓。他的光脚深陷进海滩的细沙里，得费很大劲才能跳到讨厌的将军够不到的地方。二十来个移民坐在树墩上，远远看着维勒加依给朱斯特上课，每击一剑他们都发出喊叫声。

"准备应战！我们从哪里能获得灵魂的拯救，找到我们的精神食粮？"

"在神圣的法则里，就像圣书和俗事向我们显示的那样，第四章。"

"也就是说？"

"圣保罗、圣奥古斯丁、圣德尼、奥利金①……"

"还有呢？"

"……柏拉图。"

"好极了，挺直身子。人是善的吗？"

"是的，因为他是上帝的作品。"

"人是自由的吗？"

"是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写照。"

"很好！刺中！今天上午就到这里。"

维勒加依朝朱斯特走去，收回他的剑和皮护胸，并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和他一起向茅舍的高处走去。岛的最高处，在挖出的土方上面，堡垒的轮廓已显现出来。

"你认真读了伊拉斯谟的书，我会再给你一本。只是你得告诉我……"

他止住不说了，用令人生畏的眼神盯着朱斯特。

---

① 圣保罗（？—67？），犹太人，曾参与迫害基督教，后成为向非犹太人传教的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圣奥古斯丁（354—430），为基督教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罗马帝国北非领地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教区主教。圣德尼（？—258？），巴黎第一任基督教主教，法兰西主保圣人，在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迫害基督教徒时殉难。奥利金（185？—254？），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圣经》学者。

“为什么你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

“你指的是什么?”

“我让你学的东西。”

“我有兴趣啊,”朱斯特不自信地反驳道。

将军拉着他的胳膊摇了摇说:

“别撒谎。”

朱斯特并不想避开正盯着他看的将军那双忧郁的眼睛。他摆出自负、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不像你父亲,”维勒加依松开手,踱起步来,并低声抱怨说,“不过,你这副傲慢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

朱斯特感到此刻心脏比刚才手持长剑比武时跳得还厉害。他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情况,想排除一切顾虑将萦绕于心中的问题提出来,可是傲慢这个词……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威尼斯,”将军若有所思地说,“在阿尔德的儿子保罗·马尼斯家,此人接管了父亲的印刷厂。那是一五四六年,我打败了土耳其人从匈牙利回来。”

“那他呢?”等不及的朱斯特脱口而出问道。

“看,一说到感兴趣的事你就好奇了,”维勒加依瞟了他一眼说,“他当时正去罗马,我没过多久也去了那里。可他是为美第奇家族[①]效劳,我则是斯特罗兹[②]的人。我们差点互相打起来。这是真的,你明白吗?”

“明白,”朱斯特回答。

“唉,你什么也不明白。”

---

① 美第奇,佛罗伦萨著名家族。

② 斯特罗兹,佛罗伦萨有名的大家族,十四世纪起就在意大利和里昂开办银行,与美第奇是对手。

他们走到椰树林的尽头，排列成行的树桩凸现在灰色的沙子上，使人想起一个满是大坟墓的墓地。维勒加侬止住步。

“你不知道我多么敬佩你父亲……”

将军始终把剑和皮护胸放在胸前。

“我是三十岁到意大利的，没错，那时我满脑子还都是古老的骑士传说，讲的是骑士被夜间行动和祈祷搞得心力交瘁，满是伤痕，他们一点都不爱惜自己。我受到的第一次震撼是在佛罗伦萨见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和桑索维诺[1]的‘耶稣受洗’。虽然亚当背叛了上帝，但人的身上始终存在着上帝的观念，只需维持它就行了。人是完美的，是造物主的杰作，正直的人精通武器和艺术，人善良、温和、宁静、优雅、有自制力，因而能成为典范。”

为了追随这些思绪，维勒加侬注视着远方天空中一块纹丝不动的呈圆形的云。

“我受到的第二个震撼是见到你父亲。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完美的人，几乎是完美无缺。”

他好像突然清醒过来，看了一眼朱斯特。

“我说‘几乎’是因为他并非一点缺点都没有，就像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此刻我只想对你说：不管你怎么想，你坐船去美洲与我毫不相干。”

他简单跟他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他表姐一家如何实施阴险手段，最终让他和科隆布离开了克拉莫尔冈的全过程。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急切想问我却又因自尊心作怪而没有提的那个问题，但你要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你在这里见不到你父亲，因为他不

---

① 桑索维诺(1467—1529)，意大利建筑师、雕塑家，作品反映文艺复兴由初期向盛期的过渡，作有群雕《耶稣受洗》、浮雕《圣母领报》等。

在这里，他从来没来过，也永远不会来。”

“您为什么欺骗我们？”朱斯特叫道，他因预感被证实突然愤怒起来，并把这股怒气向维勒加依发泄。

“请你不要用‘欺骗’这个词，好吗？”将军愤怒地申斥道，“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在船上时我没有说，因为能宽慰你的只有大海的景色。现在，你看看你的四周。”

维勒加依张开手臂，从南向北指给他看一望无际的壮丽海湾，森林里肥沃的休闲地和雄伟的山峦。

“你眼前是南极法兰西。一切都有待于建设，一切都需要去征服。”

接着，他把长鼻子歪向年轻人，补充道：

“一切都属于你。”

“他死了？”朱斯特问道。

“是的。”

热气已经随着南风和白色的大燕鸥从热带丛林升上来。

朱斯特把目光转向内陆。笼罩在森林陡坡上的神秘感像蒸气般消散了。色彩更加分明、刺目。尽管这些空地充斥着生命，但从此将归于孤独。维勒加依转过身，不愿看到他流泪，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悲痛。接着，他张开双臂拥抱了朱斯特，动作草率而笨拙，然后走开了。

“去工作吧，天黑前来拿哥白尼的《要释》。”

朱斯特看着那个身子有点歪扭、驼着背的高大身影消失在远处。他发了一会呆，莫名其妙地听起了短浪悦耳的嘘嘘声。朱斯特奇怪地发现，突然获得了这么多想离开的新理由，他却在这时丧失了要走的欲望。

*

印第安人的生活是最没有隐私的。人人都光着身子，大家同居在一

间屋里，所有活动都是在营地无遮盖的空地进行的。然而，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了解是什么赋予这个人类共同体勃勃的生机，因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平静。从情感的表达到日常动作，从平凡的生活到节日的特殊时刻，从外表看一切都是无精打采的，静悄悄的，神秘的。

科隆布极其自然地沉浸于这一切之中。她首先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个性。虽然她竭力不出声，小心慎重，她的欧洲人举止还是显得鲁莽，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和谐。最容易学的其实是由词汇构成的语言。女人们告诉她一些基本对话，她很快就熟悉了。可是肢体的基本原理不知有多深奥。她那感受人类情感的全部天分在这个世界都失灵了。印第安人的肢体语言极其丰富，令人困惑。肌肉的颤抖、四肢摆放的姿势，甚至男人性器膨胀的微小变化，一切都蕴含着意义，既明显又隐蔽，既像一本书那么容易阅读，而当你不了解它的表达方式时却又是那么的神秘。

科隆布还知道，图皮人在她身上发现了某些与其思想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符号和对应物。所以从她到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来看她的眼睛。她那天生的金黄色睫毛令他们赞赏不已。他们给她取了个简单的名字：太阳眼。当她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语言时，她知道她的脸还使印第安人联想到森林里的一种食肉猛禽，他们认为，这种动物带着亡者的灵魂。印第安武士如果与这鸟的眼睛相遇，其所有已故亲族的能量都会在他身上重现，使他充满新的力量。因为这缘故，在投入无止境的战斗、去森林里驱赶或监视敌人之前，男人们都要来到科隆布面前，让她注视他们许久。

每天早上，营地的姑娘和妇女都带她去洗澡。对她们来说似乎没有比长时间泡在水里更高兴的事了。去挨着营地的那个溪流只是图个方便。要是有时间的话，她们就宁愿走远些，去瀑布附近的小河湾洗澡。最热的时间她们都待在那里，她们往自己身上洒水，梳头，用硬木小钳子拔光身上的毛。眉毛、阴毛一律拔光。科隆布刚长出阴毛，为了适应印第安人习俗，只好遗憾地拔掉了，这是无法避免的事。

一天，她们很早就出发了，朝黄油罐的另一边、位于下方的那片海岸走去。这是个看不到尽头的通向大西洋的处女海滩，巨大的卷浪冲向海滩，变成一束束浪花。阵风很强，吹起头发，头发在软风下微微抖动着。不过沙还是被阳光烤得滚烫。科隆布面对略带玉色的地平线久久伫立着。在这驼着背的大海最深处，她似乎看见了欧洲的海岸线和诺曼底海滨灰蒙蒙的荒原，尽管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思乡，而只是想把她的过去和现在这两个像陡峭的河岸那么不平坦的生活连接起来，她不知道未来的骰子最终将滚向哪边。

可是这个被印第安人称为科帕卡瓦纳的荒凉海滩并不安全，女人们去的所有地方，只有这里必须有武士陪着。女人们在水里洗澡的时候，他们就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眼睛朝森林张望。

在这群印第安女人中间，科隆布很快就喜欢上了一个名叫帕拉加瑟的姑娘。这是个跟她同龄或者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她比其他人爱笑，并且常常嘲弄自己的同伴，科隆布也承认她的那些同伴确实可笑。帕拉加瑟送她两只用贝壳编制的手镯和一个月牙形的珠母贝项链。每天早上，她都抢过木梳给她的朋友太阳眼梳妆。

在村民有规律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不安情绪。科隆布担心敌人部落会向他们发动袭击，她觉得自己已经被俘虏了，成了奴隶。可是她很快就发现，在营地附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印第安人面临的危险是另一种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帕拉加瑟既严肃又认真，她向科隆布解释说魔鬼是造成不安因素的根源。来自森林的一些难以察觉的征兆如可疑的叫声、巨兽的影子，它们表明这些抱敌对情绪的神灵是存在的。印第安人从一个小屋里拿出一些装满贝壳的葫芦，其中的一个印第

安人按照加勒比人①即魔法师的方法，摇晃着这些像沙球的东西使它们发出响声。印第安人能从这些乐器的节奏、声音、神秘的叮当声中知道神灵要他们做什么。接下来就是宗教仪式，每人按规定往自己身上抹黑色的格尼帕树树脂，红色的芦杜树树脂和各种各样的白土。然后是通宵的跳舞和唱歌，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节庆，帕拉加瑟费尽心思也没搞清楚其意义是什么。从大砂锅里倒出的发酵得很好的卡乌安酒让饮酒的人感到头晕乎乎的。一根根粗烟草棒向四周吐着烟雾。科隆布已经适应了这种疯狂的生活，一恢复寂静她就开始期盼下一次节庆快点到来。她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充斥着无数幻象和生命运动的睡意朦胧状态，而作为这些活动的见证者森林却始终像个沉寂、黑暗的深渊。

夜里，科隆布睡在那间公共大茅舍里，黑暗处发出轻微的呼吸声、牙齿的格格作响声和轻声低语。白天的所有印象都回到她的脑海里。有时，挨着她睡的一对对夫妇毫无顾忌地互相搂着，发出呻吟声、急促的呼吸声和嘶哑的喘气声。早上，像绳结绞在一起的这些夫妇不再紧抱着，在光线充足的白天他们的表现截然不同，科隆布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时不由得想到他们是在为夜间投入那使他们不分你我的合为一体做着准备。

帕拉加瑟和那些没有结婚的姑娘一样，可以随意委身于本部落的男人。她经常同其中的一个男人睡觉，她好像特别喜欢他。他的名字叫卡雷亚，比其他武士身材矮小。穿在下唇的那块石头与众不同，像一个地球。他的脖子上戴了个白色的贝壳项链，比别人的更圆更亮。一个节庆的晚上，科隆布和帕拉加瑟喝了些卡乌安酒，她们轮着吸一根卷得很粗的烟草，讲起各自的心愿和希望。

“现在我玩，”帕拉加瑟说，“然后跟我叔叔结婚。”

---

① 南美洲东北部的印第安人，现住亚马孙河流域、加勒比海诸岛和圭亚那等地，所剩人数已不多。

"我嘛,"科隆布一边寻找字眼一边应和说,"现在我很乖。然后跟我哥哥结婚。"

她们觉得这些悄悄话很可笑,就像白天她们嘲笑的无数别的事情那样。可是到了睡觉的时间,当她躺在闷热的大茅屋里时,科隆布想到了自己奇怪的心愿,惊恐万分。四周的森林对她来说已经变得十分熟悉。可这是为了对她施加使人感到压抑的影响力。她觉得森林里的树枝和树根都渗入到她的灵魂深处,魔鬼、符号、充满诱惑力和危险的欲望出没其中。她呻吟着在这些藤本植物中间睡着了,夜里她因为呼吸困难醒了两次。她大声喊叫起来,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摸着她的手。

第二天早上,这些精神折磨消失了,然而,对她来说一切都很明了:必须尽快回小岛。不管维勒加依说什么,她将正视他的愤怒。如果说这漫长的绕道印第安之行——她甚至想不起来这里多少天了——丰富了她的见识,现在却使她怀念起另一种生活来,即大西洋对岸的那种生活,她怀念将军、船、坎坦、欧洲华丽的服饰和富有条理的思维方式,怀念那种运用自如、表达清晰的语言,尤其想念朱斯特。

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印第安人时,他们询问了沙球并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连续两天,男人们用松脂将羽毛粘在背、手臂、屁股上装饰自己。帕拉加瑟将一个刚织好的吊床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朋友。一大早,科隆布重新穿上原来的那身衣服,它们已被印第安女人洗得干干净净。她剪了个短发,这样就可以把剪下的那几绺头发留给帕拉加瑟留作珍贵的纪念。

三个男人一直把科隆布送到小岛对面的海岸。帕拉加瑟喜爱的卡雷亚便是其中之一。

路很长。会说土著语的科隆布一路跟他们交谈着。他们告诉她其他部落的事情,跟她讲那些最让他们惧怕的诺曼底翻译的事。他们进入海滩后便坐在沙子上吃起东西来,等着往返于小岛和海岸的小木桨船出现。

一会，一个武士向卡雷亚做了个提示，科隆布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卡雷亚笑了，开始解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他从链子上取下一个贝壳，把项链重新打上结，把贝壳里的珍珠扔进沙里。

"你干什么?"科隆布问。

"今天是满月，"小伙子极其自然地回答，"我必须去掉项链上的一颗珍珠。"

"卡雷亚是俘虏，"一个武士哈哈大笑说，"每遇到一次满月，他就少一颗珠子；等他没有珠子了，大伙就把他吃掉。"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吓坏了的科隆布庆幸这时看见一只小木桨船正向海岸驶来。

第八章

“双手抱头,不许动!”

火枪子弹在森林里发出双重回音,正好击中一棵椰树的树顶。很难说是射击手故意瞄得太高,还是一股海浪冲向小船使子弹打偏了。科隆布正满怀信心往前走,突然被枪声吓得呆住了。

“喂! 举起双手往前走。”

来自小船的这喊叫声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犹豫了片刻,心想这也许是跑向森林逃走的一次机会。可是,毫无疑问,那几个印第安人已经走远,她找不到回去的路。小船里坐了六个人,只有一人带着武器。就在她做着决定的时候,那人已经装上子弹,举起火枪瞄准了她。

“我真不敢相信他们会做出这种事,”她想。

她料到维勒加依得知她撒谎肯定会惩罚她。可她没想到他会命人从那么远向她射击,跟杀一只野兽那样。

沉默延续着,只听见轻微的波涛声。海滩上的科隆布和小船上的划桨手,彼此从远处互相注视着,试图辨别对方的身份。终于,科隆布听见了一声大叫,说话的人把背转向她,对小船上的水手们说话。

“冷静,朋友们,别开枪! 我认识他。”

就在同一时刻,科隆布想起了说话人的名字,于是喊道:

"坎坦!"

小个子男人跳进水里,涉水走到海滩上。科隆布朝他奔去,既不怕枪弹也不怕惩罚,扑上去搂住他。

"我的孩子!"他用纤细的胳膊抱住她哀叹道,"你还活着! 真是太幸运了! 上帝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绝望过。"

几滴眼泪顺着两道熟悉的沟渠流下,这沟渠是多年来类似的泪水在他的脸颊上冲出来的。小船在几链外摇晃着。一个划桨手双手合成号角状大声喊道:

"我们怎么办?"

"去浮码头把水桶搬上船,然后再来接我们。"

小船离开了。

"让我念一段经文,"坎坦转身对科隆布轻声说。

他跪在沙地上,抬起眼睛朝他的上帝看着,嘟嘟囔囔地说了句谢主恩的话。科隆布机械地随着他的目光看去。自从森林里出现蠢动的神灵后,天空对她来说也显得异常虚无、死气沉沉。

坎坦站起身,抓住科隆布的手。

"你去哪里了? 都一个多月了……你哥哥跟疯了似的。"

"难道士兵什么也没有跟你们说吗?"

科隆布想到那些士兵就生气。她还记得她脱掉长裙子时波罗的海沿岸士兵那愤怒的样子。

"说什么呢? 可怜的人! 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说不了话了。"

"这就是说?"

"不过,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吗?"

"没有,他们把我留在一个印第安村子里了。"

"啊! 我明白了,"坎坦大声喊道,他那张被泪水软化的混凝纸浆的

脸上终于现出了一丝笑容:“多么幸运啊! 真是太幸运了!”

科隆布则觉得这小个子男人如此激动是不是太夸张了。

可他马上恢复了平时的严肃神态,补充说:

“他们死了,我的朋友。全死了。可你,却好好的。”

他的眼睛又充满了泪水。

“死了! 在哪里死的? 是怎么死的?”

“一个骇人听闻的罪行。我们是在往高处稍远一些的海滩上发现他们的,”坎坦伸出瘦瘦的手指指着黄油罐方向,“当时他们……唉! 你还太小,最好别听这些……”

“您说吧。”

“他们被斩了首,头上还打了洞并用缆绳穿起来,像一串念珠,吓死人了。”

“谁干的这种缺德事?”科隆布喊叫起来,她突然为自己的报仇之念感到羞愧。

“起先大家以为是印第安人。但是尸体旁边的沙地上写着几个字,尚未完全被擦去:Ad majorem dei gloriam[①]. ”

此刻坎坦的眼睛里真的泪如泉涌。

“太恐怖了!”他双手合十叹息道。

“再洗礼教派教徒……”科隆布说,朝森林方向看去。

“我绝不相信他们能做出这种事……”坎坦呜咽着说。

科隆布好像又看见坎坦无所畏惧地悬空躺在大炮上方他的那张吊床上,那六个可怜的人睡在他旁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星期前。从那以后我们对一切都作了认真考虑。维勒加依想组

① 拉丁语,大意是:献给上帝的最大荣耀。

建一只远征队去寻找他们，你可怜的哥哥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你报仇。因为我们相信那帮无耻之徒会把你留下……以满足他们卑鄙的欲望。”

科隆布想到了在印第安人部落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帕拉加瑟一起洗澡，节庆的夜晚，她既为自己忘记了其余人深感内疚，同时又怀念印第安人宁静的生活。

出现了另一只小木桨船，是返回科利尼要塞的。坎坦叫船停下，他们上了船。

*

小岛变得面目全非。科隆布上岸时犹豫了片刻：这就是三个月前他们登岸的地方吗？原先茂密的棕榈树枝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砍伐下的树干，雪松一棵都不剩。甘蔗丛甚至芦苇都被齐根砍掉。小岛那起伏均匀的地形被整平了，上面正在砌平台和城墙。北边和南边小丘上的两个木角面堡已经完工。能看见卫兵在往那里移动。

他们直接前往的那个总督府也变得宽敞了。考虑到雨季即将到来，所有主屋的屋顶都是板木结构。由棕榈树叶脉构成的隔板有一人高，因而看不见屋子内部。

他们在主厅见到将军和朱斯特，乌木文件柜和书就摆在大厅的正中央。一走进这昏暗的屋子，科隆布就被从天窗射进来的正午强烈的阳光刺得眼花。朱斯特猛地站起身，凳子向后倒下。她是背着光看见他的，她觉得他的身影比记忆中的高大、宽厚。他们没有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各自对于重逢的渴望之情。他们拥抱时有些犹豫不决，其效果还不如颤抖着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得感谢维勒加侬，因为他恰好在此时举起手臂，从而制止了他们所害怕的感情的爆发。

“你去哪里了？”他大声说，把哽在喉咙里呜咽似的声音送出口。

"遵照您的吩咐,我去印第安人部落了。"

耀眼的阳光透过棕榈枝叶射到科隆布的脸上,她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更像太阳眼。

维勒加依眨眨眼。

"那些可耻的再洗礼教派教徒没有伤害你吗?"

科隆布讲述了她是如何甩开那些士兵的。

"你为什么在那里待那么久?"

她想起了自己的种种担忧,她突然意识到维勒加依对她的秘密一无所知。她本能地扣上领子,她刚才忘了把衣领拉到颈子,因为她以为从此不需要演这个喜剧了。

"我在学语言,"她说。

"你学会了?"

"一点。"

"总归会有用的。"

朱斯特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科隆布。他觉得她变了,皮肤变得光滑、细嫩、紧绷绷的,胸脯也隆起,这是一个刚走出童年的美少女。他害怕起来,不知是否还能让维勒加依相信她是他弟弟。

不过,将军已经转向对那些萦绕他脑际的宏伟蓝图的思考。他默默考虑了许久,然后用拳头猛击桌子。

"南极法兰西处于危险之中!"他站起来大声喊道。"我的六个士兵刚死。与他们同时出发往另一个方向去的那队人则杳无音信。一群异教徒沿海抢劫。这里的一切又都陷入淫荡中。"

他透过棕榈树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

"看那些人! 他们喝得烂醉如泥。他们私通。他们随时倒在地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上帝! 那些可恶的翻译向他们出售少女,他们抵挡不住诱惑。这段时间工程没有进展。雨季就要来临,可一个屋顶都没

有封。没有任何防御工事。让葡萄牙人袭击我们，就此结束一切吧！"

他直挺挺地倒在一把椅子上。

他的目光疯狂地扫视着房间，像一个被追捕的动物在寻找出路。目光在堆满书的桌子上停留了片刻后便转向科隆布，然后落到朱斯特身上，乌木文件柜上，最后又转向外边。

"这一切，"他低声抱怨道，"都是因为女人的缘故。"

科隆布打了个哆嗦，不过将军不在看她。

"女人会败坏一切，"他神情阴郁地说，"该是让你们知道这点的时候了，你们的父亲克拉莫尔冈要是记住这句话就不会行为出轨了。"

朱斯特和科隆布互相看了看，感到莫名其妙。

"女人，"维勒加侬挺起胸膛大发雷霆，"是堕落的工具，是邪念和罪恶的载体。你们要时刻记住这一点，并且每当肉欲以各种放荡和快乐的形式出现时，你们要远离其诱惑。"

一群工人从堡垒下来，他们唱着歌朝住的棚子走去。骑士宽阔的脸上露出反感和厌恶的表情。当他再次环视房间时，他的目光与提香的那幅画相遇了，画中的圣母肤色柔和，怀里抱着圣子。

"幸好，"维勒加侬面带喜色地宣布，"上帝让罪恶的深渊——这既给男人带来快乐又造成他堕落的女人也是……"

他朝画上的圣母玛丽亚亲切地笑了笑。

"……通向永福的大道。"

科隆布真想做个什么动作来打断将军的自言自语，真想拉着朱斯特的手，去海滩告诉他自己多么想他。可是，维勒加侬的思绪正浓，没有半途而废的意思。最奇怪的是朱斯特好像恭敬地听着他说，甚至赞同他的观点。

"我越想就越觉得，"将军认真地说，"就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最重要的圣事是婚姻。婚姻，甚至只有婚姻才能使男女的亲密交往变得神圣，

使放荡不羁的行为回到正确的轨道。他们可以娶几个女人,可以去找强壮的野蛮女人做对象,可以花钱买她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强奸她们,但是这一切必须当着上帝的面来完成!"

他那被胡须遮盖的脸突然流露出一种天使般的表情。他的眼睛盯着一堆堆棕榈树方材,却更像是在凝视圣灵。

"所以,"他以一种天国的美妙声音说,"得有一些漂亮的孩子住在这个南极法兰西,赞美国王的荣耀。不需要花大力气劝说野蛮人信教,因为我们只需把他们的女人搞大肚子就能生出小基督徒。"

他沉浸于这联想之中,过了一会,他突然转向科隆布。

"你会说印第安语,是你对我说的?"

"是的。"

"那好,你准备派上用场吧。从今天起,我要向那些翻译挑战。我们受够了那个叫秃鼻乌鸦的家伙,他不仅欺诈我们还背信弃义。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这里的风气败坏。今后由我来定条件。他们要是不服从,我们就把他们干掉。现在,你们走吧,我要写一份声明。"

*

朱斯特和科隆布来到外面时,坎坦已经走了。他们并排朝堡垒走去。傍晚的这个时刻,工地上空荡荡的,除了木棚里还有几个工人待在那里。科隆布忧伤地看着那一堆堆石头和大梁。她登上堡垒就是想再看看面包山和海湾那边令她着迷的那片景色。朱斯特则像一个为某项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人那样自豪地凝视着那些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土地。

"这里将建一条巡查道。"他说,"我们要把长炮按这个样子放置在城墙的炮眼里,这样就可朝各个方向射击。"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科隆布在森林已经变得黑漆漆的茂密的树丛里

寻找着帕拉加瑟的村子。

“不管怎么说，”她打断正在解释的朱斯特说，“我还是想你的。”

“不见得。你要是想我早就回来了。”

他并非真的想指责她，他之所以这样回答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欠她的情。不用说，他很怕失去她，但他并没有像她那样因为远离对方而感到痛苦。她在心里思量，今后要像男人那样思考。

“参议员夫人欺骗了我们，”他声音低沉地说，“父亲已经死了。德·格里夫强占了克拉莫尔冈。”

科隆布跳了起来。

“我早就料到了！谁告诉你的?”

“维勒加侬。他是在意大利认识父亲的。”

说实话，科隆布早就做好了见不到父亲的思想准备。她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因此他的死对她造成的伤害远不如不再想了解他们到底是谁而感到的绝望所带来的痛苦大。他们的身世，甚至他们的亲属关系都是个谜，这个谜团操纵着他们的过去，但更影响着他们的未来。想到这里她忧虑起来，她的思绪又回到参议员夫人身上。

“不能让她剥夺我们的全部财产，”她怒气冲冲地说，“总之，我们可以同德·格里夫作斗争。我们有权利。也许这需要十年，不过……”

她停住不说了。朱斯特没作声，耸了耸肩。跟他一样，她也朝海岸那边缀满粉红色斑点的西方看去。随着雨季的到来，海湾上的日落失去了颜色融合得很好的水彩画般的纯正色调。它们像果木布满纹理和木瘤。

海湾的寂静被港口那边男人的笑声和说话声打破，人的心情变得痛苦而沉重。科隆布朝朱斯特转过身，拨开他那双无自动力的手臂，也不管他多窘迫，紧靠着他哭了起来。

第九章

从此每天要下好几个钟头的雨，热乎乎的雨夹着灰尘而下，如同狗为清除身上的污物而抖动身体。这雨使所有人都变得迟钝起来。接着，连续好几个钟头，什么都没有发生。太阳找到了冲破乌云的办法。它像一个不愿丢下奄奄一息的主人的忠实仆役，使劲吸着岛上最大一片水坑里的水，岛上的居民就行走在这些泥泞地里。

维勒加侬要求大家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去总督府前的广场做祷告。这不是弥撒，确切地说是特韦很不情愿主持的一系列短小演说。这位宇宙志专家吸着一根烟草前往总督府。自从海岸的翻译向他介绍这种植物，他就不断地挖掘其药用价值。他对这种烟草非常满意，以至于一个钟头不抽上几口都活不了。然而，尽管这种疗法有利于他的健康，他的忧郁症还是不见好转。除了收集珍品——他的藏品现在已经达到了可观的数目，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对与圣职相关的一切事情都深恶痛绝。两天中几乎总有一天他不起床，维勒加侬只好独自主持祷告。为了使气氛更加庄严，他给自己增添了一名乡村乐师，跟大伙一样，这位乐师在岛上也得搬运石头，不过他能把大喇叭吹得好听极了。喇叭声不仅给海湾凝固的空气带来超自然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是天国的声音，还有一大优点，就是使那些念祷告念得昏昏欲睡的人相信他们该苏醒了。

维勒加依对这新风尚很满意，它能在天一亮就唤起大家对上帝的敬意。祷告结束后，他激动地看着挖土大军向科利尼要塞雄伟的城墙走去。几乎没有人能正式被免除挖土的苦役。士兵作为监工参与其中并且有时得亲自动手干。真正的印第安奴隶有五十人，他们不会表现得很积极主动，因为他们只是在出现最艰巨的工程时才临时补充到工地上。维勒加依只允许那些不可或缺的手艺人(一些厨师和屠夫、一个裁缝和一个理发师、两个面包师)可以不做砖瓦活。随着要塞逐渐升高，能看出这项计划过于庞大，甚至从劳动力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缺乏保证建筑工程正常进行所必需的工具。

小岛东海岸上装满沙子的筐篓被雨水泡软后，像儿童游戏时做的沙堆歪歪斜斜地堆在那里，中间可以藏人。每天早上一念完祷告，维托里奥就躲到这里来以逃避苦役。找他的人知道他在这里，坐在一块石头上数金币或者磨他的菜刀。那天早上，他见埃吉迪奥出现在锯材中间时并不感到惊讶。

“你好，老乡。”

“你好。”

“秃鼻乌鸦想马上见你。”

秃鼻乌鸦的命令在岛上和维勒加依的命令一样重要，甚至更受重视，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制造快乐和恐惧两方面的人员名单，而将军使劲弹拨那已经松开的责任和理想之琴弦也是白费力气。

他们站起身，沿着海滩一直走到停泊着小木桨船的港口。维托里奥打了个手势，两个在水上做苦工的划桨手便让出他们的位子。维托里奥不动声色，心里却非常得意。当然，这种打通关也有缺点，那就是虽然会使他在某地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但这是个远离一切文明的地方。不过，担惊受怕却能得到酬报也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出租女人并因此而享受这些女俘向他提供的不合常理的便利。

到达内陆后，两个威尼斯人一直往上走到维勒加依第一天去的那个印第安人村庄。一条森林小径绕过村子，通向一个孤零零的小草房，那就是秃鼻乌鸦的巢穴。一些武器悬挂在小屋的木柱上；几个脚戴锁链的印第安女人蹲在一个角落里，惊恐地看着两个新来者。秃鼻乌鸦来回踱着步，一个塌鼻子小伙子在吊床里摇晃着。维托里奥走近才认出是马丁，他和科隆布曾经同时从岛上消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见两个意大利人来到，他们这个小团伙的人都凑齐了，秃鼻乌鸦发怒道。

他示意他们在巴西木砧板上坐下。

"你们看见维勒加依写的通告了吗?"秃鼻乌鸦问。

"看见了，"维托里奥恭敬地回答，"他说如果岛上的白人跟土著女人来往，就必须跟她们结婚。他疯了。"

"没错，"秃鼻乌鸦肯定地说，"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我们能料到。真实的消息更难以置信，看来你们还不知道。"

秃鼻乌鸦在屋子里来回兜了一圈，靴子在满是污泥的地上噔噔作响。

"这个疯子还叫我结婚。"

两个财迷心窍的人愣住了，接着猛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参杂着愤怒的不怀好意的笑。

"布列塔尼海军少将，"翻译决定以逗乐的方式叙述此事，于是接着说，"即南极法兰西总督召见了我并对我说：'秃鼻乌鸦先生，您为什么不把您的妻子介绍给我?'"

秃鼻乌鸦对维勒加依的模仿很到位，包括他那军人的高雅风度和粗哑、抑扬的嗓音。

"我妻子！"秃鼻乌鸦学着自己的样子装作无罪似的喊叫起来。

他发出惊叫时，那件紧身短上衣上的所有羽毛都竖立起来。他手里拿着那顶牛皮高顶盔，像一个农民战战兢兢地站在地主面前。

"'可是老爷,'我对他说,'您指的是哪个妻子呀?'"

笑声越发响了。

秃鼻乌鸦变得严肃起来,两人便止住了笑。

"这时他抓住我的衣领,你们听好了。这疯子居然抓住我的衣领威胁我说:'秃鼻乌鸦先生,我要您赶快把您的妻子带到这里来,不管哪位也不管她是那个种族,只要她是单身、达到结婚年龄就行,我要您向我提供证据,证明你们是在上帝面前结合的。如果您没有证据——这我能理解,那么特韦神父就在这里,'那无赖神父站在他旁边吸着一根像树桩似的烟斗。'他将按照规定的程序给你们举行婚礼。'"

"要是你拒绝呢?"维托里奥愤怒地说。

"'要是您拒绝,秃鼻乌鸦先生,从您作出决定那天算起,您就再也不用来这岛上了,也不必往这里派您的任何朋友。我只好请您另谋高就了。无赖!居然要我'另谋高就'。"

"他疯了,"埃吉迪奥说。

"这是肯定的,但他没有意识到,"维托里奥肯定地说,接着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站在宫殿鲜红色地面上的秃鼻乌鸦指着一位吓坏了的女俘温柔地说。

"这样吧,我将从这些小姐中选一位,让人给她做一条漂亮的带拖裾的白色连衣裙,然后我去找神父先生,向他发誓此生只爱她一人。"

"你是认真的?"埃吉迪奥被感动了,壮着胆子问道。

秃鼻乌鸦把眼睛睁得像船舷墙上的炮孔那么大,露出两个像射石炮弹似的眼珠。

"蠢货!"

翻译拿起那把用木桩削成的剑挥舞起来,这把木剑的杀伤力不亚于金属武器。

"我要掐死维勒加依和他那帮人，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从明天起，我们停止向小岛供应任何东西。面粉、鱼、野味肉，什么都不给。他们来取水时，我们往他们的水里倒两袋印第安火药，等他们明白水有毒的时候都已经完蛋了。不用半个月，那个卑鄙的将军就会来恳求我的谅解和宽恕。到那时，就是我秃鼻乌鸦来按我的方式给他举办婚礼。"

这一大段激烈的议论激起了这两个意大利人的热情。他们相信维勒加依和殖民者能用来交换的物品现在几乎都到了他们手里，因为船的储藏舱已经空了，移民的积蓄也几乎全部用来购买卡乌安酒和玩弄女人了。只剩下将军那个神秘的宝柜，他不许别人碰它。在最后的时刻发挥一下自己的才能，这个念头诱惑着他们。

"说得倒是很好，"一个声音从吊床传过来，"不过我觉得你这样做是错的。"

马丁慢慢从被单里钻出来。其他人惊讶地看着他，他们都有点忘了他的存在了。

"请你说明理由！"秃鼻乌鸦打了个嗝说。

"好吧，你知道，"马丁吃力地下了床并说，"我是从对面海岸的诺曼底商行来的。"

"是吗？你不留在那里，我觉得奇怪。我以为你想回法国呢。"

"你说得对，我念念不忘回法国。我只是不想再过贫穷的日子。"

"你应该高兴啊。将军退赃的时候，会有你一份的。"

"我不这样认为。"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秃鼻乌鸦大声喊叫起来。

"相信，这只是你的做法而已。我相信你会分给我一份，可那是根本不算数的。因为维勒加依决不会吐出吞下的肉食……除非割断他的喉咙。"

"你认为我就不会掐死他吗？"

“亲爱的秃鼻乌鸦，”马丁以略带讥讽的声音说，“你是这边海岸最有权势的人，这不用怀疑。可是海湾的另一边还有其他法国人，他们并不都是你的朋友。如果维勒加依向他们求助的话，他们不会拒绝他的。”

“啊！唉！你或许认为他们会越过海湾去找水？”

“现在是雨季，蓄水池里的水应该盛满了。”

维托里奥极不情愿地点点头。秃鼻乌鸦受到沉重打击。

“那你说怎么办？”

“进攻。”

“打他们六百人，包括一个战争装备的骑士团？”秃鼻乌鸦冷笑道。

马丁也走到院子里那血迹斑斑的竞技场上。

“听着，秃鼻乌鸦，你当过乞丐，我也一样。看来你忘了我们这个职业的基本原则。对手总是更强大。而我们的武器就是出其不意、快速、诡计。”

男孩挥舞起大木槌和大拳头，乞丐的所有优点直接就体现在他身上了，因为他反应敏捷、动作轻快，流露出一种诡计多端的神情。

“我们一个星期后行动。”

“因为我的婚礼！”秃鼻乌鸦哈哈大笑说。

“不，是因为船的缘故。”

“哪个船？”

“大罗贝热号船。船上装满了巴西木，他们把一笼笼狨猴和鹦鹉都搬上了船，一周后船就起锚。为什么让那些东西都漂走？必须把所有东西都夺过来，跟他们彻底了结。”

秃鼻乌鸦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友好地伸出手，捏了捏马丁的肩膀。

“看你打扮得多滑稽可笑！这身装束非常适合在丛林里跑来跑去，不过我觉得你穿上我的一件紧身短上衣，就更像我的合伙人了。”

他们回到小屋，解决衣着的问题并商量如何行动。

*

为了结账，维托里奥和埃吉迪奥大约花了两天时间奔波于各个小集团之间。但是，只听见一片唉声叹气。

“我真欠您这么多钱吗？您就不能让我再赊几天账吗？”

两个威尼斯人叹着气。

“唉！我的朋友，我们跟你一样感到抱歉。你应该跟维勒加侬讲。是他而不是我们宣布严禁喝酒和享用女人。”

一些贪图肉体享乐的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然而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答复：

“如果你想被绞死，那就随你的便。可是，我们不想惹那个疯子，因为他说到就做到。他曾断言谁不服从就绞死谁。”

于是，在经常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与秃鼻乌鸦做交易的那些水手、手艺人、惯犯甚至士兵中间，响起一片低声埋怨，他们诅咒将军。维托里奥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偶尔还为可怜的维勒加侬痛快地说几句同情的话。于是又传出一些怨恨的话，意思是说一旦遇到危险，没有多少人会为这个骑士战斗。

最后，他们还是付了钱。这些移民都有些积蓄，他们通常不是把钱带在身上就是把钱藏在洞穴里。不过在这个到处是工地、总是被人挖掘的小岛上，必须小心谨慎，钱财没人看管就保不住。而且，挖洞的时候很难不被人看见。藏钱变成了一项几乎是经常性的活动。

维托里奥和埃吉迪奥把收来的钱装在一个麻袋里，他们可怜兮兮地像伸着一个泪壶[1]那样伸着布袋。总有些不能用现款支付的人，对于这

---

① 在古罗马墓葬中发现的细颈小瓶，曾被认为是用来积盛哀悼者的泪水。

些人，他们就根据其职业用实物确定其债务。手艺人被指定做与其专业技术相称的活计。一个制帽工人收到四顶绒帽的订单，威尼斯人便从他那里拿走这些帽子。他们就跟他清账了。

每次他们都借机向那些不幸者的头脑里灌输更多的毒药。

“你这么有本事的人居然在这里砸石子！”两个威尼斯人见一个手艺人在敲石子便阴险地说，“真是羞辱人！这岛管理实在太混乱，否则你早就发财了，你要是在内陆，早就变成富翁了。”

这些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印第安女人、卡乌安酒将要长驻的那个充满希望的海岸，以至于防守小岛的计划被疏忽了甚至成为众人发泄怒火的对象。

维托里奥为讨钱煞费苦心。

“不过，”两个威尼斯人在债务人之间奔波，维托里奥对他的同伴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他们快要讨完债了。名单上只剩下几个离群索居的人，他们得分别找这些人。

“喂！坎坦，”维托里奥看见其中的一个走过便喊道。

“有什么吩咐，我的基督徒兄弟，”神情阴郁的小个子男人回答，想到必须见自己讨厌的人，他就感到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提醒自己要遵守秩序，而且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所有人都是兄弟。

维托里奥在名单上找坎坦的名字，埃吉迪奥也过来帮他，尽管他不识字。

“坎坦！”维托里奥大声喊道，“啊！没有要酒，但要了四个女人，一周三次。”

维托里奥像个阿谀奉承的奴仆一样笑了笑，装作同情的样子。

“很好，”他只说了一句。

坎坦挺直着身子，比以前更瘦了，他一声没吭。

"一共六利弗尔[1]一苏两得尼,"擅长计算的埃吉迪奥宣布。

"我不明白您说什么,"坎坦不在乎地说,假装继续赶路。

可是路被这两个家伙迅速拦住,他们逼近他的脸。

"给钱,"维托里奥晃着钱袋命令道。

"那些女人,"坎坦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她们传道来着。"

"好吧,愿意的话你就把这叫做信仰费吧,"维托里奥冷笑道,坎坦则开心地尖声叫喊起来:

"您没听说过无偿拯救吗?"

"我们这里没有免费的东西。我们向你提供女人,你就得付钱。要讲的就这些了。仁慈有序……,我引几句《圣经》给你听罢。"

"哦,"坎坦吸了一大口神的灵气,这气息引导他把目光转向天空,他说,"我感到那些不幸的女人经受了许多苦难。不过从认识我以后,她们就被传授福音书了。我是唯一的,你们听好了,我是这里唯一忙于向土著女人宣布好消息的人。那个神父根本不敢在她们面前做他那些滑稽的弥撒动作。"

两个威尼斯人不耐烦了,不过,此时坎坦正在口袋里掏东西,他们便耐心等着他掏出钱来。

"我给她们讲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那四个不幸的女人感动得哭了。我的方法是只用三个词:上帝是爱。她们被这个真理深深打动了。"

"呵! 呵!"埃吉迪奥冷笑道。

"够了,"坎坦尖声喊叫道,"你们别再以自己猥亵的想法玷污一切!"

一个果断的动作,仿佛给一出悲剧拉下帷幕:他从口袋里掏出翻了半天的那个东西:一块方手绢。

维托里奥恼羞成怒,扑向坎坦,粗暴地把一把短刀对准他的脖子。

---

① 利弗尔,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一古斤银的价格。

“现在就给钱。”

“我要向总督府告状，”坎坦愤怒地说。

“给钱！我再跟你说一遍。”

“维勒加依不会原谅你们这种讹诈行为的。”

“让维勒加依待在他那里吧，他撑不了多久了，”埃吉迪奥恼火地说。

他一生气，嗓音就变得又尖又嘶哑，传出去很远。一群前往南角面堡的士兵从不远处经过，其中的一个人转过身。维托里奥藏起匕首。

“明天晚饭前必须给钱，”他恶狠狠地对坎坦说。

“六利弗尔，一苏，两得尼，”埃吉迪奥提醒道。

“否则……”

维托里奥做了个割喉杀羊的动作。说完，他们就走了。坎坦站在那里想了一会，然后跟在他们后面边跑边说：

“你们要是比我先见到那些姑娘的话，就叫她们快点来……说我爱她们……”

为了摆脱他，两个威尼斯人加快了步伐。

*

暴雨使笼罩在海湾上空的种种威胁变得更加可怕。昏暗的天空下，面包山显得冷冰冰、黑黢黢的。雨中的森林闪闪发亮，呈现出碎玻璃的色彩，大海呈紫水晶色，像矿石一样岿然不动，这状态太罕见了，因而没有持续很久。

维勒加依在他的总督府里来回踱步，他窥伺着棕榈枝屋顶露出缝隙并随着天沟的显现而移动书本。自从他以实力迎战海岸的翻译以来，小岛沉浸在一种令人担忧的沉寂中。白天，工人们比以前更加无精打采：再也听不见大铁锤或锄头的声音。谈话也都是小声的。往返于小岛和内陆

间的小木桨船停开了。夜晚,再也听不见营房里有人大声说话。反射到群山中的雷声并没有打破这沉寂,反而使小岛更寂静。从外海传来的这隆隆声告诉人们就要打雷了,也不知道这雷声将从天上还是从地上发出。

维勒加依暂停给朱斯特上击剑课,因为这一户外活动常因暴雨而中断。维勒加依担心他的书丢失,不愿别人把书带出大厅,在大厅里他可以随时照看它们。朱斯特和科隆布因此只能在他那里读书。他们聚精会神地看书,一声不吭,将军的情绪也渐渐平静下来,他一边注视着地平线一边在屋里踱步。

离给翻译下的最后通牒还有四天的期限,一天下午,朱斯特正往要塞走,去工地当监工,一个奇怪的小个子男人拦住了他的路。此人靠在一把锹上面,似乎从早上到现在这锹没有被他用作别的用途。他的周围只有泥浆和乱七八糟的石头,雨季一到,要塞平常就是这副样子。

"克拉莫尔冈先生,"等朱斯特走到身边,这位挖土工轻声喊道。

"我就是。"

"能恭请您帮个忙吗?"

语气并不虚伪,只是商人味太浓,大商行的供货商就是这么说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职业是制帽工。"

"这是一个体面的职业。"

"谢谢,尽管如此,您知道……"

他举起手臂,给他看旧衣服和光溜溜的腿上那沾满泥土的长袜。

"我花了些时间做了四顶绒帽。跟我订货的人特别嘱咐我找您,让您把帽子转交他们。"

"他们在哪里?"

"内陆。"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太阳推开云后又回来搜寻海湾,像一个散步者回家取一件忘了带的东西。一股蒸汽从他们常去灌水的那个瀑布区升

起。大鹦鹉的叫声刺破寂静。

"这些是什么人?"朱斯特问。

"我没跟他们打过交道,这是下单订货。"

显然,此人并非一无所知。这建议背后暗藏着什么阴谋呢?独自去海岸就是去找死。可是如果不去,也许就会错过一桩生意。维勒加侬是不会答应的。朱斯特又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人家才来找他的。

自从与翻译们开战后,岛上就制定了一项监督措施:没有充足理由和士兵护卫,小木桨船不得去内陆。

"今晚,"帽商说,"月亮一出来,一条印第安独木舟就会沿着布满暗礁的海岸过来,在西角面堡对面停下。您就上那小船。"

*

小船是用一棵中间被烧空的大空心树做成的,里面坐了十个人。尽管天黑,朱斯特还是很容易就在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刚才在布满暗礁的海岸行走时,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到了小船边。划船的男男女女都光着身子,但一点都没有被晚上刚下过的雨淋得难受的样子。西边的地平线划出一道道雷电。

朱斯特想到了维勒加侬,他只跟他说要去海滩散步。科隆布当时极力反对:她预感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朱斯特只好将实话告诉她,他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她留在了岛上。

朦胧的月光给海水涂上了一层浅灰色的透明的光,船桨划出的细浪似乎想消解这银光。还是到达的第一天他们拜访了印第安村庄,从那以后朱斯特再也没有走出过小岛。他对工地的所有细节都很熟悉,了解未来南极法兰西的种种规划,甚至知道维勒加侬有关该城和王国最大胆的设想。从这空心树干做的船看出去,置身于四周住着安静的野蛮人的这

个海湾里美妙的僻静地，朱斯特在琢磨维勒加侬的想法。这个未来法兰西之梦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人们只能把他看作疯子或不寻常的人。维勒加侬用他的战争武器向整个不透光的原始大自然发起进攻，其热情之高昂如同艺术家端详采石场的大理石要把它雕成圣母哀痛耶稣之死的雕像那样。在他们就意大利、艺术以及思想运动方面的内容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里——两人从各个角度谈论古代哥特式建筑的所有巨大错误——维勒加侬经常当着朱斯特的面使用这个比喻。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

独木舟开得很快，没多久他们就听见寂静的夜里卷浪拍打海岸的嘘嘘声。朱斯特跳进水里，走到岸上。树荫里传来一声哨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手被一只大手抓住。朱斯特的腰里别了把匕首。他伸出指头拿刀柄。

"冷静！ 你不必害怕。"

朱斯特听出是马丁沙哑而快乐的嗓音。他跟着他一直走到一个狭窄而简陋的临时居住地。这居住地只有一间小屋，门口的一盏油灯发着黄光。他们在砧板上坐下。马丁建议他喝点卡乌安酒或果汁。他自己则从一个陶土坛子里倒了两碗散发出菠萝味的淡色液体。

"我们以为你死了，"朱斯特说，尽管他见到马丁很高兴，在他面前还是感到不自在。

"大家总是提前给我送葬……"

"这是因为士兵在对岸被杀。"

"我听说过这事。不过，追捕那些粗野的再洗礼教派教徒，这真是个馊主意。我们去诺曼底商行都是很谨慎的。我那些老实巴交的士兵在那里过得安然自得。"

"那你为什么回来？"

马丁沉默了片刻，这点时间足以让他选择答案和编造谎言。

“你认为我会抛弃我的朋友吗?”

“哪个朋友?”

马丁用他宽大的手掌拍了拍膝盖。

“哪个朋友? 你听听! 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我穿越整个森林来找你,而你却对我说:哪个朋友?”

“你真的是为找朋友回到这里的?”

朱斯特对马丁说的话深表怀疑。可是,他相信人性是善的,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愿失去任何机会来确认自己的信念。马丁垂下眼睛,因为他总是忽略来得太容易的胜利,尤其当这些胜利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时候。

“你弟弟在哪里?”

“岛上。”

“好极了。如果今晚我派小船去接他,你认为他能出来与你碰头吗?”

“让他跟着我? 去哪里啊?”

“你们不是想回法国吗? 现在我认得去殖民地的路。你们可以获得自由了。”

朱斯特的脑海里马上涌现出克拉莫尔冈、诺曼底,接着是法国那些种着花或菜的园子、意大利的平原、种着意大利五叶松和橄榄树的海岸。

“喂,回答我,”马丁催促道,“今晚就得上路,最迟明天。我订了船位,船十天后起航,我们需要一星期才能到达坐船的地方。”

听见这几句话,朱斯特打了个哆嗦,他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感到不自在。他并没有放弃回法国,但是他不想就这么擅离岗位,一走了之。他对维勒加依充满信任,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请求坐他们的船回法国。如果科隆布愿意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坐下一班船走,那船已经准备就绪,即将起航。他不愿意背叛维勒加依而逃跑。

"我们想留在这里,"他说。

马丁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真想一把揪住这个杂种狗的衣领,狠狠给他一拳打掉他的傲气和他那些毫无意义的想法。他真想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他别无选择,如果他拒绝逃跑……

"你再考虑一下,明晚作决定,"他不高兴地说,"你要是改变主意,就给我发个信号,你去西沙嘴亮三下信号灯。"

"你不去小岛见维勒加侬?"

面对这个天真的问题,马丁耸耸肩,他跟朱斯特握了握手并一直把他送到海滩边。返回小屋的路上他碰到从黑暗处走出的秃鼻乌鸦。

"很遗憾,"他只说了一句。

"总之,"马丁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他倒霉也是活该。其实,我已经还清债了,我有今天的自由全亏了他,但我并不受他的救命之恩。"

第十章

鲁帕特·梅尔罗斯是苏格兰风笛手，给维勒加依当卫兵已经八年。这腔热情源自一次非常偶然的机遇，每次想到它鲁帕特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时，玛丽·斯图亚特只有六岁，却结过两次婚。英格兰国王为了将苏格兰据为已有娶她为妻。法国的亨利二世把她许配给了他的儿子王太子；他想以此拯救苏格兰的天主教政党。由于本国叛乱的新教臣民实行封锁，可怜的女孩与母亲被幽禁在敦贝通城堡。

在苏格兰高地当长矛轻骑兵的可怜的鲁帕特当时是一名基督教徒，这个教派的信徒们在克莱德河[1]沿岸筑有防御工事的码头来回奔跑。如同所有为玛丽·斯图亚特当警卫员的天主教士兵，鲁帕特也爱上了这位棕色头发的小公主。她早晨在防御土墙上散步时，他就感动地跟在她后头。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居然是无数阴谋的中心人物，他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个温热的五月里，小姑娘穿着带撑环的裙子，光着手臂出现在室外。为使这样的珍宝不受到任何人的玷污，鲁帕特愿意承受一切痛苦。

唉，由于路德派教徒施加的巨大压力，对两个女囚犯设的陷阱再次合

---

① 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长一百七十公里。

上了。冬天一到，用作国家监狱的这个堡垒肯定要倒塌。发生戏剧性事件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比这个忧郁的苏格兰人经历的所有春天都更加鲜花盛开，也更伤感。

除了爱慕小玛丽，鲁帕特只有一个爱好：吹风笛。这是他一直喜欢的一种乐器。他是看着叔叔的指法学会其所有旋律的，他觉得没有比风笛的低音管圆线所支撑的双簧管二重奏更和谐的了。当他从上尉那里得知幼小的女王不喜欢风笛的声音，甚至将它当做凶兆而对它感到恐惧时，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鲁帕特接到命令，在他难得的休闲时间里不许吹奏风笛，除非他向岩礁走去，远离城堡在下风处吹奏，让音符消失在外海。

大家得知，甚至士兵中间也传言，说法国国王急遣了一个巨大的舰队来解救女孩和她的母亲玛丽·德·吉斯。可是在航海方面，英国人非常厉害。指挥法国舰队的斯特罗兹司令因而无法进入苏格兰，除非他愿意打一仗，否则就没有任何办法冲过英国人设的障碍，但这很冒险，因为很显然他在这场战斗中必输无疑。

围绕在小女王身边的那些法国绅士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西南方向，就这样度过一个个白天。可是斯特罗兹没有出现。

蓝色紫藤的总状花序在沿海地区滑动，柳树林的新叶银光闪闪，栎树的细枝枝头冒出了嫩芽。鲁帕特以风笛的双音域使充满庄严事件的一个悲惨景色又变得喜气洋洋。鲁帕特站在一个受海水冲击的花岗岩岬角之顶吹奏风笛，这岬角位于要塞东边，从要塞几乎看不见他。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他就是在那里受到震撼，他的一生只是在复述这个故事。

三只精致的双桅战船用最快的速度划着桨行驶在海上。海面没有一丝风浪，船只很快便走近了。鲁帕特立即辨认出桅顶的旗，原来这是法国的船队。他一时慌了神，不知道太阳在哪边。不过毋庸置疑，这些船是从东北边过来的，尽管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像拎着耳朵捉兔子一样，这个“吹诱鸟笛”的鲁帕特提着风笛的木管一直跑到城堡，向大家通风报信。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三个也叫玛丽的女朋友玛丽·塞顿、玛丽·弗莱明和玛丽·利文斯敦正在主塔的平台上玩耍。她们朝栏杆跑去，这与她们平时经常仔细观察却一无所获的那个方向相反。三只船进入小港湾，能听见船上的击鼓声，船放慢了速度准备靠岸。法国卫队和苏格兰人以为是一次突然袭击，惊呆了，他们急忙把火枪瞄准船只。但是，随着船越来越近，他们看见甲板上一群士兵挥动着头盔，挥舞着剑兴高采烈地欢呼。第一只船的甲板刚铺设好，从里头就涌出一群欢呼雀跃的法国人。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开心的人，他的鼻子冻得通红，肚子上有一个大的马耳他十字，他向要塞冲去，其实谁也没想到要去抢占他的领头位置。要塞的门关着，等待开门的这段时间，骑士把身子转向士兵，让他们跪下念了一段拉丁语经文，声音是那么响亮，以至于海岸上呈大贝壳状的悬岩都回响着祷告的声音。一些粉红色的小螃蟹从洞里爬出来看新来的人。终于，铰链发出嘎吱响声，门打开了，摄政王后出现在尼古拉·杜郎·德·维勒加侬面前。他拉直嗓门哽咽着向她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带着崇拜偶像者的笨拙动作跪倒在地。

鲁帕特是从城墙上目睹这一幕的；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率领本远征队的这个怪人。维勒加侬说服了莱昂·斯特罗兹让他来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使命，即从北方绕过整个苏格兰，在苏格兰北部的远海岛屿之间开辟一条道路来躲过英国人的监视。他只带着间谍从英国人那里偷来的一张尼古拉·德·尼古拉的蹩脚地图就使这一奇迹化为了现实。

苏格兰宫廷的人当晚就上了船，维勒加侬特别殷勤地向小皇后伸出两个大拇指，让她扶着顺利地登上了雷亚尔号船。几天后，他们安全抵达莫尔莱①。

---

① 法国菲尼斯泰尔省首府。

这一切发生在一五四八年。现在是一五五六年，从那以后鲁帕特没有离开过维勒加侬。他加入了苏格兰卫队，在这个精锐部队里，他还成了将军的贴身警卫，和其他几个人在将军门前轮流站岗。如果有人想动将军一根汗毛，鲁帕特会第一个扑上去跟他拼命。

忠诚是人们轻易就能满足的一种情感。只需耐心忍受就行了。只要能跟着自己的主人，鲁帕特就感到无比幸福，无论是去巴西还是在别处。他唯一的小小遗憾就是，将军跟玛丽·斯图亚特一样也不喜欢风笛。他只好走得远远地吹奏风笛。

那天他被指定随小木桨船去灌淡水，他随身带上了他的那件乐器。将军给秃鼻乌鸦下的最后通牒只剩两天的时间了。一切比往常更平静，没有丝毫动静。海岸上看不见一个人。

鲁帕特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对他来说，平静就是平静，没有必要往更远处想。

瀑布对面修建了一个浮码头，水手们将小木桨船停泊在那里并开始往船下卸水桶。鲁帕特沿着椰子树林朝西边走去。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小船，因此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但是他抵挡不住重返海滩的小小快乐，因为一条鲸鱼被冲到了沙滩上。这个大家伙在那里已经好些日子了。鲸鱼皮在阳光暴晒下都起了皱。抓住鲸鱼颈部的垂皮，很容易就能爬上它的头。鲁帕特喜欢来这里爬上这黑色的悬岩上玩。他注视着海湾，只要稍微避开那太熟悉的面包山的影子，他几乎就可以想象自己在苏格兰。这季节的雾很浓，很像苏格兰的夏天。他从一首阿伯丁①乐曲开始吹奏风笛，这是根据童年的一首儿歌改编的乐曲。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所有水桶运到小船上。自从跟海岸的翻译们搞僵以来，陆地上再也没有人帮他们干这活了。水手们开始灌最后一桶水

---

① 英国苏格兰东北部港市。

时，夜幕已降临。

鲁帕特很高兴能尽情吹个够。他打开风笛的吹口，准备把它拆卸下来，这时两只强有力的手从后面把他打翻在地。鲁帕特最后的幻觉是，天空有一棵白色的大花菜而他却吃不到。与此同时，一把利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夜已很深，小船里有人吹哨子，催苏格兰人上船。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来，头埋在格子呢披巾里。月亮还没有出来，操舵的水手手提一盏昏暗的灯。苏格兰人在小船的另一头坐下，那里光线朦胧。返岛途中没有人说话，疲惫、忧虑加上再也没有卡乌安酒和印第安女人的慰藉这一令人绝望的事实，大家都阴沉着脸。

小岛一片漆黑，由于头几个月里没有斟酌着用蜡烛，后来就只好利用天色作为照明来安排生活。暴风雨的夜晚，就像此刻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大家就只好摸黑活动，太阳一落山就上床睡觉。苦力水手们回到吊床上，探听好情况的假鲁帕特径直朝警卫队走去。柱子上有一个漏刻，提着一盏小灯为将军守门的卫兵可以据此掌握轮班的时间。他再次返回将军门旁时，站岗的士兵打了个呵欠，站起身去警卫队叫“鲁帕特”。这些睡得昏昏沉沉但无所畏惧的人之间有个约定，换班时大家都不说话。

马丁就是这样在夜晚的某一时刻，穿着苏格兰“吹诱鸟笛者”的制服，按照预料重新出现在维勒加依房门前。他透过朝向海滩的窗户隔栏朝外看，等着月光变充足，在向自己深信不疑的偷神默默致词后，他慢慢打开房门。

强盗们的计划很简单：孤立维勒加依然后除掉他。这项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实现。压倒多数的移民都对将军强迫他们做的徒劳无益的工作感到泄气和反感。维勒加依被所有错误尤其是剥夺了这些不幸者为其厄运求得简单补偿的最后这个错误搞得焦头烂额。在将军与翻译们的较量中，移民的同情心明确转向后者。他们羡慕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淫荡行

为，在热带地区的陌生环境里，似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完美形式。如果开战，翻译们可以依靠移民的中立性，甚至也许有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剩下的是士兵。他们大多数人都感到沮丧，除了似乎从不为任何事情气馁的苏格兰卫队。不过，从最勇敢的到闻风丧胆的，所有士兵都是按军队方式培养起来的：他们需要命令。因此袭击者首先必须让他们听不到命令。

这出戏的开场，马丁的任务就是置最高统帅于死地；清除了他，后面的一切才得以进行。现在，他提着灯距离将军的床只有两步之遥。床的帷幔是拉上的。能看见系在一根柱子上的吊床的绳索，维勒加依将吊床横挂着。对着帷幔直接动手还是拉开帷幔，是杀手一个进退两难的老问题，马丁以前从未想过。港口的很多女孩跟他讲起过两种类型的男人：一种是点着灯做爱，另一种喜欢熄灯做爱。对此他无所谓：别人给什么他就要什么。想到这里他在黑暗中笑了，喜欢挑衅的马丁心想这次干脆就做个选择：他猛地拉开帷幔。

吊床是空的。

他焦躁不安地床上床下四处查看，并搜寻将军放战争宝物的地方，只能等一切都结束时再来拿这宝物。可是箱子不在那里。马丁极其清醒，即便身处最危险的埋伏中亦如此，他一把扯下把他裹得透不过气来的格子呢披巾，举着灯开始搜寻暗处。他没发现屋里有人，感到中了圈套。是汇聚全部勇气、求助于面对危险其本能所具有的一切反应的时候了。他是个双重身份的人，危急关头小偷赶来援助谋反者了。像是要用动作表示其身份的转变，马丁机械地拿起总督府桌子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镶有细密画的镀金镜框。他把镜框塞进口袋，一边为没有获得另一个宝贝而感到失望，一边走出房间。唉，蜷缩着身子躲在黑暗处、被夜晚的紧张气氛所侵袭的同谋们见他在门口晃动手里的灯，以为他在发暗号，于是发起攻击。他们向马耳他骑士茅舍扔去一个麦秆火把，茅舍的棕榈叶立即燃烧

起来。指挥进攻者作战的秃鼻乌鸦下令向燃烧着的茅舍隔墙射击。逃兵留给马丁的两杆火枪和埃吉迪奥偷来的另一杆便是翻译们的全部武器。他们很希望这点火力能对受到突然袭击的敌人产生威慑力。果然,从警卫队里冲出几个苏格兰士兵,他们解除了武装、半裸着身子,瞄准他们是件很容易的事。

攻击者以为大获全胜。但马丁觉得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了甚至非同寻常。骑士的茅舍燃烧着,里面没有传出一声喊叫。除了少数苏格兰警卫员,没有人从木屋里出来。

除了火燃烧发出的爆裂声,一切都悄然无声。远处,东边,不时地有雷电的闪光,清晰而悄悄地映出面包山那巨大的黑影。马丁识破了圈套。他吸到空气里有看门狗的气味,突然,他本能地打碎手里的灯。几乎同时从要塞射出的一枪鸣响了。但是,由于没有灯光,射手没有击中他。

接着又是一阵枪击,进攻者黑压压的人群里发出痛苦的喊叫。

马丁立即明白他的计划全被识破,将军也给他们设了陷阱。他和骑士躲在要塞里向进攻者猛烈射击。进攻者们惊慌失措。能听见溃退、失败的喊叫声。苏格兰人利用敌人受到钳制的这个时机按他们的方式在腰部围上一块布料,刚围好他们就立即疯狂地扑向混乱的人群。维勒加侬的部队从要塞的工地直向海滩奔跑,想切断翻译的退路。将军那雷鸣般的声音在战场上回响着。

这个袭击计划中只有对手艺人的中立性那部分预测是正确的。躲在宿营地里的手艺人目睹了一切却没有行动。

秃鼻乌鸦的人送来的独木舟停泊在两处:海滩的南沙嘴和海湾另一边的暗礁之间。逃兵鲁莽地冲上小船,差点把船弄翻,士兵和伤员的叫嚷声里又增加了划桨手的喊声。

马丁在寻求另一条出路。见这一仗打败,他又恢复了一贯的心理,直到现在他都在满足这种心理:随别人听天由命去,自己先逃命要紧。

他朝小木桨船走去，但苏格兰人比他先到并且有很多人在那里站岗。他首先想到游过岸；这是他制定的无数逃跑计划中的一项，为此很久以来他一直在练习游泳。可是，海岸太远了。

只有一个办法。他回到总督府，打算绕过总督府在要塞和北角面堡之间穿行。他拐弯的时候发现一个黑影举着剑追上来。就着旁边炭火的光亮，他认出是朱斯特。

“别动，”朱斯特冷静地向他发出命令。

“你听着！”马丁说，“克拉莫尔冈。别惹我。让我走吧。别忘了，我以前还想过要救你呢。”

“你是想让我远离此地。”

“我做得对啊，”马丁说，“因为我觉得你像个狮子在为你的新主人战斗。”

朱斯特始终使他不能迫近。

“以前你想跟我较量，一决高低，”马丁说，眼睛一直盯着他。“现在不完全是这样。”

他习惯性地把手指放在令朱斯特难堪的部位。马丁见对手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

“你想给我找一把剑吗？”他冷笑道。

就在朱斯特发窘的时刻，他向旁边一跳。朱斯特来了个冲刺，但没击中，他转过身。局势还是一样，只不过马丁不再是背对着棕榈枝墙，而是被茫茫黑夜包围着。

“听说你每天早晨跟维勒加依习剑。显然，即使我有把剑，我们也不是对手……大人。”

马丁假装屈膝致意，让手臂一直拖到地，突然，他抓起一大把细沙向朱斯特的眼睛扔去。朱斯特看不见，便放下护手，用那只空着的手摸脸。几乎就在同时他感到马丁的大拳头猛击他的腹部，他昏倒了。

半清醒中，他听见将军大声叫嚷着走过来。接着他被几只手抓住，他好像看见了科隆布。在这似梦非梦中，有一个人抱怨说马丁逃跑了。

*

拂晓时，大家哆嗦着计算有多少俘虏和伤亡人员。死者的数目很快就算出来了：除了鲁帕特下落不明，死了三个士兵。进攻者那边，一个被火枪射中丧命，两个因为没有登上船在海里溺死。另有两个士兵受了伤但伤势不重。最后，总督府前面的广场上有四个带着手铐的俘虏，这些手铐是从船上找来的。这几个人是秃鼻乌鸦、维托里奥、埃吉迪奥和另外一个脸上有长条疤痕的人，此人跟他的主子一样身上也装饰着羽毛，他的牙齿已经开始脱落，看上去像一只秃鹫。

朱斯特被抬上将军宝座的华盖上，在他恢复知觉的这段时间里科隆布一直在那里守候着他。

到了晨祷的时间。维勒加依派人去找特韦。有人终于在南角面堡的城墙下找到这位方济各会修士，他躲在一个蓄水池的墙角里。他四肢颤抖着，嘟嘟囔囔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他拿出一大根烟草，他总说这是为重大节日留着的，他烦躁地抽了几小口烟，说是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

“您今早带大家做祈祷了吗？”维勒加依命令似的问道。

“我的主意已定，”特韦说，眼睛红红的，一副穷途末路的田鼠的神情。“我要回法国。”

维勒加依想到，这位学者与其说是助手，还不如说一直就是个负担。显然，如果他离去殖民地就没有布道牧师了，他为此感到遗憾。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位可怜的宇宙志专家除了是个学者还做过别的什么呢？

“您听我说，”特韦尖声叫道，对方的优柔寡断却突然给他增添了勇

气。“我请求随大罗贝热号船回法国。”

将军淡淡一笑，语气温和地对他说。

“从今天起您就为回法国做准备吧，神父。您不在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

然后他把身子转向朱斯特。小伙子已经起床，在喝菜豆汤。

“你感觉好点吗？”将军问他。

朱斯特点点头。

“好极了！我要对你说你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

科隆布拥抱了哥哥。谁会想到椰树林海滩竟成了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战场？一夜的鏖战，朱斯特的眼睛也布满长长的黑眼圈，加上现在这缺少阳光的季节他的脸色又变白了，还有这庄严、沉默寡言的港口现在完全成了一个男人的港口，这一切使得此刻的朱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

为了结束最后乐章，维勒加侬没有休息就往门外的广场走去，走到俘虏跟前他停住了。他对秃鼻乌鸦说：

“你的计划差点得逞，”将军说，“可是最好的机器也会出现意外情况。要不是这个冒失鬼来求我娶你打算卖给他的那四个女人，我永远都蒙在鼓里。说到这一点，”维勒加侬把身子转向堂冈萨戈继续说，“我们可以让那个讨厌的家伙走出他的藏身处了。这些先生不会对他胡搅蛮缠了。”

堂冈萨戈一瘸一拐地走了，一直走到他们在森林里挖的一个地牢里，坎坦就被藏在那里。

始终站在秃鼻乌鸦跟前的将军，宣布了他的判决。

“你将被绞死，”将军看着秃鼻乌鸦宣布道，“你呢，”将军把目光转向另一个用羽毛装饰的翻译继续说，“有人看见你用一把大菜刀砍死了一个士兵。也判你绞刑！”

大家注视着囚犯，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是软弱地请求原谅还是像平常

那样刻骨仇恨。换了别的场合，翻译们会以一种引人发笑的方式轮流做一些可怕的、蔑视人的、沮丧的以及傲慢无理的滑稽动作。然而，也许秃鼻乌鸦很清楚什么都打动不了维勒加依，他朝他那边猛地吐了一口唾沫，可惜太近只落在沙里。于是大家都明白，至少对这两个人而言，事情已成定局。

接着，维勒加依转过身对着另外两个俘虏，他们与秃鼻乌鸦背靠背拴在同一根绳子上。

“这两位是谁啊？”维勒加依询问道。

“都是无辜的人，老爷，”维托里奥哀求道。

他的同伴和他都泪流满面。

站在将军身旁的勒托雷指着威尼斯人说：

“此人是囚犯，被减刑了。”

“这么说你命中注定总是要坐牢？”

维托里奥从维勒加依的话中听出有赎罪的机会。总之，他认真地听着，直到他们出发袭击小岛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里贝尔”这个词。他曾与骗子为伍，但他不认为自己与他们的堕落休戚相关。

“啊！老爷，”他悲叹道，“我总是落入唆使我做坏事的无赖手里，这是我的不幸。他们要挟我，我只好听任他们的摆布。”

说着，他把头朝身后的秃鼻乌鸦点了点。

“你是独立行动，”秃鼻乌鸦冷笑道，“到今天早上都是如此。”

“闭嘴，骗子！”维托里奥尖声骂道，“我来这里是赎罪的，是你腐蚀拉拢我。”

埃吉迪奥看见一丝希望便不放过，也抱怨起秃鼻乌鸦来。维勒加依做了个生气的动作，制止了这一片斥骂声。

“有人看见他们杀人了吗？”他问身边的一群人。

没有人说看见。

"不管怎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他们将带着锁链劳动，直到我改变主意为止。"

这天，整个白天都有阳光，这表明雨季接近尾声。将军慷慨下令午休，大家才得以忘却昨夜的恐惧。甚至哨兵也入睡了。这时，马丁游着回到了大罗贝热号船，他顺着一根缆绳滑行，这是他孩提时学会的一种本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在水中激起的轻微的小波浪。他在清澄的海水里悄悄地游，一直游到小木桨船旁，他解开一只小木桨船的缆绳，游着把它拉到离小岛一链远的地方，然后，他爬上舷缘，抓住两只桨拼命划起来。

一个睡意朦胧的苏格兰士兵发现他时，他已经快到岸边了。他去拿火枪、给火枪装弹药的一点时间里，马丁早就跳上岸逃走了。

第十一章

有些胜利是令人失望的。维勒加依刚赢得的这场战斗就是其中之一。他闭门反思这场挫折。两天都不见他走出那间透光的房间,平常他就是在那里工作、吃饭和睡觉的。除此之外,整整两天,他既不工作也不吃不睡,只是一边叹息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停下并大喊一声朝着桌子的乌木台面猛击一拳。

这项事业是伟大的,我的上帝!把文明的援军带到食人肉地区是一个正确的、光荣的和必要的举措。可是要胜利实现这个宏伟设想,他能依靠谁呢?只能依靠胆小鬼和吝啬鬼,累犯和糟糕的工人。打败翻译们的当晚,四只小木桨船载着三十来个可怜的逃兵朝丛林驶去。他们宁肯跟印第安人一起过淫荡的生活,也不要维勒加依向他们展现的美好未来。

维勒加依下达命令,公民的营地从此将日夜有人守卫。小木桨船附近的港口也将有哨兵值夜岗。外面的敌人还没有来,倒是内部出现了腐败,整个事业处于危机中。难道就此放弃?且不说这个念头意味着什么,光是"放弃"这个词就让他不寒而栗。一五四零年,他应马耳他骑士团的请求护送卡尔五世去阿尔及尔,他们来到该城的城墙面前,此时下着雨,卡尔五世发出撤退的信号,两万两千个士兵中——其中有四百名骑士,只有维勒加依一人返回城墙将剑插在城门上。这次战斗中,他赢得了一杆

火枪、一只受伤的左臂和一些讥笑。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他朝那些从城墙上对他举着枪却被他的举动吓呆的摩尔人大声喊道："我们会回来的！"而现在，秃鼻乌鸦……

想到这里，维勒加依觉得一切错就在于把教导那群有恶习的士兵的任务交给了特韦。这位方济各会修士是个不称职的牧师，他只是穿了件教士的外衣而已，维勒加依甚至想用花式剑戳他一下。他不能指责他对宗教冷淡。他代表的是法国天主教会，该教会所关心的全都是俗事，而且他们的兴趣既不是教士的俸禄也不是女人而只是科学。对此人们可以原谅他们。

可是，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将军给国王和科利尼写了信，要求增派士兵、新殖民者，增加资金。信两天后将随大罗贝热号船和布瓦·勒孔特出发。不过，是否会给他送来他所要的东西，他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幻想，他急需的是教导流民的精神导师，南极法兰西的道德脊柱，热内布雷的灵魂。

热内布雷是他用来指称其殖民地最温柔的字眼。它的发音同热纳维耶芙[①]一样好听，热纳维耶芙是个十五岁的姑娘，他二十岁的时候，她没有接受他。热内布雷，热纳维耶芙，日内瓦。

加尔文[②]！

维勒加依的拳头突然打在乌木桌上，锡壶飞了出去。

加尔文！日内瓦！加尔文是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是提出信仰改革的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加尔文是个情趣高雅的人，与那个粗俗

---

① 圣热纳维耶芙，巴黎的主保圣女，传说曾劝说巴黎居民留城固守并击退匈奴人入侵。

② 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

的路德[1]显然不同，路德在德国只引起混乱和荒淫，幸好他十年前就死了，他的灵魂已入地狱。他的朋友加尔文则不一样！

加尔文和维勒加依曾经是奥尔良大学的同窗好友，尽管后来他们的命运大相径庭。将军起初并没有打算当军人。出生于普罗万的一个长袍之家，他自然当了法官。圆满完成法律的学业后，维勒加依以律师的身份进入巴黎最高法院。二十一岁时，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位。他永远地穿上了带有白色马耳他十字的深红色的外套，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受了画在他的徽章上的插在沙里的那三把剑的启发，也许与他小时候读的那些书有关，也许是因为他高大的身躯对于打官司的空间来说显得太臃肿，使得他更适合执行判决而不是辩护，也许是热纳维耶芙的缘故。

然而，当他回忆这段往事、细想他此生有幸遇到的所有人时，维勒加依还是将他那洪亮的赞美之声送给学者、艺术家和哲学家。对他来说，西塞罗、普卢塔克、查士丁尼、阿尔奇亚[2]都是神。加尔文二十年前发表《基督教原理》时就已经被他列入了这些人的行列。

维勒加依对加尔文的感情没有变，何况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想到加尔文的时候，脑海里便出现那个脸色苍白、对着作业沉思的小学生，那个瘦削、因为某个难以启齿的家庭屈辱而一心想报仇雪恨的小伙子。

《基督教原理》中那些漂亮的拉丁语句子出自他的笔下更是不可思议。这部著作激起了论战并受到强烈谴责，他一点也不在乎。那是一个充满新思想和大无畏精神的时代。维勒加依相信，这个提倡回归基督教

---

① 路德（1483—1546），德国人，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著有《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权威。

②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普卢塔克（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最著名的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皇帝，征服波斯、北非及意大利等地。安德烈·阿尔奇亚（1492—1550），意大利著名法学家。

最初的纯朴信念的加尔文正是他那军心涣散的部队所需要的人。

他点燃一根蜡烛，因为到了晚上的这个时候他已经看不见了，他给加尔文写了一封动人的信。他先是跟他回忆了他们昔日的友谊岁月，接着他描述了殖民地的生活，当然是好的方面但没有一句假话。他还就南极法兰西未来的美好前景作了长篇大论的展望，但他毫不隐瞒地对加尔文说他需要精神援助从而使溃乱的部队走上正轨。他应该向加尔文要多少牧师呢？思前想后，他将数字空着，心想五个牧师比较合适，足以带领岛上的人认真做祭祀，不过要得到这个数目最好还是申请两倍的人。于是他写道：十。他停笔思索了片刻后又伏案写起来。他以坚定的语气补充说，如果送一些待嫁的姑娘来，对殖民地将有很大的益处。并非他不担心女人进入这个圣地会引出麻烦事，而是他屈服于明显的事实。那些粗鲁的士兵总是寻找对他们禁忌的东西。端庄的良家姑娘有利于建立纯净的风俗，这样更好。头几桩婚事中的小伙子将与日内瓦派来的姑娘配对。那些没有优先得到姑娘的人至少可以从这些示范中得到启发，修正他们同印第安女人的行为。此外，如果加尔文在他的日内瓦同胞中发现一些能干的手艺人、品行正直的农夫以及各类骁勇而值得信赖的人，而且这些人愿意为巴西的伟大事业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同牧师和处女一起送来。

往信上盖印章的时候，维勒加侬迟疑了。显然，指望加尔文批准他的请求，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别有任务在身，壮志未酬。而且，他这么做，巴黎的人会怎么想呢？作为吉斯的朋友、马耳他骑士和布列塔尼海军少将，维勒加侬把天主教会所怀疑的人招到自己身边，这样做难道不会被指控犯背叛罪吗？不管加尔文是否受人们欢迎，也不管他的教导多么适度，他始终被看作是胡格诺派教徒[1]，诽谤他的那些人总是将他与讨厌的

① 胡格诺派教徒，指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多数属于加尔文宗。

路德派教徒混为一谈。

维勒加依又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潮湿的空气将尺蛾吸引到蜡烛旁，他一个反手赶走了这些令他讨厌的昆虫。他想到了费拉拉的宫廷，他曾在那里住过。法国的勒内，也就是路易十二的女儿，费拉拉公爵的妻子，她把一群知识渊博且宽容的人吸引到了自己身边，这些人对一切新观念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些主教也加入到这个圈子，加尔文在那里受到极大的尊敬。有人甚至说他是公爵夫人的神修导师。

维勒加依强忍住没有拍打桌子，因为他不想毁了他的灯。啊！他的理想就是把热内布雷变成一个和平之乡，那里，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位，那里，大胆的思想孕育出真正的信仰，这信仰与最初简单质朴的宗教相一致，而殖民地的原始状况必然有助于这一信仰的诞生。

他把这封信同准备让大罗贝热号船带走的那几封信一起放进乌木写字台里。然后，他钻进横挂在旧式列柱床上的吊床并马上打起呼噜来，床的榫舌和榫眼因为遭虫蛀和潮气腐蚀而大声呻吟着。

*

粉碎马丁的阴谋后的那几天，坏消息成群而至。首先，在计算逃跑的人时，大家发现其中有些是手工业行会的重要人物如木匠、铁匠和一名药剂师。其次，去做淡水补给的时候，水手们受到袭击，四人中箭而死。他们的尸体被运了回来，很容易就能认出他们是被土著人的芦苇长矛刺杀的，矛的尖端通常是骨质的，有时是一个分泌毒液的鳐鱼的尾巴。显然，不必再指望得到图皮人的同情，至少是附近海岸受控于败退的翻译们的那些图皮人的同情。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再也没有新鲜食物从内陆发送过来。幸好维勒加依为防万一屯积了一些面粉、木薯和腌货，得靠这些储备粮活命。有人突然想起船舱里有好几桶种子还没有卸，有黑麦、小麦、大

麦、小萝卜、甘蓝、韭葱。有足够的东西可种。可是，在规划小岛的防御工事时，除了要塞和住房，将军没有预留一片可耕地。现在弥补为时已晚，再说，他们去看种子时发现大部分已经长虫或霉变。因此所有希望都落在大罗贝热号船的使命上。生意好的话，该船的货载卖的钱可以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如果暂且需要坚持半年，大家就缩减开支，必要的话，去海湾尽头的诺曼底商行买些东西，这是一件屈辱的事，维勒加依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大罗贝热号船出发的前一天，将军邀请他的高级军官、特韦以及两名年轻侍从吃了顿告别晚餐。要想忘记盘杯里只盛着少许食物，谈话必须是欢快的。维勒加依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他那强壮魁梧的身躯在战场上是那么的自如，也学会了在豪华的宫廷里激发美和诗意。他那粗大的嗓门朗诵诗歌时力度控制得那么好，仿佛在表达令多情人思绪奔腾的无穷力量。他擅长表演悲剧体裁和哀婉动人的主题，但是，他突然笑起来简直就是个喜剧演员。除此之外他还唱歌，是美妙优雅的男中音，于是大家明白，这个完美的朝臣能让人忘记那天晚上的时间，忘记他们当前所处的绝境。

苏格兰士兵们像捧着圣骨似的小心翼翼地拿来一瓶葡萄酒，它神奇地逃离了穿越大洋的种种危险和随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灾难。维勒加依打开瓶盖，并特地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个水晶酒杯。可不能用锡质大啤酒杯来喝这琼浆玉液。必须尽情享受它，也就是说先一饱眼福，让绯红色的酒靠近烛光，欣赏酒的成色。发表祝词前，维勒加依放下酒杯，他看着朱斯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朱斯特·德·克拉莫尔冈先生，”他读道，“我受马耳他骑士团上级之委托，以他的名义在此宣布……”

在场的人都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嘴角挂着一丝同情的微笑注视着朱斯特。

"在一五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发生于热内布雷海湾科利尼要塞的战斗中,您表现得无比勇敢坚强,不仅严密监视敌人、追捕敌人,还冲向他们并且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敌人用不正当手段打伤了您,危及您的生命。为此,请您佩戴上骑士的武器,为耶稣基督效劳。"

这个任命仪式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过时了,换了别的场合一定显得滑稽可笑,可是维勒加侬说的时候充满了自信,只有那些知道某个传统已经消亡却想把它传承下去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种自信。朱斯特并没有被快乐所蒙蔽,他打算利用这片不为人所知的大陆上时间的中止来梦想这个寓言是真的。他站起身,维勒加侬把剑放到他肩上和头上,说了几句类似的套话,并做了一个地道的剑面击肩礼结束了一切。

一片欢呼声随之而来,然后大家喝酒。苦涩的酒有一种伤感和离别的味道。大家的思绪尽力顺着酒往肚子下滑,并随着酒精渗透到身体的最深处,回想起被时光吞没的一些珍贵的地方以及往日的爱情。

"会轮到你的,"维勒加侬对科隆布说,"等你决定留胡子的时候。"

大家都笑了,只有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孩子们,"维勒加侬没有坚持,又说,"你们的英勇并非偶然。它表明你们确实出身非凡。你们的父亲是个完美的军人。"

然后,他坐下,显示出沉思和气恼的样子。

"他没有运气,首次出战就打了败仗。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被俘的时候他在帕维亚。他跟国王一起坐牢。一切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他变得忧郁起来,接着他想到应该就此住口。突然,他把身子转向朱斯特。

"后来,"他抬高声音又说道,"他参加了康布雷联盟[1]的战役,接着国王陛下派他去罗马商议卡特琳·德·美第奇与他儿子即我们现今的国王的婚姻。"

朱斯特的眼睛放着光。

"孩子们,他就这样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成了谈判代表、密使,肩负着错综复杂而又危险的任务。国王的两个密探都于一五四四年在波河被杀,那还是和平时期。"

"这么说,"科隆布惊讶地说,"他带我们奔跑于各城市,不是去打仗?"

"有时,他拿着真武器打仗。但更多的是使用别的更加秘密的武器;他不是为和平奔波就是准备战争。"

他咳了起来。

朱斯特和科隆布相互看了看。他们被弄糊涂了,父亲居然不是士兵。而得知他可能是某种类型的外交官时,他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我无法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维勒加依就此总结说,"因为我们不经常见面。"

"他是怎么死的?"朱斯特像是讨一笔债不客气地问道。

将军垂下眼睛,思考着。桌旁,即将担任大罗贝热号船总指挥的布瓦·勒孔特军官直挺挺地站着,毫无表情,特韦睡着了,堂冈萨戈专心于为写给玛格丽特的诗寻找某个难觅的韵。只有勒托雷专心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不比大家知道的多,"维勒加依不高兴地说,"他是在托斯卡纳区

---

① 康布雷为法国诺尔地区区府所在地。一五零八年路易十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订立同盟对抗威尼斯,该同盟一五一零年解散,一五二九年萨沃亚的路易斯和奥地利的玛格利特分别代表弗朗索瓦一世和卡尔五世在此签定了康布雷和约。

的锡耶纳被杀的，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年。”

“托斯卡纳不是……在西班牙的管制下吗？”朱斯特问，最近读的那些书使他对意大利有所了解。

“是啊，可是锡耶纳市民叛乱了，他们请求法国的援助。”

维勒加依显得很为难，说话极不自然。他与勒托雷交换了一个警觉的眼色。

“最后，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父亲就死了。”

“我听说，”朱斯特说，“他不得法国国王的宠爱。”

“确实如此，因为国王让他去与保卫皮埃蒙特[①]的部队会合，他拒绝了。”

“既然他不愿去皮埃蒙特打仗，国王为什么还要派他去锡耶纳呢？”

“国王没有派他去，”维勒加依大声说，然而，还是刚才的窘迫感使得他难以作进一步的解释。

勒托雷始终紧盯着他，然后将严厉的目光转向克拉莫尔冈兄弟。

“这么说，”朱斯特很费劲地说，“他跟西班牙人在一起？”

“这一切很复杂，”维勒加依连忙打断他的话，并大声说道，“再说，当时我不在那里。”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的母亲呢，您认识她吗？”科隆布说。

很久以来她一直在等机会提这个难题。她似乎感到这次麻烦不会太大，所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一片死寂，堂冈萨戈感到不对劲，停止了作诗，特韦也从睡梦中惊醒。

“不认识！”维勒加依简单地说，为了不再被追问个不休，他猛地站起来，举杯祝新骑士健康。

---

① 意大利行政区名。

"现在,"他不希望看到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于是连忙说,"亲爱的孩子们,我还要对你们说最后一件事。尽管你们跟我出发的时候不合乎条件,但你们效忠于我。我有责任……"

他正要说出后面的句子时停住了,大家看见他那布满马鬃似浓密胡须的脸上,有一根小神经在下巴的上方跳动。

"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你们是自由的。如果你们想乘大罗贝热号船回法国,我会同意的,虽然按规定除了神父先生任何旅客不得乘坐该船。"

朱斯特和科隆布打了个哆嗦,他们互相看了看,每人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同样的困惑,不知道将军为什么如此激动。

"我不要求你们马上回答。你们好好协商吧。大罗贝热号船明天下午起航。在舷梯被收回前你们都可以选择。"

*

在他们回去睡觉的路上,朱斯特一句话都没说。第二天,他把科隆布拉到一旁做决定性的商谈。他们沿着位于要塞北基坑和撕碎的暗礁线之间的那条小路走着,这路已经成了忧郁者沉思的场所和反叛者密谋策划的场所。

朱斯特准备了一个长篇陈述,科隆布挨着他一边慢慢走一边听他讲。他坦率地讲述了他们回法国的所有理由:克拉莫尔冈遗产的被窃取、他们的未来、科隆布的尊严,他赋予所有这些理由以一种压倒优势的力量,并视其为与荣誉相关的事。接着他谈到目前岛上的处境:维勒加侬的绝望、他们能给予他的帮助、南极法兰西的巨大。

科隆布微笑着,极目向远处的海岸即住着马尔加吉特部落的那个大岛的方向眺望。太阳比刚才又更加得意了一点。被击退的云紧紧抓住远

方的山脉，贴着西边的地面爬行。前几周下的雨给万物增添了一层绿意，此刻的大自然显得更加温柔而迷人。

朱斯特总算刹住了口，科隆布朝他投去明亮的、被大海映照得蓝莹莹的目光，她微笑着对他说：

“我的朱斯特，你太费苦心了！你以为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吗?”

“那你说说看?”他红着脸大声说。

她拿起他的手，在他前面跳跳蹦蹦走到路堤下方坐下。已经变干的石灰渣反射着太阳光。剩下的几个灌木丛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盐和灰尘，在微风中轻轻抖动。

“我们留在这里吧，”她说，“我很乐意。”

朱斯特却突然不高兴起来。他不愿意自己的想法轻而易举就被别人猜出。在他眼里，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个骑士，不仅是勇敢的还应该是神秘的。不过，想到无需陈述他不愿说出的自己的一切感受，他感到轻松了许多。

出于对维勒加侬的真挚感情，朱斯特想帮助他渡过险境来尽自己的本分。他小时候就向往荣誉、成功和献身，建立南极法兰西只是命运为他安排的一次机遇，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一形式去实现他的那些理想。

布瓦·勒孔特指挥的大罗贝热号船出发后，维勒加侬只剩下勒托雷和可怜的堂冈萨戈扶助他的工作，堂冈萨戈的健康状况只适合于作诗而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情。

朱斯特感到自己投入了行动并掌握着指挥权。科隆布以微笑暗示朱斯特不必解释他为此感到的莫大幸福。

“你呢?”他反问道，以此表明与他有关的事情到此结束。

她犹豫了一刻，没有回答。她想要做的事情跟他一样明确，但她没有像他那样作抽象的推理。她尝试着清晰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发现有两种

情感占主导地位。一是因分享朱斯特的幸福而感到快乐。她不想就此发表任何意见，宁愿让他相信她也怀有同样的梦想。然而这不再是真的了。实际上，她根本不把南极法兰西放在眼里。对那些伟大的设想和意欲化理想为现实的维勒加依，她是带着讽嘲的眼神去看待的。反之，几天来她感到心里产生了第二种情感。

"我要回印第安人那里，"她说。

帕拉加瑟的命运，她的那些女朋友，那个扔掉珍珠的俘虏，年轻人，老年人，孩子们，武士，她怀念那个部落的所有人。

"印第安人！"朱斯特大声喊道，"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他们从此将和我们势不两立。"

"我说的是海岸上的印第安人，"她反驳道。

朱斯特的反应迫使她提出论据反驳他。其实，她没有任何打算，没有任何真正的意图。她只知道自己想再体验一次森林的静谧气氛，去激流中洗澡并努力使自己抛弃嘈杂的身影，行走在大自然中而不破坏它的安宁。

"我知道还有一个部落，就在森林里，也许他们能帮助我们。"

她灵机一动说。

"从今后，我是我们这群人中唯一会说印第安语言的人。"

朱斯特看着妹妹。他从来没有觉得她的表情像现在这么奇怪，她的眼睛似乎既能看到人的内心又能照出她所注视的人的灵魂；她那越长越俊俏、又长又瘦的脸简直就像上个世纪佛罗伦萨派画家画中的佛罗伦萨女人。

他第一次感到，使他们相背离的东西比小时候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更加明显。这些差异造成的说不清楚的诱惑使他感到极度不安。

"是的，"他说，试图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态度，"作为翻译，你也许对我们非常有用。"

“你应该让维勒加依相信这点，”她没有料到这个没有结果的表达法将会被这个新骑士用来作为某协议即他的某个誓言的基础，于是又说。

他思考了很久。

“好吧，”他终于说道，“我保证做到。”

两人都惊叹于其命运的曲折，他们坐上小木桨船准备去看大罗贝热号船起航。

第十二章

“别管我，你继续前进，我实在走不动了，”坎坦呻吟道，一屁股坐到一个大树桩上。

地面在上升而且不硬。人走在上面两脚发软。埃及无花果和蓝花楹树干将最前面的拱廊形树枝，还有形成天棚似的拱形树顶高高举起，凸现在远处的陆地上方。阳光像透过一个植物彩画玻璃窗一样穿过树叶绕射下来，终于使森林看上去不再像一个令坎坦感到很不愉快的井井有条的大教堂。

“好啦，现在不是泄气的时候，”科隆布不悦地说。

她手里拿着一个航海罗经，是维勒加依借她的，好让她在茂密的树林里辨认方向。

“我还以为你认得路，知道怎么与你的那些朋友取得联系……”

“所有那些话，”科隆布一边不停地看罗经刻度盘一边说，“都是说给将军听的，目的是让他放我们走。”

“我的上帝！”坎坦低声说。

与其说是危险使他感到恐惧，还不如说提前知道自己将被卷尾猴包围，在远离人类的境况下结束生命更使他感到沮丧。

“也许我永远都见不到她们了……”

"她们"指他的四个女伴，自从他们三天前从小岛出发，他就不断地向科隆布的耳朵灌输那几个女人的名字。

"我感到纳闷，"她嘀咕道，对这个讲道者令人厌烦的叹苦经不感兴趣。"我们差不多到了将海湾和另一个海岸隔开的那个悬崖旁边。可我们没遇见一个人。"

"在这个鬼地方，你还希望我们遇到谁啊，上帝？"坎坦恳求道，"从来没有人敢从这里经过，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这是因为，他只赞美过那四个印第安女人，为的是把她们引向天堂，此外他并不了解其他印第安人。可是科隆布记得自己曾经静悄悄地走过一些像这样难走的丛林。她知道，在这偶尔回响着看不见的鸟或者吼猴的大声咒语、坟墓般的寂静中，印第安人能做到不惊动任何生物。他们进入森林后没有任何人露面，起先她还感到安心，因为她怕遇到海岸那些抱敌对情绪的部落。此刻，他们的孤独却引起她的担忧。她觉得这寂静有两种既是可能的也是不利的原因：要么确实没有人，是他们迷路了，要么就是所有部落都对殖民者怀恨在心而躲了起来，怕随时被他们杀害。

科隆布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罗经的磁针，她一边在树桩间绕行一边朝南边走去。突然，她尖叫起来。

"怎么啦？"坎坦直起身子喊道。

他赶紧走到她身边，他看看四周，感到莫名其妙。

"看地上，"她伸出指头嘟嘟囔囔地说。

一具赤裸裸的尸体仰面躺在地上。这是帕拉加瑟部落的一个印第安人。从他嘴唇上的那块纯绿宝石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死者的嘴已经软化，穿孔的嘴唇朝鼻子翻起，像个壶嘴。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森林里的腐朽气味引来蛆虫，在尸体周围蠕动，形成一个近乎白色的光晕，他的内脏肯定已经爬满蛆虫了。不过，步行者们看到的那部分身体仍然完好无损。他的肌肤丝毫未受损害，也没有一处伤痕，大腿上还残留着仪式期间涂抹

的格尼帕树脂的痕迹。此人不是战死。再说，士兵很少像这样被扔在战场上。印第安人对埋葬死者很重视。至于他们的敌人，据说是就地吃掉。这人却只是被蛆虫在吞噬。

森林光线昏暗，他们无法细看。坎坦捏着鼻子鼓足勇气跪到地上察看，凑近尸体时他发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细节。

“你看这些小疱，”他对科隆布说，而她对此毫无兴趣，拉着他要走。“他全身都是这种小疱。好像是天花。”

发现这具遗体虽然令人毛骨悚然，对科隆布来说却不失为鼓舞人心的事。这表明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

“他一定是没来得及赶回村子就死了，”她追踪线索说。

坎坦不再想休息的事。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跟着科隆布。一小时后，他们又发现一具尸体，死者的身上有着同样的瘢痕。

尽管如此，科隆布仍然保持着愉快的情绪，因为她记起了那些地方。他们到达宽阔的村口，那里隐藏着一个陷阱，她兴高采烈地向坎坦展示该陷阱的机械结构。他们绕过陷阱，看见了远处的大茅屋，兴奋不已的科隆布几乎跑了起来，喊叫着通报自己的到来。

然而，依然是一片寂静。茅屋空无一人，屋顶半塌。丛林贪婪地蚕食着印第安人用烧火的方法开辟出的林中空地和庭院。除了地上有几个碎碗片，村民原先的生活用品无一存留。但是也没有尸体。

科隆布在一块砧板上坐下，双手抱住头，陷入绝望中。对坎坦来说，所有这些值得纪念的东西都毫无意义，他只觉得从他们出发到现在，这是第一次在一个过得去的或者差不多过得去的地方歇脚。他从包里拿出吊床，把它挂在两根柱子间，爬上床准备休息片刻。然而，随着吊床的摇晃，他想起了秃鼻乌鸦的死刑，这时刻他可能已经同他不幸的合伙人一起被绞死了。这也是坎坦为自己被指定陪同科隆布出发而感到高兴的种种原因之一。可是这段回忆使他的嘴发干，他从床上坐起来，把手伸向脖子。

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个人从茅屋出来，悄悄从科隆布身后走过，想逃往森林。

他和科隆布仔细观察屋内时，这人可能躲在某处没有动。如果此人是印第安人，他轻而易举就能溜进森林。可这是个白人，虽然他很熟悉森林但还是犹豫了很长时间。

“站住！”坎坦命令道。

坎坦待在暗处，便利用这个优势让这人相信自己拿着武器。听他的声音似乎他正举着两杆火枪。可惜，跟平常一样，他没有任何防身的武器。

幸好，逃跑者并没有恶意。见自己被发现，他便稍稍张开双臂，转过身来走到空地的亮处，面对着科隆布。

他有着一张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脸，显老，看上去就像生活在热带地区而提前衰老或者保存得过了期的那些人的脸。头顶上有一绺呈穗状的金发，他简直就像特韦收藏的菠萝珍品。跟翻译们一样，他也穿着有色纺织纤维质料的衣服，只是他不像秃鼻乌鸦那样费尽心思装扮成绅士。没有线条的上衣和长裤让科隆布觉得很俗气，他走到她面前准备坐下。

“你好！”他平静地说。

“您是法国人？”科隆布带着惊讶甚至责备的口气问他，她原以为能在这个村子见到她的那些朋友，不料遇到一个白人，她很扫兴。

“这里，为了不被吃掉，人人都自称是法国人。”接着，他跟刚才一样带着几乎让人听不懂的浓重的口音补充说，“包括我，其实我是英国人。”

“您在这村里干什么？”坎坦继续问道，语气异常愤怒，他认为这足以引起对方的恐惧和尊敬。

英国人似乎很沉着，反而使这些威胁人的话显得很可笑。

“跟你们一样，我想。我在散步。”

“印第安人出什么事啦？”科隆布问。

“你们从哪里来，怎么连这都不知道？”这人盯着她看并说道。

她那奇特而美丽的眼睛令他震惊，但他没有流露出丝毫恐惧。

“由于流行病蔓延，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了。”他又说。

坎坦从吊床上跳到地上，好奇心战胜了怀疑，他也走到亮处。

“是天花吗？”

“对此我一无所知。这里没有医生。你们了解印第安人，他们说这是一种魔鬼，还给它取了个印第安名字。”

“他们都死了？”科隆布仍然不甘心地问道。

“没有全死。但死了很多。你们听说过一个叫科尼昂贝克的人吗？”

“没听说过，他是谁？”

“一个勇敢的印第安人，他曾在战斗中杀死了无数敌人，抓获了无数俘虏。印第安人像对待国王那么敬重他。他常去外国商行，那些商人甚至还教他怎么开炮。他喜欢做的事情是双肩各扛一门大炮，直接开火。”

英国人站起身，一边笑着做出朝后射两门炮的动作，一边把头转过去瞄准目标。然后，他悲伤地坐下。

“唉，可怜的人浑身结满痂盖，两天之内就死了。”

坎坦摇摇头。一个热衷于战争的猛士的死亡是不会引起他伤感的。他在想他的那四个印第安女人并用鼻子吸了吸气。

“你们是从商行来的吗？”英国人试探道。

“不，是从小岛来的。我们跟维勒加依在一起，”科隆布赶紧解释，因为她对这人产生了信任。

“倒霉的人！”他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她后悔说了实话，感到坎坦往后直退。

“如果印第安人遇到你们，”英国人又说，“你们千万别这么说。他们坚信是你们这些法国移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疾病。”

“谁告诉他们的？”

“海岸的那些翻译。”

“您难道跟翻译不是一伙的吗?”坎坦好奇地问道。

“我!”英国人气愤地挺直身子说。

“对不起,”坎坦让步了,“我以为这边海岸的所有白人都是秃鼻乌鸦的朋友呢。”

“秃鼻乌鸦,”英国人轻蔑地说,“这土匪确实对你们不错。你们却也为此得到了报应!”

“此刻他也一样,”坎坦反驳道,从他的语气中能感觉出,秃鼻乌鸦从此将吊在一个绞架上荡秋千,他对此还是蛮高兴的。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你们从没听说过佩罗这个名字吗?”

科隆布和坎坦神情困惑地互相看了看。

“是您吗?”

“不是,”英国人叫起来,“我是夏尔。”

“我叫坎坦。”

“我叫科隆布。”

介绍完毕,大家满意地笑了。科隆布没想到,她曾经与印第安人共同生活过的这个背景居然成为几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共同登场的舞台布景。一个名字就能使两个人接近并使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生活在这里的图皮人一定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可笑。

“佩罗是整个海湾最了不起的人,”英国人认真地说。

“他是哪个种族的?”科隆布询问道。

夏尔笑了,指给他看那些在无数海上探险者离开后依然存活的残齿般的树桩。

“跟我们一个种族。或者更确切地说跟你们是一个民族。是个白人,他原先是法国人,后来成了……现在的样子。”

"什么样子?"

坎坦提这个问题时不满地撇了一下嘴,他担心英国人又要像说到科尼昂贝克或者秃鼻乌鸦之类的骗子时列举他们的辉煌战绩。

"一个无比善良、睿智的人。"

"这个圣人住在哪里?"坎坦带着挖苦的腔调问。

就他对此地的了解,他不相信这种品质高尚的人能在这里存活并受到尊敬。

"住在一个印第安人称做蒂茹卡的森林里,从这里得走两天。"

"您为什么问我们是否认识他呢?"科隆布问道。

"你们刚才不是想知道所有白人跟秃鼻乌鸦是不是一伙的吗? 喏,我要让你们知道,其实许多人都不承认那些匪徒的权威。"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佩罗就是那许多人的首领吗?"

"啊!"英国人冷笑道,"他要是听见你们这么说就好了! 他是首领? 也许,反正我从不这样看待这件事。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从不发布命令,既不惩罚也不奖赏人的首领。"

对于他们并不认识的这个人所作的动人描述,两个新来者的反应完全不同。科隆布又陷入对印第安人的怀念中,难以自抑。

"我们认识这里的印第安人。您认为还能找到他们吗?"

"这很难说,"英国人摇着头咕哝道,"印第安人经常像这样一夜之间就远走他乡,是沙球命令他们离开的,说是为了镇定神灵。有些人好像甚至还去了西边的一条大河并且穿越了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

科隆布用脚尖在灰尘里踢着从项链上掉落的两颗白色小滨螺。她一时起念要顺着这些痕迹追寻印第安人。但她立即发觉这样做很荒唐。她叹了口气。

"能知道点什么的就只有佩罗了,"夏尔明确地说。

"您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老智者,可我想象他是个隐士。"

“他确实是个隐士，不过很神奇，他无所不知。而且我敢肯定他认识你们。”

“我们？您是指维勒加侬吧。”

“你们大家，尤其是你们两个，如果你们曾经跟印第安人有过交往的话。”

坎坦一时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接着他立即反驳道：

“如果他知道得那么多，那么了不起，那他为什么从来不露面呢？他为什么让我们落入秃鼻乌鸦的魔掌，之后又发生或者差点发生死亡的悲剧？”

“因为佩罗善于忍耐。”

“这么说，”科隆布问道，“您认为他能帮我们找到印第安人？”

“您觉得，”不等对方回答坎坦就补充道，“他也会给我们提供新鲜食物和水，从而帮助我们这些移民存活下去吗？”

“佩罗不是商人。”英国人缓慢而沉思地说，“他没有东西可卖，也不想买什么。”

坎坦撇了撇嘴表示很失望。

“不过，如果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他愿意帮助你们的话，他无所不能。”

科隆布拿定了主意，她朝坎坦转过身，立即明白他也有同样的想法。

“夏尔，”她睁大眼睛说，“您愿意带我们去见那个佩罗吗？我们很想认识他。”

英国人抓住她的双手大声说：

“啊，真的，我为此感到荣幸。非常荣幸。每次向佩罗介绍一个值得交往的人时，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不列颠人的矜持总是压倒他们的激情，然而，无需借助于词语，单从他的声音就知道此刻他很激动。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今晚就出发，”他又说，“照我看，我们离海岸非常近。秃鼻乌鸦死了，这是肯定的，可是跟你们同船来的一个小坏蛋好像逃跑了，还声称自己从此就是海岸边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那些人的首领。”

科隆布猜想一定是马丁。

“他好像比秃鼻乌鸦更坏。”

坎坦去收他的吊床。他们每人吃了两条熏鱼，喝了一点水之后就上路了。

夏尔领着他们穿越森林。他们穿过种着宽叶帕可树的山丘，以及林中空地那些芬芳的乳香灌木丛。他们又看见了高大的深色乔木林和一望无际的开满金合欢花的干旱原野。

他们一直往上走，可是由于悬岩或荒野的激流挡道，他们绕了许多路，他们不时地眺望越来越远的海湾。一天早上，他们走进广阔无边的棉树树丛，他们看见远处的棉树树丛里有一些高大的松树。

“蒂茹卡森林，”夏尔一边揩额上的汗一边说，“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佩罗了。”

第　三　部

肉体与灵魂

第一章

自从大罗贝热号船起航去法国，一年过去了。冬天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潮湿、水洼、瓢泼的雨水漫流。接着，冬天又让位于热带地区那漫长的夏天。在这缺吃少穿的年头，水很少，蓄水池的底都快舀干了，不仅如此，无情的太阳还让倒霉的科利尼要塞的保卫者们再经受一次考验：连续好几个月都是酷热而干燥的气候。人们再也没有荫凉可躲，因为岛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由于闷热，他们整夜都无法入睡，只好躺在吊床里呻吟。

一切都放慢了速度。消瘦、疲惫不堪，加上许多人患了疟疾，移民丝毫没有劳动的热情。要塞的工程不再有任何进展。建到一半的城墙不但没有即将完工的迹象，反而使大家感到维勒加依在做一件他根本没有能力做的事。雨季使一切都变得湿漉漉的，一些墙也倒塌了。这些衰败的景象不仅影响到人的情绪，也使建筑物受到损害。

进入热天以来，海岸的内陆也因其茂密的树林和荫凉比往常更具诱惑力。尽管增设了岗哨，不断有人监视，岛上又有九人逃跑了。

这年，朱斯特达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他感觉不错。他读完了维勒加依带来的所有藏书并且能够就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击剑课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同所有人一样，他变瘦了，并受脱皮性皮疹和溃疡之苦，然而，他舞剑或射枪的力量比以前更凶猛。他的身体本来就瘦，

这些病痛似乎又在侵蚀他的皮肤甚至器官的基质，并使他的骨骼暴露无遗。他的两只黑眼睛占据大半个脸；由于缺水而没有刮的胡须将剩下的那部分脸遮住。只有头发还跟原先一样又黑又浓密。维勒加依让他做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如同勒托雷，他可以支配所有骑士。

朱斯特负责工地上的事。这是最艰巨的任务，因为不光要和工人在一起，还必须强令他们劳动。他们以吃不饱为由拒绝干活。但是工人们偷懒的真正原因主要还是他们对维勒加依怀有仇恨。他们把一切都归于他的消极被动。他们对来到这个小岛深感失望，认为维勒加依禁止他们喝酒、找女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此外他们现在整天受人监视。朱斯特赞同维勒加依关于南极法兰西的种种设想，也认为贞洁是重要的，弥撒圣祭具有无穷魅力，因而在工地上他受到的只有工人的嘲讽和隐约的敌意。当他试图说服他们必须在下一轮雨季到来之前结束要塞的工程，特别是当他说到葡萄牙人的威胁时，他看到他们的眼睛都闪着希望的光芒，而不是恐惧。对这些人来说，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比受控于维勒加依侮辱性的专制好。如果葡萄牙人来，他们会像欢迎救星那样迎接他们。一场新的暴乱不可避免。为确保轮岗，骑士们和朱斯特分成小组并带着武器睡觉。因此，热带地区早晨苍白的美景，它那翠绿色的大海和没有云彩、金属般的天空又被巨大的恐惧和仇恨笼罩着，令人发指，其程度不亚于嘲弄似的把一种扮鬼脸的脂粉涂抹在一个垂死者的脸上。

马丁在内陆恢复了秃鼻乌鸦以前的威信并以其才能使自己的威信大增。为了跟对岸的诺曼底人捣乱，他着手编制了一张关系网，往南去直到瓦兹河那边的陆地，北边直达布兰卡港。甚至有人说他的密使们与圣萨尔瓦多的葡萄牙人关系密切。他对维勒加依的仇恨始终很强烈，并设置重重障碍从而使法国移民难以进入内陆，他命人袭击小木桨船，禁止印第安人向他们出售任何东西。然而，并非只有他对印第安部落具有影响力。除了海边直接遭受过马丁袭击的那些部落，大多数部落的印第安人都效

忠于佩罗,科隆布在蒂茹卡森林见到了他。由于她跟佩罗达成了协议,小岛继续接受木薯、干鱼和水果的供应。小木桨船夜间去海湾尽头装运这些食物,几个印第安人依仗一个悬岩的凸角的庇护终于逃脱了马丁和他的翻译们的管制来到这里。因此,维勒加侬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对面海岸的诺曼底人就能生存。

这件事做成功后,科隆布被指定定期与坎坦去佩罗家。朱斯特一直不喜欢印第安境内那些危险的道路,但他知道它们很有用。此外,他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妹妹是移民中唯一容光焕发的人,这得益于山里的清泉、森林里美妙的树荫和亲自从树上采摘的水果。

她出发已经一个月了,三月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小岛瞭望岗放哨的一个苏格兰士兵大声喊叫着报警。有四艘船越过航道进入了海湾。他们进驻小岛以来,这已不是头一批船进入海湾。每次都给岛上的人造成慌乱。可在这之前来的都是独立的船只,而且都是朝殖民地商行的方向航行。这四艘船却毫不犹豫地驶向科利尼要塞。顺风推着船前进而无需抢风航行,艏柱在前面挡着,看不见船的舰旗。

有很长一段时间,小岛笼罩在一片沉默的忧虑中。如果这支巨大的舰队是葡萄牙的,那他们就输定了。面对警报,他们非但没有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反而个个意志消沉。尚未完工的城墙经不住第一阵炮弹的袭击,雨季没有保养好的那些大炮只能在火药不是很潮湿的情况下才会发火。至于部队,士兵们衣衫褴褛并且因吃不饱身体都垮了。而且,在那些所谓的保卫小岛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将剩下的那点微薄的精力用来互相暗算。

不过,如果这些是法国船队,他们就得救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辨别出新来者的任何迹象。骑士们求上帝的保护,其他人则请求魔鬼替他们赶走这些船。天气闷热,一群蚊子从原先种着芦苇的小沼泽飞来,叮他们的脚跟,像葡萄牙的一支先头部队在对

他们发动攻击。

维勒加依终于在望远镜里辨别出了国籍旗。那是法国国王的旗帜。

人的希望是杂食性的：拒绝给他期待已久的食物，他就会满足于另一种食物，只要这食物能让他活下去就行。希望维勒加依失败，希望葡萄牙人来到的那些人热烈欢呼这些法国船。当然，法国人会宽待维勒加依的，但至少大家也都会因此得到拯救。小岛一片欢腾：快乐的喊叫声，瘦削的身体互相拥抱发出的骨质声，以及亲嘴时胡须的摩擦声。维勒加依下令解开两只小木桨船的绳缆并坐进其中的一只小船里，他要为将在礁石间航行的法国船队领航。正午的阳光炎热，而他没戴帽子，朱斯特挨着他敞开衬衣站在小船上，脚边是因走时匆忙而没来得及整理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缆绳。他们到达第一艘船的舷侧下方，与对方的船员进行了简短的对话，那船的船壳板因爬满了贝壳类动物而变成了白色。远征队首领要求立刻登陆。船长下令放下一个舷门梯，舷门下两只小船在静静地等着，大海很平静。三个表情严肃的人从舷梯走下来，一个是乡绅的装束，另外两个穿着黑色的服装。

在小船连退一步的余地都没有的狭小空间里，大家做了自我介绍。这三人的状态极好，不像是刚作了为期四个月的旅行。

“我是菲利普·德·科尔吉耶雷·杜蓬，”第一个人说，他穿了件红天鹅绒的紧身短上衣和同样颜色的及膝短裤。

他跪下准备行个礼，这时一股浪打来，不等做完动作他就跌进了一个划桨手的怀里。

“我是皮埃尔·里歇尔，”穿黑衣服的一个人通报姓名说，他不带微笑，一副严肃而忧虑的表情。

他的胡须是灰色的，很短，修剪成八字形。厚布质料的长袖衣和长裤是黑色的，像小嘴乌鸦那么漆黑，上面没有任何能给人带来活泼感觉的点缀。为了表明自己是首领，任何人不得越过他发表意见，他微微动了动手

指着另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替他说：

"这是吉尧姆·沙尔捷。"

不一会，一阵急骤的风飑掠过海湾线的馒形线，小船四周的海水微微震颤起来。维勒加依不愿被这突如其来的人潮逗着玩，在这场游戏中他简直成了一个牵线活动玩偶。

"是法国国王派你们来的吗?"他大声说，因为他想知道该向哪位大人物倾泻他快乐的眼泪，该向谁谢恩。

"不是，"里歇尔紧紧抓住一个划桨手的头说，"是加尔文。我们是日内瓦公使。"

此时，涌浪已经过去，小船恢复了平稳，因而致使维勒加依突然往后倒下的原因应该是这句意想不到的答复，维勒加依的大脑为此突然受到猛烈震动。他直挺挺地倒在小船里，差一点把所有人都撞个四脚朝天。

*

不省人事的将军被抬到他的床上，他慢慢恢复了知觉。他向勒托雷和朱斯特指示，要安置好新来的人。然后，他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读起了杜蓬转交给他的加尔文的信，从小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他允许自己在床上卧一整天。

停泊在另外两艘船旁边的其他船只已经绞了帆，在阳光下像一个巨大的无敌舰队。一些小木桨船将一批批乘客送上岸。登陆的情景与两年前第一批法国人来到小岛时大不相同，那时小岛还很荒凉。首先，这些新来者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由于船上没有那个不许在任何地方靠岸的维勒加依，这些人便利用时机在途中夺取战利品，如孤行的商船、防护装备差的船队，甚至战舰，当然这些战舰必须在数量和火力配备上都不如他们。因而，整个旅程中，他们都不缺生活必需品，甚至还有大量的剩余。出发

后不久就搜获的一桶马德拉葡萄酒让他们大饱了口福。接着，他们又从一个英国人的船舱里得到了新鲜食物，这英国人从朴次茅斯出发，他航行的速度极快，几乎没消耗什么食物。最后，在到达卡布弗里乌之前，他们又抢劫了一个运载腌货的西班牙小船。快到目的地时，他们扔下这只船上的船员，让他们坐在两只小木桨船上听天由命，然后痛快地把货船拉走了。所以，从法国出发时是三艘船，到达瓜纳巴拉时变成了四艘。他们对愉快的海上航行很满意，那些必胜无疑的小小战斗活跃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吃得好还有美酒喝，此时，聚集在海滩上的这些新来者看到先于自己而来的那些沉默的士兵时，感到十分惊讶。

岛上这些瘦得皮包骨头、脏兮兮、穷途没落的先来者既羞愧又感到幸灾乐祸。羞愧是因为他们目前已落到野蛮人的惨境，与世隔绝地住在一个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土地上。幸灾乐祸是因为居然有战利品主动送上门来，这些新来的士兵还很天真，必须用殖民地的严峻现实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受了那么多罪，而今后他们将不再是承受痛苦的终结者，为此他们在悲伤中又有些安慰，因为他们可以把痛苦转嫁到那些解除了武装、比他们更无助的新兵身上。征服行动立即开始。岛上的每位先来者朝与自己过去从事的职业相似的人走去：士兵找士兵，手艺人按职业在新来者中寻找自己的同行。

让新来者参观小岛，带他们看自己的住处——其实就是在棕榈树叶搭的挡雨披檐下就地而睡，传达有关劳动和作息时间的指令，这便是对他们实行初步控制的机会。新来者的失望和惶恐不安使得先来者有可能考虑作些调整并对这些人做个估价。

朱斯特的任务是把新远征队最重要的人物杜蓬、里歇尔以及十个信奉新教的手艺人领到他们的住处，他们是加尔文的追随者，像牧师一样穿着黑衣，一副傲慢的样子。维勒加依下令腾出骑士们的茅屋让他们住。那些靠着施工中的要塞的城墙而建的简陋小屋有一部分是用石头砌的，

屋顶是墙面板。在小岛普遍的匮乏中，这些舒适的起居设备几乎被视为一种奢侈。朱斯特让新来者看这些单人小室时感到这是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敬意。可是，当他当着杜蓬的面打开通向第一个单室的暗门时——这门是用货物箱的木板做的，他得到的却是无礼的反击。

"你们打算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地洞里吗?"乡绅模样的杜蓬气愤地说。

他的年龄与维勒加侬差不多，但体质更纤弱，给人一种精力衰退、受尽苦难的印象。充满敬意的朱斯特不知如何回答。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房子了，"他嘟嘟哝哝地说。

"怎么！都两年了，你们有这么多手艺人却造不出像样的房子?"

"这是因为，"朱斯特尴尬地说，"将军把重点放在了安全上。我们建造了要塞……"

杜蓬抬头朝正在施工的防御工事轻蔑地看了一眼，朱斯特立即明白自己该如何行事以尽显要塞的雄伟壮观。

"我似乎觉得，"里歇尔说，声音尖细得像一根弹簧在颤动，"德·维勒加侬先生自己住的倒挺体面。好像你们把时间都花在为他建造宫殿了。"

"没有，"朱斯特以尊敬的口吻辩解道，"那宫殿不是为他造的。总得有一个总督府来显示法国国王在这片土地上的威望啊。"

"总督府!"杜蓬态度高傲地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在目前情况下，维勒加侬有什么权利独自享受它呢?"

他正要发火，这时里歇尔牧师碰了碰他的胳膊并向他使了个眼神，暗示现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杜蓬恢复了镇定，咳了一声并作了个深呼吸为全程的参观补充氧气，然后他走进第一间单人小室。其他人也进了各自的房间，里歇尔住单间，其他新教徒两人合住一间。当他们放下衣物、重新出来的时候，一脸倦意

的朱斯特请他们继续参观。他带他们去要塞的工地。

“为了避免混乱,将军希望明天起恢复施工。您能让您的人吃完点心后去工地吗?我们将把他们分成小组。我会等着你们,领你们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们的工作岗位!”新来者嚷道。

“这么说,维勒加依把我们当成他的挖土工了?”杜蓬趾高气扬地说。

“不是他的挖土工,阁下,”朱斯特严肃地说,“是南极法兰西的挖土工。任何人都不得免除这项劳动。要塞务必在雨季到来前完工。我们曾躲过葡萄牙人的一次袭击,但是……”

“年轻人,”杜蓬自命不凡地说,“你们的将军也许擅长安排……”

他与里歇尔交换了个讥讽的眼神。

“不过,让我告诉您,他好像对政治消息并不灵通。葡萄牙人绝不可能在美洲大胆冒犯法国。自从皇帝让位以来……”

“什么!”朱斯特打断他的话说,“卡尔五世让位了?”

“已经一年半了。你们难道……连这都不知道?”

朱斯特的惊讶足以表明他确实不知道此事。新来者更加惊慌地向小岛环顾了一眼。岛上的人处于一种比遇难者更悲惨的被遗弃的状态。在文明人当中,他们也许是唯一不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下台这个轰动世界的消息了。

“这也就是说,”杜蓬用教育孩子的耐心又说,“西班牙和帝国从此将分离。卡尔五世没能把一切都传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他的弟弟菲迪南接过了皇冠。欧洲所有强国都签了和平协议。没有迹象表明葡萄牙人会……”

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来这个岛制造灾难。”

这是个好消息,可是最近几个月对维勒加依的从命和效力使朱斯特

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这与建造要塞无关，”朱斯特摇摇头说，“只要将军没有做任何决定，都必须继续建造要塞，明天我领你们去工地。”

*

夜幕在傍晚的混乱状态中突然降落在大家面前。箱子躺在沙滩上，小木桨船不断地来回穿梭。不出所料，先来者当中有十人乘机逃往内陆，这事第二天才被发现。

因蜡烛匮乏对岛上的居民施行熄灯制，新来者不习惯。他们在屋里点许多灯，甚至还燃烧起火把。每人手里不是提着灯就是拿着蜡烛，整个小岛像过节一样。

当灯火达到最辉煌的时候，里歇尔手拿一盏油灯来找朱斯特，他抓住朱斯特的一只衣袖。

“现在天已经全黑，”他对他悄悄说，“可以让姑娘们下船了。”

朱斯特盯着他看了一会，好像牧师在重操秃鼻乌鸦那不正当的秘密交易。可是，从牧师那严肃的表情看，他明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下船离不开一些跨步和下梯子的不雅动作，这与举止庄重、笃信新教的处女们似乎不太相称。考虑到要把她们嫁给正派人，最好还是不要让她们首次露面就带着切尔克斯[①]女人的姿势。

“您准备让她们住哪里？”里歇尔问。

他对此已有想法，于是补充说：

“能让她们住在总督府吗？”

一想到突然要把这些女人交给因身体欠佳而卧床不起的维勒加侬看

① 高加索北部地区。

管，朱斯特惊慌了。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就在他感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由连衣裙到褶裥短裙的观念联合，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苏格兰卫队的茅屋！”他高兴地喊道。

可怜的喀里多尼亚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全搬进了维勒加侬的候见室，这样将军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姑娘们在船上等着，她们与女管家们一起被关在一艘船的艉楼里。朱斯特陪里歇尔去接她们。他们走进房间时，看到有五个纤细的黑影站着，还有同样多的老女人倒在椅子上。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朱斯特一进去，姑娘们都垂下眼睛，装出一副羞怯的样子，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偷偷将目光固定在这个陪牧师来的漂亮小伙子身上。虽然船上跟别处一样灯火通明，朱斯特对这些姑娘还是没有很清晰的印象。说真的，使他感到惊讶的既不是她们的身体也不是面孔，而是她们的黑色紧身衣、宽大的衣袖以及一种略带汗酸味的肥皂香，这汗味绝不是男人的。

这船并不舒适。可是朱斯特一想到这些娇弱的姑娘将要被无情地抛入小岛恶劣的环境中，他就不寒而栗。他就没有想到科隆布跟他在这里过着最符合人性的生活，印第安女人跟男人们一样也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最初的激动之后，屋里一片抖动皱巴巴的衣服的声音和姑娘们的窃窃私语，还有女管家的低声抱怨。十张脸从朱斯特面前走过，而他没记住一个，只有一个女管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使他想起一种叫鬣蜥的动物。他后悔有这样的想法，羞愧地低下头。

姑娘们不适应室外更加清新的微风，小声喊叫着混乱地去抓舷门的脊柱。

“还有一个姑娘，帮我去把她弄来，”里歇尔说，朱斯特都把他给

忘了。

他跟着里歇尔走进艏楼的一间陋室，一扇门帘将它与主室隔开。

“她怎么样？”牧师问坐在床边的女管家。

“我觉得应该背她去，”她小声说，“烧还没退呢。”

“这位姑娘身体不适，”里歇尔建议，“我觉得最好在您赏赐给我们的那些小屋里留出一间给她住。”

接着，他装作向黑暗的凹室俯身的样子。可是，他的肌肉那么柔弱，很难相信他能举起一个身体，即使是一位姑娘。朱斯特便主动提出由他来抱姑娘，牧师没有坚持就闪开身子。病人被裹在一个黑色大披风里，风衣的帽子挡住她的脸。朱斯特心想，谁在这下面都会被蒸熟的。他把手伸进躺着的身体下，感到身体在颤抖。他轻轻将身体托起，没想到那么轻盈。

“小心，”里歇尔说。

为了消除误解，他又说：

“这是我侄女。”

朱斯特已经到了门口，正往上甲板走。桅杆旁的一股通风气流突然将姑娘脸上的帽子吹落。悬挂在张帆桅杆上的两个大灯冒失地将光投在姑娘的脸上。她脸的四周是长长的黑发绺，两只发热的眼睛似乎在微笑，她实在太美了，朱斯特差点喊出声来。他嘴唇微微一皱便止住了，他用一只手把帽子重新盖在她脸上，心想，如果谁想赋予吻某种意义的话，就不需要设计出另外一张嘴了。直到他跨过小房间的门槛、离她而去，陌生女人都没有露出脸来。

第二章

对科隆布来说，这一年过得很幸福。她行动自由，往返于小岛和内陆之间。生活在朱斯特身边，像这样告别童年并在他的陪伴下步入成年，这对她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她每次见到朱斯特都觉得他更漂亮，她为童年的无数往事跟他一起发笑，并认为他新摆出的骁勇的骑士姿势很适合他。在小岛的艰难环境里，他表现出了坚强的毅力，为此科隆布敬佩他。他严肃而不刻板，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他的眼睛闪烁着理想的光芒。维勒加依是他的榜样，但维勒加依身上过激的、几乎是可笑的言行在他那里得到了平衡和巧妙的节制，真正的伟大就在于此。将军作圣洁布道时总是重复那些强烈谴责女人的话，科隆布听了不是滋味并产生抵触心理。朱斯特也把将军的圣洁理想作为一种苦行加以接受，但他对女人始终保持一种极其温和的态度；每次他都以合乎人性的方式验证自己的态度，他就是这么对待工地上的印第安女人的。在这样的氛围中，科隆布轻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全岛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女孩。可是，由于她常被派去内陆而成为有用的人，加上大伙都很喜欢她，也就没有人去向维勒加依告发，他一直都蒙在鼓里。充满友爱的日子就这样流逝着，科隆布和朱斯特承认他们性别的差异，同时也达成了默契，即两人对此都不要在意。他们给彼此的爱提供了既受到保护又自由的空间，他们要捍卫的是

纯洁的爱情和骑士的友谊，简言之是一种圣女贞德也能适应的男人间的友情。

科隆布接受了这份感情，因为她别无选择，对此朱斯特似乎很高兴。不过，如果她长时间不去印第安人那里感受另一种幸福，她可能就难以忍受。

自从认识佩罗后，她就知道内陆世界对她来说是一个失而复得的真实世界，而她原以为这世界已经消失并且是充满敌意的。与佩罗的第一次相见给她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她和坎坦一起跟着英国人夏尔来到一个树木茂盛的高地，此高地俯视着南面的那片海湾。从高处看，面包山显得很小，科尔科瓦多山的凸角对它构成巨大威胁。继海湾的热气之后而来的是从外海吹来的带有高山酸味的清新空气。佩罗的领地没有标任何界线。但他们感到进入了他的疆界，因为在野生巴西木和松树树林里，有用的树木越来越多，人们甚至可以说是人工种植的，如结满果实的桃花心木、树干流淌着珍贵油脂的苦配巴香胶树，以及棉树丛林。谁也不知道这些树是不是人工种植的，或者也许是树木感受到了佩罗的存在，像朝拜初生耶稣的三王那样背着礼物向他走去。

他们走在一片凉爽的松林里，踩着嘎吱作响的细干树枝，不一会，他们来到一个圆木搭的长长的阶梯下。他们大约花了一个钟头爬上了几百级由圆木和疏松的土壤构成的这个柔软台阶，台阶弯弯曲曲地延伸在覆盖着一片壮观的树林的山丘上。一路都是成群的狨猴和鹦鹉的欢叫声。路的上方，三十来只孔雀张开它们那像转弯指示器一样的五颜六色的箭羽。这几个步行者还遇到一群印第安人，他们一丝不挂，微笑着从山上走下来，神态极其自然。

终于，房屋出现在他们面前。要不是夏尔示意，他们还没有觉察到。其实这就是架在活树桩上用树枝编织的一个屋顶。可以说只是给树林的天然列柱廊加了个顶盖，因而房子不过是在树干间巧妙地用细枝编成的

一道道隔墙，繁茂的树枝支撑着这些隔墙，而随着植物的生长隔墙又裂开、增高、变弯曲。然而，整个屋子设计得井井有条。虽然没有门，但有一个入口，台阶直通到那里。门厅里，踩得结结实实的泥巴地上放着一块葡萄牙瓷砖，瓷砖的中央画着一个漂亮的果篮。一组火红色珐琅釉双耳坛装点着这个入口的四周。一堆甘蔗、陈水果、水母的伞形体胡乱堆在那里。他们跟着夏尔往里走去。黑暗中，大家都忘了构成这房子骨架的那些大树的存在。一股清新的黏土和树脂的味道让人想到这屋子只是一个天然的空洞，不过是以和平的方式让与了人类罢了。设计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一方面把它建造在山坳里，这样不易被发现，另外又让房门朝地平线无法攻克的那块空间敞开。从这边眺望，视野从森林那淡蓝色的如海浪起伏的树林上空越过，然后如陡坡似的向下延伸，直达呈暗淡的地衣色的海湾最深处。惊厥不止的海岸，安的列斯群岛的小山峰——它们使海岸看上去像狗的下颌，在这个高度看过去，它们都像发脾气的孩子摆出可笑的自以为是的样子。西边，山脊的无限空间使人想到海湾不过是在一望无际的陆地上开的一个小小切口而已。

这番美景使屋内的场景有些黯然失色。然而，当他们回到屋里并走进昏暗的一个个小房间时都惊呆了。房间里摆满了既熟悉又新奇的物品：从船艏卸下的一幅巨大的雕像，人物做着鬼脸，身穿金色和红色的有褶裥的宽大衣服；一些镶嵌着青铜圆头饰钉的皮箱；一些法国彩釉工艺品；一套银餐具。这些东西几乎都乱糟糟摆放着，任动物践踏和玩耍。两只鹦鹉占领了餐具橱最上层一个大开的抽屉。昆虫的吮吸声将屋里精工制作的木制品与那到处是植物根茎、被挖土工踩踏的泥巴地联系起来。夜幕一降临，十几只癞蛤蟆有节奏地在黑暗中跳动，仿佛是从神圣的胸膛里活生生拉出来的一个个小心脏。

他们第一次来访时，恰逢佩罗身体不适。他的妻子，一个表情严肃的高个子印第安女人接待了他们，她围着一条白色的棉布长围巾，像个罗马

贵妇人。许多女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她们笑着，彼此不分主人和仆人。面对这么多应该劝化的人，坎坦的眼睛都发光了。科隆布要他保持冷静或者至少要谨慎行事。图皮战士雄赳赳地进出屋子。有时，他们被叫进佩罗的房间，然后一边思考着他的意见一边走出。屋子不厚实，所以尽管隔墙不透光，房间密集，还是能听见所有声音，就像在森林里那样。看不见孩子们却能听见他们的喊叫声，这表明佩罗的领地应该还有许多别的茅舍，它们隐藏在树林里，而且还有很多人家。

与主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个早上。夏尔来找坎坦和科隆布，笑着告诉他们佩罗的身体有好转。佩罗在原木搭建的那个平台上等他们，该平台一直延伸到主房间。这个简单的木平台没有挡雨披檐，它只是将张开的手心伸向远处海湾火红色背景中那片埃及无花果和松树树干正中。这里，每个物质的存在都有显圣的意味，佩罗的在场是最震动人心的。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柔弱的：虚弱的身体，细长的脖子，宽大的手，然而，如同一个抵挡炮弹和飞箭的固执的进攻者，人们感到他天生就是个能让死神敬畏的人。佩罗不只是年迈。他是时间的化身。当岁月耗尽了他的肉体，以至于心、神都裸露在体外时，生命的迹象就尽显在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白色胡须将这张孤独的脸安详地包裹在丝一般的卷须丛中。皱巴巴的眼眶里，两只明亮的眼睛含着微笑，没有一丝责备、痛苦和仇恨，只闪烁着婴孩般好奇的光芒。

向两位来访者致意后，佩罗把身子转向科隆布，看着她金黄色的热烈的眼睛对她说：

“这么说，我看见了太阳眼。”

听到这几个词，她好像又回到了要寻找的那群人中间。甚至佩罗的语调都使她想起帕拉加瑟，科隆布坚信他是从帕拉加瑟那里知道她的绰号的。

不过，在涉及印第安人的主题前，佩罗回答了坎坦有条理地准备好的

几个问题，然后主动跟他们谈起了他们此趟旅行所肩负的任务。

他们先是一怔：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从维勒加依登上小岛直到前不久他与秃鼻乌鸦和马丁的纷争，佩罗对殖民地的最小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想打消这种神秘感，免得引起他们怀疑。

“没有办法，”他直截了当地说，“印第安人什么都告诉我。他们都认识我。我是这地区最年迈的欧洲人。”

“您是船遇难了才来这里的吧，我想？”坎坦说。

“你们觉得这很奇怪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是自愿来这里并心甘情愿留下来的。”

“您以前是商人？”

站在巨大的树干面前，佩罗显得是那么瘦弱，他眯缝起眼睛赶走一丝倦意。

“不完全是，”他回答。

显然，他愿意吐露这些有违其谦虚天性的真情，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很有必要。

“我原来的名字是洛朗·德·梅恩，印第安人把它变成了佩罗，即洛朗老爹。要知道，我的父母都是高尚的小贵族。他们亲自教我大学四学科[1]，我成了哲学博士。我迷恋于地理。我是跟着诺曼底商人在本世纪初来这里的。”

“可是，”坎坦喊道，“葡萄牙人是一五零一年才来这里的！”

“说的很对，你们如果早来两年还能见到留在这里的一个葡萄牙人。您知道他们是在上游更远处的布兰卡港那边登陆的。”

佩罗用手朝北边指了指，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整个大陆，似乎几百里能缩小为几个指头的间距。

---

① 中世纪的大学四学科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卡布拉尔是第一个远征队的首领，他随船带了大批累犯，因为一般人都不愿冒险。他一到巴西就命人在海滩上竖起一个十字架，并把两个犯人留在那里。这真可怕，那两个不幸的人喊叫着，紧紧抓住船的舷缘，水手们只好用桨打他们让他们松手。他们孤零零地待在这陌生的岛上，害怕极了。”

“那时您已经在这里了？”

“我到了已经有一年了。我没有同诺曼底人一起回去。印第安人发现了那两个葡萄牙人，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其中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另一个在葡萄牙人创建圣萨尔瓦多城后就去那里了。”

“这么说，”科隆布大声说，“是您发现了巴西！”

“严格地说这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自命不凡的欧洲人以为这个大陆是在他们到来时才存在的。”

科隆布低下头。她后悔发表了这么幼稚的见解。

“我认为，”老人和善地微笑着补充道，“是这个地区发现了我。”

这就是佩罗，随着一次次漫长的交谈和散步，他们对他有所了解并爱上了他。

当他们问他为什么不阻止秃鼻乌鸦在岛上胡作非为，差点毁了小岛时，他答道：

“在印第安森林，恶与恶斗。幸存下来的弱者只期待一件事，这就是让他们的敌人互相残杀。我向你们承认，同海岸的翻译们相比，我对维勒加依更有好感，我赞同他的征服观念，而那些翻译简直就是盗贼。”

两个月后他们第二次来访时，佩罗答应帮助他们解决小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他跟印第安人说了这事并说服海湾的一个部落准备好物品，他们需绕过马丁的埋伏来取货。

“我是为你做这些的，太阳眼，”他说，“还有你哥哥，他在你们那可恶的小岛上善待印第安人。只有他一人这么做。”

佩罗愉快答应的唯一请求就是派人寻找帕拉加瑟和她的伙伴们。流行病初期，她的部落逃亡时经过这里，后来就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为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他想尽了办法，但还是毫无消息。

这是他们第三次来他家了，帕拉加瑟的部落仍然没有音信。也许他们没有抵挡住疟疾而全村覆灭。也许他们不小心逃到了敌人的领地。往南不远处是葡萄牙人的同盟马尔加吉特人的地盘，凡是遇到在其领地迷路的海湾的图皮人时，他们都毫不留情地向他们发动袭击。

每次，除去旅途时间，坎坦和科隆布都要在佩罗那里逗留好几个星期。他的家对他们已不再神秘。他们熟悉屋里的每个角落，包括平台、地下室。最奇特的家具对他们来说也变得很普通。佩罗将遇难船只丢弃在海岸上的所有东西都捡回来放在屋里。每次有船撞礁，印第安人就理所当然地将箱子、纸张、物品和雕刻件都背到老人家，捐献给他。如果发现有幸存者，也把他们送到他家。佩罗让这些幸存者过着富足的生活，他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却不强求他们仿效自己。之后，这些信徒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一些人留了下来，就像那个按安特卫普[1]方式制作香肠、煨小牛腿肉的弗拉芒厨师。其他人分散在海湾，形成许多据点，佩罗温和的影响力遍及这些地区。

这位酋长还完全照印第安人的风俗行事，从不违反土著人奉行的规则，除了他现在的妻子，他曾有过很多女伴。他养育了一大群孩子，他的亲族如此多，以至于海湾各处都能碰到一些图皮猎手，他们宣称自己是佩罗的后代。因为他的缘故，森林里那些赤身裸体的武士凶狠的眼底都带着蓝色的痕迹。欧洲人看见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些土著武士跟自己是同一血脉的人。

载着新教徒的船只到达海湾时，正值科隆布第三次拜访佩罗，仍然是

① 比利时一城市，安特卫普港为欧洲第三大港口。

在坎坦的陪伴下。她来这里快四个星期了，眼看就要离开。一天早上，她和妇女们一起学打羽毛结，这时佩罗派人来找她。到了酋长家，她看见他身边有两个咧着嘴、高鼻子鼓起的图皮武士。

"这是我侄子阿瓦蒂，"佩罗指着一个印第安人说，"他刚从科帕卡瓦纳海湾来通风报信，说来了一个船队。它们正向小岛驶去。"

"葡萄牙人！"科隆布突然觉得朱斯特处境危险，惊叫起来。

"不像，"佩罗摇摇头说，"这些人没有开炮，再说，如果是葡萄牙人，我们在这里能听见打仗的消息。我觉得很可能是维勒加侬请求加尔文给他派的增援部队。"

接着，他看着自己关节凸出的手说：

"唉。"

就在这时，坎坦气喘吁吁地来到。

"又在布讲福音啊？"酋长笑着喊道，对于这个小男人的传教热情，他丝毫不理解，于是像村里的所有人一样嘲笑他。

"你们也许宁愿留在这里观看事态的发展，"佩罗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悉听尊便。"

可是，科隆布流露出焦急的神情。

"如果你们现在就想走的话，阿瓦蒂可以给你们带路。海岸的翻译们越来越猖狂。你们要听他的忠告，他决不会让你们落入翻译们的手掌。"

他们第三次向老人告别，朝阳光灿烂的海湾走去。

第三章

维勒加依刚从病中恢复健康，就命人通知公使们和杜蓬，第二天要在总督府正式接见他们。之后将军还要和新来者一起去做祷告的那个小广场，他要在那里举行领受圣体的仪式。

杜蓬很不情愿地接受将军的召见，他穿了件蓝色的紧身短上衣，这是专门为盛大场面准备的。维勒加依一反平常的不修边幅，穿了件洗得特别干净的绣着马耳他十字的制服上装。朱斯特穿着一件紧身绒背心，是裁缝头一天晚上赶制的，他庄严地履行代理长官的职责。里歇尔和沙尔捷两个牧师身着黑装显得很不协调。

说真的，新来者一本正经的样子确实让维勒加依不知所措。起先他是因身体欠佳而无法接见他们。但此时一见到他们，他就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可是当他发现新来者不像自己那么兴高采烈时便感到疑惑不解。

"亲爱的朋友，"见客人进屋他便大声说，"请坐。"

听见这句话，杜蓬像被一条毒虫咬了似的后退一步。他像推开架在他脖子上的一把匕首那样使劲推开递给他的那把椅子。于是谈话就只好站着进行。

维勒加依越来越觉得奇怪。"你们一路顺利吗？"他问。

"非常顺利，"杜蓬冷冷地答道。

他环顾四周，紧盯着带柱子的床、桌子和瓦罐、书等，他觉得与他们简陋的条件相比这些东西实在太奢侈了。自从谋杀维勒加侬的事件以来，总督府作了一些修缮，尤其针对其安全性。墙是石头砌的，并装有厚木抗风斜撑，地面铺的是棕榈树木梁，用锄头整得平平坦坦，踩在上面很柔软。

"您在法国能见到科利尼吗？"将军问道。

"科利尼将军是我的邻居，"杜蓬说，语气还是那么愤慨，令维勒加侬十分不解。"我的科尔吉耶雷田产就挨着他的沙蒂永府邸。他不仅接见过我们，还派我们来到这里。"

维勒加侬除了不满意他的语气，挑不出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我很高兴地得知，"他说，"在法国，迫害持新思想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两年来，真正的教会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里歇尔插话道。

他说这话时口气比较温和，他那傲慢的态度似乎因此缓和了些。

"它将在南极法兰西获得更大发展！"维勒加侬激动地大声说。

他忽然起念应该干一杯，但想到马上就要领受圣事便止住了，他庆幸自己没有说出口。

"什么法兰西？"杜蓬眯缝起眼睛问道。

"南极法兰西。这是我们这里一位宇宙志专家特韦神父的主意。他先建议用'赤道法兰西'，最后确定用'南极法兰西'。"

"特韦……"杜蓬在脑海里搜寻着，"是不是带一种草回去让他身边的人都吸这种烟草的那个人？他称这种草为昂古莱姆草，因为他是昂古莱姆人，他还很不客气地跟尼科争吵，因为尼科硬说是葡萄牙人先发现这种植物。"

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有多么严肃。维勒加侬后悔提他的名字。

"您的代理长官告诉您皇帝的消息了吗？"杜蓬指着朱斯特说。

"关于皇帝的让位。啊！这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您坚信葡萄牙人……"

"不会来打搅我们了。"

维勒加侬与绅士交换了一个短暂的眼神。他突然明白杜蓬为什么那么奇怪。如果科利尼对殖民地一点都不担忧的话，他为什么还要派这位战士来呢，他跟他到底许诺了什么？他突然起了疑心并竭力消除疑虑。

然而，维勒加侬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科利尼并没有强令杜蓬执行这项任务，是杜蓬自己施用种种诡计从而得到此任的。野心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体质所迫。不幸的上尉患有严重的痔疮，他时刻受着病痛的折磨。为了排解痛苦，他随时准备参加所有战斗，只要不要求他骑马作战就行。他曾认真地说过，最后的愿望就是站着死去。

"神父，"维勒加侬转身对里歇尔说，"今年都是我一人主持祷告。可以说，我身兼恺撒和教皇的双重职务。我自愿把教皇的职位让与您。"

他以这种方式坚定地宣布他要保留另一个职位。

"现在，如果您愿意的话，"他补充说，"我们十分高兴跟您走，去听您主持圣体瞻礼仪式。"

从海报事件到他在费拉拉[1]的交战，他很清楚应该排除"弥撒"这个词而使用现代术语。

"您将会看到，"将军接着说，"这地方多么适合于奉行一种纯宗教，即耶稣基督创建宗教初期那与古代风俗相一致的宗教。"

这句对纯朴宗教的赞美之词使得两位牧师将已经到了嘴边的针对其简陋住所的种种抱怨收了回去。情绪激动的维勒加侬大步朝门口走去，打开门让阳光照进屋，他深吸了一口纯净的空气，领着大家走进阳光里。

岛上的所有居民都在广场上等待宗教仪式的开始。老居民和新来者

① 意大利一城市。

分成两队站着，彼此冷冷对视。老居民的瘦弱、肮脏、不修边幅令新来者大为震惊，他们发誓决不让自己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而这批刚下船的人，他们身体健康，浑身充满朝气，衣着整洁，在老殖民者看来简直是对他们遭受的苦难的侮辱，新来者肯定忍受不了这些的。

祭礼呼唤上帝来评判这些弱者。大家惊奇地看到上帝回应了这一召唤。表情庄严、举止温柔的黑衣公使们突然出现在祭台上，成为引诱圣灵的神奇的诱鸟笛。年纪最大的人想起了在勒阿弗尔码头举行的熄灭其宗教热情的最后那次宗教仪式，于是他们哭了。从此，无论是特韦漫不经心的祈祷还是维勒加侬主持的像一次武装袭击那么井井有条的祷告，都未能在他们心里激起丝毫虔诚的感情。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是大自然不断征服他们：他们成了阳光或雨、魔鬼、植物、海水的玩偶。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个上帝来支持他们。而现在，由于这些牧师的恩典，他突然向他们证明他没有抛弃他们。人们抬起头，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海湾。寂静无声的海滩、令人窒息的丛林、面包山那样的小山峰，它们在上帝伟大而沉默的光芒面前恐惧地往后退。这视觉使人们的眼里增添了复仇的欲望和傲慢的光芒。

在这些牧师主持的礼拜仪式中，祷告是以谈话的语气慢慢朗诵的，无需大声喊叫让正与他们在一起的那个人听见。仪式中的一切似乎都既新鲜又熟悉。《圣经》经文的用法比在罗马天主教里更宽泛。圣母玛丽亚和圣人不再动用他们那令人不安的影子，信徒们可以直接从他们的圣客及其儿子中得益。

圣餐的时候到了，仪式自然而简单，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然而，圣餐应分发的两种食品在岛上已经所剩无几：作圣餐面饼的白面包和红酒，吃这两样东西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作用，使他们坚信有一个神进入到自己体内。

维勒加侬泪流满面地目睹了礼拜仪式的全过程。喜悦、激动、成就

感,并将这一切归功于失而复得的那个单纯快乐的上帝,这些感情交织在一起,他完全沉醉于群情狂热之中。他感谢牧师既没有要求大家匍匐在地也没让他们做很多肢体动作,因为他很可能站不住而哭泣着扑倒在牧师的脚下。不过,到了领圣体的时候,他还是在地上放了一块苋红色小绒垫子,这是朱斯特应他的要求从总督府拿来的。他跪在这个小方垫子上领受了面包和红酒,不是为了感受垫子的舒适,而是在大地和他之间插进这个屏障从而避开大自然的所有巫术,使他在地面也能感受到自己处于天国纯净的神圣空间。

*

小岛狭窄的空间里,居民们渐渐混合在一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小岛甚至显得拥挤不堪。此外,新老居民的差别也在缩小:新来者遵循岛上木薯粉的饮食习惯,面色开始发灰,老居民喝了新教徒船队掠夺来的红酒后精神振作,虽然走路可能有些摇晃,但充满了自信。

要塞恢复了施工,城墙现在几乎达到了预定的高度。只用了十来天就获得了如此的进展,这说明大部分城墙先前就完成了,是绝望使得移民将这项工程视为不可能。

岛上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三十来个新来者被宣布即将离开小岛。根据与船东签订的合同,送他们来的船队有一只船必须立即返回,这些人却声称是因为有人不让他们在此地久留迫不得已才走的。维勒加依处理这种事易如反掌,但是杜蓬为这些顽固不化的人辩护,结果就让他们走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个坏榜样。然而,新来者刚到,还谈不上想家,老居民在这里生活这么久也都习惯了,他们对那些人的离去抱无所谓的态度。

大家又干起活来。

新来者标志着时代的变化，把第一批到达的船队抛到了史前，这些新来者中有女人。对于秃鼻乌鸦向小岛提供女囚犯那个时代仍然记忆犹新的人应该发现两者的巨大差异。从日内瓦来的女人们从不像妓女那样放肆地裸露身体。她们很严肃并且总是穿得严严实实。然而正是因为这点，她们的魅力倍增。每天傍晚，她们像冲破蛋壳刚孵出的雏鸡那样离开屋子，挽着女管家的手臂来到室外。根据将军制定的一项严格措施，她们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必须为她们让道。印第安奴隶受到严密监督，以确保妇女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不露出身体的隐秘部位。挖土工必须扣上衬衣的纽扣。就连在路堤上翻斤斗的小猴子也不放过，人们抛石子把它们赶走，让它们去别处展露蓝屁股。

这时，姑娘们出现了。她们身着黑色或灰色的连衣裙，单这色调就足以使她们与众不同。对于看惯了海湾强烈色彩的移民来说，海洋的蓝、丛林的绿、鹦鹉的黄、稀泥的红，那些都是令人恐惧的大自然的属性，他们则是大自然的猎物。而这黑色和灰色却完全是人类的创造发明，在他们心里激起对文明的无穷渴望。说真的，如果从严格的美学意义上审视美女，这些姑娘没有一个算得上漂亮。她们拒绝使用人为的方法，脸上的水疱比化妆品还多。糟糕的伙食使她们不是消瘦了就是变粗胖了。总之，这些女人个个都有缺陷。然而，她们的完美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维勒加侬所说，她们单独的时候体现了**女人的概念**，合在一起更是如此，即**纯洁女人之纯粹概念**。在自然界里，万物互相渗透，弱肉强食，彼此伤害，人人都能看到大自然堕落的景象，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她们是洁白无瑕的，是人类向纯真献上的独特的祝圣，总之，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爱情可以变成祷告。

没有什么体力活能累倒那些挖土工，而看见姑娘们从身边走过却不能拥抱她们，他们真的感到痛苦不堪。

谁也不知道她们的散步计划是谁制定的。的确很难向她们提供一片

可以散步的荒地。不过，也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把她们带到工地的狭窄小径上来，让她们与那些不幸的体力劳动者擦肩而过。大家感到姑娘们的出场具有另一层意图，不只是向所有人展示她们端庄的仪态，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娶她们为妻。因为她们只有结婚才能留在这里，如果找不到配偶，其境遇跟一个没有镘刀的泥瓦匠不相上下。

不用说，求婚的人如潮水般涌向维勒加侬。第一天他就急忙为首批到达的船队里给他当仆役的年轻人缔结了两桩婚事。这就有时间审查其他候选人。求婚的人很多，而且都迫不及待。将军很高兴地得知，连女管家都找到了买主，其实她们来时没有任何意图。

然而，下船的六个姑娘中，有一个始终没有露面。自从朱斯特把她抱上小木桨船，送上岸后，她就一直隐居在腾给她的那间茅舍里。她的闭门幽居令维勒加侬十分担忧，他担心她会失去向她提供的珍贵而难得的姻缘。这还是头一回，朱斯特不等将军下达命令就主动关心起此事。过了几天，他提议也许应该打听一下她的情况。事后，当维勒加侬派他亲自去探问那姑娘的近况时，他觉得这真诚的提醒倒像个计谋。

姑娘与她的女管家住的那间茅屋位于一长排房子的末端，在西角面堡的方向。这地方以前生长着一片竹林，墙的四周零星还有一些竹笋冒出地面。朱斯特到达后在外面徘徊了许久。小屋没有门，但挂着一个帘子，他不知道该如何通报自己的到来。屋里传出弹拨乐器极小的和弦声。

朱斯特咳了一声，嗓音盖过了乐符声，屋里顿时静下来，接着是窃窃低语。女管家终于拉开吊帘，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我是来打听小姐情况的，”朱斯特嘟嘟哝哝地说。

接着，似乎是为了摆出一面挡箭牌，他又说：

“我是代表将军来的。”

“她的身体好多了，”老妇人冷冷地说，然后放下帘子就走了。

这粗暴的态度使朱斯特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他傻傻地站在那里，过

了一会，屋里的说话声越来越大。终于，门帘又打开了。

“您可以进来看她，”女管家装出一副和蔼的样子说。

朱斯特走进屋。狭小的陋室被一块挂着的布帘隔成两部分。角落里，一把威金琴[1]被打开，乐谱的纸张还在窄长的键盘上轻轻颤动着。箱子上有一个卷起的草褥，大概是女管家睡觉的床垫。在这个所谓的候见室里没有一丝姑娘的痕迹。可是，当女管家朝另一边看了一眼之后拉开布帘时，他看见姑娘正在她那堆衣物中间。屋里有几个箱子，大开着，天窗旁边是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有一个彩陶梳妆盒，几条连衣裙挂在一个棕榈树树干上，这个树干被固定在石墙里当衣帽架使用，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悦目的背景，使人不觉得小屋简陋。姑娘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低垂着。她没有说话，让朱斯特有充分时间毫无拘束地在充足的光线下感受她的美丽。一种调和的黑色仿佛与她连衣裙上的图案遥相呼应，这色彩来自于她那被拉得很紧的头发和细细的眉毛。白皙的皮肤与键盘上深色的琴键形成鲜明的对比。朱斯特发现她鼻子端正，尖下巴，额边有一层汗毛，如同所有棕发姑娘，这汗毛在她脸的上方形成一道阴影。似乎这一切还不足以诱惑朱斯特，姑娘抬起眼睛，将瞳孔里的两枚炮弹对准他。

“先生，”她用一种非常典雅、圆润、近乎庄严的声音说，“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

“将军对您的健康很关心，”朱斯特开口道，他居然忘了“我”这个词的存在。

姑娘叹了口气，然后把纤长的手伸向床边，轻轻捋平一个布褶。

“我的身体有好转，谢谢您。可是……”

朱斯特一惊。他感到她都快要哭出来了。

---

① 威金琴，十六至十七世纪在英国流行的一种有弦键盘乐器。

"可是我感到自己还出不了屋子。"

"您不用急着出门。"

即便朱斯特希望她还是单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点。

"啊！先生，"姑娘大声说，并把眼睛重新转向他，这时他看见她的眼里闪着泪光。

朱斯特慌了神。

"您看上去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呻吟道，"我觉得可以跟您说心里话。"

"当然。能为您效劳……"

她摇摇头，动作很轻，生怕打乱脸部线条。

"我想，"她突然大胆地抬起头说，"您一定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领我们散步，想要我们做什么。我虽然是牧师的侄女，但也不能破例。我很快就会这样被拍卖掉。"

"可您为什么同意来这里呢？"朱斯特说，他在这困惑中似乎感受到了当年人们用卑鄙的谎言说服他离开法国时自己的愤怒心情。"难道他们向您隐瞒了真相？"

"没有，先生，他们跟我说了实情，但我别无选择。我父母十年前被迫害死了。是我叔叔把我从火刑中救了出来。他既然决定来这里，我也就不可能独自在日内瓦。"

姑娘一面激励她的仰慕者，又从另一面感动他。她突然变换了语气和情绪。她带着欢快的神情和悦耳的嗓音说起话来，而这些并没有损害其仪表所赢得的尊敬：

"请原谅！我只顾跟您倾诉心里话……也许您已经烦了。我还没作

自我介绍呢。我的名字是奥德·莫班，隆勒索涅①人；我的管家叫索朗日小姐。"

两人都优雅地向朱斯特行了个礼，朱斯特回了礼，动作笨拙，因为维勒加依在这方面一点都没教他。他通报了自己的名字。

"您昨天怎么没去参加圣体瞻礼？"他提醒说，语气温柔。

"我很想去，因为我急需领受圣事。可是如果我这次破例出门，以后就必须跟大家一样经常出门了。"

眼见这个纯洁的女人就要加入那使人心情沉重的竞选队伍，即让那些天真的姑娘在想要他们为妻的男人的眼皮下展现她们的风姿，想到这里朱斯特就跟她一样感到气愤。

"或许有办法免除您的这项义务，"他又说，"我去跟将军说。他和您叔叔交情很深，也许……"

奥德撇了撇嘴，朱斯特怕引起她的不快立即不说话了。

"交情深？您爱这么说也可以，"她尖酸地说，"我不相信他们一直会好下去。"

"是因为你们的住宿条件？"朱斯特抢先说，"哦！我知道了，不过请您相信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改善你们的条件。"

"不只是这个原因，"姑娘说，神情越来越严肃，她故作严肃时眼睛特别漂亮。

朱斯特惊慌了。

"您的将军必须修正其行为，"她认真地说。

"修正行为？为什么？"

"据我叔叔说，他在做祭礼的时候表现出非常可疑的举止。他的身

---

① 法国汝拉省省会，索恩河平原和汝拉高原交界处，现为法国一个小的商业和工业中心。

上还残留着狂热崇拜的行为，必须尽快根绝流弊。”

“狂热崇拜！”

“他不是跪在一块方垫子上领受圣体的吗？”

“没错。可这有什么不对？”

奥德用盛怒的目光看着他。但她马上又耸耸肩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我叔叔会制止这些极端行为的，”她最后说。

朱斯特正要回答，提出论据反驳她，她已经微笑着转移话题了。

“您的善良令我感动，先生。我觉得在您的保护下我可以安全地出去走走。下次祭礼是什么时候，您知道吗？”

“您叔叔和将军正在为两对人的婚事做准备。我想婚礼可能会与领受圣事同时举行。”

“索朗日，你听见了吗？”姑娘大声喊道，“马上就能看到新式的圣体瞻礼了。啊，要知道，先生，领圣体能增强我的体力，我多么需要它啊。”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陪您去。”

“啊，谢谢！太谢谢了！”她抓住朱斯特的双手说。

这激情只持续了短短一秒钟。然而，朱斯特感到姑娘细腻纤长的手心一直轻轻按着他的手。白天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遐想中度过的。

第四章

然而,新思想的冲击波及岛上人们的意识。第一批殖民者起初只认为日内瓦人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物质援助,带来了大量的物品。新老移民的杂处使这一观念渐渐淡化,被另一种想法所取代:刚上岸的这些人不只具有健康人幼稚的想法。他们还有一些古怪的念头和奇特的信仰。在初到时的混乱和狂喜状态中,这些古怪的念头和奇特的信仰同其他东西一样被人们无意识地热情接受了。可是,某天,当有人大胆地说出"胡格诺派教徒"这个词时,所有人都开始带着更大的好奇心看待他们。

维勒加依营救出来的那些犯人当中,有些人熟悉这些新思想。他们曾受到路德著作的诱惑并为此失去了自由。二十年前法国最早的那次宗教改革被扼杀在襁褓中。他们为此受到迫害并只能过着隐居的生活,相比之下,他们狂热崇拜这些新胡格诺派教徒,因为这些人不仅在日内瓦操纵教会,在法国各地创建新教,还带着亨利二世最亲近的大臣的介绍信自由地来到美洲。这些犯人自愿加入到新教徒的行列中。

不过,岛上仍有许多人对宗教表现出厌恶的情绪。必须说服他们,向他们布道。牧师在岛上四处召集人,向他们宣讲新教义。《圣经》到处流传。人们对经文进行评论。饱享丛林、大海和面包山之后,殖民者又热情地投入到神学辩论中,这会使他们重新发现人类种种宝贵的思想分歧乃

至文明的本质。

然而，这种劝人改宗的热忱引起了最后一群人的愤慨，这些人拒不接受任何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想法。堂冈萨戈是维勒加依身边持这一严厉态度的代言人。

"我决不会放弃圣母玛丽亚的，"他抖动着小胡子说。

当然，他不喜欢教士，觉得他们有许多缺点。然而，当所有像卡特琳和玛格利特那样的女人对他不屑一顾的时候，上帝之母总是乐于帮助他，他也就不想表现得很薄情了。

维勒加依尽力抚慰他。胡格诺派教徒要求每个加入其队伍的信徒都发表一份信仰声明，说真的，将军也觉得这样做绝顶聪明。不需要改宗，因为所有信仰都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改革不就是返回本原吗？第一次圣体瞻礼他就是这么说的，当时这些话似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将军也坚持不懈地工作起来，以便为这个普世的信条提供理论依据。他恨自己的藏书不足和他那糟糕的记忆力。以他所掌握的知识——他差不多能背诵好几千页的书呢，他准备收集一些可以用来反对所有人的可靠论据，从而对它们进行比较。

他像投入一场武器战那样情绪高昂地对待这场战役。因此他也要像对待一场战役那样赢得这场精神战。朱斯特帮他的忙，有时夜已深，朱斯特还在烛光下读老经文并摘抄其中的某些段落。将军为自己突然对文化、思辨又产生了好奇心而感到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完全放弃了小岛的工程。

科隆布悄悄回到小岛，但她的到来还是引发了第一次危机。她躲过了马丁的死党以及受其控制的部落在海岸各处设的陷阱，从佩罗家返回小岛的时候，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安置工作已接近尾声。当科隆布从远处看见新来的船只、小岛接纳的大量增援物资、精神饱满的旅客时，她一开始真想欢呼。她不像哥哥那样对南极法兰西怀有种种梦想，她只能为看

到担惊受怕、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欢欣鼓舞。可是，他们的脚刚踏上海滩，坎坦就拉住她不放，使这番美景破灭。

“不好！”他忽然脸色变得苍白，大声喊道，“这不可能。不是他们。救命啊！救救我！”

他飞跑起来，躲到沙筐后面。

“出什么事啦？”科隆布走到他身边问道。

“那些穿黑衣服的人……”坎坦的牙齿咯咯作响，他含糊不清地说。

“怎么啦？”

科隆布感到他快要哭了，也许是因为在佩罗那里他很久都没有体验到在海滩玩耍的这种乐趣了。但她没有料到他会哭得这么伤心并且吓得浑身直发抖。

“我必须返回内陆，”他说。

说着他就朝小船走去。科隆布拉住他。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有什么危险，我们都逃不掉。”

坎坦好像恢复了理智。他用鼻子吸了吸气，把一只沾着沙粒的手背贴到面颊上，深吸了口气。

“那是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年，”他说了起来，“当时我在里昂。”

“我怎么觉得您是卢昂人？”

“没错，不过来这里的前一年我去里昂作了次旅行。我们去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怪人。这是个西班牙医生，你想象不出他人有多好。他无所不知。他的拉丁文很纯正，他的书都是些充满了智慧的奇书。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

“他姓什么？”

“塞尔韦，”坎坦确切地说，并不想止住他的眼泪。“法国人批判他的书。说真的，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国家，这种事很正常。”

“那么穿黑衣服的人是怎么回事？”科隆布问，她不想延续这令人不

愉快的状态。

“那个可怜的塞尔韦以为到日内瓦就能得到援助，我一直把他送到城门。我就是在那里看见这些穿黑衣服的牧师的。”

“可是，坎坦，您也穿着黑衣服啊。”

“这不是一回事。这些人跟我在日内瓦见到的是一类人。一个划桨手证实了我的猜想。”

他把头从篓筐边伸出来。里歇尔正站在海滩出口处的一个货箱搭的台子上布道，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他们烧死了他。”

“烧死了谁？”

“塞尔韦。加尔文因为不赞同他的观点，对他的态度比法国人还要严厉。他命人用火刑处死了他，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我原以为胡格诺派教徒是崇尚自由的。”

“崇尚他们自己的自由！可恶的泰奥多尔·德·贝兹第二年还写了一本小书，书名是《论处罚异教徒的权利》。相信我吧，我必须走。我一分钟都不愿跟这些人同住在一个岛上。”

科隆布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劝导他。她向他许诺会尽快分配给他一个新任务。他终于答应先躲起来而不冒险独自出发去森林。

科隆布在岛上找朱斯特的时候被看到的一切所震惊。要塞的工程虽有进展，但好像又中止了。到处是一群群人在热烈讨论岛上很少谈论的一些主题如灵魂的不死性、以受天惠拯救灵魂或者灵魂归宿预定论。一些讲道者还突然来到工地上。散居在海岸附近的独行者如今也每人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整个殖民地仿佛突然陷入沉思中。

不过，这是一种不带丝毫和平和友善意味的沉思。大家相互交换着不怀好意的眼神。牧师和胡格诺派教徒的住所处于偏僻的地方，好像也受到监视。重获信仰不仅没有引出和谐的乐观主义景象，反而似乎使人

们彼此更加仇视,更感到孤独和忐忑不安。科隆布最后在总督府找到朱斯特的时候,发现维勒加依和他也都热衷于狂热的争辩,她很生气。

将军亲切地接待了科隆布并请她叙述在佩罗那里的情况。不过,他似乎对她说的不感兴趣,而当她讲起返回小岛的所见所闻时,他好像真的一下子醒悟过来。

"我的上帝!"他大声喊道,"你说的对,科兰。这真是乱了套。"

他抓起一叠写着密密麻麻的注释的稿纸,用两只手把这些分散的纸归拢到一起。

"对我来说今后的一切很清楚,或者几乎是清楚的。"他用夸张的语调讲,"不管怎样,从明天起我们就召集牧师,跟他们辩论。必须了结这些争论,让我们的人充满自信地继续工作。"

科隆布留在总督府与朱斯特一起吃晚饭。她觉得他很奇怪,变了许多。从外表看他还是老样子,不修边幅,像他这么不注意外表的人也许不多见。很久以前维勒加依就把剃须刀借给了他。他从来不用。但这次他的脸刮的很干净,还戴了一条做工精致的西班牙项链。更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他都不怎么看她。

朱斯特总是这么沉默寡言和冷静,对此她已经习以为常。不过这回她觉得他的心不在焉性质不同,但她也说不清原因。凭直觉她感到他并非是矜持,而是有别的心思,她无从知晓。

维勒加依、杜蓬和牧师的庄严会晤很快就安排妥当,因为新教徒们有很多苦要申诉,并希望讨个说法。他们一大早就到了总督府。将军原想单独接见他们,因为他怕堂冈萨戈在宗教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会引起公愤。但是,为了让会谈有旁人在场,他让朱斯特当他的助手。

从胡格诺派教徒走进总督府起,大家就明白讨论不会顺利进行。还是第一次举行圣体瞻礼的那天他们来到总督府,从那以后就再没来过。杜蓬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和装饰品,对富丽堂皇的宫殿明显

怀有仇恨，因为他没有享受到。维勒加侬已经听说这位绅士有痔疮的疾患，决意继续让他难堪，于是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并请其他人入坐。牧师们坐下了，在这方面他们通常不理会杜蓬要他们遵守的苦行。杜蓬一人站着。

将军首先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不料这份关心被他们视为某种挑衅，因而只引起一片低声埋怨。

"弟兄们，"将军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我想跟你们谈谈我最关心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工程不再有任何进展。我认为我们必须恢复秩序。这岛上，人们争论得太多了。宗教热情是一件大事，这我理解。但是它不能妨碍生活乃至生存的需要。因为没有要塞的话，南极法兰西就将遭受无数敌人的摆布。"

里歇尔故作镇静，在屋里随意看着。当他的目光遇到提香的圣母肖像时，他像是被一条电鳐击倒，突然摇晃着朝维勒加侬走去。

"岛上的各种信仰中，我认为同大于异。重要的是这美好的愿望，那就是使人类成为上帝的作品。我信仰人类；我相信你们也跟我一样。那么，对于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同时从我们的信仰中引出某个共同的基本原则，使每人在不背弃自己信仰的同时尊重他人的选择。"

对方沉默不语，显示出敌对情绪，维勒加侬试图了解他们的想法，便把说话权让给他们。

"您想整顿这里的秩序，我们完全赞同，"杜蓬带着轻蔑的语调说，"这也是我们初到这里的印象。不过要承认这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们刚到您就让我们干苦役活，目的是想控制我们。您独自享用总督府，其实它应该是双方权力的象征。您还想要我们为您做些什么呢？"

这番话激起维勒加侬的愤慨，但他还是决定保持冷静。

"首先我认为从今天起必须限定布道的时间。我觉得每天半小时够

了，足以提醒人们去尽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还觉得布道的内容应当温和些。为了不激起某些依恋传统的人的敌对情绪，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辱骂教皇，尽管我对他毫不容情，也不要侮辱一般的宗教。”

杜蓬想插话。将军示意让他讲完。

“总之，我由衷地认为，发誓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和改宗，这毫无意义。把所有人聚集起来去信仰基督，比在信仰基督的人中间制造分歧好。”

“我们聚集的都是些了解福音书的真理并付诸实践的人，”里歇尔严厉地反驳道，“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必须消灭可憎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是阻碍岛上的人安详地聆听《圣经》的原因。”

“我确信，”维勒加依激动地说，“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观点。”

“要知道，”里歇尔接着说，并不像他那么激动，“在向人类介绍《圣经》、让他们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冒险，是在逼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果然，我们立即就发现一些失去理智的疯子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圣经》，并对圣言做出荒谬的解释。一些人甚至断言，如果人类不能以其善行自救，那就不用作任何努力去修正自己的行为了。他可以杀人、偷窃或者耽于享乐，因为只要上帝愿意，就能宽恕他并把他从这淫荡的行为中拯救出来。”

“我了解那些宗教狂热分子，”维勒加依证实说，“而且，这岛上曾经住过一群再洗礼教派教徒。”

“他们在哪里？”杜蓬像是马上就要宣战一样急忙问道。

“他们好像光着身子住在丛林里，返回到食人肉者的状态了。”

在场的人全吓得不敢作声。

“所以说，如果不对自由加以解释，自由便没有任何意义，”里歇尔又说，再洗礼教派教徒的话题使他很自然地结束他的演讲，他感到如释重

负。“我们向他们奉献福音书的时候就必须要求他们公开声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会使信教者获得宗教的保护，为他的信仰祝圣并修正其行为。”

“我真诚地感到人类必须有宗教信仰，”维勒加依说，“不过你们应该承认，一般来说尤其是在这小岛上，没有必要信奉两种宗教。”

里歇尔微微点头表示赞同。

“在研究每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达成一项妥协，”将军接着说，这些初步的交流使他振奋了精神。“喏，比如牧师的独身问题：福音书里根本就没有反对牧师结婚的内容，这是一种判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合情合理地取得一致意见……”

“别说亵渎神的话了！”杜蓬打断他的话。

他在总督府说话的语气、踱步的方式跟在自己国家一样，由此大家明白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在支持胡格诺派教徒的时候，他是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说话的。

“得啦，”他进一步肯定地说，“别再跟我们谈情理、辩论、妥协了。上帝不是一桩可转让的生意。信神不存在什么妥协的问题。岛上近乎一半的人都怀有真正的信仰。他们是自愿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我们宗教的道德原则是公正的，愿意服从它们。我们不要对那些被确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提出异议来惊扰已经得救的灵魂之安宁。”

“对不起，”将军又大声喊道，“我认为并非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祭神，我对你们的某些宗教仪式表示怀疑。”

“哪些？”里歇尔冷冷地问道。

“嗯，是这样，”维勒加依说了起来，为终于能开展神学争辩感到高兴，“我们来看两种领圣体。如果我们相信早期教父的文字，领圣体就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基督十二使徒的弟子圣克莱芒对此明确地说：酒里必须掺水。而你们的酒是纯的。你们应当改正这项宗教仪式，除非你

们以神学论据对此进行论证。”

他像一个爱用华丽词藻的演说家那样狡诈地以一声笑结束了这番陈述。新教徒们气得差点吐血。

“您算老几?”杜蓬突然大发雷霆,“竟敢对我们宗教诚实的教规提出质疑?”

“那么您又有什么了不起,居然把你们的教规强加于我?”将军反驳道,“如果我不在理性的指导下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凭什么就得相信这个,而不是那个? 几百年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在用他们的思想向人类提供援助,我们研究他们的作品是为了什么?”

“没有任何目的,”里歇尔凄凉地说。

维勒加依怔住了。

“您说的作家并不了解基督。”牧师心平气和地解释说,“他们的思想完全被蒙蔽了,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应该相信这点。我要说的就这些。”

“神父和教皇也是这么说的,”将军悲伤地说。

“对呀,”里歇尔轻蔑地说,“但区别是,他们错了。”

维勒加依沮丧地看着他准备的那一小堆稿纸。他预备好了所有论据,找到了驳倒有可能提出的种种异议的巧妙方法,做了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概括。可是现在他连使用它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原指望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摆脱束缚,没想到却成了猛地扔到自己身上的一张网,他怎么挣扎都逃不出来。于是,他也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当他走到乌木文件柜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做了个习惯性的动作:用双臂抱住文件柜。每当处于极度慌乱中,他都能从这里获得力量。在场的人不好意思地看着他。这个用象牙和木头制作的大家伙被他的肚子顶着,发出庄严的回声。这是婚礼的前一天,一般来说牧师们单独就可以举行婚礼。维勒加依感到自己必须再次扼杀其感情,强压住怒火,只关注殖民地的利益。于

是，他微笑着把身子转向他的客人。

“好了，就这样吧，”他努力克制住自己，总结说，“暂且把我们的分歧放在一边，为小岛重新开工努力吧。”

“您等着，我们会消除岛上的闲散状态，解决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杜蓬说。

接下来是无止境的要求，他们要求将军免除他们的劳动并允许牧师在总督府聚会，还要求在将军身边设立一个议会，杜蓬将在其中占有席位。

维勒加侬见这些措施有损于他的威信，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通过新教徒的归顺来巩固自己的威望。最后，在新教徒承诺要限制布道的时间、缓和布道的措辞之后，维勒加侬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

第五章

他们是最傻的,因此必须把他们打扮成最漂亮的人。参加第一批婚礼的两个新郎穿着裁缝刚制作好的衣服,他们是维勒加依匆忙挑选的。他看中了这两个在他看来德行乃至品质都是不错的人。他的选择范围只局限于他的那些仆从,他觉得他们还算手脚干净,这两个人,一个是庇卡底人,另一个是普罗旺斯人,他们天生就不太有头脑,而且粗俗,但勤奋,性情平稳。被选中的姑娘为最先得到婚配而感到自豪,从而弥补了婚姻对象给她们带来的小小恼恨。

那天,仪式是在平常举行各种活动的要塞前的广场上进行的。为使每人都能亲身感受新人的喜悦并急于效仿他们,维勒加依命人用椰树的大梁搭了一个舞台,婚礼将在那上面举行。任何人不得缺席。尤其是印第安奴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务必到场。将军安排他们坐在头一排。这样他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婚礼的场面,从而心灵受到震动。两个姑娘挽着两名新教徒的手臂走进广场,他们是在年纪最大的人中挑选的,简直可以当她们的父亲。姑娘们依旧是那身严肃的黑装,不过,也许为了发泄窝在心里的那点恼恨,她们在头饰中大胆地展开想象。她们把辫子盘在鬓角上,还冒着在最后一分钟受到警告的危险不知羞耻地在头上插上象牙梳子。她们脸上的脂粉自然而恰到好处,与身边两个面色发白的穷

苦人很相称，他们唯一的恶习，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贪酒。姑娘和小伙子站在一起时，呈现给受到感动的公众一种相同的脸色，令人想到江珧的颜色。

然而，高高的舞台上那和谐的场面背后，是观众席里令人担忧的活动和眉来眼去。一种巧妙的眼神游戏在不坐在一起的三个人之间展开。奥德毫无顾忌地坐在舞台的下方，与参加下一轮拍卖的姑娘们在一起。她低垂着头，坐在她身边的那些傻姑娘则陶醉于饥饿的殖民者向她们投去的螺旋钻似的目光。朱斯特坐在左边第二排，奥德的眼睛不时地向他放出闪电，那是夹杂着痛苦、谦逊和淫荡的独一无二的眼神。朱斯特举棋不定，在一贯的庄严仪态和茫然的眼神之间摇摆，他看着空处在思考维勒加依向他指出的那些观念，同时带着几分忧虑贪婪地偷看那个让他牵挂的姑娘。他不明白自己的性格为什么这么软弱，每当得到所寻找的姑娘回应的目光时，一股遏制不住的力量却使他避开她的目光，去看舞台上纯洁的牧羊女和她们的猪崽令人伤心的场面。

科隆布从另一边能同时看到朱斯特和那个新教徒姑娘。她识破了一切：朱斯特的忧虑、姑娘津津有味的应和、两个人的竭力掩饰。她起先还觉得这游戏饶有趣味。这是头一回她看见朱斯特摆脱了他所崇尚的骑士的矜持。但是，新教徒姑娘的举止让她感到很不自然。她假装没有调情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当她和朱斯特的目光相遇时她还显得有些气恼，这阴险的方式使科隆布感到这里头欺骗的成分多于情感。她觉察到这伪善隐藏着某种危险，而朱斯特居然对此没有起疑心，真让她气愤。

朱斯特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发现了科隆布投向他的第一个明确的眼神。奥德看到他惊讶的表情，便也顺着他的视线寻找起来并看见了科隆布。于是游戏改变了，大家都为自己受到别人的注视而显得极不自在。

然而，舞台附近正在偷偷上演一部更重要的戏。维勒加依按其级别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由于新教徒的礼拜仪式只重视列入福音书中的两

个圣事:受洗礼和领圣体,所以仪式就像圣体瞻礼那么简短。最后以圣餐结束。出于自尊,将军不愿在唯一的宗教教义问题上让步,他坚持要喝兑了水的酒。里歇尔不同意他的要求,巧妙地从中作梗。维勒加侬在他的膳食总管的陪同下领了圣体。他刚拿住圣餐杯,膳食主管就往杯子里加水,使这酒跟将军对圣血所持的概念一致。这个问题曾经一度成为一切争论的焦点。见维勒加侬态度如此坚决,牧师感到自己枉费了心机。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却又是预料中的事。维勒加侬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绣花绒布,把它摊在地上并跪在上面。这一举动似乎很受印第安人的欢迎,他们发出赞赏的欢呼声。

里歇尔牧师脸色苍白。

"行了,"他低声说,"起来吧。"

他手拿圣餐面饼却不发给这个领圣体的人。

"不行啊!"将军悄悄说,"我的上帝出现时,我必须跪在他面前。"

"您这是给印第安人做什么榜样啊?"牧师依然低声说,"这纯属狂热崇拜。"

"我崇敬作为化身显现的上帝。"

"您崇拜的是一块圣餐面饼。"

"您说什么?"维勒加侬突然抬高声音大喊起来,"不过……"

里歇尔的手里始终攥着那个白色小圆盘,像个溺水者环顾四周。在这幅布满丛林和悬岩的黎明时分的大自然景色里,没有一丝人类的痕迹能宽慰他的眼睛。他们是孤独的。而蜷缩在广场上的那些低贱者,其命运则受他们的种种决定、失败和错误操纵,低声抱怨开始危险地蔓延到整个广场。突然,里歇尔在那堆混杂的面孔里认出了杜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眨眨眼,向他暗示为了维护其利益应该采取撤退的战略。

牧师将圣餐面饼塞进维勒加侬贪婪、牙齿参差不齐的嘴里,然后朝下一个人走去。

尽管宗教仪式之后出现了小小的混乱，大家都一致认为婚礼很成功。两桩婚姻使人们对新时代有所期待，希望它与人们所怀念的欧洲旧时代别无两样：一家人同住在一个屋里，有着婚生子女，男人与女人同心协力，家庭和睦。

科隆布在拥挤的人群里寻找朱斯特，她没有特别目的，只是想靠近他。因为从佩罗那里回来后，她一直觉得很孤独，像个异乡人，并隐隐约约感到想在他身边找回昔日的安全感。她无意中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和奥德说着话。回避已经来不及了。

朱斯特话都说不清了。原先那优雅的举止此刻似乎被一种强烈的羞怯感所束缚，他变得笨嘴笨舌。这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斗，科隆布是受害者，新教徒姑娘非但不对她怀有同情，反而动用其脸色、目光、身上的香水向那个以眼神求她宽恕的朱斯特发起进攻，这些武器直对着朱斯特的嗓子。科隆布的到来使她哥哥更加不知所措。

"我向您介绍……"朱斯特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我弟弟科兰。科兰，这是奥德·莫班小姐，里歇尔牧师的侄女。"

"您的……弟弟？"她犹豫了一下，简直不相信朱斯特的话，"幸会。"

奥德将她目光的尖刀刺向科隆布，一下子就刺穿了她身上那层薄薄的脏衣服，搜寻起她的喉咙像是要把它捅破，并戳她的心脏直到流出第一滴血。

"她在野蛮人那里当翻译，"朱斯特连忙说，从这句话能听出他对科隆布在这么喜庆的日子如此不修边幅表示了原谅。

朱斯特的怯懦令她痛心，要不是奥德也发起攻击挑起争斗，她是不会回应他的。

"印第安人部落，"奥德没有好感地重复道，"可怜的人！"

"为什么要为我感到惋惜啊……小姐？"科隆布盯着新教徒姑娘的眼睛大声说。

"因为那些是野蛮人!"

她那带有讥讽的口气似乎是说"跟他们在一起,你也会变成野蛮人"。

"对我而言,"科隆布说,她恨自己找不到更好的词,"他们都是人类。"

"您希望他们成为人类,这很好,"奥德哀叹道,"正巧,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信仰。"

"而他们给我们送来了鱼和面粉。"

片刻的沉默,两人交换了个势不两立的眼神。朱斯特找不到恰当的话来结束这对峙的局面。

"绝妙的比较!"一心想占优势的奥德说,"您把宗教信仰比做一件商品。这跟拿动作和祈祷做交易的教皇主义者的想法一样。唉,您知道,信仰不是动作的问题,而是得圣宠的问题。"

"您所说的野蛮人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缺乏神的宠爱,"科隆布说。

她突然想到帕拉加瑟、瀑布和佩罗的家,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在那里比在朱斯特身边能得到更多的宽慰。

奥德喜欢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这不可能,"她反驳道,"不了解基督的人不可能得到圣宠。我叔叔说得很清楚:那些自然人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科隆布大叫起来,"可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们比我们还有宗教感。"

"喔!"奥德显出反感的样子说,"他们崇拜的都是些偶像。而且,先生,那些偶像中没有一个是拯救人类的上帝。真正的得圣宠是不可模仿的。"

科隆布将她苍白而犀利的目光扎进冒失的对手那一览无余的脸上。

"这和德行不一样,"她说。

科隆布没想到自己会冒出如此咄咄逼人的一句话，见新教徒姑娘脸色变得灰白，她才突然意识到朱斯特在她身边。奥德埋怨朱斯特太软弱了，没有反驳科隆布从而给她创造机会进一步指责她，更可恶的是他完全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裁判员的角色。于是她猛地转身离去，消失在一小堆人群里。

*

科隆布信步走上了海边那条小路，此路沿着要塞伸展而去。自从他们来到这岛上，这里对她来说始终是孤独和沉思的地方。可是现在要塞的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防御土墙，能听见城墙上哨兵走路的脚步声。城墙各处还挖了些小的藏身处，水从那里流出。里面紧巴巴能蹲下一个人。科隆布惊讶地看见坎坦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洞里蹦跳着走过来。

"总算找到你了！"他喊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她都有点忘了出发的事了。

"今天早上，"他呻吟道，"我差点被人强行押到工地上。刚才我去找水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还拉住我的衣袖不放，不怀好意地问我是否相信有炼狱①。"

"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真想告诉他地狱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而天堂却无处不在，可是我们不能拿这些事情开玩笑啊。我们什么时候走，科隆布？"

"时机一到就走，"她说。

她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

① 天主教教义中，有罪不能进入天堂但又不至于要下地狱的人死后在炼狱中暂时受罚，至罪行炼尽方可进入天堂。

"昨晚，我仔细观察了港口。站第三班岗的那个士兵是梅克伦堡州①的一个有产者，又笨又胖。我很了解他：他忍不住老要打瞌睡。我们只要能登上一只小木桨船就行了……"

"小木桨船都被一根链子拴在一起，"科隆布反驳道，"而且您知道他们按命令行事，只要看见有人逃跑就开枪。"

坎坦知道逃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重重障碍。两人都不说话。

"给我一天时间，"科隆布说，"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她打算去跟将军谈谈。不过这时刻她特别想独自待着。她叫坎坦躲起来，然后继续沿着暗礁行走。

到达小岛岬头时，她碰巧遇到一群正在海里洗衣服的印第安俘虏。岛上的淡水已不多，所以允许他们去海边洗衣服。男女囚犯都脱光衣服，将宽大的劳动服浸到海水里。已经洗完衣服的人则等着衣服在岩石上晒干。自从上次得到将军批准在港口附近为新人举行婚礼之后，岛上的警戒放松了。奴隶们头一回可以单独行动。科隆布走近他们，见他们吓得往后退，就用土语跟他们说话，叫他们放心。

她靠近一群妇女坐下，没有说话。一时，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与帕拉加瑟一起散步的时光，她真想跟她们一样也脱光衣服。然而她想到这是在岛上。再说这些囚犯与她以前的那些印第安伙伴不一样。他们被秃鼻乌鸦从敌人那里赎身后，就一直在要塞工地上干苦役。从他们那可怜兮兮、屈从的神情就能看出这些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忧伤。倒不是因为受虐待。维勒加侬并没有残酷对待他们。然而，囚禁生活不仅使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来这岛上落户，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森林、狩猎、羽毛饰品，总之，失去了营造印第安人生活

① 德国州名，濒临波罗的海。

中构成精神氛围的要素，而且这岛上，一切自然的生命在渐渐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死了，并像接受一次不可避免的惩罚那样忍受这种多余的生活。为了消除自己的出现带来的不安，科隆布请他们谈谈对早晨礼拜仪式的看法。似乎没有人愿意回答她的问题。最后，一位满脸皱纹、年长的妇女用图皮语说：

"你们跳舞的时候为什么声音不再响一些呢？"

为了深入理解她的问题，科隆布请她重复了一遍，还提了其他问题。她终于发现，对于法语，印第安人只能听懂向他们发布的简短命令，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那次庆祝仪式的真正目的。在他们看来，凡是有首饰、舞台、众人的活动，就是一个舞会，他们只是觉得白人跳舞的节奏太慢了。

"那不是舞会，"科隆布解释道，"是婚礼。"

然而，这个词使印第安人联想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其中两三个人带着怀疑和近乎谴责的神态摇了摇头。

"你们为什么让妇女穿那样的衣服，是为了让她们生孩子吗？"老年妇女问。

新娘的装束无疑最让印第安女人感到诧异。科隆布这才明白，除了她，她们从来没有见过欧洲女人，而自己又是女扮男装。新教徒女人上岸后，她们只是从远处看过她们，这还是头一回新教徒女人毫无拘束地站在她们面前，并且距离还那么近。

"婚礼上她们穿那样的衣服，"科隆布说，"不过……随后就脱去了。"

这个解释既含糊又没有什么意义，她脸红了，接着她哈哈大笑起来，印第安人起先还不好意思，接着很开心地学着她也笑开了。

等到又恢复寂静的时候，他们凝望起那轻轻拍打着礁石的侧面而变成粉红色的海水，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也想让我们效仿那些女人！"一个女人大声说，其他女人都认真地点点头。

科隆布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犹豫了许久，终于说起近日来岛上的男人又开始纠缠她们。秃鼻乌鸦活着的时候，她们出于无奈只好委曲求全，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很安宁。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将军下达命令的缘故。如今不但可以结婚还鼓励大家结婚，她们肯定又要被那些男人拉到一边，任其摆布。

听到她叙述的这些暴行，科隆布羞愧得无地自容，她的思绪奔向朱斯特，他成了共谋却还没有意识到。

“这么说，”一位妇女说，“他们是想让我们跟那些姑娘一样也穿上黑裙子。”

听了这个简短的回答，科隆布真想笑，但其中包含的事实是如此沉重，令人心碎，她笑不出来。这些印第安女人已经被驱逐出活生生的人类，屈辱中还对提高身份抱有幻想。身为囚犯，她们至少还有人身自由，而作为所有人的奴隶，她们还担心自己会只受单独一个在她们身上行使自己意愿的男人的支配。

“你们从未想过逃跑吗？”科隆布低声问。

所有印第安人都打了个颤，他们惊恐地互相看了看。远处，港口那边，能听见寻欢作乐的人哇啦哇啦的说话声。只瞥了一眼他们就知道没有人监视他们。一个身材魁梧、肚子上有一长条疤痕的男人从人群里走出，他走近科隆布，低声对她说。

“你懂我们的语言，从你的眼睛能看出你没有恶意，”他开口说。

科隆布感到一阵快乐穿过她的背部，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突然获得自由而感受到的那种快乐。

“你看那边的那个树干，”这男人用下巴指着一根横弃在礁石上的长长的带树皮的棕榈树原木说，“每天夜里我们都悄悄地挖这树干。独木舟就要做好了。”

“它能容多少人？”科隆布小声问。

"十人,不过,我们主要是想救女人。"

"好啊!"科隆布喊道,"她们什么时候动身?"

突然,这男人出乎意料地显出为难的样子。他看了看自己的脚,悲伤地说:

"还不知道呢。"

"为什么?"科隆布气愤地问道,"一切都准备就绪。不必等了。"

"到了内陆,"这囚犯终于承认道,"她们的命运比在这里更惨。"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熟悉森林。你们可以躲起来,你们可以逃跑啊。"

"可是去哪里呢?我们被俘这么久了,哪还能找到自己的同乡?海岸的那些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又没有武器。"

科隆布想到了再洗礼教派教徒,他们不如他熟悉丛林,却没有这些顾虑,并且还活了下来。不过这有点不太重视印第安人的观念。没有神灵和预兆的佑护,没有沙球和加勒比人诠释神谕,印第安人就会因为自己手无寸铁而把森林看作一个充满敌对力量该诅咒的地方。

科隆布站起身,朝要塞方向走了几步,遥望着远处被挖空的树,看了看近处海湾的另一边有点发蓝的那个海岸。她想起了那个新教徒姑娘说的话。她恨不起来哥哥,尽管他介入了那次丑行,于是把仇恨转向她。突然,她微笑着朝图皮人走去。

下午的阳光迎面照来,她感到一阵目眩,睫毛上出现了一串泪珠。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太阳眼,她求助于眼睛的神奇本领对他们说:

"如果我帮你们的话,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他们无需回答,因为她看得出他们是爱她的。

第六章

神学的混乱使小岛陷于瘫痪，大家都希望结束这混乱状态，一个小小的措施顺应了这个要求，这就是布道从此被限定在半小时内，每周一次，在规定的地点举行。布道既不许攻击教皇也不许有亵渎圣母玛丽亚的言语。这个举措使小岛恢复了些许宁静。可是突然间，新教几乎不再发展，拥护天主教教规的那个宗教便处在有利地位，声称自己占了上风。于是形成了两个阵营，彼此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敌对情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以确保宗教统一始终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民众的骚乱在停止布道后得到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上层领导的担忧。每人都对统一性持自己的看法，希望别人让步。天主教教派的修神指导给堂冈萨戈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他来说，只有等新来者也认为只要相信上帝就可以成为信徒的时候才可以宽恕他们。对新教徒首领而言，彻底放弃偶像崇拜才是他们可接受的唯一条件。他们拼命加固自己的阵营，用加尔文的道德原则教化那些新皈依宗教的人，并且在内部建立了一个治安组织以根除去各地避难的异教徒。杜蓬担任该组织的临时指挥，至于岛上那一半新教徒，因为不需要他们表态，也就没有制定什么规定。

只有维勒加依一人没有放弃作适当让步的想法。为了研究日内瓦那位宗教改革者的最新主张，看它们是否与罗马宗教相似，将军让里歇尔给

他送来加尔文最近著的一本书:《教会条例》。他费了不少周折才弄到这本书,因为牧师只有一本,他怕维勒加依想以此为借口销毁该书。

书中的内容让将军毛骨悚然。新教徒最早的经文里那些如沸腾的熔岩般自由、大胆的思想在《教会条例》中显得很僵化。加尔文以整顿秩序为由随心所欲播撒死亡的种子。宗教改革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跟仇人算账,变成了惩罚、处罪。维勒加依为自己不了解该宗教的演变而求助于这么一个人后悔不已。可是错误已经犯下;必须摆脱这一困境。维勒加依不吃饭,不出门,也不休息,夜以继日地将所有这些思想碾成细末,加入古代作家的香料,他还摘录福音书的片断,将它们充塞进所有东西里,使劲揉,用油煎,炸成金黄色,以他军人的粗暴方式猛炒。这道神学大餐使他得以比较主要异议,减少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于他对此早有预见,一切最终都能顺利解决。福音书没有涉及单身神父的问题,无偿拯救因而没有受到以堂冈萨戈为代表的天主教教派的严厉质疑:因为堂冈萨戈极不相信教士,所以没有赋予他赎罪的权利。再说大家向来都可以花钱请人念经;经文有助于拯救但不会导致拯救。圣母玛丽亚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障碍。不过,堂冈萨戈的诗人灵魂提供了解决方法:人们可以让天主教徒颂扬玛丽亚但不承认她的神性。总之,她不是第一个其想象的权力超出实际拥有的权力的女人。新教徒能接受她而不把她与偶像崇拜相混淆。在宗教仪式方面,领受两种圣体与早期精神是相一致的;至于酒的纯度,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决定……

最后,争论的焦点,也就是需要解决的难题,即可能会将两派彻底分裂或者使两派合二为一的辩论的核心,便是维勒加依在圣体瞻礼时隐约预感到的那个问题:圣体饼是基督的化身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际上一切都起源于此。如果不是,那么人类就是无主的了。也许人类还能受到圣宠,但是他将被禁止与这个拯救者上帝有任何联系。既不能对他说话也不能吸取他生命的养料。上帝派他的儿子到人间接着又把

他收回，人类只有救世主留下的《圣经》。在这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小岛上，维勒加侬知道孤独意味着什么。他从未受孤独之苦，这是因为通过狭窄的沟通渠道，他想到可以随时随地面对安慰人的上帝——生命和永生之源。

如果圣饼是基督的化身，教徒就绝不会感到孤独和无望，也绝不会挨饿。最后的审判那天，复活不仅涉及死者的灵魂，还涉及他们的肉体，通过有效吸收基督的肉体而复活。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并非一切都很清晰。天主教徒谈论圣餐变体：面包和葡萄酒变成耶稣的肉体和血。路德使用了圣体同质这个词：面包和葡萄酒不再是世俗的物质，它们变成了耶稣的肉体和血。那么加尔文是怎么说的？他好像抛弃了天主教的观点，如同路德教派教徒，他在这个问题上否认基督的物质存在。但他抨击像索尼齐和茨温利①那些把领圣体变成一个象征性行为的人，没有上帝，对拯救者纯洁而忧伤的永恒纪念便不复存在。

这就是辩论的核心。必须催促加尔文教徒做出解释。在催促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将军希望最终看到他们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垮台：或者他们最终接受圣体存在说，哪怕是口头答应，维勒加侬将不遗余力地排除他们与天主教徒争斗时遗留的一切问题，或者他们不同意圣体存在说。那么这个无法接近的、将人类抛入孤独和死亡中的上帝就受不到任何人的侍奉。牧师们因此都是骗子，圣事都是闹剧。胡格诺派教徒也将难免于这滑稽可笑的结局。

幸好，无知者枯燥乏味的秘密会议结束了，维勒加侬很清楚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个尽显智慧的首脑舌战。新教徒们回绝了他最早要求辩论的朦

---

① 索尼齐(1539—1604)，意大利神学家，反对三位一体论的学说，对后世上帝一位论神学有很大影响。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否认罗马教廷权威，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解散隐修院，将弥撒改为圣餐礼。

胧愿望，但他们逃不过这个人数有限、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不得缺席的舌战。维勒加侬召见安贝里，让他按照规定格式起草一份催告到庭书。

翌日，杜蓬收到会谈的通知，被邀请的还有里歇尔、沙尔捷和几个新教徒（最多不得超过十人），这几个新教徒的增援可能被认为是有益的。为使与会者的安全受到严格保障，辩论会场不许带进任何武器。参加辩论的人已经热足了身，尤其是堂冈萨戈那派人，因为大家都不想让这件明确的事情变成多余的。杜蓬立即回复，他将参加会谈。

*

要塞的护墙近乎完工，只需在上面垒一些凿成长方形的大石头用作雉堞就行了。朱斯特监管这道精细的工序。军事堡垒的巧妙技术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这门涉及航海的技术在欧洲仅仅是马耳他骑士享有的特权。没有一处海上堡垒不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建造的。他们故意不把这门艺术的秘诀写进一本书里，唯恐被别人掌握。这技术只是师傅传徒弟，维勒加侬并不比朱斯特在行。

尽管这个殖民地饱受磨难，然而，当朱斯特凝视这个要塞时还是感到无比自豪。每个城墙的墙角都在对他说话，他了解它们的用途，欣赏其巧妙的布局，赞美军事思想所具有的这种迷人的方式：即把运动变成几何学，预测进攻的方向和速度并用一个牢固的壁垒默默抵御进攻。他并不希望葡萄牙人来检验他的计算是否准确。不过即使他们执意要这样做的话，他相信要塞会傲然挺立。

那天早上，他在城墙边大步走着，那里不久要竖起一道石护墙。复滑轮发出嘎吱嘎吱声，他喜欢听这声音，与此同时一块大石头顺着一个木吊车的起重臂缓缓升起。将凿好的硬邦邦的大石头严丝密缝地衔接在一起，这是项艰巨的工作，而对于那群混杂的不易相处的人来说则成了一种

令人安慰的消遣。在精神尤其是感情领域——朱斯特不愿去想这些，一切都难以预料，一切都是模糊的和变幻不定的。意愿会随机而变，情感即刻就会转向其反面，协定显得无常，安慰的话会说得很微妙。没有什么事物像一块正方形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并发誓永远忠诚于它那么简单。

就在石块被吊到所需高度并在两个人的牵引下慢慢垂直往下降的时候，朱斯特看见科隆布出现在内壕墙上并朝他走过来，他有些不快。他怕跟她谈话，为了不使谈话的内容传到工人耳朵里，他往她那边走了几步。她在他面前止步。早晨的天气已经很热，南半球的秋天特有的明亮光线照在她身上，朱斯特觉得她变了样。可他说不清哪里变了。也许是她生气的样子，她竭力回避他忧虑的眼神，他怕她做出什么讥讽或愤怒的举动。然而，她一反往日的亲切态度，十分严肃地低声对他说：

"我要走了，朱斯特。我们该说再见了。"

朱斯特有着军人魁梧的身材，他的脸瘦长，鼻子笔挺，厚厚的嘴唇被海风吹裂，他与两年半前下船时那个稚嫩的少年判若两人……似乎要塞建造完毕，他也长大成人，而且他们用的都是同一种沉重、光滑而不朽的材料做成的。科隆布真想最后再好好看一眼他那张脸而又不必注视他。她生怕引起一场痛苦的告别仪式。

"你去哪里？"朱斯特问。

这如同拿最小的工具制作一个精细的也许是危险的物体。

"去印第安人部落。"

"又是那里！"他叫了起来。

科隆布先是在心里埋怨朱斯特把她现在的决定同她以前去印第安人部落相提并论，那是在完全不同的思维状态下作的旅行。她马上想到为使这件事显得很平常，她还是不要坦言这回她不打算回小岛了。

"是的，"她说，"又去那里。"

朱斯特垂下眼睛。对他来说这一切难以理解，他感到科隆布的选择

应该受到指责。朱斯特不了解印第安人的世界与原始生活，与同文明相对立的那些可憎之事完全是两码事，因而从这样一个所指实物中他只看到它所包含的批判甚至侮辱的成分。热爱森林，就是以最冷酷的目光看待殖民地的所有成就，就是表达最彻底的否定判断。

"要知道，科隆布，"他说，神情腼腆而又疲惫，"这里，所有问题最终都会顺利解决的。"

一种双重的直觉使朱斯特无所适从，它同时在对他说科隆布既是对的又陷入了谬误中。

"你等着，我们会达到目的的，"他又说。

这时，她感受到了自童年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承诺的那份爱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从他们在克拉莫尔冈玩耍、在意大利度过的光荣而苦难的岁月，到穿越大洋的悲惨日子，在这些令人恐惧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子里，他们懂得用这句话来互相给予爱和激励：我们会达到目的的。这句话具有神奇的效果，然而其命运悲惨，因为就在他们相信即将达到目的的时候，她却就这么放弃了。

"达到什么目的，朱斯特？女奴遭强暴，小岛被摧毁，到处是仇恨，你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

然而，笔直的巡查道，此刻正往护墙下降的大石块，令人骄傲的武器，抛锚的船，等着被南极法兰西征服和占有的整个海湾，这一切都在为朱斯特作担保。他抬起眼睛，看了看这些变形的事物。她明白了。

"我不想再撒谎了，"她一边摆弄着她那件不成样子的衬衣一边说。

这是由殖民地的伟大谎言转入与其相关的小谎话，他们至少能在后者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们可以向维勒加侬讲实情，"朱斯特试探道。

但这句话很虚伪。她太了解他了，不可能连这点都不知道。在殖民地微妙的处境中，朱斯特压根就不想给将军增添麻烦。尤其是在这个紧

张时刻，一切都有可能一触即发，他更是担心。她想，朱斯特还跟过去一样无论遇到危险还是艰巨的任务都从不气馁，但他就是没有魄力把外在的骁勇化为内心的果敢。她想起了他与奥德的眉来眼去，所有的恼恨都涌上心头。

“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她说，眼睛禁不住微笑着，比话语更让人难受。

“我的婚礼！”他喊道，“你在说什么呀？我从来没有……”

“好啦，”她耸耸肩，打断他的话说，“至少你很清楚这点：你爱她。这对你来说真是太好了。”

她突然为自己如此卑劣地将言语的烙铁敷到事实的伤口而感到羞愧。

仿佛被一根长矛击中从马上摔下，他的思想一片混乱，倒不是因为她斗胆跟他说的那些话，而是因为自己太软弱了不想考虑这件事。他爱她是事实，但被科隆布说出来，他又十分恼火，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承认，科隆布会因为接受一个如此轻而易举就获得的胜利而看不起自己。

“当心你自己，我的朱斯特。”

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呢？由于他对奥德的爱情，他与科隆布无需再演老掉了牙的纯洁爱情和战斗友谊的喜剧了，她难道不暗暗高兴吗？不幸并非因为他们终于敢成为自己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在于他们在失去维系他们童年的关系时无法建立另一种关系；因为不管她如何怀疑，他们首先是兄妹。

他们身后发出一声巨响，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搬运工放置大石块时动作太猛，把石块打碎了。朱斯特向滑车跑去。

科隆布乘机走开了，头也没有回。

*

会谈翌日举行，由于胡格诺派教徒被事先通知已做好较量的准备，因此不要求另加预备时间。

大家聚集在与总督府毗邻的一个新的圆形剧场里。维勒加依为小岛未来的议会专门建造了这个剧场，他正忙于组建议会。两位牧师和五六个信徒在一边的凳子上就座，杜蓬则缩在后面站着，对他来说这样更舒服些。对面，是以堂冈萨戈为首的一小群手艺人，在他的煽动下这些人不仅希望得到一个好职位，心里还产生了对圣母玛丽亚的强烈爱慕之情。

维勒加依坐在狭窄的大厅尽头，与两队人保持同样的距离，朱斯特和勒托雷站在他身后，守在门旁。可怜的公证人安贝里坐在两组对手之间的一个小课桌旁，像是被两队选作较量的第一个牺牲品。屋子里充满浓烈的火药味。前几天，好几个已经改宗的人表示悔过。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了压力并进行了威胁。工地上发生了争斗。每人从此都被勒令支持一个阵营并且必须做出抉择，尽管他们对两个阵营的具体差别一无所知。大家不知道当“胡格诺派教徒”或“教皇主义者”的确切理由，但是，一旦选择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不能再变了。大厅里的人显得有些不耐烦。透过匆忙建造的棕榈树隔墙，能看见远处白色的沙子和玉色的海水线。闷热的天空蒙上了一层雾——这季节出现这种现象实属罕见，雾遮挡住阳光，空气也变湿润了。好几位列席者感到极不自在，甚至问能否跨过石栏离开会场，他们在凝固的空气里散发着不安宁的叶腋植物的芬芳。

“您准备好了吗，安贝里先生？”维勒加依终于问道。

公证人点点头表示准备完毕，讨论会开幕。

“先生们，”将军以他游吟诗人的嗓音说，这嗓音特别适合于开创一种欢快友好的气氛，“我们大家都信仰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光明和真理在我们手中，我们将把这片土地变成法国国王的

花园。"

堂冈萨戈叹了口气。花园这个词总使他产生诗的灵感,因为他喜欢用诗的语言谈论女人,喜欢用富有隐喻意义的事物如陡峭的小径、花圃、清澈的池塘来描写她们梳理过的头发、脂粉和眼珠等等。

"但是,"维勒加侬大声说,把老骑士从诗的沉醉状态中唤醒,"目前,我们面临各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团结一致,不要搅乱因持有不同意见而来到我们身边的那些人的理解,何况他们的观点是无关紧要的。"

这最后一句话激起了四面八方的人的愤慨。所有人的胸膛都挺了起来,好几个人感到嗓子被刮得难受,似乎随时准备拔剑。

尽管维勒加侬想表现得随意些,说话还是很谨慎。他曾高兴地接待了新教徒,他以为自由精神和健康的争论从此会在殖民地形成一种风气,但惨重的教训使他懂得,争论并不受这些人欢迎。不必为一些琐事同他们斗剑。

"我们只谈论主要问题,"他说,"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此我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会亲自出现在圣餐中吗?"

他拿起一张准备好的稿子,阐述了基督的出现对于灵魂拯救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以及在他看来创建一种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他更倾向于天主教徒的观点。堂冈萨戈表示赞同。里歇尔一本正经地发了言。

"会出现在圣餐中,"他说,很注意语言的分寸。"圣体瞻礼时基督在场。"

维勒加侬皱紧的面孔立即松弛了。堂冈萨戈得意地捋了捋胡须。

"正如加尔文所说,"里歇尔也拿起一张纸引经据典,"'为了使我们与**他**真正融为一体,我们的灵魂充满了**他身体**的物质。'"

"啊! 我的兄弟,"维勒加侬站起身大声喊道,"我要拥抱您。"

面对危险的拥抱，里歇尔迅速反驳道：

“让我念完！我说过，基督在场……”

维勒加侬重新坐下，得意地微笑着。

“可他又不在场。”

愤怒的惊呼声在天主教徒那边响起，将军气得脸色发白。

“他不在场，”里歇尔接着念道，并举起手示意大家让他继续念，“因为加尔文这样写道：‘这里只有面包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不能证明我们的灵魂得救；这些是陈腐的肉，正如圣保罗所说，它们是用来填饱肚子的。’”

“我的上帝！”将军喊道，“你们必须选择：耶稣基督在场还是不在场。因为把他除去还是把他安置在那里，这并不取决于你们。”

“不。基督之所以在场，那是因为我们把他安置在那里了，”里歇尔解释道。

天主教徒的凳子那边响起一阵阵喧哗声。

“是信徒的信仰使得基督的精神以圣性出现在圣餐中，”牧师接着说，“不过，至于信徒，他在圣父的右边，远离面包和葡萄酒，像天空和地面之间的距离那么遥远。”

“所以，”维勒加侬说，声音极大想盖过堂冈萨戈那边的吵嚷声，“人类是无主的，尽管这个人类是上帝按自己的意愿创造的并体现了上帝的完德……”

“住口！”一直缩在后面的杜蓬尖声叫喊道，“别再就人性善说废话了，将军。人并非是善良的。他没救了，该入地狱，他命中注定心眼坏并因此而作恶。”

“幸好，”牧师带着极其蔑视的眼神补充道，“他肮脏的身体、他卑劣的肉体没有分享耶稣最后的复活。”

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是维勒加侬的缘故。直到现在，他都在为天主教

的论断辩护，态度真诚、措辞适度，他试图找到平息人们情绪的折中方法。然而突然间，就他刚听到的那句话来看，打动人心的是人道主义者的信仰，其内心最真诚的信念。这个打击更加沉重。他一下子站起身，动作如此猛烈以至于众人顿时止住了窃窃议论。

他无比仇恨地轮番看了看杜蓬和里歇尔。在有可能犯的所有罪恶中，他们逃脱不了维勒加侬无法饶恕他们的这个罪恶：不爱自己的同类。维勒加侬之所以要为人类将会得救这个观念辩护，是因为他坚信人的身上渗透着上帝的善良、伟大和完美，这完美使得人类一直以来成为上帝的映照，即使他在堕落的过程中摔得粉身碎骨。而他们却相互仇视。他终于明白这个爱之宗教为什么能产生出丧失人性的再洗礼教派教徒。如果人类是邪恶的，没有任何办法拯救自己，那是因为他犯了许多罪无法从恐惧中自拔。

“记下！”终于，维勒加侬指着安贝里先生低声吼叫起来，“请您把造成这些先生与我们关系疏远并且会使我们永远背道而驰的那些不同观点记录下来。”

他刚建议大家表达不同意见就遭到里歇尔的反对，于是只好起草一份真正的意见分歧笔录。公证人的笔在劣质的纸张上“沙沙”地迅速移动。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中，每人都在掂量这件事的后果。

正要签字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喊叫声。屋子没有墙，一点声音都能传进来。这回，喊叫声不是来自于一只小鸟，并且很近。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听出是一个女人的嗓音。朱斯特遵将军示意打开一扇门。一个侍女喊叫着走进会场，她头发蓬乱，身上的黑色连衣裙被扯破，挂在一只乳房上，眼睛流露出惊魂未定的神情。

“怎么啦，索朗日，出什么事了？”里歇尔大声说。

“奥德小姐！奥德小姐！”侍女大声嚷叫道。

“别急，别急，说吧。”

于是,吓得半死的可怜女人一只手摸着公证员的头,刚说出一句话就昏倒了:

“食人肉者把她给吃了。”

第七章

若阿基姆·库安布拉整整疯狂了两年，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会就此罢休，因为他把重新征服巴西变成了个人的事。他是那个少数派的传令官，他希望葡萄牙人离开美洲，因为葡萄牙人去那里只为淘金或炼糖。他则发现美洲是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传布宗教信仰的广阔土地。如果某一天若阿基姆·库安布拉有幸当上教皇，那也是因为他的计划执行得很好，该计划具有两个优点：既能削弱法国人的力量又可以尽基督教徒的责任。

不过这两年，自从卡多朗把法国远征队的情况告诉他后，库安布拉的成功道路上竖起了无数障碍，以至于这位高级教士开始相信自己在这场争斗中输定了。

就像他跟这个威尼斯人说的那样，他是朝里斯本飞奔而去的，但他的马车速度太慢，他到达那里时卡尔五世已经让位。他在塔霍河[①]靠岸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休战条约。正如他所担心的，葡萄牙君主不打算在美洲作出可能扰乱欧洲大统一局面的任何决定。否则，摆脱了劲敌处在和平中的法国会让他付出惨重代价的。

---

① 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河流，发源于西班牙，流经葡萄牙，入里斯本海湾。

库安布拉返回可怜的威尼斯。他很幸运地看到和平不会持久。意大利人的事务依然如故,这是个战争一触即发的火药库,而库安布拉一副憨厚的样子,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火石的角色。

一个人不可能尽倒霉而碰不到高兴的事。一五五六年这个幸运的夏天,喜事降临了,主教听到了两则消息。一个是公开的:弗朗索瓦·德·吉斯率领一万三千人来到意大利。这位伟大的统帅急于戴上那不勒斯国王的王冠并让其弟坐上皮埃尔的宝座,于是打破了欧洲的休战状态。结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国和西班牙又重新开战。这是一件好事,这场战争将解除葡萄牙人在美洲的一切顾虑!

另一个好消息则更加神秘,主教将其归功于卡多朗。威尼斯人很不情愿地上了路。他又被派往法国。他到了巴黎,在那里窥伺宫廷的活动。库安布拉对他表示出极大的慷慨,卡多朗便不时地给他寄快信。最后那封信含有一个重要消息: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即将带着法国国王的祝福——如果这个词能用于异教徒的话——去里约热内卢。

获得这些珍贵的消息后,库安布拉便坐上了他的四轮华丽马车。用坏了三个车轴、一根车辕,体力也几乎耗尽的时候,他来到了里斯本,依然精神饱满并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

与国王的神修导师和国王身边的耶稣会会士准备好攻势后,主教返回君主身边任职。这回,他的运气不佳。一五五七年初,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他们在弗兰德交战。道路畅通。此外,对笃信宗教的若望三世来说,胡格诺派教徒进入其巴西领土是诸多事件中无法忍受的一件事。罪恶累累的诺曼底人可以去那里做生意。但是向食人肉者传布一种歪曲事实的宗教,他既不会同意也不会为其辩护。

国王任命了一个新的巴西总督,并要他尽快去布兰卡港的圣萨尔瓦多任职。总督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结束那些只想着他们的糖厂的葡萄牙殖民者荒唐的被动状态。一些可怜的耶稣会会士为了传布宗教信仰在丛林

中战斗，现在是援助他们的时候了，因为他们肩负着葡萄牙真正的使命。至于里约热内卢，这很简单：必须征服它，铲除最近在那里散布的所有可恶的种子。维勒加依和他那些该死的法国人，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堂库安布拉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威尼斯了。可是，在其脊骨再次承受糟糕的道路的折磨之前，他坚持要和巴西新总督谈一次话。总督一到主教所在省的里斯本就去赴约了。

会谈是在圣弗兰西斯科教堂附近一个安静的、墙面贴着齐人高的蓝色彩釉瓷砖的小隐修院内进行的。新任总督梅姆·德萨十分威严地走了进去。这是个很普通的小个子男人，身体极瘦弱，他那从不离身的护胸甲弥补了他外表的柔弱，免得他像一株没有支柱的苗木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不过，为了表明自己身体强壮，他高高抬起因突出的眼球、厚而突出的下唇和挺立的鼻子而鼓胀的大脑袋。他有着像鬈毛羔皮似的又浓又黑的环形鬈发，给他那张因贪婪、粗暴、残忍而变形的脸增添了热情，头发下面是眉毛和胡子构成的旺盛的小群岛。

库安布拉主教作出一个既惊讶又高兴的动作欢迎他的客人，他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美丽的歼灭天使可送给胡格诺派教徒了！

"啊！"他大声喊道，非常谨慎地没有把他的指环伸向这样一个看门狗的下巴，"见到您很高兴，总督先生！"

一声喊叫代替了向梅姆·德萨彬彬有礼的答谢。与此同时一些口水流到他的嘴唇上，总督一个反手把它擦掉了。库安布拉很高兴送这样一份礼物给法国人。

主教请他的客人坐在一把皮椅上，和他谈起了巴西。他向他叙述里约热内卢的所有事情：当来自于巴黎的传闻似乎表明也要对巴西进行殖民化时葡萄牙人最初的怀疑；在威尼斯获得的种种消息；宗教改革者的离去。堂若阿基姆注意到，当他说最后这句话时梅姆·德萨坐不住了，鼻子和耳朵也动了起来，似乎想说类似围捕和猎物这样的狩猎用语。接着，就

像教外国人说话那样，库安布拉奈着性子设法从总督那里了解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可是总督佯装没有听见主教非常明显地在句子前后竖立的那些问号。他开始说让人听了有些不舒服甚至尖刻的话来，呛得主教直咳嗽。最后，当主教被一种略带惊惶的失望感所侵袭也沉默不语的时候，梅姆·德萨则张开嘴，露出坚固的像珊瑚一样粉红色的牙齿说：

"里约热内卢需要来一场战争。"

他的声音低沉，像一个会腹语的衣橱发出的木质声。

他就这么说着。不仅说还思考。此外，他的判断很准。主教的气色立刻又好了起来。这个答复表明他的布道不是白辛苦一场，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的主教开始就巴西、耶稣会教士、食人肉者、法国人的背信弃义、威尼斯人的帮助、难以忍受的道路状况、杜罗葡萄酒的甜味、国王、宫廷以及他本人向总督滔滔不绝地发表种种见解。谈到最喜欢的那个主题时，他叹了口气，终于没有说出口。

钟楼的大钟响了两声，弥撒的时间到了，安静的隐修院里回荡着钟声。

"里约热内卢需要来一场战争，"梅姆·德萨用与钟声一样的低八度音重复道。

"是的，"若阿基姆垂下头说道。

总有些力量，人们应该懂得屈服于它们。

为了表明他想吸收这些有益的话，连最后一点精髓都不放过，主教双手交叉在腹前，沉默许久。

梅姆·德萨一直耐心等待着。他那沉重的眼皮上硬直的睫毛不时地在他毛糙的眼球上扫来扫去。

库安布拉感到没有多少时间谈主要问题，于是取消了开场白，直接进入正题。

"总督先生，"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咬着说，"你们在布兰卡港的萨尔瓦

多只拥有很少的兵力。据我所知，国王没有下令给你们增添新的部队。您非常有远见而且说得很正确，里约热内卢需要来一场战争，既然是这样……"

"是的，"梅姆·德萨打断他的话说。

"那么，"库安布拉一边拿出一块手绢擦额头一边又说，"这样吧，请允许我给您安插一个人，是我们的威尼斯情报人员推荐的。"

一些燕子叉开尾巴在苍白的天空高高飞翔。梅姆·德萨仰头朝它们看去，用鼻子吸了吸气。

"一个重要的中间人，"库安布拉明确地说，他提高了声音，因为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我可以把他交给您吗?"

他知道对方不太重视提问，所以不指望他会做出什么答复。

"是这样，"他俯下身子接着说，"法国人那里有一个是你们的人。"

他用最简单的词语解释那个人就是维托里奥。

"你们见面的暗号是'里贝尔'，"他说。

总督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里贝尔，"此刻已经满头大汗的库安布拉重复道。

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解释了一遍。这时，梅姆·德萨看见给他端来的那杯波尔图葡萄酒，便用瘦骨嶙峋的手端起，贪婪地喝了一大口。

"里贝尔，"库安布拉最后说道，他看上去似乎有点微笑，却掩饰不住绝望的神情。

更远处，另一个钟楼报时了，是高音。梅姆·德萨竖起耳朵，像是在数钟敲响几下。听完最后一声钟响他便站起身，扭动身子整了整身上的护胸甲，拉了拉袖子。

主教热情地一直把他送到他刚才进来的那个小门。到了门口，梅姆·德萨停了一会，注视着主教，声音突然变得很清脆，说：

"里约热内卢必须来场战争。"

然后，他挺直身子，补充了一句类似作战时的呐喊声：

“里贝尔！”

说完，就隐没在暗道里。

第八章

奥德躺在床上，身上盖了条有绗缝的棉被，她呻吟着接待那群来看望她的惊慌失色的人。她的叔叔和杜蓬最先到，不过维勒加依和朱斯特随后也立即赶到。他们听见茅屋的四周有一群愤怒的人在吵闹，两派信徒的喊声交织在一起。

奥德呻吟着，她不得不向众人解释以此承担那个愚蠢的索朗日因犯词汇错误造成的后果。陪探望者一同来的索朗日则竭力重建破连衣裙后的自重，她拉长着脸。

很显然，她没有表达清楚。其实，食人肉者并没有吃奥德小姐。从来人惊讶甚至失望的眼神中，奥德看出大家都以为她被切成碎块煮熟了，而她活着并且还能讲话。里歇尔认真地请她讲述事情的全部经过。

“太可恶了！”她呜咽着说，以便往一幅画里再注入一些哀婉动人的因素，否则，观众会觉得与他们的恐惧相比这幅画是令人安心的。

“说吧，我的孩子，为了稳定秩序，必须说出事情的经过，”杜蓬用他那窝成杯状的大手接住奥德伸过来的一只颤抖的手低声说。

“好的，”她故作悲痛地叙述起来，“事情的发生还不到一个小时。每天下午，我和索朗日都要去要塞后面，沿着悬岩那条道散步。”

她将一条手绢使劲地按在面颊上，然而这个动作与事实不符，因为奥

德的眼里没有一滴眼泪，但她想让大家相信她是很悲伤地诉说这件事的。

“我以前很喜欢那地方，”她做梦一般地说，并且使用了未完成过去时，言下之意是她再也不能返回那里了，“那边的大海太美了。”

“这对脸色有好处，”索朗日说。

所有人包括奥德都用眼睛命令她不要说蠢话干扰调查。

“这天，”奥德又说，“起先我们没有遇见任何人。我以为岛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等待你们会谈的结果，是这样吗，叔叔？”

里歇尔点点头，比大家高出一个头的维勒加侬不自然地轻轻咳了一声。因为他本人就是那次聚会的发起人，他担心该聚会间接地成为谋杀的诱因。

“一切都很平静，”奥德接着说，“我们便朝小岛的沙嘴方向多走了几步，我们很喜欢那地方，因为在那边能看见海湾的整个轨道以及远处的森林。就在这时她们袭击了我们。”

“谁？”

“当然是印第安女人啦，”她肯定地说。

“我们的奴隶？”维勒加侬问，因为那群囚犯归他管。

“是的，就是帮助建造要塞的那些印第安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妻子，因为丈夫们好像没有介入此事。”

“她们做了什么？”里歇尔坚持问道。

双手捂着嘴的奥德觉得是放开声音哭的时候了。悲痛一旦得到确认，就没有人敢嘲笑她叙述的事情了。

“唉，”她费劲地说，“她们转眼就脱去劳动服。她们身上画满可怕的红色和黑色的图案，看上去简直像魔鬼。”

“确有此事！”维勒加侬愤怒地说。

“她们拍起手来，围着我们跳舞。真该听听她们的喊叫声，特别是那两个年纪大的、打扮得跟巫婆一模一样的女人。”

能看见进入角色的索朗日使劲挤出了几滴眼泪。

“跳舞的圈子缩小了。我们吓得不敢作声。您想象不出她们看上去有多可恶，气味尤其难闻。地狱里的气味跟这没区别。”

“她们到底要干什么呢?”里歇尔问道。

“这正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否有预谋，是否有个头目，或者这只是原始人的一种疯狂举动。”

“可是，”索朗日说，“有一个……”

“我会说的，”奥德不高兴地打断她的话。

“一个什么?”里歇尔问。

姑娘沉默了一会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朝众人的某处迅速瞥了一眼，击中了目标。

“的确应该告诉您这个可怕的细节，虽然我极不愿提起它。在那些直接来自于地狱的魔鬼中有一个女人，她最年轻并且属于我们文明人的种族。”

“什么！一个白种人，”维勒加依大声喊道，“她从哪里来的?”

“啊！将军，您跟她很熟。”

一阵愤怒的低语声在小屋里隐约传开，大家把目光转向维勒加依。

“她的身上也画满了同样的图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认出她来。她的眼睛像萝卜那么白，使她看上去很傻，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唉。”

维勒加依不相信，把身子转向朱斯特，他发现朱斯特面色苍白。

“其实，”奥德尖刻地说，“她的胸脯已经很丰满，可她居然在这么长时间内让大家以为她是个男孩，真是不可思议。”

“她是谁?”里歇尔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过科隆布。

奥德看了看朱斯特。

“是我喜欢的一个侍从，”维勒加依骄傲地说。

他不希望别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会在适当时候，在没有旁人的

情况下向朱斯特了解此事。

"女扮男装?"里歇尔反感地说。

"应该是这样,"维勒加侬回答,"以前我一直不知道。"

岛上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对他们来说,科隆布参与谋杀比她性别的暴露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姑娘跟印第安女人一起干什么?"杜蓬问道。

"她指挥她们。令人震惊的是还听见她说印第安语。可怜的姑娘完全变成了野蛮女人。"

"她命令她们干什么来着?"里歇尔说。

"啊! 叔叔,别再问我了。她们像动物一样向我展示其隐秘的部位,忍受这些恶魔的舞蹈已经够痛苦了;我不希望在描述她们时玷污我的清白。"

在这方面人们总是可以依赖于想象。精明的叙述者总是让听众根据自己的年龄和欲望补充情节。一时,一阵淫秽的微风吹拂着那些正在听她叙述的灰心丧气的男人,他们没有说话,又高兴又恼恨。

"然后呢?"里歇尔问,他勉强将到嘴边的话缩了回去。

"接下来是对我们的彻底侮辱。白人姑娘下了道命令,其他人便扑向我们,脱去我们的衣服,张着牙猛然冲向我们的四肢。"

"她们想把你们生吃了?"

这正是奥德怕别人问的问题。因为在某个时候需要减少悲剧性,显示闹剧的成分。她和索朗日的胳膊上只有一些很浅的牙印,其中有些已经退去。所有关于野蛮女人的描述,其目的是提醒大家那些印第安女人是食人肉者,从而激起他们最大的恐惧。然而她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印第安女人丝毫没有伤害她们的意图。在所有伤痕中,最严重的是嘲笑给她们带来的痛苦。

奥德光溜溜的胳膊和肩膀上的吮痕与其说使人感到恐惧还不如说引

起了大家的怜悯。索朗日报警时作的那番不吉利的概述还留在人们的脑海里，相比之下大家都松了口气，脸上也现出了一些笑容。

“你们不是呼救了吗？”杜蓬气愤地说，“没有人来救助你们吗？”

他皱起的眉毛足以表明他发现了其中一个被疏忽的细节，也许是一个阴谋。

“我们喊了很久，”索朗日尖声说。

不过，奥德不愿太多地提及这个情景：她们四脚朝天在要吃她们的那些女人的下巴下面像饲养棚里的家禽喊叫着，那些叫声似乎证明她们是可以食用的。

“一切只持续了几分钟，”为了结束这个话题，她如此说道，“我们刚倒下她们就逃跑了，并且始终是在那个回归野蛮人风俗的法国女人的指挥下逃离的。”

朱斯特感到维勒加依在他身边按捺不住了。

“她们去哪里了？”他声音低沉地喊道，似乎想立即奔过去给予她们应有的惩罚。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奥德摇着头说，“一个中间被挖空的树干沿着暗礁漂动。她们涌进那里面，荡着桨逃向了内陆。”

“没有人看见她们，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朝她们开枪！”维勒加依喊叫道，“角面堡上的哨兵当时在干什么？”

“就在同一时刻，”从后面的门旁传来一个声音，“有人朝小木桨船扔石头。”

勒托雷以卫队长的身份插话了，为他手下的人辩护。将军凶狠地盯着他。

“那又怎么样？”

“因此，我的士兵以为有人想偷小木桨船。他们冲向那边。”

“谁扔的石头？”

“有人看见印第安人向沙筐那边逃跑了。”

“我明白了，”维勒加依说，“这是在别人逃跑的时候分散追捕者注意力的一种办法。有多少逃跑者？”

“九个印第安女人，”勒托雷说，“还有……她。”

即使现在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他也狠不下心来揭发科隆布。老兵早就知道手下这个人女扮男装的事，但他一直在尽力保护她。他曾两次给部下做工作，要他们对科隆布的性别保密。对于这个沉默寡言的守护天使的恩德，她却一无所知。

现在太迟了。罪犯此时已经走远。大家听见索朗日在屋里啜泣。维勒加依估量了一下局势，然后走到床边，以一种深沉而庄严的嗓音说：

“我向您道歉，小姐。愿上帝保佑您恢复健康。”

他猛地转过身，走进两派由扮鬼脸的面孔组成的人墙中，他突然憎恨起所有人来，一个都不例外。

*

不合时令的一场细雨使海滩笼罩在一片连沙子都湿不透的温热的水蒸气中。科隆布和印第安女人跳出独木舟的时候，还在为狠狠地教训了两个胡格诺派女教徒而感到开心。一丝不挂的科隆布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汗水、浪沫和雨水，她还处于被行动和冒险所激发的兴奋状态。她感到幸福，因为她不仅在大自然这个广阔的空间而且在一个极小的地方获得了自由，很久以来她都不曾享受过这种自由。再说，她是和印第安女人共同分享的，她高兴地看到她们不再有低三下四的举止，而是恢复了古人在森林里的谨慎行为，触摸活树、树叶、树根，返回到了令人激动的丛林世界。

坎坦比她们早到一天，他随小船去内陆做淡水补给，然后就留在了那

里。他在印第安部落防守的一个狭窄的岬角等她们，只有该部落没有遭受秃鼻乌鸦以及后来的马丁的专横统治。应佩罗的要求向小岛提供淡水以满足岛上居民生活需求的正是这个部落。

不过，即便这些图皮人对法国人十分友好，他们依然是印第安人，满脑子都是离奇的可怕事情。当他们看见印第安女囚走过来便拿起锤子，他们喊叫起来，表示要把她们杀死。科隆布生怕出现新的悲剧。她冲到两队人中间，然后走到酋长面前。

"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大声说。

"她们是塔巴加尔人，"酋长声音低沉地说，眼睛始终盯着那几个女奴。"塔巴加尔人是我们的敌人。"

"饶了她们吧，"科隆布说，"请您仔细看看：她们已不再是塔巴加尔人，而是被苦役折磨得半死的可怜的奴隶。"

不幸的女奴彼此紧挨着蜷缩在一起。她们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她们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害怕。也许她们还为恢复其被奴役的地位感到高兴呢，尽管这种地位是难以忍受的，但却是属于她们的。

"塔巴加尔人杀害了我们好几个士兵，"酋长坚持，"我们不能原谅他们。如果我们不惩罚他们，就是违反规则，神灵会责怪我们的。"

"请您发发善心吧，"科隆布重复道。

然而，她很清楚这句话在目前的场合不起任何作用。士兵们已经走过来，准备抓这几个印第安女人。

"等等！"科隆布喊道，情急智生，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们不属于您。"

酋长看着她，感到莫名其妙。

"您把她们卖给了白人，"她强硬地说，"她们就属于我们。您如果对她们动手，就是一种抢劫行为。"

法国人喜欢给印第安人穿上一小套道德甲胄；对所有权的尊重是阐

述得最清楚但也是最远离印第安人观念的要素。图皮人没有所有制观念，别的部落的人在没有得到他们准许的情况下可以享用他们的财物。出于本能，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与白人相处，这引起了白人的强烈不满。尽管印第安人不完全了解其中的缘由，但他们知道外国人称为"抢劫"的行为是最让他们恐惧的东西。他们暗暗同情这些不幸的外国人，一定是匮乏使得他们赋予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此高的价值。他们用事实责备法国人，说他们居然不远万里来美洲寻找像树木那样天然而无处不有的东西。

一听说可能涉嫌抢劫，图皮酋长真的慌乱起来。他考虑了一下，看了看女囚犯，感到这事给他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据一种有益健康的吃人肉方法介绍，只有男人的肉可以吃。既然是这样，要这些女人做什么用呢？他越仔细打量这些累得精疲力竭的不幸女人，就越感觉不到她们是可以吃的。

"我把她们留给你，"他终于毫无兴致地对科隆布说，"但是她们不能留在我们的土地上。"

于是，这群逃跑的人立即扛着一个装满熏制的野味和面粉的大皮袋子，往森林方向走了。

夏日的蒙蒙细雨给树叶又涂上了一层光泽，树叶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一群群大食蚁兽和疣猪闲逛着，希望能找到一些烂泥坑。印第安女人心花怒放。她们的脚已经不适应森林里险象丛生的道路，于是一蹦一跳地走着，既高兴又害怕，看上去像跳舞。坎坦牵着两个印第安女人的手，像一个认得天堂之路的人那样充满振奋人心的自信。

途中，他们躲在悬岩下睡了两觉。第二天，雨停了。夏天又占据了天空，像一个成人假装把某个任务交给他的孩子们，自己却动手干了起来。

整个旅途中，科隆布都觉得非常幸福。倒不是为可笑的谋杀行动感到自豪。她原先也只是想吓唬一下奥德，后来在演吃人肉的喜剧时禁不

住突发奇想起来。她尤其为摘下了面具并从两方面确定了自己的自由感到幸福:即在暴露其性别的同时也表明,她无需为了做一个女人而把自己囚禁起来,受谦逊、假装害羞以及荷叶边连衣裙这些东西的约束。此刻,她奔跑在大戟属和缅栀子树丛中,她那绘着圣礼图案、经受过锻炼的身体充满朝气并且像印度橡树鼓起的叶子那样绷得紧紧的,她感到自己处于所有刚劲与柔和、坚强与软弱之事物的交会点。世界的任何地方、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给予她这种自由,这份力量。而当海湾变得暗淡的蓝色海水在树林的上方开始显露时,她感到自己的灵魂也着上了同样淡而柔和的色彩,没有一丝幸福的阴影。

科隆布现在很熟悉海岸的每条道路。她取了一条更长但也更保险的路,这路蜿蜒曲折沿着布满丝兰花的黑色悬岩向上盘行。朝高处走去,他们到达一片满是粗壮松树的树林,从海湾的岬角能看见这片树林。这样,他们只需沿着一个布满木槿和伐区标志木的宽阔的河谷便可到达佩罗的住处。

老人坐在用扭曲的植物根茎制作的一个像宝座的凳子上,这些根茎是用酒廊叶纤维绑在一起的。两个非常年轻的印第安女人在轻轻梳理他的长发和胡须。从他身上散发出的花香和贝壳的气味就知道他刚洗过澡。他的澡盆是一个巨大的陶土瓮,里面装满水放在火上加热,他喜欢坐在里面泡澡,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

科隆布向他讲述了她们逃跑的整个过程。当她说到这几个塔巴加尔女人时,他沉思起来。

"我了解这个部落,它迁徙了,你们要是追赶他们肯定会落入瓦塔加斯团伙的手里,这帮人像骡子一样倔强并且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这几个女人被分散在布满树林和茅屋的广阔空间,它们都属于佩罗的领地。印第安人友善地接待了她们,给她们吃的和喝的。

"如果她们愿意的话,"佩罗说,"她们可以留在这里。我的家人以及所有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绝对不会伤害她们。"

科隆布坐在佩罗脚边,头依偎在他的膝盖上,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佩罗轻轻抚摸着她梳理成环形的金黄色鬈发。

"我打听到了你朋友的消息,"佩罗又说。

"帕拉加瑟? 她还活着?"

"是的,她的部落返回村子时从这里经过。流行病期间他们失去了很多人。"

科隆布第一次想到也许自己无意中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疾病和死亡。

"我能去见她吗?"她问道。

"她说最好是她来看你。我马上通知她,说你在这里。"

科隆布又把头放在他的膝盖上。两个巨嘴鸟栖息在一个雕着图案的箱子上,这箱子是从欧洲运来的,现在扎根于蕨和九重葛的故乡,巨嘴鸟神情严肃地注视着这场面。

危险的消失,长途跋涉的疲劳,出发前的激动,这一切在森林静谧、温和的气氛中又渐渐复出。科隆布平静下来的思绪又飞向小岛。使她坚决离开小岛的厌恶感现在被一种淡淡的忧伤所取代,她仿佛看见了朱斯特可爱的脸庞。逃离小岛的时候,她没有估计到当她烧毁所有船只、不让自己返回小岛从而永不再见朱斯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想到为了重新回到完全的自由状态,她舍弃了自己生命的一半,离开小岛的那种幸福感顿时消失了。现在,她发现自己只想着与他重新在一起。

第九章

与新教徒决裂，奥德遭袭击以及科隆布与印第安女人逃离小岛，从那个不祥的日子起维勒加侬再也没有走出过总督府。侍者给他送来吃的和喝的，却没见到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任何人不得靠近他，朱斯特也不例外。

小岛屏住呼吸。工地的活进展缓慢，可以说没有任何进展。短促的阵雨之后是炎热的天气，与这种闲散状态很协调，工地仿佛也因为炎热而困意浓浓，无精打采的。男人们躺在阴凉的角落里，还有人双脚浸在海水里睡在悬岩上做梦。他们仿佛在等待某个神秘的信号，大地的轰鸣或海的咆哮，这声音会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特别是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科利尼要塞漂亮、雄伟，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令人羡慕的，它像个迷宫矗立在他们面前，似乎不是用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随时会出现的敌人的袭击，而是专门用来遮阳的。

晚上，小岛热闹起来。不过人们远离了秃鼻乌鸦在世时的那些淫荡的娱乐活动。秃鼻乌鸦的尸体一直与他同谋的尸体一起悬挂在维勒加侬对他们处以死刑的那个绞刑场上；它不仅以其腐烂的程度度量着流逝的时间；它还象征着被忘却的情人们的欢乐岁月。凡是从西角面堡下这两个幽灵面前走过的人，都会脱掉帽子，用鼻子吸气。

自从闹宗派分歧以来，夜晚不再发出亲热的低语声，而是密谋、秘密交谈，有时是在公共场所的吵架声。天主教徒仍然是人数最多的，他们在总督府附近、港口甚至要塞的门口聚会。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互访，因为他们只在人数上胜于别的宗派。其他方面则很糟糕。人们发现，这个由虔诚的信徒组成的宗派，其内部一片混乱，尽管这些信徒精通宗教教义和教皇通谕，怀念古罗马盛大的仪式，怀念弥撒和各种圣事，这些伟大的讲道者还特别怀念忏悔。这是些不同寻常的人。其他人则为了圣母玛丽亚或者某个主保圣人而战斗，他们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得归功于这些圣人。许多人只是偶然加入了该宗派；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选择。这些人虽然不那么狂热，然而，正由于他们那不冷不热的态度才被视为最危险分子。对敌宣传就是针对他们的。因此，为了松开卡在他们脖子上以至于喘不过气来的那把怀疑之钳，他们决定使劲地大声喊叫以发泄仇恨，他们开始喊叫时并没有这种感觉，但随着集体的欢呼，最终他们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首领。堂冈萨戈在没有人选的情况下担任此职。不过，他让大家觉得可笑甚至忧虑起来。他主持过一场有些冗长的辩论会和一次不太热烈的晚间叙谈，其间他当众突然陷于富有诗意的遐想中，接着遐想又变成巨大的鼾声。要想最终解除这个自诩代表在正义和王权的宗派之武装，需要一个教义。大家知道，教皇在特伦托[1]召开了一个宗教评议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向罗马天主教教徒明确传达关于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和做什么这些方面的信息。

暴力便是这个野蛮教派的唯一希望，是凝聚其信徒的动力。让新教徒了解他们将要遭受的酷刑和死亡方式比为激发其热情让他们做祈祷更有效。天主教徒们全力窥伺敌人，拟定消灭他们的各种方案。这些活动

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

使得信仰之事变得像一场战争那么简单而又使人安心。

新教徒的人数少些，但在辩论方面攻击力很强，他们聚集在要塞的另一边。在这个只有十阿庞面积、两个海岸相距不过两百步之遥的小岛上，一条看不见的界线将两个阵营分开，安贝里的土地册上没有注明这条界线，但他在以圣餐为主题的那次会谈结束后撰写了一份关于该界线的出生证明。在新教徒这边，首领拥有很大的权力，享有俗权的杜蓬经常休假，他发布命令，检查执行情况，掌管教权的里歇尔则以加尔文的理论为武器消除了疑虑甚至驱散了恶魔，因而有能力行圣事和主持祈祷仪式。

不过，与其他教派决裂并不是新教教派所希望的，即便目前的关系破裂是因为他们毫不妥协造成的。新教想扩大影响却因宗教危机受到阻碍，此后胡格诺派教徒就占了上风。维勒加依的遁世、情况的变化无常，这些引起了新教徒的深思并导致了首脑级辩论会。里歇尔的态度是咄咄逼人的，也许是因为他侄女受到侮辱的缘故。对于恢复布道、作公开演说以召唤那些举棋不定的人加入其队伍，他表示拥护，他还赞同使用屈打成招、虐待、激将这些办法。天主教教派的耶利哥城①城墙在这号角声中很快就倒塌了。杜蓬则要求谨慎行事，尽管这不是他的作风。必须增强力量，目前还有一些尚未决定加入某教派的温和主义者，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与这些人的谈话进行到底。其间，他建议从送他们来这里的那些船中选一艘去日内瓦请求援助。等增援部队到达后，他们再发动袭击。

最后，两股势力达成了一项妥协。双方一致同意先派牧师沙尔捷去日内瓦征求加尔文对这次宗教危机的看法，同时征集一些经受过战争锻炼和宗教考验的新部队，这些新兵还必须能够使天主教徒记住听见的唯一那个词：暴力。不过，为了满足里歇尔的战斗欲望，他们还决定在这段时间新教徒可以保持他们在阵地上的主动性，因为在战场上他们总是稳

---

① 西亚死海以北古城；据《圣经》载，祭司吹响号角该城城墙即神奇地倒塌。

操胜券。既然他们是唯一拥有女人和牧师的部队，任何人都不得跟他们争夺举行婚礼的神圣权利。里歇尔告诉大家，两周后他将公开主持两对新人的婚礼。

*

在这些充满仇恨和期待的日子里，最孤独的人无疑就是朱斯特。没有人像他那样有失去一切的感觉。谋杀事件之后，维勒加侬把他拉到一旁，语气冷淡地要他以名誉作担保对有关科隆布的说法表个态。朱斯特感到灵魂被判了死刑。将军以前没问致使他们这么长时间撒谎的原因，朱斯特也就没解释。马耳他骑士回到屋里，表情非常可怕，夹杂着冷淡、愤怒和蔑视。朱斯特的心都快碎了。

此外，他明白：科隆布真的走了。他似乎觉得他们上次的谈话是留给他挽留科隆布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凝望小岛四周的丛林，突然感到了他们第一天登岸时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蠢动、看不见的存在、想永守其被遗弃状态和荒唐行为的一些可怕的生命，同样的感觉再次压迫他的胸口，使他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现在他又为自己把这世上最珍爱的人交付给了丛林而深感内疚。科隆布的选择是在万念俱灰时做出的决定，一种绝望的表现，他感到自己是这一不幸的罪魁祸首。

他觉得天主教那边的堂冈萨戈装腔作势，新教又总是抱着敌对情绪，所以这两个派别都不可能成为他的庇护所。朱斯特全天候在堡垒的防御土墙上游荡，唯一的伴侣就是荒芜的工地。这个因人类争斗而失去意义的人类作品是他突然陷入忧郁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无比珍爱它。某些时刻，当太阳高照，面包山、海岸的所有森林都显示它们在相互残杀、呈一片混乱景象的时候，朱斯特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按其思路安排大自然并使石头和树木以平稳、规范、直线的完美图形存在于人间而感到自豪。将

军给他上的所有课，无论是涉及柏拉图的还是有关军事要塞方面的，在他看来似乎都体现了这片大陆上的人的特性。可是在别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当一个巨大的帽舌遮住蓝色的海水时，朱斯特便消沉起来。他忧伤地默默注视着城墙紫色的影子和形成强烈对比的光线，在夜幕尚未完全降临的时刻，借助于这光线他能看见城墙凹凸不平的墙壁、石头上留下的凿印以及石块的排列不齐和雕凿上的缺陷。除了建造城墙，搞派别，闹分歧，对别人采取强制手段，他和他的同类又能做什么呢？一到这里，他们就着手建要塞，接着，为了防止有人逃跑，他们在小岛周围设置了军事堡篮和岗哨；现在，城墙成了两个宗派的边界线。也许明天他们又要为争夺城墙而互相残杀。

整整一夜，他就在两个碉堡之间的护墙上大步走着，聆听随着潮湿的风从内陆吹来的人们的喊叫声和呼吸声。难道是科隆布在呼唤他？月亮升起的时候，未完工的要塞看上去仿佛是一片废墟。他想到了克拉莫尔冈城堡的主塔，塔上的常春藤和空荡荡的城壕。最后，为了避开那些噩梦，他蜷缩着身子靠在城堡的胸墙上睡着了。

一天下午，当他独自在北边的巡查道上踱步时，听见下方有人说话，很清楚。他俯身往下看去，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还不如说是因为无所事事。在海边那条路上有一个僻静的小径，他和科隆布以前经常去那里，这时他看见有两个女人在散步。还没等他认出是奥德和她的女管家，她们已经看见了他。

自从谋杀事件以来，朱斯特没再去拜访这位新教徒姑娘。由于理不清自己对她的感情，他竭力不去想她。他认为是她造成了科隆布的出走，甚至也许这就是她的动机。每当想起宗教仪式结束后他们的那次谈话，他无不感到愤怒和羞愧。不过，使他不想见她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科隆布对他说的那一句话："你爱她"。他强烈地排斥科隆布的这个看法，特别是因为他并不能完全肯定她说的是没有根据的。

奥德看见朱斯特的黑发冠出现在城墙雉堞的上方时惊跳起来。她抓住索朗日的胳膊,两人止步了。朱斯特发现她们身后十步远的地方有两个皈依新教、给她们当警卫的胡格诺派士兵。奥德刚要讲话,那两个追随者就赶上来了;她只向朱斯特久久地望了一眼,似乎是责备他,又像是考问他、给他一个承诺。然后,她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散步。

晚上,朱斯特想到了这次相遇,他后悔为此心迷神乱。他独自在总督府后面用了晚餐,晚饭后,他终于把奥德从脑海里赶走,他感到高兴。不管怎么说,忧郁并不要求人们作什么选择。它摇摆,把攫取的东西变成舒服地吊在胸前的一个婴儿。可是,他命中注定得不到这种安慰。他来工地睡觉时——他已经把工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发现为奥德当警卫员的那两个士兵中的一个坐在暗处一块凿成方形的石头上等他。

防御土墙就像两个阵营的前线。那里很少有散步者,不过两个宗派的信徒都可以自由走动。这位士兵没有显出不安的神色。

"我是来传消息的。"他对朱斯特说。

这是萨瓦省的一个雇佣兵,很纯朴,总是笑眯眯的;他喜欢所有人,除了维勒加依,因为后者曾粗暴地对待他,杜蓬善于巧妙利用他的愤恨情绪。

"里歇尔牧师想跟你谈谈。好像有重要的事。你愿意跟我走吗?"

与秃鼻乌鸦那个时代一样,敌人的这个召唤既充满诱惑又存在危险。不过从今以后,朱斯特不再打算拯救任何人。他接受了邀请,不是出于自信心,而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朱斯特跟着士兵走进新教徒的袋形抵抗阵地时,第一次对造成各宗派反目的怀疑程度作了个估计。沿路分散着一些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佯装在沉思或睡觉,其实这些都是执勤哨兵,遇到敌人袭击就发警报。一个士兵对他们发了个暗号,他们便继续平静地往前走。东角面堡后面,胡格诺派教徒已经组织起来。大家聚集在饭厅的炉火四周,身边放着武器,跟

战场宿营地里的部队一样。一些不怀好意的眼神追随着朱斯特的身影，因为他们都认得维勒加侬这个得力助手。

杜蓬利用工地停工的机会让挖土工给他干活。他们建造了一些简陋但很坚固的小屋，甚至还建了一个大厅用作首脑会议室。朱斯特气愤地发现好几块已经凿好的用于要塞最后工程的石头被运到了这里，放在匆忙建造的这个反总督府的机构里。让朱斯特大为惊讶的是，士兵到达这建筑物正面后，没有进去，而是绕过它，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崭新的小房子前，这房子倚靠在要塞的城墙上，屋顶是由新近砍下的棕榈枝搭的。介于小屋的入口与大海间的那块地被整平，修成了一个平台。那里放置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盏装有油罐的油灯置于一个托盘上，灯光下，朱斯特看见奥德在等他，只有她一人。她示意朱斯特在她对面坐下，士兵隐没在黑暗中。

朱斯特坐下并朝四周看了看。大海离这边很近。能听见几米外细浪拍打峭壁的声音。城墙那边，新建的小屋开着门，光线很好，朱斯特发现里面是空的。角面堡方向，挨个围坐在炉火旁的胡格诺派教徒可能在布道或祈祷，一阵持续的低语声传过来。这地方选得很巧妙，适合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面。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谈话，不会发生有伤风化的事，因为大家都可以证明谈话者的举止是得体的。不过，这地方很偏僻、荒凉，只要低声说话，可以无所不谈，因为只有他们能听见。

“您来了，我很高兴，”奥德开口道，为了阻止对方作任何辩解，她补充说：“是我叔叔要召见您。他觉得我也应该见见您。”

朱斯特很不自在，没有回答。他感到他的拘束完全是这情境的缘故，可是奥德这张如此清纯、轮廓分明的漂亮面孔已经不止一次使他的灵魂受到震动了。

“我一直想告诉您……”奥德又说。

接着，她犹豫了一下，为了消除他的疑虑，她也装作局促不安的样子。

“对于那次事件，我深感抱歉。”

朱斯特站起身准备表达他的歉意，被奥德止住了。

“我们别再谈这事了，”她说，“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它造成的后果：我被幽禁，您则保持沉默，还有，也许您已经遭到人们的指责了。总之，您应该知道我认为您是无辜的，而且我始终非常……尊敬您。”

这番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但说出口的时候是结结巴巴的，就像喜剧演员通常表演的那样，其实他们非常熟悉台词，但为了让观众相信他们是在即兴创作，故意吞吞吐吐的。最后那个词半天才吐出，像一只手慢吞吞地在一个高脚盘里摸水果。

“您的信任使我倍感荣耀，”奥德的那番外交辞令使朱斯特放心了，他终于说道，“请您务必相信，如果我能阻止那场侮辱……”

“最严重的不是对我们人身的侮辱，”奥德打断他的话说，“我跟您说过：这事已被遗忘。然而，那次冒失行动加速了岛上人们关系的疏远。以我们为代表的基督教展现了教徒们决裂的悲惨景象。”

这正是朱斯特的想法。他责备科隆布只看到自己的感情，她的爱和恨，而没有使这些情感受更高层次的普遍利益的约束。

“教友们现在都准备好了相互撕碎，”奥德说。

一个哥哥和妹妹的分离是朱斯特最近常常为之感到悲痛的事，奥德的这几句话使得朱斯特脑海里兄妹关系的破裂在更为严重的人类博爱的丧失面前显得无足轻重，这博爱即共同维护所有人组成的那个脆弱的共同体。新教徒姑娘连衣裙上的钮扣全扣着，做工精致的花边领子封得严严实实，姿势端庄而神秘，她有些使人想起要塞呈褶裥状的城墙，带椭圆形缘饰的雉堞以及要塞柔中有刚的井然布局。她与森林里那些没有律法的食人肉者淫荡的放任自流进行抗衡，科隆布则投身于这片混乱的森林。

“要知道，”奥德又说，“没有多少人能了解并感受到我们说的这些。

如果某一天能将这岛上的所有基督徒都聚集起来，那也是为了加强那些满怀善意的人彼此间的关系。您就是这些善意的人中的一员。"

被记载进这样一本人名汇编中，朱斯特感到很高兴，他赞赏这个做法甚至愿出高价买这个资格。

"好啊，"他说，"您说得太对了！只要我们阻止宗教狂热分子，一切都还有救。我敢肯定，将军本人也希望我们向他证明人与人之间的爱比造成人类隔离的争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没错，重要的是爱，"奥德说，语气变得热情起来，眼睛更加发亮，"人与人之间……的爱。"

听到最后这句话，朱斯特局促不安起来。接着，一种突然的放松使他们都尴尬地笑了。

"现在要做的，"为了不给朱斯特时间来探寻她激动的原因，奥德又说，"就是从每派中挑选最优秀的人，给大家做榜样。"

由于她的计划在于利用时间的紧迫性，夸大事实也无妨，于是她像一个决定跳入火海的人那样做了个难以察觉的犹豫动作，接着她大声说：

"我叔叔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举行婚礼。如果婚礼不能使观点截然不同的人——即在耶稣基督爱的戒律方面互相诋毁的两派基督徒——变得亲密起来，他将感到遗憾。"

朱斯特没有完全听明白。

"您叔叔知道他要把哪些人结合在一起吗？"

"不知道，"奥德明确道，"这正是问题所在。别人向他推荐谁，他就为谁举行婚礼。可是，由于缺乏与……面对面的联系……他可能打算给那些只属于我们教派的情侣举行婚礼。然而，这无助于加强两派基督徒的关系。"

"我明白了，"朱斯特表示赞同，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的话，"我怎么做才能不违背您的意思呢？"

“这样吧，您就找一些你们教派的小伙子，让他们娶我们的姑娘。您要说服将军，或者另外一个有同等权力的人，让他们订立联姻条约。”

朱斯特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无法接近维勒加侬，也不认为堂冈萨戈和他身边那些嗜血成性的人会签署除抢劫以外的其他条约。

“我担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是不再记恨了？”

朱斯特没有回答，做了个赞同的表情。

奥德保持沉默，这是她准备好的。她自然地并且几乎是轻松地开始作结论，这也是她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严肃地讲，“每人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圣言不合法，就必须像基督那样行事并且身体力行去讲道。”

炉火那边传来一些男人低声唱的《诗篇》第一百零四首诗的旋律。

“如果每个宗派里，”奥德紧紧盯着朱斯特说，“最漂亮、最聪慧、最勇敢、最温和宽容的人都站出来，并且希望通过他们的结合来体现和平、秩序、道德和爱……”

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她的嘴呈现出朱斯特第一天晚上把她抱出船时见到的形状，那嘴形曾强烈地使他想到一个吻。接着，她显得很慌乱，急忙低声说了一句话作为结语：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小岛就有救了。”

两人沉默不语，沐浴着微微的海风，倾听着沉闷的波浪声，他们透过明亮的灯光对视了许久。一些小尺蛾围着油灯的火苗转来转去，像急躁的小精灵在炼狱里跳法拉多拉舞。

一切都表达得很明了，没有说的便是不该说出口的。奥德站起身，装作再也无法抑制激动情绪，只说了声再见便急速向大厅走去，她叔叔可能在那里。朱斯特尴尬地独自坐着，他乘机打量起她来：苗条的身材，宽大的连衣裙上软软的褶裥，花边袖口下微妙露出的手腕上的肌肤。他讨厌

粗俗野蛮的裸体像，它们像丛林令他感到畏惧，因此，当他看到这个身着盛装的女人时不禁心潮澎湃。文明的精髓全部体现在这巧妙中：在遮盖中展现性别，在掩饰中透露性别，以适度和巧妙打动人的灵魂。

当士兵又陪他去天主教那边时，朱斯特有一种重返流放地的可怕感觉。

第十章

六月初，沙尔捷乘着顺风出发去欧洲了。他乘坐的是船队中最小的一艘船。天主教徒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敌人的阵营削弱了，尽管削弱的程度很小，于是答应向他们提供淡水和生活必需品。新教徒们唱着《诗篇》目送轻舟，直到它消失在布满云层的天际。他们的所有希望都落在加尔文身上，牧师一到就会去拜访他。没过多久天空下起雨来，伴随着污泥、雨落到地面的沙沙声和动植物腐烂后散发出的气体。为了使其部队振作起精神，里歇尔坚持立即采取主动措施。婚礼的日期提前了，一周的时间用来组织结婚仪式足够了。

显然，这个庆祝仪式不只是剩下的两个姑娘和杜蓬选中的两个手艺人的结合。虽然在她们之前结婚的姑娘都已经怀孕，就要为新教教派增添人口了，但是，很显然，这个方法只能短期使用以联手对付敌人。婚礼的真正价值在于示范作用。问题不再是像从前那样让殖民者远离放荡的生活，因为宗教冲突至少已经分散了他们这方面的注意力。胡格诺派首领的目的是向所有信徒尤其是向其他宗派的人显示只有他们能够召唤上帝、确保灵魂得救。总之，重要的是不能让婚礼只局限于新教徒的范围，而是要向所有人举起真正信仰的大旗。唯一能够使他发出这一回声的地方就是要塞。作为持中立态度的见证人，高大的要塞以庞然的体积俯视

着两块敌对的领土，成为离天空最近的一个恰到好处的祭台。

婚礼的前两天，杜蓬指派一名卫兵去总督府传达庆祝仪式的消息，这名卫兵比其他人都勇敢，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去敌人那里找死。他将信交给一位苏格兰人就回来了。他说对方热情接待了他，但是据他了解维勒加依依然闭门不出。

杜蓬实在不知如何理解维勒加依的隐居。当然，这也说明敌方目前没有首领，应该为此高兴才对。不过，这缄默也太沉重了，笼罩着神秘气息，教皇主义者就喜欢制造神秘的东西。而对于受迫害者来说，神秘的东西始终带着圈套的余味。

不管怎样，后退是来不及了。他们甚至无法从中得出军事结论并在前线展开兵力。据双方达成的一项默许，任何一方都不得在要塞伏兵，否则被视为挑衅。所以，一大早，仪式队伍就雄赳赳地出发了：牧师与光着头的杜蓬走在头里，未婚夫紧跟其后，新教阵营的所有老百姓走在最后。里歇尔到达要塞的屋顶时高兴地看到，天主教那边一群好奇的人安静地聚在一起。他一出现，好几个人都举起帽子画十字，这是个好兆头。一直为缺乏娱乐活动而苦恼的印第安奴隶也都来了，与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坐在一起。

胡格诺派教徒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仪式搞得简单随和，但气氛庄严而虔诚，他们觉得这是跟上帝而不是跟一个偶像讲话的最佳方式。新郎们围着牧师站着，大家都被他们亲切自然的态度所打动，至少跟先于他们结婚的那几个小伙子相比是这样。

奥德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神情自然，她坐的那边恰好能饱览港口、总督府以及整个天主教阵营。她带着温柔的眼神聚精会神地看着分散在主祭身边的那几个人并且好像没发觉四周的人都在贪婪地盯着她看。的确，从此只剩下她一个姑娘可嫁了。接下来就得补充人员，把女管家后备队拉上来，不过这激不起太大的热情。奥德既无所畏惧又谨小慎微，傲慢

地无视别人对她强烈的欲念。她的目光总是在远处游移不定，很难猜出她为之忧虑并因为看不见而感到失望的那东西是什么。

当她终于心满意足地看到朱斯特出现时，宗教仪式已经开始。他一直躲在南角面堡久久注视着海岸。也许他在等丛林那边出现某个神秘的迹象，某个叫声，但不是猴子或鹭的叫声。当然，他没有发现任何与他的选择相矛盾的迹象。自从那天晚上与奥德见面后，他就无法去想其他事情。他从这次诱惑得到的好处是，他不再感到忧郁，失望也离他而去。年轻姑娘的活力以及他没能燃起她欲望的结果使他充满新的希望。他发现了一条出路。人类思想的背道而驰在逐渐损害其事业，对此他们可以利用美好的婚姻来抗衡。可是难道他就没有别的理由结婚吗？总之，他对她的感觉如何？他决定先不给自己提这些问题，而是对他的决定作宽泛的一般性解释。然而他感到，在那些合乎情理的理由下激荡着一些不太清晰也许还相矛盾的感情。年轻姑娘既吸引他又让他感到害怕。的确，她是他成年后遇到的第一位有教养的女人。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美的、公正的和正确的，她是人类完美理念的再现，这理念，正如维勒加依所说，是上帝安置在女人身上使其成为拯救女人的工具，尽管女人有种种恶习。可是，就像那森林，表面看过去似镀了层清漆，满目是翻滚的绿树、布满彩斑的埃及无花果和伞形巴西木，里面却充满死亡的气味和无情的战斗，奥德也一样，从她温柔端庄的外表即使看不出至少也能猜出一些更加复杂的秉性，如缺乏耐心以及也许可以简单地说，残暴。

然而，在这个被遗弃在世界尽头、即将爆发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小岛上，朱斯特不再寻求和平的幸福，而是为一种理想寻找力量，为一次行动寻找激情。他无需像有产者那样做这样的选择：确保自己生活富裕并与家人分享舒适的生活。奥德热情似火，实际上这并不令他反感。说真的，从那天晚上谈话起，朱斯特就已经决定要行动了。他要娶她。只是一想到科隆布，想到这样做肯定会使他永远失去她，他就痛苦不堪。然而，没

有出现任何迹象阻止他犯这个错误。

他妹妹曾教过他如何使自己变得优雅,但他几乎没有实践过,朱斯特便从这里开始:他去洗了个脸,用一把马刷将头发梳理整齐。他换了件衬衣,他的衣橱里只有这一件衣服。衬衣没有领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以前他总是露着颈背,像被判了死刑的犯人那样。他就这样出现在奥德那双虔诚的眼前,她假装看远处把目光投向了他。

朱斯特的意图很简单。设想自己该做什么是镇定情绪的一种好方法。他连最小的细节都估计到了,包括从一地到另一地有几步远都作了估算。他将先在观众席上坐下观看宗教仪式,然后,在最后时刻,不等牧师解散人群就走上前郑重地请求他把侄女嫁给他。如果得到他的许可,朱斯特就从自己站的祭台高处向两个阵营做一个演讲,希望双方和平相处。他从心里感谢维勒加依让他读了那么多有学问的书;他将一条条地援引语录,像旅行者从一个客栈走向另一个客栈,这样的话他就不大会迷失方向,或者半路遭到攻击了。

朱斯特悄悄进入要塞,顺着通向内壕墙的楼梯往上走并在台上坐下。他的心在突突跳。他故意不看奥德。其实他不必如此小心翼翼,不过那时他还不知道会发生后来的一切。因为那天危险不是来自于心灵和目光,而是在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主祭已经开始朗诵《圣经》经文。一切按宗教仪式的进程照常进行,也就是说一种淡淡的昏睡感开始侵袭观众,这是准备迎接神圣的事物、让灵魂说话的一种精神享受。

天边,一团团身穿紫裙子、头戴白帽子的云纹丝不动,仿佛在进行第二次聚会,比第一次规模更大,它们亲切地默默围绕在主祭身旁。好几群鹦鹉被即将到来的暴雨吓得摇摇晃晃从一个山顶飞向另一个山顶。一只红、蓝色的大蝴蝶在牧师周围久久盘旋,心灵存有的那点天真使得它看上去像个天使。两个新郎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里歇尔一边读拉撒路[①]寓言一边朝敌方阵营看去。人人都知道耶稣能使其复活的死人是谁。不止一个人确实感到牧师的缺席在天主教教徒那里是一次真正的精神死亡。对和谐和同一的怀念渐渐占据人心。牧师感到了这点,更加受到激励要延续这种怀旧的情绪。

从总督府那边突然传来响声,宁静的气氛受到一次真正的冲击。起先是哇啦哇啦的说话声,铁器相碰的哐当声,砰的关门声。接着大家看见一小群人聚集到要塞前的广场上并立即往要塞走去。

在这一小群人中大家首先认出那几个苏格兰人高大的身影。喀里多尼亚人身穿军礼服,头戴苏格兰格子花呢无边软帽,腰间围着褶裥短裙,他们挥舞着戟,迈着雄壮稳健的步伐走着,这步伐使人更多地想到宗教仪式,而不是战争。前排的中央,堂冈萨戈小步快跑着,他脸上的胡须光滑,身着马耳他骑士短袖衬衣,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从他脸上痛苦的表情能看出他正受风湿病的折磨。这群人来到城墙脚下时,队伍像只核桃打开了,从这只青核桃里面走出维勒加依高大的身躯,他庄严地走进要塞。牧师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继续读他的连祷文,但已经没有人在听了。所有目光都转向楼梯出口,将军缓步走出。他看上去可怕极了。长期禁食使他变得苍白消瘦,几乎是骨瘦如柴。夹杂着银丝的乱蓬蓬的胡须遮不住脸,皮肤黄但油亮亮的,绷在几乎将皮肤戳破的瘦削的脸颊上。骑士的眼睛布满黑眼圈和皱纹,像垂死者的眼睛那么深陷但炯炯有神。

不过,最惊人的是他的装束。大家看惯了他那身马耳他军服,此刻他脱去军装,换上了一套新衣服,是裁缝几天前秘密制作的。紧身短上衣是用群青色的丝织料缝制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鲜黄色及膝短套裤鼓鼓地撑在腰上,两条瘦腿恰如其分地裹在苹果绿颜色的羊毛袜子里。一条血红色的披肩和一顶白色帆布帽给这个可怕的鹦鹉增添了羽饰。不过,挂

---

① 《圣经·路加福音》中的拉撒路,一个在世间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的病丐。

在侧身的那把长剑让大家笑不出来。

队伍解散，将军神情自然而庄严，对着杜蓬在第一排坐下。堂冈萨戈步履艰难地走过来坐到他身边。维勒加侬凶狠地盯着牧师看，等着他说话。里歇尔鼓起勇气继续主持宗教仪式，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或者说几乎什么都没发生，不过，能看见他拿着《圣经》的手在颤抖。又恢复了寂静，一阵潮湿的风微微颤动着，圣言像是从一个破了口的蓄水池里往外流淌着。突然，维勒加侬的嗓门响起，盖住了主祭那没有生气的语调。大家都领教过维勒加侬声音的威力，知道他接下来会压低嗓门说话。然而，所有角面堡上的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怎么，"他朝堂冈萨戈微微俯下身惊讶地说，"那些祭披、宽袖白色法衣和存放圣体的金银器都弄到哪里去了？"

黑衣服从不离身的里歇尔有些紧张。他预感到要出事。现在到了要给新郎新娘举行婚礼的关键时刻。他朝第一对新人走去，抓住未婚夫妇的右手说了几句话。

"啊！"维勒加侬叫起来，"冈萨戈，请把圣油给我。"

老海军上尉知道这是在做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泥土的小玻璃瓶。

"看！"将军对里歇尔说，"这是按教规配制的：一份盐、两份橄榄油和一份唾沫。"

说着，他走上前，手里握着那个小瓶子。牧师惶恐不安地往后退。

"怎么，您居然不给他们敷圣油！"维勒加侬气愤地说。

他等了一会，把小瓶子递给牧师，牧师作出退让的样子。接着，将军带着一种怀有恶意的微笑，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回到自己的座位。

"这太奇怪了，"他又对冈萨戈说，"一场没有圣油的婚礼。好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杜蓬坐不住了。吓呆的观众见灾难之车正从致命的斜坡上滚下来，

等着它发出爆炸声。

那几对新人在维勒加依的目光下相继按照新教徒的方式正式结合，维勒加依故作惊讶和不敢相信。到了圣餐的时候。里歇尔一边主持宗教仪式一边在脑子里盘算如何才能避免事端。必须提防在这个时刻中断仪式。可是，两个搁凳上已经支起一块木板，面包和红酒醒目地摆放在上面。牧师开始主持领圣体仪式，此刻他鼓足勇气也无济于事，因为骑士高大的身躯在第一排具有威慑力。

“以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圣人的名义！”维勒加依欢快地喊道，“耶稣基督之躯！”

牧师浑身哆嗦地抓起面包。将军朝祭台走去，走到台前他站住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匍匐在祭坛前，”他盯着牧师说，眼睛因长时间禁食而变得凶残，“您能向我保证他在这里吗？”

杜蓬认为是干预的时候了。他走到里歇尔站着的桌子那边，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他以坚定的语气对维勒加依说：

“别再丢脸了，先生！往后退。回到您的座位上！”

“我的座位就在正对着上帝的第一排，上帝把我当作知己，我感到不胜荣幸。”

“上帝只是根据您的谦恭程度给予您这个荣幸，”杜蓬反驳道。

“您能向我保证他在这里吗？”维勒加依重复道，他顾不得其他事情，一心只想着牧师和他手里颤抖着的圣餐面饼。

“他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于此，”里歇尔说，试图为神学作最后的伪装。

“以物质的形式！好极了！”维勒加依欣喜若狂地又说道，“我要的正是他的实体。我想吃他，听着，我想撕碎他的肌肉，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亲身感受他神圣而温暖的心。”

他是大声喊叫着说这些话的。他低沉的嗓音像雷声轰鸣，那身由雷

雨、鲜血和闪电构成的天蓝色的奇装似乎把他变成一个从另一个世界落下来的人，他来这里是要对人类实施一项不可言喻的复仇计划。

里歇尔退却了。一切即将崩溃。这时，杜蓬一个箭步冲到主祭的位置，与维勒加依正对面，他慢慢地只说了一句话：

"食人肉的家伙！"

这句话引起强烈震动，泛着绿光的海水似乎掀起了阵阵波纹。面包山也受到打击弯下了腰，要塞的围墙摇晃起来。人们惊呆了，都没想到逃跑。维勒加依直愣愣地站着，仿佛又被人狠狠捅了一刀。他那目瞪口呆的样子虽然很可怕，却在发生暴力时几乎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当众人惊愕不已时，唯独从天主教阵营那边传来一片印第安人的嗡嗡赞赏声。在他们看来，这个宗教仪式不像以前那么死气沉沉，可以说更加符合他们对于一个宗教节日的看法。维勒加依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看了他们一眼，印第安人立即不做声了，突然，他拔出剑。堂冈萨戈也抽出他的剑，苏格兰卫兵举起钩镰刀。

圣餐杯和面包证明了神的威力——虽然为时已晚，只是因为它们的在场维勒加依才没有惩罚站在祭台后面的那个人。

"我要您收回刚才说的那句话，"将军喊叫道。

喊叫声提醒了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跑去拿武器。他们给火枪装上弹药。下方的天主教徒那边也出现了骚动。然而，维勒加依始终没有动，手里拿着双刃剑，像个巨大的纹章鸟。接着，他宣布了他的判决，屠杀得以延缓。

"给我滚蛋！"他喊道，"骗子，异端分子，谋杀真正上帝的人！我命令你们在两周内离开这片被你们玷污的土地，永远不要在这里出现。"

杜蓬很清楚双方力量悬殊，因而不敢冒昧发出战斗的信号。他的脸上现出蔑视和不在乎的冷漠表情。

将军把剑插回鞘中，他突然向后一转，在堂冈萨戈和卫兵的陪同下离

去。他一走远,新教徒们也从楼梯上走下来。

朱斯特一直没有动,他见奥德低垂着眼睛从他面前走过。她向他投去短促而明亮的一眸,而他看不出其中的意蕴。

他独自一人留在要塞,心慌意乱,头昏脑胀的,他明白自己也该离开这个燃烧着仇恨之火的地方,应该选择自己的阵营。他一时想到了科隆布,想和她在一起,重新玩他们在克拉莫尔冈的古老游戏。他久久注视着丛林那边,然后往下走。可是他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把他带向总督府。

第 四 部

锡耶纳

第一章

逃离小岛后，马丁在内陆统治着一个帝国，但这是一个恐怖王国。为了制服沿海一带的印第安人，马丁对他们施以暴行，而这种暴行又被一群无法无天的无赖所利用，他不得不对这些家伙采取恐怖手段。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有五次险遭他们的暗杀。他是这片海岸力量最强大当然也是最富有的人，却摆脱不了小乞丐永远的烦恼：幸免于难，逃命，在布满不确定的战斗和陷阱的泥浆中打滚。他只在白天睡觉，而且是睡在一张细布吊床上，这样，如果有人在他醒着时袭击他，他就能透过布单看见人影。他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身旁放着一把短剑。夜晚都是在纵酒作乐的聚会中度过的。他畅饮卡乌安酒，还让一些女人忍受他手下的这些恶棍反复无常的折磨，这个时候马丁作为首领显示出他的慷慨和领导才能。他一直是个穷途末路的土匪，一见到这些被他收买的令人作呕的劲敌，他心里就感到踏实，有时候，这些家伙喝醉了就会向他泄漏自己的阴险计划。于是，他就把他们干掉。

其实他难以适应丛林里黑暗而孤独的生活。对他来说，晚上的时间是焦虑不安和难熬的时光。他把屋子建在了面包山侧面那片森林的最高处。这个岬角让他感到放心，因为它不像丛林深处那么黑暗。它背靠面包山坚硬而光滑的峭壁，因而不用担心会遭什么突然袭击，至少在这个方

向如此。而且，天一亮，他就能从另一边清楚地看见大海以及无耻的维勒加依把他赶出去的那个小岛。

他的屋子是印第安奴隶根据后来追随他而来的那些木匠画的图纸建造的，外形与翁弗勒港商人的住宅相似。从前，他在港口闲逛、偷窃之余躺在码头歇息时，他经常想象自己是个富有的、受人尊敬的有产者。于是，他梦见自己住在那种木筋墙大房子里，穿着金线锦缎的衣服接见权贵，听着孩子们在楼上跑、用人在屋后的井里打水。后来，他比诺曼底这个可怜的小镇上的所有富人还有钱。他的脚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湾，那里，一个大陆的物产流香四溢。凭其财力，他能在翁弗勒流域买下十栋房子。可是，由于他的王国在美洲，他只能雇用无能者和原始人，他的宫殿因而只是个粗制滥造的平庸的仿制品，每次下大雨都面临倒塌的危险。他用外国商行或者商船上抢来的最漂亮的东西装饰这屋子，可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既没有特色，样子也不好看。同秃鼻乌鸦以前一样，每当遇到重要的事情，他都是在海岸附近的林中空地上召开会议。

他带人回家只为了向他炫耀自己的强大。晚上，屋子被十来支火把照亮，每个房间里有三个奴隶在那里殷勤伺候着，他们身穿马丁请人特意为他们制作的蓝色号衣，如此一来，这简陋的屋子看上去几乎是辉煌的。三个印第安女人匍匐在马丁跟前，她们是马丁从最漂亮的姑娘中挑选的，他自己则坐在一把带狮子脚的西班牙大扶手椅上。布满黑眼圈的细长眼睛、粗大的拳头、断鼻子，这一切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凶残而阴郁的王子。不过，这情景只能欺骗一个外国人，而外国人很少来这里。因此，那天早上当马丁得知希腊人带着一名葡萄牙密使正从萨尔瓦多往这里来时，他就命人准备了一场夜间仪式来欢迎他们，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乐事。

两小时前夜幕就降临了，此刻一片漆黑，没有一颗星星，这表明天空布满乌云。可现在还没到雨季，马丁希望雨季尽可能迟些到来。他的房屋质量差，到处漏水。一遇到恶劣的气候就失去了尊严。幸好，即便能听

见蓝花楹里阵风在沙沙作响,空气依然又干又热。来访者从大门走进屋里,一个侍从打扮的印第安人领他们来到主人面前。

希腊人有着一张雇佣剑客般固执而肮脏的脸。他曾被判死刑,是维勒加依替他赎了身。他是在秃鼻乌鸦袭击小岛的那天夜里逃跑的。马丁总是将必须去很远的地方并使用暴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他对他寄予厚望。但他不指望他会有什么赞赏的表情,因为这个笨蛋没有眼力。他倒是对面前的葡萄牙人更满意。

此人小个头,五官不端正,跟来这里待了几周专门猎野水禽的那个人一样,然而,尽管他外表不起眼,却有着秉性良好的人应有的矜持而严肃的举止。他不比马丁年龄大,小小年纪却有浓密的胡须以及可以算作是拳曲的短发。他的鼻子极其灵敏而且特长,高颧颊,他的样子傲慢而凶狠。马丁会看相并靠这点本事保住了性命,他一眼就看出对方的眼里闪着聪慧、高贵和狡诈的光芒,因而自然愿意尽地主之谊。

"我是阿戈斯蒂诺·阿尔瓦里·德·库尼亚,"此人俯下身子背诵道。

他既对此地的主人表示尊敬,又显得泰然自若,这意思是说:我们同属于高贵的人种。马丁喜欢这种态度。

"您以前好像找过我,堂阿戈斯蒂诺?"马丁说,任一只手落到宝座外并拖到一个女奴的头发上。

"您不就是这海岸最富有的人吗?没有您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事呢?"阿戈斯蒂诺带着奉承者严肃而又不乏默契的微笑的神情说。

马丁听不惯这些矫揉造作的话,尽管他没少向他手下的那帮土匪灌输过。他朝挤在这房间里伸着四肢躺在老式矮凳上的那四五个同党满意地看了一眼。

"那么您打算来这里做什么呢,大人?"马丁也以奉承者的口吻说,他很希望看见他的杀手们采用这种尊称。

“跟您一样，显赫的大人。”

这个称呼是从葡萄牙文直译过来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马丁不悦地看了看他的那些强盗。毫无疑问，这些大声叫嚷的人会在下一次狂欢酒会上因这个称呼讥笑他的。

“我的名字是马丁，”他说。

“我知道，显赫的马丁大人，”另一个顽固不化的人更加夸张地说。

“那么，”马丁岔开名称的话题说，“您来这里做‘与我们一样’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也是做生意，比如贩运木材和水果吗？”

他是用商人接待同行竞争者惯用的那种冷淡语气说这番话的。但他并不认为对方是劲敌。希腊人请他接见阿戈斯蒂诺时曾暗示，该计划会让马丁及其同伙赚很多钱。

“不，”堂阿尔瓦里说，“我们绝不想破坏你们的生意。我们的目的纯粹是政治的：我们要占领要塞，杀死维勒加侬。”

在某个世界里，只要暴力是单纯和普通的，一项罪行的通报都会被人们以和善的感激之情接受，就像收到一份生日礼物那样。马丁听见这话站了起来，朝堂阿尔瓦里走了几步，抓住他的手。

“太好了！”他热情地握着他的双手说，“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根据古老而确凿的证据，”密使又说，“这片陆地属于葡萄牙人。所有耕耘这片土地、在这里做生意的人都是受欢迎的。”

他向马丁和蔼地点点头，马丁也点头回应他。

“但是，对于来这里向我们国王挑战的那些全副武装的骑士，我们要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企图洗劫这个地区并且还想传布一种谬误的、血腥的宗教来腐蚀它。”

马丁走过去重新坐下并把椅子往希腊人和堂阿尔瓦里面前推去。侍从端上来一瓶卡乌安酒和一大盘水果。马丁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努力不是徒劳无益的。把一种类似文明的东西带进这个丛林得付出多少代价，只

有上帝知道。遇到一个倒饮料时不停地把手塞进号衣里身体最隐秘部位的印第安人时，他甚至想亲自勒死他。多亏这位绅士的教导，这一切头一次具有了某种意义。

“我们的国王，”他们举杯祝酒后，堂阿尔瓦里又说，“刚往布兰卡港派去一名新总督梅姆·德萨阁下。我很荣幸地陪同他一起前往。我们三个月前到达萨尔瓦多。他要我以国王的名义向您致以问候。”

马丁面露喜色。他出生入死、藏在船舱舱底穿越了大西洋，他以暴力夺得了一个帝国，他和印第安人一起吃人肉，还把土著女人的肚子搞大，他积聚财富，他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现在一个欧洲国王向他表示敬意……

“亲爱的堂阿尔瓦里，请您代我向他问好，”马丁说，表情既温柔又谦逊。“请您转告他，他可以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将不遗余力为他效劳。”

“好的。”

马丁打了个哆嗦。他们进入本题。

“梅姆·德萨阁下是个虔诚的人，”葡萄牙人说，“他不想像前辈那样只保护种植园主和商人。我们来美洲不是为了糖和棉花，而是为了信仰和荣誉。他决定往里约热内卢海湾派一支远征队，从而消灭维勒加侬，用我们国王的合法权力代替维勒加侬的非法权力，随后他将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来，该军队由能在此地传布真正信仰的耶稣会会士组成。显赫的大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您的帮助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是装腔作势的时候了。马丁站起身认真思考并很快做出反应。

“我理当为您效劳，”他说，“不过我具体能做什么呢？”

“我们殖民地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避免两种危险。第一种就是派来的远征队力量太弱，那个讨厌的法国佬抵挡得住我们的进攻。无论他如何顽抗，我们都必须想办法歼灭他。另一个危险就是派来的兵力太多，这样就会因这场战役而白白地削弱我们在布兰卡港的萨尔瓦多

殖民地的力量。为此，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敌人到底拥有多少兵力。"

"这不难，"马丁说，"我们可以在海滩设立岗哨进行观察，数数有多少大炮，测绘平面图。"

"很好，"堂阿尔瓦里赞同道，"可这对我们来说还不够。"

他向前弯下身子。

"我们想了解敌人内部的兵力，"他低声说，"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们甚至想设法让敌人来不及动用其兵力。"

马丁注视着他。

"我明白。里应外合……"

葡萄牙人肯定地点点头。

"这恐怕很难，"马丁咕哝着说，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小岛处于戒备中，我想象不出怎么能插进去一个人。除非买通去内陆的某个人。可这些人总是成群结队的，而且受到监视。"

"您别费神了，"阿戈斯蒂诺得意地说，"我们有内应。"

马丁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是的，"葡萄牙人肯定说，"我们在敌方有卧底。我们只是请您与他取得联系，了解他需要什么并把他的情况转告我们。"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马丁问那间谍有什么特征。堂阿尔瓦里向他描绘了维托里奥。"那个乞丐？"马丁心想，但他忍住了。

"他只回答一个信号，"阿戈斯蒂诺说，"得跟他说'里贝尔'。"

"里贝尔！"马丁冷笑着重复道，他想到了维托里奥，禁不住赞赏他善于周旋的本领。

"告诉我们您打算要多少钱作中间费，"阿戈斯蒂诺说。

希腊人贪婪地看了马丁一眼。他早就预言马丁会要这个中间费。这桩生意有很多赚头。这是个发财的机会，马丁当然会抓住它。然而，年轻

首领思考着。堂阿尔瓦里提出那建议后，马丁权衡了自己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没有他，葡萄牙人要冒很大的危险，维勒加依灵活机智的部队会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里约热内卢的未来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再是钱的问题。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称王称霸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已经很富有，足够他在这里花费。他只希望，当那个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时，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他又思考了许久，然后说：

"我同意，不过我有条件。"

堂阿尔瓦里没有动。他预计到了一个钱数并且知道自己能给多少。

"我需要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的地主证。我在这海岸管辖着一些翻译，我以他们的名义征服了这片土地。它属于我们。您的国王应该承认这点并且……授予我公爵的封号。"

与满月同时升起的一阵凉风从平台那边吹过来。堂阿尔瓦里感到凉风向他袭来，打了个寒战。已经被马丁的话和卡乌安酒搞得晕头晕脑的堂阿尔瓦里突然提出要回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再回答。

*

结束长期的隐居生活以后，维勒加依一刻也闲不住。与新教徒发生的争吵充当了战争宣言。将军迈着大步走遍他的阵营，仿佛在下达战斗前的最后命令。由于近几个星期他的玩忽职守，一切事情都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在纪律、衣着、食品供应等方面出现了恶果。维勒加依一直以来虽然脾气暴躁但很有人情味，如今却一反常态地指责所有人并对他们实施严厉惩罚。当他从秃鼻乌鸦结束其腐朽生命的绞刑架下走过时，他恨不得往上面悬挂些新果实。有个殖民者在运送淡水时因与一个土著姑娘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而被绞死。直到最后都没有人相信维勒加依真的会下毒手，包括那个微笑着走向绞索的不幸者。然而，维勒

加依亲自拿掉了这个囚犯脚下的酒桶，囚犯在麻绳环的尽头拼命挣扎。

接着，印第安人成为维勒加依新的残酷行为的受害者。其中一个人挨了鞭打，公开的理由是他干活时睡着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在婚礼期间放声大笑的缘故。将军认为行刑者太宽容了，于是从他手中夺过皮鞭，使劲抽那个印第安人，他不停地打，直到印第安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所有命令都变得强硬了。谁要是晚上无故去海滩被发现，即使他朝小木桨船走去而没有任何企图，都会不等受到警告就被枪杀。与新教徒的任何往来都被视为叛国行为，维勒加依还亲自对罪犯执行他认为是好的判决。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明白死算不上什么，在这之前让罪犯还得受其他折磨。从此，早晚两次祈祷成为必不可少。没有被祝圣的主祭，将军就带着大家读《圣经》、做祷告。他设计了一系列华丽的服装，裁缝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他赶制这些服装。他甚至把总督府的所有帷幔都取下，做成教士在宗教仪式中佩戴的圣带和祭披。他还命人用米黄色的南京土布和柞蚕丝、粗布、平纹薄织物甚至用家具皮为他制作圣带和祭披。从此，他只穿着镶花边的内衣，拖着披肩，头戴打褶的直筒无边高帽、宽大的红衣主教帽或者插着羽毛的高顶军帽出现在大家面前。

吹大喇叭的那个人形影不离地处处跟着他，为他按门铃。一个金黄色头发、长得像玩具娃娃的补鞋匠被他选为侍从。将军去做祈祷的时候他就捧着提香的圣母玛丽亚像跟在他后头。

返回天主教阵营的朱斯特先是默默注视这些变化。可是第二天，维勒加依就召他去总督府。他在那个大接见厅里单独接见了朱斯特。见将军只穿了件细麻布衬衣，他很惊讶。早晨穿的那套礼服挂在一个木衣架上。

“进来！”将军命令道，“坐下吧。”

朱斯特等了很久维勒加依才开口说话。他似乎在倾听来自上天的某个声音。

“你欺骗了我，”将军一边下凡到人间一边大声说。

朱斯特担心自己也会受到儆戒性的惩罚。说真的，他自感羞愧，不想作任何辩解。

“这表明你不比别人好，”维勒加依又说，声音和刚才一样响亮。

接着，他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坐到桌子的另一端，一只肘撑在桌子上。

“但你也不是最坏的，远远不是。”

他用那只宽大的手遮住疲倦的眼睛。

“至少，”他说，“你勇敢而聪明。人人都免不了犯错误。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与众不同，这是我的错。”

朱斯特不知所措：是采取囚犯的态度还是悔改者的态度呢。他只是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垂着眼睛。

“我原谅你，”维勒加依连忙又说，“我原谅你并且重新对你表示信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向你出借我的信任，因为实话跟你说，这回我要监视你。你将指挥半个军队。”

最后一句话意思不太明确。朱斯特不解地皱起眉头。

“我们在打仗，你不知道吗？”

朱斯特摇摇头。

“这里再也没有士兵和殖民者，也没有奴隶和工人。只有一个军队。它分为两部分：一方是骑士和老兵。另一方是你以前在工地使用过的那些人，今后你要指挥他们作战了。”

“可是工地上干活的那些人不懂得打仗啊，”朱斯特试探道。

“你训练他们，教他们基本兵法。可以教他们开炮和使用木狼牙棒。我让铁匠铺给他们每人准备一些短弯刀。”

维勒加依还就他对新部队和首领的期望说了一大堆话。此刻天气炎热，一场迟迟未到的雷雨使得这个下午变得很闷。与刚开始谈话比较，维勒加依显然热情有所减退。终于有那么一会，他语气变得温和、飘忽不

定，不再下达命令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他吐露心事。

“我曾教导你说人性是善的，”他不等回答又说，“我这么想真是大错特错了。那些新教徒以他们的方式拯救了我。”

他注视着补鞋匠歪歪斜斜重新挂上的圣母玛丽亚像，她似乎非常愿意并且很高兴能经常出去走走。

“其实，堕落的人类被罪恶所玷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还是可以改过自新，但是其他人则无法得到拯救。他们是恶的化身，喏，我要讲的就这些。要想使人类变得完善，必须教育那些能改邪归正的人……并且淘汰其余的人。”

维勒加侬几乎是小声说完这段结束语的。可是突然间他觉醒过来，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他大声说，“你要知道，求助于理性来解释信仰是徒劳无益的。相信，就是屈从，我的上帝！只有牧师懂得这点。人类不是向上帝靠拢，而是归顺于他。也就是说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人类屈服了。”

他走到他那件黄色和蓝色的衣服跟前，这衣服像一只鹦鹉栖息在一个木质的直角形支架上。

“我们只能以武力侍奉上帝。装饰物、音乐以及以其无用性把人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最沉重的艺术，这些都会使上帝占上风。否则就是蝮蛇、被诅咒的人……”

说着，复仇心切的维勒加侬像大猎犬似的朝要塞和更远处新教徒小屋的方向伸出鼻子。

“那些蠢猪离开这里，我才能得到安宁，”他低声吼叫道。

然后，他朝朱斯特转过身，他定了定神，恢复了最初功利主义者的语气。

“你要确保他们十天后坐船去海岸。我不想推迟时间，也不会心软

和轻信，因为他们永远都对我们构成威胁。”

“可是他们去内陆住哪里呢？”朱斯特仍然大胆地问。

“住哪里？”维勒加侬冷笑道，“让他们去指望他们那虚假上帝的保护者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他应该给这些猪提供洞穴、深渊，把他们投入他的地狱，让他们在那里受煎熬！除非他宁愿让这些猪被不畏惧他们的野兽吞进肚里。”

朱斯特离开了将军，将军的复仇念头使他兴奋不已，这番狂热的演讲重新燃起他的热情。

朱斯特随后去了骑士的总居住区，将军在那里部署了一些兵力。一种深深的忧郁紧紧压迫着他。维勒加依原谅了他，他也许感到高兴。然而，他既不像将军那么激动也不像他那么刻骨仇恨。谈到建设南极法兰西的时候，朱斯特被将军的热情所感染，因为跟他一样，朱斯特也想为捍卫一种理想即创建一番事业而奉献生命。

也许某种教诲只会使一个年轻人大脑里已经绷紧的弦收得更紧。以前当将军把人文主义者的信件给他看时，朱斯特认出了他个人喜爱的那些色彩鲜艳的词语：天蓝色、淡赭色、紫色，它们也许来自于在意大利度过的那些已经淡忘的日子。可是今天，他身上的一切都与将军讲授的悲观哲学相抵触。掌握岛上一支军队的指挥权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甚至让他感到耻辱。他不可以逃跑，他心如死灰。他甚至不敢再去想科隆布，因为他没有脸去面对她。

第二章

科隆布进入丛林后便过起赤身裸体的生活。她是回到佩罗那里后做这个决定的。她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小岛，接着她对所有来自于小岛的事情都感到愠怒。既然这个世界抛弃了她，她也不必理会它。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情像可笑的殖民扩张那么荒诞和罪恶。她觉得维勒加侬是个沉迷于权力的魔鬼。他憎恨女人只能表明他对生活，对大自然，对爱情充满恐惧。这个种植恐怖的园丁不栽培这些可爱的事物，而是播撒战争、毁灭、仇恨的种子。渐渐地，为了缓解因朱斯特不在而感到的缺失，科隆布把朱斯特也插入了她对小岛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作的一幅悲观的图画中。朱斯特之所以轻易就迷恋上了权力以至于使自己变成权力的工具，这也许是因为他是由一块比她想象的更低贱更软弱的材料做成的。迟迟没有他的消息，与其在等待中继续受痛苦的煎熬，她宁愿把他也埋进自己对殖民地发表的那一堆抱怨之下。

因此，她最终认为，命运把她驱逐出这个地狱，其实是对她好。只要她敢于把随着这不幸而必然产生的种种论断进行到底，她的不幸就会成为幸运。第一个推断就是她永不再回欧洲人的世界。第二个则要她承认她从此属于美洲森林。她应该任自己融入这个简朴、宁静的世界。佩罗只是一个阶段。某一天，她将遇到另一个部落，她还会和其他印第安人共

同生活。因此，从现在开始她就必须战胜自己，与阻碍她融入这种自然生活的身上的一切旧习作斗争，与旧世界遗传给她的可恶的偏见和种种需要作斗争。脱去衣服是朝这个新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佩罗的妻子们总是打扮成各种各样的装束，裸体只是其中一种公开露面的方式。她们直截了当地赞同科隆布的回归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决定，给她剪了个印第安式发型，把她的皮肤刺上斑鸠的花纹。佩罗第一次看见她这样时，既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没有指责她。他只是对她说，要不是自己老了、没有性能力了，他会娶她的。他送她滨螺和珠母贝手镯。

只有坎坦见到印第安人装扮的科隆布感到有些拘束。他曾第一个告诉她虔诚的身体是简单的，可是，当他看见科隆布的身体却慌乱起来，也许是她一丝不挂地挨着他露出雪白肌肤的缘故。此外，这可怜的家伙当时正经历一场信仰危机。带着强烈的传教热情走进佩罗的女人区后，他首先让这家的五六个女人皈依了他的爱之宗教。他轮流拥抱她们并亲热地抚摸她们，把《圣经》里带亵渎内容的所有经文都读给她们听。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只是她们游戏的一个内容。她们总是设法让其中一人在坎坦上课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打断他。于是，接受传道的这个女人就和她的女朋友一起笑着跑开，坎坦便不知所措了。

终于有一天，她们中的一人表现得更加严肃。这是个身材高大、动作粗俗的印第安女人，名叫伊佳。她的脸方而扁平，表情迟钝。她不像同伴们动不动就笑或者开玩笑。坎坦给她讲福音书的时候，感到她身上没有接受其传教的其他女人通常表现出的轻浮的狂热。她既不接受也不强加任何东西：她以严肃而温柔的动作回应坎坦。第一天他就完全信任她了，就这么一回他居然忘了福音书，只想着她厚嘴唇上浮现出的沉醉的微笑。

布道者遇到能理解其宗教要义的人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此人传道。坎坦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伊佳的教育上。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自己没有兴趣去别处布道了。这种状况使他变得郁郁寡欢。他向佩罗坦言

了自己的问题。

“这一切之中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消沉?”老人问道。

“您不知道,我奉献毕生以宣传爱的福音。可是现在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

佩罗用瘦骨嶙峋的手抓起胡须,抚摸着。

“能不能让我也领受一番您的教导?”他天真地问道。

“不行!”坎坦气愤地大声喊道,“我主张随心所欲,尽情享受。我的欲望只让我对女人说话。”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佩罗说,“您能否简单地向我解释,您觉得基督的启示所包含的这种爱到底体现在哪方面?”

“好吧,”坎坦认真地说,“这是一种言语,其实体是字母。它按性数格变为抚摸、温柔的动作并最终达到生命的融合状态,这状态使人们摆脱极限并隐约看见永恒的生命。”

佩罗思考了许久。这时,一只棕红色小松鼠跳着从他身旁走过,他把手伸向它,对坎坦说:

“我马上要说惹您生气的话了,没事吧?我觉得新教徒想烧死您,他们完全是正确的。”

“为什么?”坎坦惊跳起来。

“因为他们是通过善事宣告拯救,而您则是实施拯救。”

“您说的我一点都不明白。”

松鼠爬到佩罗的指头上,对着坎坦直起身子。它圆圆的眼睛注视着他,一副不信任的样子。

“您太注重动作了,朋友!”佩罗脱口而出,“要想证明爱——跟您一样我也认为爱是神圣的,您做礼拜好像就足够了。恕我直言,您还停留在表面现象。”

坎坦垂下眼睛。

"您施行抚摸跟其他人拿圣物做非法交易或者出卖赦罪权以升入天堂是一回事。"

"那我又能怎么办呢,既然这是我们的欲望?"坎坦立即反驳道。

"啊,我没有什么建议可给您,"佩罗温和地说,"我只是觉得您现在遇到的麻烦倒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再也不能传播爱了,这居然是好事?"

"再也不能传播爱了,也许……"佩罗说。

他带着一种单纯而善意的微笑看着坎坦,轻声说:

"可是,您会懂得爱。"

*

终于有一天,帕拉加瑟来到了。她的部落就在附近,她是一个人走着来看望朋友的。科隆布那天早上正和其他妇女在瀑布玩耍。帕拉加瑟去那里见到了她们,重逢是在清澈的水里进行的,伴随着眼泪、喊叫声、树枝对打、花环。

"你变了许多,太阳眼!"

"服装变了?"科隆布笑了。

"不,是身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只怕生的小猫,看你现在都变成一个漂亮的妇人了。你嫁人了? 我已经忘了。"

科隆布做了个鬼脸。印第安女人对这个话题无所顾忌,她自然也不会因此感到难为情。她真想像她们一样直截了当地讲述自己的情欲和爱情。可是,尽管她打扮成她们的样子,她还是没有摆脱沉重的羞耻心,在欧洲,人们打着廉耻的幌子,心灵却受着痛苦的煎熬。

"没有,"她承认。

帕拉加瑟笑了,科隆布也笑了起来。

"你哥哥呢?"帕拉加瑟问,她还记得以前她们在村子里的那次亲密交谈。

"他死了,"科隆布连忙回答。

说完她脸红了,可是,帕拉加瑟似乎被这个消息所震惊,抚摸起她的脸来,科隆布只好补充说:

"对我来说他死了。"

这句坦言使她自己都感到意外,不过她无意对此深究。这个问题使她太尴尬了,因而无法继续谈下去。她拉着女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问她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

帕拉加瑟突然流露出一种沉思、痛苦的神情。

"我们全家遭到了神灵的惩罚,"印第安女人说,"神灵疯狂地扑向我们。它们杀害了我的叔叔、父亲、母亲以及我所有堂兄弟。为了平息它们的怒火,我们只好离开家乡。可是,献祭、上供品、加勒比人都镇不住这些魔鬼。我们只剩下六人了。"

科隆布想起在森林和荒凉的村子里遇到的那些尸体。她抱住帕拉加瑟,让她哭了很长时间。

她不敢向她打听卡雷亚的情况,她曾和这个年轻的俘虏度过不眠之夜。科隆布生怕听到他不是被人吃了就是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消息。

她们没有就这些主题再谈什么,而是回到她们的游戏、她们在一起的幸福。有帕拉加瑟,科隆布从此就可以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印第安人的世界了。她感到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这世界。帕拉加瑟返回自己的部落的时候,她提出要跟她同去。

晚上,为了欢迎帕拉加瑟的到来,佩罗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虽然云越来越暗,天气仍然很热,但这是个好日子。平台被油灯和蜡烛台照得通亮,大家就在那里用餐。用加香料的野味肉配木薯做的一盘盘菜从厨房端出来。这些佳肴是用印第安瓦罐在巴西木的柴火上炖制的,盛在一

个绘着英国国王徽章的银托盘里，这托盘是从一条遇难的战船上收来的，不过大家忍不住还是用手抓着吃了起来。

屋里乱七八糟堆放着一些箱子和橱柜，科隆布发现了一支奥地利产的式样漂亮的笛子，它原封未动地装在一个铺着塔夫绸的巴西香木盒子里。晚饭后她吹了几支曲子。佩罗闭上眼睛，被一种怀旧的情绪所感染。印第安人默不作声。与旋律比较而言，他们对节奏更加敏感，他们随着乐器的音域变换着表情。当出现轻柔的颤音时，他们情绪镇静，当低沉而可怕的琶音响起时，他们变得惊慌起来。科隆布让印第安人传看这支笛子，他们看看里面又看看外面，最后一致断定这不过是个金属管。他们更加尊敬地对待太阳眼。在他们看来，神鸟显然就附在她身上，因为他们觉得她的脸与神鸟相似，隐匿着亡灵。他们相信刚才听到的神鸟的鸣啭是她发出的。

音乐会之后是一种美妙的沉醉状态。按佩罗的意愿，晚餐喝的是马德拉葡萄酒，他有好几桶，是不久前的一只船搁浅被打到卡布弗里乌岸边沙滩上的，他派人背了几桶回来。卡乌安酒喝了让人兴奋，马德拉葡萄酒则会把印第安人带入一种梦幻般的宁静中。森林四周响起动物的叫声，母鸡的咕哒声，小声哼唧声，吞食声。此外，从各个方向传来节庆的喧闹声，沉闷的击鼓声，沙球的声音以及爽朗的笑声。

科隆布问这些声音是怎么回事，佩罗只是说：

“发生流行病后，印第安人重组了力量。他们要赶在暴雨之前为他们的人举行献祭仪式。”

“为他们的人……？”

“是啊，献祭人。”

听见这个词，科隆布突然被一种意想不到的恐惧所侵袭。尽管科隆布难以理解这种行为，她依然只把她的印第安生活看作是对幸福、对大自然的执着追求。对她来说，食人肉者这个阴森恐怖的名词是与维勒加侬

谈起土著人时所怀有的仇恨和无知联系在一起的。她最终还是无法相信这些习俗真的存在。佩罗不说话，坐在她对面安然抽着烟草。她忽然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他。

"这么说，您也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他们是食人肉者。"

他慢慢地眨眨眼，也许是为了驱散脸部周围的烟雾。

"不存在信或不信。这是事实。"

"他们吃自己的同类？"

"是的。"

"您见过？"

"当然。"

坐在科隆布身旁的帕拉加瑟低垂着头和肩在看围着油灯转的尺蛾。她听不懂法语，但她喜欢随着这门语言优雅的语调摇摆身体。

"他们为什么这样？"科隆布问，她突然觉得裸体是个恶习，她打了个哆嗦。

"为什么？"他漫不经心地又说，"谁也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反正不像我们岛上那些朋友认为的是为了填饱肚子……"

他想笑，这时他看见科隆布痛苦的表情，于是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语调也温柔了。

"印第安人生活在森林里，"他又说，"那里，一切死而复生，力量在垂死和诞生之间永恒交替着。他们之所以吃敌人，是为了吸收他们的力量，他们留下敌人就为了派这个用场。而且他们还让俘虏与自己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可那些不幸的人为什么不逃跑？"

"因为他们也信这个。如果他们逃回家，会被视为胆小鬼，也要被

处死。”

科隆布看着半睡着的帕拉加瑟，又想到了她以前的那位朋友。她觉得从今后再也不能打听他的情况了，因为她怕从帕拉加瑟那里听到什么坏消息。

“这么说，”她假装自然地说，“他们任自己……像动物一样被消灭？”

“不，”佩罗沉思了半天才回答，“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虽然听天由命，但表现得非常勇敢。将俘虏献祭前，人们会把他们拴在一棵树上八至十天，只绑身子。因此他们的手可以自由活动，他们捡起身边能摸到的东西砸那些要吃他们的村民。他们辱骂那些要杀他们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发誓说他们的家人会替他们报仇，关于这点，他们说的还真经常应验。”

科隆布不再有反感情绪。她进入一种着迷状态，贪婪地想把一切都弄个明白。

“他们是怎么被处死的？”

“啊？”佩罗没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是这样，加勒比人会组织一个仪式，有舞蹈还有沙球的求神降示。接着，杀手手拿一把锤子走上前，锤子上用来砸额头的地方有一个红格子……”

“他们……把整个人都吃了？”脸色苍白的科隆布问道，她紧抿嘴唇，却还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当然是全部，尸体上的每块肉都按仪式规定分给了某人或某群人。”

听见老人肯定的答复，他那自然的语气，科隆布突然起了疑虑。

“您毫不隐讳地谈这事，”她试探道，“您是否……”

“参加过这些仪式？当然参加过。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不过说到吃人肉，那是没有的事。绝对没有，”他自豪地重复道。

即使他承认吃过人肉，科隆布也不会因此不喜欢他，不过这个答复还

是让她松了口气。

“我坚决反对死刑。印第安人都知道这点，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同意抛弃这些习俗。”

“这里的人，也许，”科隆布反驳道，“可是其他人呢，我们听见说话的那些人呢?”

宴会的喧闹声非常近，以至于有时候被风带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令人恶心的肥肉的味道，以及仿佛来自于最邻近的村庄某个魔术师单调的说话声。

“要是我去看他们，”科隆布突然大声说，“要是我干预，要是我大声喊叫，他们会怎样?”

她差不多已经这么做了，尚带睡意的帕拉加瑟抬起头。

“唉，他们会认为你想谋害属于他们的那些人的性命，他们的目的是把死者的力量融入自己的生命中，所以会保护那群人并且使他们免受伤害。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处以死刑。”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武力……”

佩罗笑了，没有出声但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半天，科隆布很反感。

“我觉得你已经出发去步圣文森特岛耶稣会会士的后尘了。他们烧毁了食人肉者的村庄;他们的原则是:必须消灭印第安人从而阻止他们去杀人!”

科隆布缄默不语，然而，由于极度的烦躁，她的下巴颤抖着。她突然想逃跑。可是，当你逃离的那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你的时候，你还能去哪里? 当你赤身裸体的时候，还能脱去什么衣服呢?

“我理解你的愤慨，”佩罗小声说，“应该保持这种热情。我希望你知道，我的愤慨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退。但是，我真诚地认为，要想改变印第安人，首先必须强迫我们自己承认……他们是对的。”

他似乎用一个看不见的小天平掂量这句话的分量。

“你看，科隆布，我们都出生在同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正常的事是消灭敌人。印第安人则把敌人与自己融为一体。他们吸收与自己对立的东西，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品质啊。你扔掉四个音符，他们就把这四个音符吸收进自己的旋律。你把帽子放在一个矮凳上，他们就把它变为节日的一个饰物。他们是从森林了解到这些的，因为在森林里，万物相互渗透、传递生命，在那里，没有被吞食的就去吞食他物。我们取消所有品种而只保留一个对人类有用的品种，没有比这种农业思维方式更让他们感到奇怪的了。而且，他们禁止自己对植物所做的事，他们更不会对人类做。”

佩罗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科隆布的额头。虽然这手又冷又瘦，但肌肤的碰触使她感到慰藉。

帕拉加瑟把手伸向一盘菜，捏到一个木薯丸。

“我们需要他们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也想改变他们的话，”佩罗说。

对他来说，时间已不早，于是说完这句话他就艰难地站起身。一个女人扶着他走进他那间昏暗的屋子。

科隆布在森林里待了很久，浮想联翩，献祭仪式已经结束，森林渐渐恢复了宁静。

第三章

对罪犯来说宗教战争始终是天赐的良机。暴力突然变得神圣；只要他们懂得假装虔诚，至少在口头上，就有可能获得某个上帝的许可去做他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无耻之事。维托里奥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以便从岛上争吵不休的两派的争斗中获利。当堂冈萨戈在维勒加依隐退的那段时间里担任天主教阵营的领头人时，维托里奥跪倒在他脚下，恳求他让他也把自己的命运与圣母玛丽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把维托里奥的其他锁链都去掉了，那是维勒加依在秃鼻乌鸦谋反后给他减刑时命人固定在他的踝骨上的。堂冈萨戈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威尼斯人没有辜负堂冈萨戈对他的信任。

他那有些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的战斗经验使得他特别适合于对付没有这些优势的敌人，然而却无法使他在正规军里获得一席位置。不过，他是一名出色的间谍。他属于能到处跑的罕见人物，包括去新教徒那里，他居然让他们相信他恨将军，说在他们来之前他曾受到将军不公正的惩罚。然后他再把从新教徒那里了解到的一切说给堂冈萨戈听，于是堂冈萨戈就知道了敌人的所有计划并阻止这些计划得以实现。

那场可怕的婚礼之后两派断绝了往来，维托里奥曾一度无事可做，因为新教徒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其地盘。将军对他的谨守职责表示感谢，为

了发挥他的特长，又给他分配了一项任务，更危险但利益更大。

维勒加依十分狡猾。既然他把新教徒赶出了小岛，他就可能面临新的危险，即这些新教徒会与海岸的翻译们联手抗击他。虽然他很讨厌那些混蛋翻译，但还必须违心地去接近他们。正是为此目的，婚礼的那天他虽怒不可遏，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智，给新教徒十五天时间让他们收拾行装。

其间，他赶紧派了名密使去马丁身边，因为据说这家伙是内陆那帮海盗的首领。根据堂冈萨戈的推荐，他觉得维托里奥适合于承担此任。风险也是很明显的，即老囚犯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跑。为了感化他，将军向他露底，如果他达到预期的结果就会得到重赏。

就这样，一天，维托里奥登上了去海岸尽头寻找淡水的小木桨船，下船后他故意跑得远远的，让同船的人以为他迷路了。他们认为他再也回不来了，晚上当他们把情况告知维勒加依时，维勒加依假装很生气。

接着，这个所谓的逃兵沿着海滩在椰树林稀疏的绿荫下走了很长时间。他等着从丛林那边发来信号向他显示自己已被对方发现。逃跑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海岸的印第安人接到命令，抓捕逃犯时态度必须温和并把他们带到马丁那里，由他决定这些人是不是相当坏从而有资格加入他的精英部队。事实上，一大早，一队野蛮人就包围了维托里奥，当时他正躺在沙滩上安稳地睡大觉，头枕在用粗布上衣包起来的一堆沙上。维托里奥没说一句话，而且态度同这些下唇穿孔的野蛮人一样极其温和，他跟在他们后头沿着丛林大道走，最后来到一个茅屋前，马丁等在那里准备审查他。

“啊！”翻译王国的君王大声喊道，“原来是你！”

“啊！马丁，”维托里奥回答，感动得泣不成声，仿佛刚出地狱重新见到人类似的。“真是太意外了！”

他“扑通”一声跪下连声感谢圣母玛丽亚，这完全还是以前跟随堂冈

萨戈时养成的习惯，这使他想起自己的祖国。不过，与维托里奥的这些咒语相比，马丁的惊讶所产生的效果更大。老乞丐注视着维托里奥，惊愕的神情流露出敌意。

“你也许以为我跟秃鼻乌鸦一起被绞死了吧？”为了消除疑虑、说明来意，维托里奥说。

“不，”马丁说，依然带着忧虑的眼神凝视着他。

接着，突然，他朝在屋里和屋子四周闲逛的几个人示意，让他们退下，不要听他们说话。

“我们有事情要谈，”他说。

维托里奥害怕起来，自从他离开小岛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只剩下他们时，马丁对着假冒的逃兵坐下。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你？”马丁问他。

“你们找我？”威尼斯人惊讶地说，“我不知道这事啊。”

马丁仔细观察他。可是，这张杀人犯的脸上，除了近乎真诚的极度困惑，什么也看不出。不过，维托里奥倒是真的惊慌起来。根据将军为他制定的计划，他必须获得马丁的充分信任，让马丁同意他返回小岛。而此刻他似乎受到怀疑，因此请求回小岛成了一件难事。

“一星期前，”马丁说，“为了与你取得联系，我可是绞尽了脑汁。”

“与我？”维托里奥突然焦急地大声喊道，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找他准没好事。

“是的，与你，”马丁确认道。

他眯缝起眼睛又说：

“你猜不出什么事吗？”

维托里奥在他干的所有坏事中搜寻，看哪件事有可能惹恼了翻译们。他没找到。至于好事，搜寻起来更快。此时正值初雨时节，在这只有树皮和树叶、湿漉漉的森林里，一个词在维托里奥耳边响起，他的脑海里浮现

出勒阿弗尔港灿烂的一面：星星点点的船只和卡多朗愉快的声音。

“里贝尔，”马丁说。

“您说什么？”陷入沉思的维托里奥小声说。

突然，眼泪顺着威尼斯人布满胡须的面颊悄悄流下。

“总算熬到这天了！”他哀叹道。

马丁惊讶地看着他，禁不住由衷地敬佩起他来。这个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的拦路抢劫的强盗貌不惊人，并且似乎只会干偷抢之类的下流事，居然是欧洲那些最强的国家制定其政策所要依据的人。他是亲王、主教、总督的政治掮客，而他总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得很好。毫无疑问他知道的比他表述的要多。他神奇地出现在这里就是他依然服从的一种至上影响力的证明，尽管他谦逊和谨慎的态度在命令马丁不相信这个事实。

“他们在哪里？”维托里奥清醒过来，问道。

“谁？”

“葡萄牙人。”

“他们就要到了，”马丁回答，眼睛放着光，因为他认为葡萄牙人的到来会像“里贝尔”一样给他带来无限希望。

两个人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混杂着荣耀和黄金幻觉的胜利场面。

“你必须马上返回小岛，”这次，马丁以功利主义的命令口吻说。

维托里奥对这个结果有点诧异。他一直以为，听见魔语的那一天，就是他被带到空中、飞向自由的日子。不过，既然马丁分配给他的新任务与维勒加侬的指示相一致——尽管后者是为了其他理由，他也就答应了。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他肯定地说。

马丁从他的这个先见中又发现了一层神秘气息，他不得不佩服。

“你应该想办法让维勒加侬经常派你来这里。”

“这很简单，”维托里奥说，“因为他也让我来你身边执行一项任务。”

他大致地讲了维勒加侬与新教徒的争论以及不久要把他们往内陆驱

逐的事。马丁发誓决不跟他缔结联盟,这个良好的愿望不会使他付出很高的代价,特别是因为它隐藏着来自于葡萄牙人的真正攻势。

"请你把我的话向他转告,"马丁以未来公爵夸张的语气说。

"我会的,不过……"

"怎么? 不行吗?"

"当然行,"维托里奥赶紧说,"不过,我必须向他证明我已经得到你的信任。"

"好吧,你把这个带给他,"马丁说着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纪念章。

这是个只镶着一条圆形线脚的肖像小细密画。画中是个表情严肃的女人,头上佩戴着一个花边头饰。

"我是在袭击小岛的那天晚上从他的桌上拿的。一个吉祥物。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就偷东西。"

"我嘛,"维托里奥说,"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才偷。"

"从今天起,你就做我们的联络人。至少这也是他的意愿和派你来的理由。但实际上你有别的用处。葡萄牙人希望彻底了解岛上的防卫设施。"

他向他详细交待了首先必须收集哪方面的情报。

"袭击小岛前我必须躲到这里来,"维托里奥焦急地说,"你一定要通知我。"

"好的。不过你得留在那边,直到最后。如果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许就没有战斗了。"

维托里奥做了个鬼脸。除了最后一点,整个计划都令他满意。不过他想到时再考虑也还来得及。

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维托里奥对他所知道的情况作了首场汇报。暮色降临,马丁把他带到位于高地的自家房子前,在他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他建议维托里奥回去后在维勒加依面前好好美化一番,但不要

告诉他这个地区的具体位置。

翌日下午，马丁布置在海滩边的窥伺者通报说又发现了一只小木桨船，是来装食物的。维托里奥站在海边，一边喊叫一边打手势。水手们把船开过来，认出他并让他上了小船。马丁躲在一丛大戟后看着这个黑发棕肤的影子在清澈的水中行走，然后紧紧抓住划桨女子的手艰难地爬上船。几个国家的命运竟然依赖于一个这么普通却如此骁勇的人，这确实是件令人伤心的事。

*

新教徒必须离开小岛的前夜，第一场暴雨突然意想不到地降临。下了整整一夜雨，早上几乎看不见一丝曙光，因为天空被乌云遮暗。地面泥泞不堪；茅舍湿透的屋顶滴着冷流。朱斯特希望维勒加侬暂缓驱逐新教徒的行动。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将军不愿对他作的判决改动一天时间，维托里奥又带回来好消息，维勒加侬更没有想到要谨慎行事。

一大早，勒托雷就把他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分散到要塞和海滩的各个要点。从新教徒的住所到小船，一路都布置了火枪，并且上了火药、架在长柄叉上。

朱斯特负责向杜蓬确认维勒加侬的决定并与新教教派的人一起组织向第二个流放地的行进。最棘手的问题是搜查。将军在这一点上决不让步：任何武器不得带出小岛。他还专门派人在被驱逐者上船前挨个对他们进行搜身。

杜蓬对这一行为非常恼怒，要求谈判，叫嚷只能搜查士兵。朱斯特去了趟总督府，回来说维勒加侬不同意他的请求。新教徒又要求延期离岛。朱斯特又跑到总督府，当他一小时后回来时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出乎意料地得到解决。

"好吧,"里歇尔宣布,"我们同意搜查。"

朱斯特松了口气。

"不过有个条件,"牧师补充道,"只能是您而不是其他人来做这件事。"

朱斯特真想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条件,这时他突然看见了新教徒女人。难道也要他来搜查她们从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吗?他提出这个问题。

"您自己决定是否该免除对她们的检查,"杜蓬轻蔑地回答。

唉,维勒加侬的命令很明确:任何人,无论其性别是什么,都不得逃避必要的搜查。朱斯特犹豫了。接着他想,既然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不可避免,还不如自己揽下:至少他会尽力做得得体,也许甚至在关键时刻免去这个过程。

先是隆隆的雷鸣声在山上悲伤地回响着,接着又下起雨来,温热而沉重。新教徒挤在小茅屋门口,脚边是破旧的行李。包裹和旅行袋已经被水泡得胀鼓鼓的,不仅变了形还很沉。朱斯特开始一个个检查士兵。然后,他们排成一行在泥浆中行走,朝港口出发。杜蓬决定跟他们一起走,这样可以最先到内陆,为后面的人准备一个简陋的临时居住地。

雨不停地下着,哗啦啦的雨声使得被驱逐者一直保持的沉默气氛变得嘈杂起来。朱斯特感到众人都向他投去愤怒的目光,他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他没有自以为是,而是为接受这样的任务彻底蔑视自己。

幸好,第一队人上船后,从天主教阵营那边发出一声喊叫信号,命令他继续执行倒霉的搜查任务。这样,他全神贯注也就忘了内心的羞愧和种种顾虑。另一队人举起双臂朝他走来。他自上而下在他们身上简单摸了摸,因为衣服被雨水浸湿贴在皮肤上,不容易藏东西。

焦虑使他感到口渴。淋着大雨感到口渴,他为自己受到如此荒谬的惩罚笑了起来。

终于只剩下里歇尔和那些女人了。

牧师强调指出，女人的尊严使人们不得公开地对其进行搜身。因此她们一直躲在阴暗的小屋里。朱斯特出现在第一个女人面前。他走进屋，发现一个新娘跟她的新郎在一起，男的比女的还恐惧。他连忙证实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其实他几乎没有碰他们。接着，他在他们身边默默等了一段时间，好让外面的人相信他没有敷衍了事。然后他走进第二间小屋。在第三间屋里，他看见两个女管家两眼翻白、举着手在等他，好像要上帝作证抵抗是无用的。而他只是从她们身边走过，等她们发现已经迟了，因而没来得及对他的这份尊敬之情表示感谢。在后面的几间屋里，刚举行婚礼的两个新娘独自等着，丈夫不在身边，也许是因为仪式突然中断，里歇尔不能完全肯定婚礼的有效性。最让朱斯特惊讶的是，他在接下来的那个小房间里看见了三个女管家：两个是新娘的，还有一位是索朗日。他发觉索朗日的微笑神秘兮兮的，他感到不安。

他出门的时候，暴雨愈加猛烈并转成了冰雹。泥泞的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色颗粒。从温热的地面升腾而起的轻雾贴着墙面往上攀缘。朱斯特犹豫了片刻，为自己刚才作的推断激动不已，他重新计算了小屋里的女人后，发现最后一个屋里只有奥德一人在等他。

总有一些最后的时刻，时间会因为思绪突涌而鼓胀得像一个桥拱以迎接为心所爱却会因为外界的暴力而丧生的所有生命。朱斯特感到自己已步入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时刻：心里七上八下的，万千思绪在迎战那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时刻准备消灭它们。

奥德站着，离门口很近，朱斯特的脚刚迈进黑暗的屋子就跟她迎了个面，差点撞上她。她穿了件黑裙子，圆衣领一直开到胸口。窗帘被拉到一侧，外面的微光从天窗进来，一直照到她的脸上，她那满是倦意的脸在黑暗中像炉膛里的一堆灰。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放着光，在这间昏暗潮湿的屋里，她的眼睛似乎不可能因为外面透进来的那点微光而如此闪亮。

朱斯特感到姑娘炽热的呼吸吹到他的脸上，一种强烈的欲望使他变得焦躁不安。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深深厌恶起自己来，并被一种强烈的虚无和缺失感所侵袭，以至于突然想抛弃自己的身体，像扔掉一具遗体那样。但几乎就在同时，他感到一张陌生的大口贴到他的嘴唇上，温热的，舒服极了。他愣了一会，没想到一张嘴会放到自己的嘴上。接着，见她迫不及待地不等品尝就吞食起果实来，朱斯特便也全身心地去回应这个吻。

冰雹猛烈地打在他们身边的棕榈树上，声音越来越大，飘向空中。闷热的空气猛冲进他们紧拥的身体，仿佛在无色的物质里倒进一种酸使其突然变成有色的。

接着，她突然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摁了摁他，从他的怀里挣脱开。

"救救我们吧，"她小声说。

朱斯特还淹没在刚才朝井边俯身不小心掉进去的那个温柔之井里。他的大脑撞到了井壁。他难以形成严密的思想。他满脑子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他想象自己和她站在河岸上，与她同坐在一只船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她在意大利共度时光。他极想把她重新拥入怀中。

"快啊，"她说。

这句话突然使人想起黑暗和暴风雨，危险和绝望。

"我能做什么呢?"他回答，决心按她的设想去做。

他始终紧抱着的那个身体突然变得僵直，尽管这几乎看不出来。警觉似乎来自于她。

"杀死他。"

他看看她，没有动，但他的眼睛或许睁得更大，让人以为他是在做梦。

"救救我们吧，"她又说了一遍，"杀死他!"

"谁?"

僵直变成了抽搐。现在是她紧贴着他，并用双手紧紧抓住他湿透的

衬衣上的领子。

“他！”她大声喊道。

似乎眼睛里突然流露的仇恨还不够强烈，她使劲摇晃他。接着，一反刚才假装让嘴唇露出无限温柔和沉醉的表情，她带着极其蔑视和冷酷的语气说出了众人痛恨的那个名字。

“维勒加依！”

朱斯特松开她。

“维勒加依，”她高声重复道，声音与雷声重叠，“杀死他，我就是你的了。”

“不，”朱斯特大声喊道。

一个小得无法度量却又使爱与恨成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小小空间将他们隔开。

“绝对不行，”他坚定地回答，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无法改变的意志的人说话那么果断。

一切又恢复原样。因潮湿而变得有些寒冷的空气，物体和墙的沉重，恶心。

“天主教徒都死去吧！”她喊道。

如同刚才出乎意料地突然体验到热吻一样，他忽地感到肋部一阵尖痛，湿漉漉的衬衣讨厌地贴在身上，现在又掺进一种意想不到的更热的黏糊糊的液体。他把手伸向体侧。

奥德已经绕过他跳到了屋外。朱斯特转了个身，站到门口。他看着她在雨雾中远去，他发现冰雹停了，又下起雨来。由其他女人和里歇尔组成的那队人已经排好队，走上了通往海滩的路。她追赶上了队伍。他们从火枪前经过。一些圆顶礼帽扔在上面，这些火枪因而看上去像奇怪的涉禽类，枪管则像动物的嘴闪闪发亮。

朱斯特没有下令拦住这队人，远处的士兵见他没有发话，便认为没有

问题。最后一只小木桨船启动时，朱斯特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看见了血，于是明白了。他努力支撑着，等船一消失在雾中，他就松开伤口，直挺挺地倒在泥浆中。

第四章

维勒加依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看着三个人在梯子上忙碌。要塞底层的拱形大门后有一个高大的厅，屋顶是用棕榈树木梁装饰的，它是聚会的场所，雨季便当做做弥撒的教堂。一块大木板就竖在这大厅里一堵没有窗户的墙面上。为了纵向锯割带树皮的埃及无花果原木并把木板拼接起来，细木工匠们已经干了好几天活。做完这些，还必须在这个大家伙的表面抹上一层骨灰和动物胶的混合物，然后用小浮石进行抛光，这种石头满地都是。现在，将军很高兴地来看在木板上涂颜料。

由于缺乏真正的艺术家，三个作画的人都是建筑工人。但他们差不多都知道怎么个画法，再说这也只是个没有创造性的活计。小三脚架上端放着提香的一幅表现圣母玛丽亚的小油画，他们的任务就是按原物的大小把该画移植到巨大的图画纸板上。这位威尼斯画家的热带弟子们持续而贪婪地看着原画，用木炭把原画的形状转到大草图上。圣母玛丽亚艰难地变成新的尺寸。对于这个要放在未来祭坛后部的装饰屏，每人负责一部分，因而比例不太协调。圣母玛丽亚的面孔太小，胸异常的大，因而小耶稣消失在那如波涛起伏的乳房里。只好重新开始了三次。终于，一切都差不多和谐了，茜红色的底色上清楚地显现出上帝之母的巨大身影，维勒加依打算用这幅画来震撼人们的心灵。如果说新教徒的到来有

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让将军明白了他今后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他早些时候就使自己处于一些可怕而令人尊敬的画像的保护之下，比如正在他面前勾勒的这幅草图，他就无需动用鞭子对付印第安人，也无需粗暴地对待殖民者了。

他打算毗连要塞建一个教堂，雨季一结束，他就命人挖地基。其间，他继续每天早上独自主持宗教祭礼，不久他就可以在巨大的圣母像的保护下主持宗教仪式了，圣母将以其神圣而温柔的目光使众人敬畏。

唉，在等着画像和教堂相继完工的同时，还必须继续使用原先灵验的方法。自从与马丁及其翻译们恢复关系以来，小木桨船与海岸附近的村庄重新开始了贸易活动。由于人类的种种恶习，小岛再次实行了警戒。将军命人竖起一根犯人示众柱，凡是酗酒时被抓获的都要置于柱下受雨淋的惩罚。随着商品的贸易，卡乌安酒也重新出现。负责运送物品的那些人经不住诱惑与印第安女人寻欢作乐。但很难当场捉住他们；这些无赖总是成群结队，撒谎的时候互相袒护。所以，凡是涉嫌参与此类活动的人都会受到维勒加依的拷问。他对那间小刑讯室很满意，铁匠为他在里头布置了许多挂钩、吊环和钳子。当他在总督府工作，通过窗户听见从那个地窖里传来令人心碎的喊叫声时，他越来越感到精神振奋。他满意地笑了：这对他而言如同真理的进行曲。听见一个人在同类的帮助下为悔过自新发出拼命喊叫声，他不能无动于衷。通过这个方法，人们揪出了许多罪犯，要不是严刑拷问，他们还因其罪恶处于悲惨的孤独中。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从简单的棒打到溺水，中间还有当众笞刑以及许多其他体罚。绞刑在目前被取消，因为空气还太潮湿，绞索滑动不灵。

一想到这些惩戒手段，将军又来劲了。画匠们在这幅油画圣体的裸露部分艰难地涂上了均匀单一的玫瑰色调。维勒加依换了一种方法鼓励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准确地复制提香的这幅画，他们的眼睛将被挖去。说完他就走了。此刻，真正的雨季来到。一般来说，上午天气好且凉爽，

将近中午时云团便像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不等天黑，它们就蔓延到四处，空气变得闷热，暴雨接着从天而降。维勒加依对他那双犰狳皮新靴子很满意，是岛上的一位老鞋匠制作的。穿着这双靴子，他可以过水坑而不湿脚。最重要的不是舒适而是威风。他喜欢不紧不慢地走路。从此，除了残暴和信仰，尊严也构成维勒加依统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出了要塞，维勒加依来到总督府的后面，房门都大开着。他走进第一个房间，朱斯特躺在那里。有两个人阴沉着脸在朱斯特躺着的草垫脚下争论着。

"喂，先生们，我们的病人怎么样了？"将军说。

这两个人身上的衣服沾着泥土，手结满老茧，看上去更像挖土工。确实，他们是被雇来承担挖土的艰巨任务的，后来药剂师逃跑，殖民地没有医学方面的人才，他们便充当起了医生。其中一人夸耀自己曾在一家药店任过职。另一位有个兄弟是医生的马车夫，也依仗这个奇怪的理由说自己会看病。没法指控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是骗子，因为在与医生的经常交往中他们掌握了这个职业的最大秘诀，这就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使用具有强大威力的拉丁成语，这些成语能使疾病退却，更不用说多让病人敬畏了。

"我们在伤口新敷了硫酸土，"一位所谓的医生说，"伤口已经挤不出血了。"

"敷在伤口的药很见效，因为我们用芦荟药液浸透了敷料。没有马兜铃属植物，只好用芦荟代替了。"

"啊，是的，"另一位哀叹道，然后装出痛心的样子重复说，"没有马兜铃属植物。"

"除此以外，"维勒加依尊重科学，但只把它看作是夹在军事艺术和宗教之间的一个狭窄领域，他问道，"他感觉如何？"

"他头疼，"一个医生肯定地说。

“我们在谈论一种叫可可夫的东西，”另一位用教训人的语气说。

“我的上帝！”维勒加依大声喊道，“他果真有这么严重？”

两个假冒医生摆出一本正经、傲慢的神态。

“可可夫……！”将军惊恐地重复道。

接着，他发现自己只不过被一个词吓着了，于是带着谦逊的口吻问道：

“那么请问，可可夫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可夫嘛，”第一位医生态度傲慢地说，“这是一种有两层顶的软帽，里面装满脑粉。病人患偏头痛时，我们就让他戴这帽子。”

“那么这种粉又是怎么做成的呢？”

“是用草熬出来的一种东西。”

“我们特别向他推荐安息香、樟属植物和鸢尾，”另一位又说。

“哎呀，那你们还等什么？如果他戴上可可夫帽能缓解头疼，你们应该建议他戴啊。”

“可我们缺乏原料。”

“哪些原料？”

“安息香，”第一位医生回答。

“樟属植物，”另一位又说。

“还有鸢尾，”第一位低下头不情愿地说。

“不要说了，”维勒加依低声吼道。

他把他们撵走了。

朱斯特还很虚弱。他闭着眼睛。将军走到他床前，在床沿上坐下，差点把床压垮，把病人摔到地上。朱斯特睁开眼。

“吃东西才能恢复健康，”将军低声说。

见自己保护的人受伤，他很难过并因此感到没面子。

“你失了很多血，”他又说。

"一切都很好,将军,我又有力气了,我要说的就这些。"

"好极了! 力气,听我说,你用得着它的。我们要做大事。请你相信,第一件事就是替你报仇。"

朱斯特摇摇头。

"怎么?"将军生气了,"你还要否认事实。你说你自己受的伤,你让谁信啊? 据我所知,在你身边发现的那把沾满血迹的匕首不是你的。"

伤员抬起右手,在空中示意没有必要说出那人的名字。

"你必须告诉我们伤害你的人是谁。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要对这个罪犯施行儆戒性的惩罚,这种可耻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至于其他,我知道该怎么办。罪犯是杜蓬和他那帮异教徒。这就是我推算的。"

接下来必然是连祷,感谢上帝没有让匕首滑向他的肋骨。朱斯特肋部的皮肤肿了并且因充血变成紫色,这就是说还没有伤到内脏。维勒加依经常打仗,凭经验得知根本不存在什么轻伤。必须等到伤口愈合、病人能站立才可放心。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由于探望时间过长,朱斯特感到疲倦,很快就困了。于是,将军拿出马丁还给他的那个像章。他对着已故母亲那张令人尊敬的脸注视许久。他为她的灵魂祈祷。偶尔,当朱斯特有规律地呼吸,进入迷迷糊糊状态时,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朱斯特的年纪:那时,他守候着病重的母亲,也是今天的这个姿势。当时他能感到勇敢的母亲做好了迎接上帝的准备并朝他的审判疾步走去。后来,他以母亲为榜样,投入到一些战斗中,可他觉得自己的胆量根本比不上母亲临终时的那份勇气,为此他从未停止过努力。

将军一句话没说,渐渐地,朱斯特进入梦乡,将军便悄悄走了出去。他缓步走到总督府,一路上思考着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裁决。新教徒的离去只是第一步。他还要彻底摆脱他们,他们要么在海岸灭亡,要么坐船回日内瓦。不管怎样,维勒加依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殖民地的未来充满信心。

精神统治在进行中，要塞的完工将使小岛免遭外来袭击。至于与马丁的联盟，虽然目前还很有限，但能使他获得更多有关海岸的翻译们的情况，从而使他某一天摆脱了新教徒之后，反过来对付他们。在这一点上，将军曾向维托里奥下达过一些重要指令，这间谍每次回来也都以令人赞叹的精确度给他带来关于马丁的兵力和战术方面无可估量的详细情报。

到了总督府门口，他见勒托雷已经站在那里，而刚才的这些推断给他带来的良好情绪使得将军没有心思热情接待他。

“找我有什么事？”维勒加侬不高兴地说。

其实他知道勒托雷为什么来。不久前，上尉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处境。将军处罚了他，自从将军宣判对他的处罚后，勒托雷一直想让将军收回他的决定。

“我想跟你谈谈，”士兵认真地说。

作为参加过皮埃蒙特战争、曾在切里索勒和卡塞尔受过伤的老兵，勒托雷随时可以直接进入将军的家。他请求接见，是为了表明这件事不仅涉及他个人而且还很特殊。

维勒加侬走进会见厅，没有关门，勒托雷紧跟着走了进来。大厅里只有他们，沉默寡言的上尉手拿帽子站着，等将军发话。

将军脱去天蓝色紧身短上衣和圆顶礼帽，接着他坐下并问道：

“你要我怎么办呢，勒托雷？看你的脸色，我就知道你不愿听我谈最令我激奋的事情，这就是保卫小岛，歼灭宗教改革者。”

“没错，”勒托雷承认，“我想跟你谈的不是这些。”

他很少使用“你”称呼将军，这种称呼只适合于战友之间。

“将军，这是最后一次，我请求你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勒托雷又瘦又高，脸削长以至于挂在下巴上的一圈胡须似乎无限制地往下延伸。

“已经作了判决，”维勒加侬一边给自己倒水一边说。

"那判决不公正,将军。"

他的男低音从细长的脖子奇怪地冒出来,脖子里的大喉结仿佛在作空中杂技。

"你知道,"他严肃地说,"我并没有冒犯拉·福希耶。"

这是要塞一位指挥官的名字。从理论上讲他受勒托雷管制,可是在这两人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军阶。拉·福希耶受到勒托雷的催告,要他执行一项任务,他拒绝了,还口出狂言反驳勒托雷。老上尉便说他是自以为了不起的美男子,要不是士兵把两个人拉开,他们就拔剑相斗了。事情被将军知道了。就这事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从中能看出一个充满暴力、怀疑和嫉妒气氛中的有害基质。维勒加依根据查理八世时代某部野战军法典,根据对《高卢之战》抱怀疑态度的注释以及他当时的情绪作出了判决。

"你确实是有罪的,"维勒加依明确地说,"你必须受到惩罚,我觉得这个处罚并不重。"

勒托雷无视这个答复所隐含的威胁,他紧盯着既是他的上司又是战友的这个人的眼睛。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他郑重地说,"你是否愿意重新考虑这个拒绝审判?"

几个月来,勒托雷越来越自闭、消沉。就像一块地毯遭到许多粗心大意的人的踩踏已经不能再用,他对维勒加依的唯命是从也到了最后的极限。他曾经为国王效劳,跟随野战部队行军,抗击劲敌,现在,让他去为一群手无寸铁的手艺人划船,他可受不了。驱除胡格诺教派分子的可悲事件终于让他彻底失望。不过,要不是有人轻率地点燃了他绝望的火药库里那根不公正的火绳,他还是不会说什么的。

"没有考虑的余地,"维勒加依回答。

两人对视了片刻,眼睛流露出一种坚定的目光,不受军衔、职衔、特权

的约束，双方都没有示弱的样子。

“两天后我将召集全殖民地的人参加执行判决的仪式，”维勒加依做出决定说，“你是犯人，你得手拿帽子，一只腿跪在地上认错，而且还将吊销你三个星期的指挥权。”

“随你的便，”勒托雷把帽子紧扣在头上说。

第二天早上弥撒后，维勒加依被匆忙叫去看一些可疑的迹象以及在小岛西头满是礁石的小海湾发现的一个装武器的箱子。勒托雷亲自组织了一次牵制敌人的行动并利用这次机会逃跑，他平静地命令士兵解开港口一只小木桨船的绳索。他上了小船，从意大利起就一直跟随他的那四个火枪手抓住船桨。他们就这样逃走了，没有受到追究。

*

胡格诺派教徒被驱逐后，一抵达内陆就聚集在第一片树木的荫凉下。尽管雨在傍晚时暂停，仍然把所有东西都淋湿了：衣服、地面和树的枝叶。雨水汇集到油光光的大树叶上，像小漏斗细细往下流。第一个夜晚很可怕，长得没尽头。不幸的逃亡者们因为冷和发烧直发抖，他们缩成一团，抱着膝盖，以保持身体内那么一点点好像是热量的东西。杜蓬因为老毛病始终站着，一直熬到深夜，最后他累得站不住了便直挺挺地倒在被水浸透的沙子上。

奥德把她的企图遭到失败的事告诉了叔叔。里歇尔没有问侄女使用了什么手段，但他还是毫无保留地称赞了她的主动性。在这件事中她表现出了一种勇气，是杜蓬所没有的，为此他对他很不满。他忍不住愤怒地看了一眼那位老绅士。要是他听从自己的劝告，表现得更有攻击性，消灭维勒加依的计划会很好地被执行的，他可怜的侄女也就无需为保全声誉而献身了。

当奥德告诉叔叔她还用匕首刺了克拉莫尔冈时，他更加可怜她了。他给她一把匕首防身并相信她会在陷入绝境时为保全自己的清白用上它。然而，后果比实际情况更严重。这次谋杀会更加激怒维勒加依，这是肯定的。他们不仅衣食不足，背靠一片充满敌意的丛林，而且还担心受到追踪，就像希伯莱人被法老追击那样，而现在这个法老的力量肯定是一个海峡都抵挡不住的。

早上，他们很幸运地看到远处的小岛没有丝毫怀有敌意的活动。这是做新式祈祷的机会。里歇尔从来没有为自己能背诵这么长的诗篇而高兴过。整整一夜，他使同胞的情绪不低落，天亮的时候还有人没走。上帝的宽厚虽然在这之前没怎么显露，却把能晒干衣服的温暖阳光赏赐给了整个上午。但是，跟平常一样，乌云又在天空聚集起来，天还没黑雨就落了。因此，必须赶紧找个躲雨的地方，要不就建造一个简陋的住所。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在这显然是个非常吉利的日子里，他们看见一些人从丛林走出，领头的是个年轻的白人。虽然胡格诺派教徒去内陆的机会不多，但知道那里住着海岸的翻译。关于这些翻译的坏名声，胡格诺派教徒只记住了一点：他们是维勒加依的死对头。因此这是个机会，得让这些翻译相信他们跟维勒加依不是一伙的。

的确，那个自称名叫马丁的小强盗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尽管他那傲慢无理的表情显得不合时宜。胡格诺派教徒十分了解这个可恶地区的风俗，知道自负是这些翻译的通病，因为他们把此地变为自己的居住地并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满意。

“先生，”杜蓬以同样傲慢的口气对马丁说，“站在您面前的是一群可怜的无辜者，他们遭到一个不公正者的惩罚。您不是那罪犯的朋友，我们知道这一点。也许您愿意跟我们做朋友。”

马丁喜欢接受绅士对他表示的敬意，哪怕自己变成面团整夜裹在潮湿的沙里。

"要知道,先生,"他骄傲地说,"只要您在我的土地上,就没有人敢触犯您。您可以依仗我的保护。"

一阵放松的低语声在那群冻僵的被驱逐者中间传开。

"我们也要对您说,"杜蓬被这欢迎词所激励,连忙说,"我们要重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部队将忠实地加入到您的队伍中,与那个篡权者、专制者、魔鬼战斗。"

马丁不打算与他们合伙。他已经假装与维勒加依达成和解,因此,只要葡萄牙人还没有到达海湾,他就不能有任何抱有敌意的行动。目前,重要的是维托里奥能继续往返于小岛和内陆之间,给他带来有价值的情报。说实话,马丁一点也不需要这些胡格诺派教徒,他真想把他们扔进大海。不过,他那天生的患得患失的头脑命令他放了他们。首先,他打算从对他们的保护中获得一定利益,因为这些人不可能不藏一些钱币,既使他们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其次,必须为未来做准备。万一葡萄牙人的计划失败,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也绝不能彻底败在维勒加依面前。那么,这些衣衫褴褛的同盟者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欧洲有强大的靠山。

"好啦,我的朋友们,"马丁看着这群还在发抖的逃亡者说,"谁要是今天就让你们去打仗,那他也太残酷了。还是先活命,重整你们的力量吧。跟我走,我们这就去安顿你们。"

马丁早就预料到他们最近会来,因而腾空了位于森林边缘的一个印第安人老村庄。他把新教徒领到那里,让他们看棕榈枝搭的房子。虽然这些房子比他们在岛上住的还简陋,但他们还是觉得很奢侈并且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

他们晾上衣服后就扑向印第安人为他们准备的饭菜。

傍晚,下起了暴雨,这时他们已经穿上了晒干的衣服,感到很幸福。静静地等待沙尔捷带着日内瓦的增援部队来这里,这在他们看来不再是难以忍受的事。因此,对维勒加依来说,审判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第五章

在喝卡乌安酒的欧洲人中，极少有人知道这酒是怎么酿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他们知道酿造方法，也从来不会去想尤其不会去观看其酿造过程。在这方面他们受到印第安人的启发，印第安人坚信，好的卡乌安酒只有男性在场才能做成功。最理想的是安排一些处女干这活。已婚妇女可以加入到她们的行列中，条件是在酿酒的那几天里不得有房事。老妇人因为高龄又返回贞节状态，因而也可以有几位在场，只要她们的牙没有全落便可。

科隆布非常喜欢该酒的制作过程。这是她迷恋的印第安人宁静生活中最静谧的时刻。她都有点忘了自己对吃人肉者的恐惧，每天夜里的欢声笑语对她来说预示着一个普通而久远的节日的到来。

科隆布穿着西式裙套装坐在火炉旁，她嘴里嚼着一根被第一道火煮熟的木薯。其他姑娘围在炉边，坐在她们身边的帕拉加瑟也做着同样的动作。这是一种很辛苦、非常讲究方法的咀嚼活，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制造唾液。在以享受为目的的吃的自私动作与给他人以关爱的烹饪行为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食者有意的吃的动作与自动的咀嚼也是完全不同的。当木薯块浸透口水变得又软又黏时，人就可以站起来了。一个陶土洗衣桶在微火上煮着，这桶有十岁孩子那么高。嚼碎的木薯块被小心

翼翼地吐出，掉进桶里，垂涎越长越好。一天下来，这种由植物和唾液混合而成的黏糊糊的东西能装到双耳罐的颈部，在微火上慢慢发酵。接着人们把这配方独特的珍贵饮剂分装进扁平的小瓶里。如同许多其他生产秘诀，卡乌安酒诞生的详细情况也是为女人所掌握。男人拿到手里的时候已经是制作好了、装在漂亮的瓶子里的干干净净的卡乌安酒，那瓶子的容量相当于一个勃艮第的小酒瓶。

在咀嚼木薯的这段时间，女人可以说话。甚至还要求她们这样做，因为说话时，颌处于松开的状态，口水就更容易产生。

那天早上，帕拉加瑟与科隆布尽情玩耍之后，她告诉科隆布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

"明天我要回自己的部落了，"她说。

因咀嚼而两颊鼓起的科隆布默不作声。

"是吗！"她嘟囔道。

接着，不等木薯达到所要求的柔软度，她就走过去把它吐了出来。虽然她的图皮语说得很流利，但满嘴塞着东西要发出这种语言的特殊语调还是不容易的。

"我跟你一块去！"她大声喊道。

很久以来，科隆布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在佩罗家的小居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阶段。因此，当她看见朋友摇头时既惊讶又失望。

"不行，"印第安女人坚决地说。

"我会谨慎的，"科隆布坚持道，"我会遵守你们的规则，我还要干活呢。"

帕拉加瑟朝她愤怒地看了一眼，她惊愕不已。自从帕拉加瑟来后，她们进行了真正的沟通。晚上长时间的促膝交谈中，帕拉加瑟就法国、科隆布的生活、欧洲人对爱情的观念向科隆布提问。欧洲人的爱情观让帕拉加瑟惊讶不已，并不是印第安人从没听说过这个词，而是该词在他们那里

用法完全不同。对印第安人而言,爱情是一种多样化的、显而易见的倾向,它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得到满足。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他们爱自己的部落,他们爱阳光和有用的树木,他们爱瀑布的水和海滩上温热的风,他们爱那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土地,他们爱夜晚和白天,火和盐,鸵鸟和貘。这仿佛是一个充满爱和恐惧、结构紧密的织物,一个人想独揽一切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涉及某个选择,无论是与世界秩序相关的选择,还是选择一个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个人的喜好不起作用,甚至可能被视为是罪恶的。必须服从于部落的种种规则。不过,从帕拉加瑟提出的无数这些问题能看出,她已经被科隆布向她描述的新的爱情景象深深吸引。

这些亲密的交谈使得帕拉加瑟刚才断然拒绝朋友的提议这件事变得更加不可理解。科隆布仍然没有彻底放弃。但每次提议都在帕拉加瑟的眼里燃起同样愤怒的光芒,还有一种近乎惊恐的不安。

"下次……我能跟你一起去吗?"科隆布让步了。

"没问题。太阳眼!"帕拉加瑟大声说,这个想法一下子让她松了口气。"下次以及以后你想去多少回都行。但这次不行。"

尽管这个妥协很奇怪,科隆布还是接受了,等两个人都咀嚼完木薯后,科隆布把朋友一直送到她的住处。显然,帕拉加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宣布这个决定的,因为她的小褡裢早已准备好。她立即出发了,头也没回。

科隆布几乎没有时间为帕拉加瑟的突然离去而悲伤,因为上周那场大暴雨淹没了一切,此后不久佩罗就重病倒下。森林在雨季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植物猛然拔地而起,树干下方的苔藓在变绿,棕榈树枝隔墙也因潮湿在增厚。所有声音都变弱了,声音的消失,加上大家为不惊扰酋长在各自的屋里所保持的那种不安的沉默,使人们处于一种等待和忧虑的氛围中。整个生活好像处于紧张、蓄势待发、千钧一发的状态,似乎想阻挡

那游荡的死神进入其中。

科隆布被允许与其他几位妇女轮流夜间看护佩罗，因为不能让病人独自待着，必须预先知道他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决不能让他与企图夺走他生命的那些魔鬼打照面。

老人躺在他的大吊床里，吊床的各端挂在一个木横梁上。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体，都是他的宝贝，遍地都是裸树根。墙上挂着一些发黄的地图，还有一组印第安人用作装饰的武器。用作装饰的葫芦旁是代尔夫特[1]彩陶花瓶。用鱿鱼骨片和竹子制作的一个大框子里镶着一幅小小的欧洲风景画，画的是雪中的一个村庄。全皮精装的一套书蜷缩在一块木板上；这些书也受潮了，纸张像待开放的花蕊鼓胀起来。

佩罗呼吸艰难，长时间的阵咳耗尽了他的体力。但他的精力依然旺盛，他喜欢与人交谈，尽管有时吐词都困难。他继续从所有来看他的人那里获取消息。他就是以这种方法知道并告诉科隆布新教徒被驱逐的事的。不过在他的记忆中经常重现的是往事，因此他谈话的内容有两方面，即最遥远的过去和当下的现时。

"当我读完蓬波纳齐的书后，"一天晚上他对科隆布说，"我的生活就改变了。没有他那部伟大的作品，我永远都不会来到这里。"

在他的请求下，科隆布从书架上取出了那本书。这是一本小部头书，书页已破损，佩罗在页边写满了注释。

"他是阿威罗伊[2]的一个弟子，"他一边伤感地翻着书页一边继续说，"唯一没有受到柏拉图影响的人。"

他因糟糕的视力已经无法看书，但他对这本书了如指掌，书页因而只

---

① 荷兰一城市，以产陶瓷制品著称。

② 阿威罗伊(1126—1698)，阿拉伯哲学家，将伊斯兰传统学说和希腊哲学融成一体，并评注过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共和国》。

是帮助他回忆。

“对他来讲，上帝无处不在。我们不能将上帝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每个有生命的物体身上，存在于每个物体内。每个事件的到来无不带着上帝的意愿。”

他叹了口气，把书放在肚子上。

“其他人的最大错误在于把上帝置于天空并且不许他走出天空。只有一个上帝，这已经很少了，而且，他还是不在的；人们死后才能见到他。多么不幸啊！”

忽然，他费劲地从粗布床上坐起身，用斥骂人的口气说起话来，科隆布从未见他使用过这种语气。

“你看，那些人相互残杀，目的只是想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于圣体饼中或者是否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他们把上帝从他自己创造的天地万物中驱逐出去，现在又为给他一点点位置而吹毛求疵。”

由于说话时用力过猛，他说完便累得垂下头并叹了一口气。

“您冷静点，佩罗，”科隆布拿起他的手说。

摸着科隆布的手，他一时镇定下来，他再说话时，声音变得温和了。

“见到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仿佛终于来到一个彻底摆脱了种种疯狂行为的新世界，一个令人尊敬的世界。”

他睁开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空空的昏暗处。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神圣的：花、悬岩、山中溪水。无数精灵附在物体、景色和人的身上，保护他们。我们根本触摸不到释放这些力量、限制人们在世上作恶的那个人。”

一个印第安女人拿着一篓水果悄悄走了进来。她在门槛旁边站住了，佩罗没有看就朝这个新来者笑了笑，因为他感觉到了她的到来。

“可是那些人……”他小声说，痛苦再一次侵袭了他，“他们使大自然失去了神性，任其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使其屈从于人类屠杀的意愿。只

需看看他们对小岛做的事就足够了。那里,活的东西已不再生长,现在他们又互相残杀。如果某天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一定会把它变成一片死亡的田野。"

停了一会,他又说:

"不是人类被驱逐出了人间天堂,是上帝。人类夺取天地万物是为了毁灭它。"

日子一天天过去,佩罗的身体状况还跟原来一样。他在那似乎已不再完全属于生命的炼狱里漂浮,然而,他的梦想充满着回忆和斑斓的色彩,充满着幸福和遗憾。他又复活了,把临终前的时光变成了他一生中感官得到最大满足的最精致的瞬间。

一天晚上,两个武士从海岸来,说维勒加依的一个上尉逃离小岛并要求会见佩罗,与他一同逃跑的还有四名士兵。两个图皮人很担心,怕是个圈套,但酋长要他们让这几个逃跑者进他的屋子。勒托雷就这样被带到了佩罗跟前。

老兵还跟原来一样:干瘪,身子挺直,话不多。只是不再对维勒加依唯命是从。他来到佩罗面前,像一个打了败仗的战犯那样畏畏缩缩却又不失尊严。他只是请求佩罗能否让他和他手下的人搭乘来海湾停泊的商船尽快返回法国。

"您为什么不留在这里呢?"佩罗问他,"印第安人需要一位像您这样的人来教他们像欧洲人那样打仗。总有一天,他们要对付的可能不再是强盗,而是军队。"

勒托雷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倒不是他看不起印第安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偏见。而是他天生就是被人管的,他从没想过要去指挥别人。

他一再说想坐第一班船回法国。佩罗没有坚持。他跟殖民地商行的诺曼底人相当熟悉,可以把勒托雷介绍给他们。据他所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常有好几艘帆船往返于此。他建议老兵在他家休息几天,然后再派

人带他去海湾的另一边。勒托雷谢绝了，希望尽快找到送他们走的印第安向导，然后就出发。出发的日期定在第三天。

晚上，科隆布从瀑布回来的时候遇见了勒托雷，她把他看作是维勒加依一伙的。看见这个神气十足的骑士站在佩罗家大厅，衣着怪异、邋遢，身上还沾着鹦鹉的粪便，科隆布大吃一惊，恍如不小心踏入了另一个世界。勒托雷见她身上绘着印第安图案，挂着贝壳，一丝不挂地朝他走来，其受惊的程度不亚于她。而且，她神情自若，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到了顶点。不过，尽管他感到很尴尬，脸上比平常多了一些严肃的表情，他还是想单独跟她谈谈。科隆布提出与他分享自己的那份晚餐。过了一会，她见他走进一间与厨房毗邻的房间，她往身上围了一块披肩，这能遮住使老兵难堪的那个部位，然后就去赴约了。不过，她的眼睛还是那么迷人，因为她不习惯掩饰自己的眼神，她用浅淡色的目光死死盯着他。

勒托雷首先把朱斯特的消息告诉了她。听说他受了伤，原以为对他已经无所谓、心如死灰的科隆布突然痛苦地担忧起来，焦急不安地问个不停。

“你放心吧，”勒托雷说，“他现在已脱离危险。再过几天，他就跟以前一样强壮了。”

接着，他微微一笑补充道：

“还有，跟以前一样漂亮。”

自远征军从勒阿弗尔港出发以来，他从未在公开场合对朱斯特和科隆布表露丝毫关怀。再说，他对谁都不热情。然而，从他对两人曾经有过的几个小小的保护举动，科隆布就一直觉得勒托雷是他们可以信赖的人。当朱斯特开始接受维勒加依的教育时，勒托雷从未表示过怀疑和嫉妒。他还真诚地帮过朱斯特。科隆布始终认为，她同印第安女人逃跑的那天，他原本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她的。她从远处看见他站在海滩上，身上背着一杆火枪。但他没有开枪。

勒托雷没完没了地讲述有关小岛、胡格诺派教徒和要塞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科隆布感到他还有别的话要说。这个不喜欢出风头、不想在任何方面触犯军律的男人，可能现在觉得卸掉了保持缄默的重负。他显然想跟她说话。也许这就是他来佩罗家的原因，因为从实用的角度看，他无需从这里绕道就能回法国。总之，他完全可以直接去海湾尽头的殖民地商行，因为他即使不会受到热情接待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科隆布试图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马德拉葡萄酒激励他说出心事。终于，当他们对最近发生的事再也无话可说时，当暴雨的粗水滴开始轻轻拍打屋顶的棕榈叶，使得在屋里免受暴雨侵袭的这两个人感到彻底放松时，勒托雷决意进入正题。

"我在克拉莫尔冈手下当过兵，"他说，"那是在意大利。"

听见这个名字，科隆布颤抖了。自从逃离小岛后，她就发誓自己从此就叫太阳眼。她不愿做任何人的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希望自己出生于这群她所热爱的人中间的这个梦想不会成为现实。

"我跟他在一起待了八年，"勒托雷又说，好像凭这个确切的数字他就有作证的权利。

对科隆布来说，这越来越明显了：他不是来无偿地唤起她的回忆，他们之间隐藏某件重要的事情，他想让她知道。

"那人对你讲的关于克拉莫尔冈的事是真的，"他继续说。

"那人"显然指他不愿再认作首领的人即维勒加侬，他想彻底忘掉他甚至忘记他的名字。

"但跟你谈论克拉莫尔冈的那个人没有我知道的全面，因为克拉莫尔冈并不对他言听计从。"

这句话由士兵嘴里说出的意思就是：他不喜欢克拉莫尔冈。

"可是，今天我觉得，既然……你们都这样了，有些事情不应该再瞒着你们。"

科隆布不说话了；她等着下文。勒托雷停了一会，然后选择了一个突破口，从那里他可以发动猛烈进攻。

"那是在切里索勒战役之后，"他终于说了起来，"当时，克拉莫尔冈指挥步兵，我则与我的火枪兵连在他手下战斗。"

他停留了片刻，对这个开头感到满意，于是他鼓足了勇气。

"那时处境错综复杂。神圣罗马帝国士兵战败，但还有许多人成群结队在这个地区到处走动。我们自己有些外国雇佣部队，但的确是无人指挥，他们是按人头收取报酬的。整个战场烟柱升腾：那些掠夺者把皮埃蒙特村庄化为了火海。"

一只大的红色和浅褐色的蝴蝶被暴雨赶到屋子这边，在他们的上方笨重地飞着。

"克拉莫尔冈按维勒加侬下达的命令行事。他被维勒加侬的才华所折服，而且他本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切里索勒，大家就发现了这点，一位出色的将军对他说：一定要打胜仗。这足够了。可是，当他看见被洗劫的村庄，而此时维勒加侬却命令他说'不要介入此事'时，他就跟没听见似的。他把我们所有人都派去抓那些强盗了。"

科隆布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她向来不爱听战斗故事，现在比以前更不爱听。

"我站在他一边，"勒托雷继续说，"我们取得胜利已很久了，而他还在冒着生命危险与掠夺者打埋伏战。这些非正规军恼羞成怒，不愿放弃他们掠夺来的东西。他们朝我们开枪。我们队伍中又有好几个人阵亡。每次我们试图保护一个村庄时，村民都要过些时候才能搞清楚谁对他们怀有善意。农民用长柄叉迎接我们甚至对我们设陷阱，这是常有的事。"

说起打仗，老兵的话多了起来。自从来到美洲，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正规战，包括那些没有把握的后续性战斗。不过，见科隆布一声不吭，他冷静下来。

"一天早上，"他压低声音又说，"我们来到一个荒凉的小村庄，有人向我们示意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外国雇佣军。这村庄位于皮埃蒙特城较高的地方；能看见远处积雪的山顶在闪闪发亮。说到该镇，只有四座被牛棚包围的石头砌的房子。牲畜因无人照料在哞哞叫。我们守候在四周并喝令警告。但没有人出来。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

说到这里，勒托雷低下眼睛。他勇敢却有个不为人知的弱点：怕血。他热爱打仗是因为战争是体力、勇气和机智的对峙。但是，一见到伤员、俘虏、老百姓，他就失去了全部热情，以至于差不多变成一个懦夫。

"我们看到的那一幕太可怕了……村里的农民在天亮前全遭杀害，死在他们的床上……家具翻倒……到处被翻得乱七八糟……那些人偷走了村民勒紧裤腰带省下的钱……"

他的眼里呈现出一幕幕情景，他没有用语言去描述它们，而是让字里行间留一些空白。

"我们正要走，这时一位士兵大叫起来。克拉莫尔冈走过去，发现……有两个孩子躲在一个运送干草的马车里。"

他看看科隆布。

"一个是头发拳曲的小女孩。另一个是男孩。"

"是朱斯特！"她大声喊道。

昏黄的灯向暗处投去一片光，照亮了一只鹦鹉。

"不是，"勒托雷神情严肃地说。

安静的屋子里，人们听见鹦鹉在抓那块被它当做栖息地的镂空木板。

"克拉莫尔冈从堆放着干草的马车里走出，两只手各抱着一个孩子，我们看见你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士兵们都围过来看你。"

科隆布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她急于想知道另外那个孩子是谁，于是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

"他是谁？"她问。

“跟你一样是个小农民，但肯定不是你哥哥，因为他跟你一点都不像。你们两人差不多都是两岁。几天前遭洗劫的一个村子需要劳动力。村里人只要男孩。我们就把这个男孩留给了他们。”

在这个充斥着陌生生命的印第安之夜，科隆布觉得这段往事像一个动物突然出现在眼前，人们从未见过这动物但却很熟悉它的叫声。

“不存在把你送给谁的问题。克拉莫尔冈把你放到他的马上，骄傲地带着你四处奔跑。大家发现他已经喜欢上你了。”

“那朱斯特呢？”她模糊地感到勒托雷要跟他讲什么，但她想知道细节，于是坚持问道。

“你应该想象一下，”这次他决定换个方向发动进攻，于是又说，“意大利战役期间我们的生活如何。当然有战斗并且常常是小型武装冲突。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我们就驻扎在一些城市。克拉莫尔冈的朋友遍布意大利北方。”

科隆布不知道这个话题会扯多远。怕再次打断勒托雷的话而引起他的不耐烦，于是科隆布任他继续往下讲。

“在克拉莫尔冈收养你的最后那场战役前，我们停战了很久，其间你父亲在意大利旅行。他尤其喜欢米兰，十五年前他随弗朗索瓦一世打进该城，可惜后来我们又失去了它。这很复杂，我向你承认。”

很明显，科隆布此时没有想到这些政治原因。

“要知道，他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女人，是斯福尔扎的远房亲戚：反正这是个大家族，她名叫什么并不重要。我见过她的一幅画像。这是个满头乌发的少妇，鼻子虽然很长但很精致，这是我能就她的美所说的唯一与众不同之处。他跟她有个孩子，去皮埃蒙特打仗时他就把孩子留在妈妈身边。”

“他去了皮埃蒙特？”她问。

“切里索勒战役后，克拉莫尔冈把你留在我们卫戍部队的警卫队。

他骑马去了米兰。当然，这是战争期间，他又是士兵。你不要以为边境都关闭了。谁想去哪里都可以，尤其是他到处有朋友。他到米兰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不在那里。那个少妇死了还是跟别人结了婚？反正克拉莫尔冈把儿子带回了皮埃蒙特。朱斯特和你就是从那时起生活在一起的。”

老兵的倾诉起了作用：科隆布渐渐平静下来。只剩下一个震动人心的问题，而且其后果比她此刻所能估算的要严重得多。

她的全部身世因为勒托雷的这段阐述而真相大白。然而，至于这个秘密被揭穿会对其情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她是感到喜悦还是不快？知道朱斯特不是她亲哥哥会不会促使她疏远他，用挑剔的眼光看他，甚至也许憎恨他？或者恰恰相反，这表明阻止她爱朱斯特的最后那道障碍已被排除？她自己也说不清。在这因暴雨而变得寒冷的夜晚，她突然感到一阵凉气直透心脾。她起身拿了一块棉毯子裹在身上。

“您把这些都告诉朱斯特了吗？”她问。

“没有，”他说，“没机会说。”

因为朱斯特受伤与勒托雷离开小岛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这么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他到米兰的时候，”勒托雷摇摇头反驳道，“比你大两岁，我相信他已经懂事了。”

她突然感到一阵温暖；她想着那个尽一切力量让他们像兄妹一样成长的克拉莫尔冈。

因说出了秘密而感到如释重负的勒托雷显出还有很多话要说；科隆布就那位在她看来是失而复得的父亲问了他许多问题，两人一直谈到天亮。

第六章

从新教徒来到内陆算起，三个月过去了。他们为自己安排了很有规律的生活，不仅做祈祷，还在海滩和森林方向建造了一些瞭望塔以便挫败维勒加侬可能发动的袭击。然而维勒加侬始终没有出现。现在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无所事事即把这些返热的时光在无止尽的昏睡中打发掉。这个小团体的好几个成员都得了热病。看见他们在吊床上说谵语，人们猜想是不是只有他们知道这种在午睡期间排遣无聊的方法。

几个女人也表现出活力和热情，三个新娘怀孕了，所有女侍都忙着准备摇篮和襁褓。奥德对这些不屑一顾。自从谋杀朱斯特以来，她一直傲慢地保持沉默，拒绝了好几个求婚者。新教徒阵营现在是无人领头。杜蓬被苦难折磨得筋疲力尽，似乎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和战斗热情；里歇尔牧师因肩膀感染可恶的溃疡而变得消沉，他还感到身体不适。奥德对这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有野蛮的处女才能对男人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她还会杀人的时候。她现在能平等地对待马丁，利用这个强盗怕她并且可能想占有她的心理。她明确向他表示，她不会对他犯与朱斯特同样的错误。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她完全控制住了马丁，流亡者中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一切都取决于马丁。为接近印第安人并使他们成为盟军，一些新教徒奉里歇尔的命令进行了一些尝试，但都

以失败告终。一个叫让·德·莱里的手艺人为观察图皮人的风俗跑遍了森林里的所有村庄。他试图在图皮人的灵魂里寻找一块活板门——真正的宗教可能就是从这里潜入的,但没有找到。一天,他遇到一位名叫潘达乌苏的印第安人,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此人声称以前曾受到特韦的劝导而皈依宗教。他身穿一件仿照方济各会修士的制服制作的棉布长袍,口里念着圣父的话,做所有动作之前都画十字。不过,当莱里学了一点图皮语后,他很快就发现可怜的潘达乌苏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做那些动作却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他对上帝一无所知。他模仿那些动作只是表达自己对特韦的敬佩之情,因为特韦以其医术治好了他女儿的病。当莱里收集到证据,证明那个自称是基督教徒的潘达乌苏一直是个食人肉者时,对这个人的最后疑团也解除了。

于是,让印第安人信教是不可能的,这个观念在新教徒的意识中越来越牢固。教皇主义者认为只要做动作就是信教,只有他们能用手势与上帝进行交流并装腔作势地谢主恩。

当新教徒们再也不想把这些印第安人变成真正的人类并使他们得到拯救时,他们就只观察野蛮人的风俗,就像对待动物或者植物那样。他们对印第安人表示出的尊敬只是另一种绝对冷漠,也就是说要把印第安人驱逐出人类。人们可以像对待羚羊或水牛那样只对他们感兴趣,而不再使他们信奉基督……

随着一周周过去,很显然,除非从日内瓦来援军,胡格诺派教徒再也等不到任何救兵。马丁提供的水和食物勉强够他们生存,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奥德一步一步地商谈食物的配给量。因为无所事事和缺吃少穿,新教徒的身体日渐虚弱。他们的士气落到了最低点。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能使他们陷入绝望。奇怪的是,这种可怕的恐惧既不是来自于维勒加侬也不是来自于翻译们。正因为如此它更加令人惊恐。

一天晚上,两个去丛林采集药草的手艺人没有回来。大家以为他们

迷路了。第二天他们还没有出现,奥德就派人去马丁那里,请他帮忙找这两个人。马丁迟迟不行动,等待时机,奥德只好亲自出马,向他下达命令,她对他怒目而视,马丁吓坏了。他们终于找到这两人,他们的尸体被吊在一棵雪松的树枝上。两个不幸的人被切去四肢,肚子被大砍刀剖开,内脏挖去,肚子上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十字。印第安人不会这么干,在这个地区,他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马丁,因而不敢如此放肆。

这起谋杀案还没有破,紧接着在离新教徒住的村子不远处又发生一起更可怕的事。这回是一个新娘,她去远处方便时被人捕获。她被钉在埃及无花果的一个树干上,下腹被人用匕首划开一个巨口,孩子被拉出母腹并且已经被吃掉了一部分。

事情到这个地步,马丁不得不说出真相。

"是再洗礼教派教徒干的,"他对向他发问的奥德说。

跟大家一样,她也听说过这个宗派。但里歇尔为了制造紧张空气始终对这个问题守口如瓶。

"他们住在附近吗?"奥德从来不相信真的有什么异教,便惊奇地问道。

"谁也不知道。好像他们常换住所。"

"我觉得您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奥德带着轻蔑的口气说。

"印第安人怕他们;我对此无能为力,"马丁辩解道,"他们非说这些再洗礼教派教徒是神灵,一看见他们就逃跑。"

"您的那些'合作者'呢?"

"也一样,"马丁点头承认道,"您应该知道没有人敢同那些魔鬼斗。他们光着脚走路。他们设陷阱、布埋伏。还有……"

奥德等着,神情恐惧。她灵敏的嗅觉使得她总是捕捉人的缺点,她看见马丁正要犯错。

"但他们并不伤害我们。"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您的同盟者?"

"绝对不可能!"马丁大喊起来,"但是,你不攻击他们,他们是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决不会向他们挑衅。"

"那我们呢,"奥德迅速反驳道,"我们袭击过他们吗?"

"应该相信有过这样的事。"

她太年轻了,不可能非常了解新教徒的悲惨历史。她没有经历那个可怕的时期:路德将《圣经》里的凉水泼在为中世纪的侵略行为所激奋的那些人身上,于是制造了宗派的激增,这些宗派像复仇者那样疯狂使用他们新的自由。晚上奥德又向里歇尔询问这方面情况,于是他向她讲述了再洗礼教派教徒的悲惨命运,把恶推向极致的疯狂,他还第一次坦言这些受狂热激情驱使的可怜人在整个欧洲遭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这段叙述非常感人,但奥德从来不会对威胁她的任何事情表示长久的同情。她动员全体新教徒为生存而奋斗,她让人在村子四周建了岗哨,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村子。唉,这些措施虽然避免了新的伤亡,但对流亡者的精神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第一阶段的行动对消除普遍的军心涣散起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全体人员都感到疲惫不堪。没有散步来调节身体,这些不幸者只好在屋子附近的狭小空间里转圈子。亲密变成了争斗。一位丈夫因为某个士兵注视自己的妻子而同他在公共场所吵了起来。

终于,一天晚上,奥德去见她的叔叔。他的胳膊受着溃疡的折磨,越来越像钻刺一样疼痛。牧师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叔叔,请您告诉我真相,"她开口道,"您认为日内瓦会给我们派援军吗?"

里歇尔思考了许久。

"加尔文不会抛弃我们的。对此我可以肯定。不过……"

奥德感到他有些言不由衷。

"请您跟我直说吧,不要有所顾忌,"她说。

自从谋杀朱斯特的事件以来,牧师发现侄女以其英雄主义的行为——这是宗教改革者的一贯品质——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全体新教徒服从于如此年轻的姑娘所下达的命令,这让他感到恐惧,他实在不愿违背她的意愿。虽然他曾发誓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步,他还是流露出对自己的精神导师的一种批评态度。

"加尔文,"他悲叹道,"是个不好说话的人。我想说是个苛刻的人。他输不起。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没有很好地陈述我们的理由,他会因为我们没能操纵维勒加依而生我们的气。一句话,我担心他只给我们送来一封谴责和忠告信。"

"他会抛弃我们吗?"

"不会的,"里歇尔大声说,他已经为损坏这位宗教改革者的完美形象而后悔了。"再说,这事与加尔文毫不相干。这一切只是个政治问题。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日内瓦目前仍与法国关系很好,那他就只会劝我们与维勒加依达成和解,或者宗教战争重新引起了两个强国的敌对情绪。"

"那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给我们派一个运送士兵的船队来。因为法国国王不会再让我们自由出入其港口。"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蛋了。"

里歇尔沉思了片刻。

"我的错在于没有亲自去日内瓦,"他大声说,她发现这句认错的话使他的心灵摆脱了一种持久而痛苦的忧虑。"沙尔捷忠诚,是个出色的牧师,一个正直的人,但他没有外交手腕。我更了解加尔文。换了我,我肯定会说服他的,我要告诉他这个殖民地如何重要,跟他解释维勒加依的错。而且,即使法国设置障碍,我会得到荷兰或英国的支持。"

"或许现在还不算太晚。您现在就出发吧! 我们等您回来。"

"我怎么跟他解释呢？沙尔捷出发时，我们还在岛上，一切都还有可能。如今，我只能坦率地告诉他，他的教派只有三间茅舍，告诉他我们穿越大西洋只是为了受一帮回归野蛮人生活的再洗礼教派教徒的迫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德说，"我们干脆都回去吧。"

牧师表示反对，但没有说服力。他承认侄女勇敢而且有威信，为此他感到自豪，即使迫于形势她的这些优点没能很好发挥，目前只得出了这个令他很不愉快的结论。奥德并不为离开美洲感到高兴，但形势就摆在面前，她知道只能这么做。

第二天，她求见马丁。新教徒的决定让马丁如释重负。他对这帮游手好闲的人给他带来的烦恼已经有些厌倦了。他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丝毫利益。他们现在甚至连房费都付不起。此外，他们会破坏他与维勒加侬刚缔结的临时盟约。维托里奥每次来这里都强调说将军不打算对内陆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但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些宗教改革者从瓜纳巴拉海湾消失。如此看来，新教徒的离开是大家都高兴的一件事。

马丁与在海湾进行非法买卖的一艘布列塔尼老商船商定，让新教徒搭乘他们的船。船很破旧，准备回布雷斯特进行检修。船长原打算运木材，但是船体被蛆虫严重腐蚀，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货载。于是他答应以目的地付款的方式运送乘客。运载乘客的好处是，万一发生海损，可以把几个人扔进海里从而减轻船载。

又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死里逃生的新教徒们乘坐独木舟被带到这艘船前。除去患热病死亡、遭再洗礼教派教徒谋杀以及几个自然死亡的人，这支凄凉的船队仅由二十二名新教徒组成。老船既破旧又不舒适，此外，他们很不愉快地发现这船叫"圣母玛丽亚"号。船长不客气地把他们安顿在底舱，满地是滴漏的油、腐烂的水果和猴子的粪便。他本人简直就是该船的真实写照：粗俗、肮脏。他总是光着上身，露出令人恶心的肥乳，肩膀和背满是毛。奥德愤怒地看着他，但在第三次请求他能否安排一个清

洁的底舱时，他明确说船的等级是根据航行时间定的，这仿佛给了她两记耳光。该船的整个装备都是一个水准。

从起航起，船长似乎就没有考虑旅途中会出现的最可怕的危险。仅仅说船帆破旧还不够。他们在修补过的方帆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还能使用的原产地的方帆。桅杆弯成了弧形，船体噼啪作响，仿佛船的肋骨与船壳板之间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说谁先完蛋。

船从海湾尽头出发，小心翼翼地进入科利尼要塞那片海域，因为他们怕维勒加依起坏心向他们发动炮击。尽管新教徒们觉得这次航行是冒险之举，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正远离这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海岸时，还是觉得很高兴。面包山带着大自然对人类不幸所持有的傻乎乎的冷漠神情看着他们驶过，这份冷漠更激发了人类征服和控制大自然的欲望。天气晴朗，因而在强光和暴雨这两种残酷的现象中将出现一种，这永远都是可能的，因为狂风暴雨之后往往是强烈的阳光。

不久海上涌起长浪，这表明船已经驶出海湾。破船呻吟着行驶在宽阔的大海上，一阵巨浪冲来就嘎吱作响。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比事先预计的时间更早地证明了船长的担忧。位于船首的一块船壳板在海水的压力下断裂了；一大片水涌进船里。必须把所有人赶到船尾，以减轻艏柱的重量，让吃水线下的漏水洞露出海面。他们将裂缝堵塞住，就算对船做了草草的修理，效果怎样还很难说。

与船上的木匠秘密交谈后，船长决定给船卸载。好几桶水和面粉被扔进了海里。不仅要减轻船载，还得减少吃饭的人口，因为所剩食物已不多，于是船长要求指定八位胡格诺派教徒返回内陆。由于该船没有配备小木桨船，这几个不幸的人只好挤在一个木筏上重返海岸。一阵抗议、哀号并许诺抵达目的地后增加运费，船长最终答应用四只猴子顶替两个人。即使如此，还得选出六人。五个手艺人和一名士兵坐上了木筏。

船继续赶路，令人心碎的告别声送着趴在木筏上眼泪汪汪的六个人

消失在远处。

不过，海岸还不算太远，进入海湾的风将木筏推入海湾的小港。死里逃生的这几个人看见面包山再次从身边掠过，依旧那么冷酷无情。由于无法控制这个临时当小船用的木筏的方向，他们便随波逐流，任木筏在岸边搁浅。夜幕降临。随着他们深入海湾，风也更弱，木筏像一把麦秆在打转。没有月光，最终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对此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终于，将近半夜的时候，一声柔和的撞击声告诉他们木筏撞到了一块礁石上。木筏又往前行了一段路，然后停在一个布满礁石的小海湾里。一个男人大胆地站在这块与海水齐平的锋利的地面上。过了片刻这人走过来，告诉他们已经到了一片陆地，于是他们上了岸。只是到了黎明，当他们发现头的上方有一堵城墙时，这才知道自己来到了矗立着科利尼要塞的那个小岛。

*

"他招供了？"

"全招了，将军，"拷问者骄傲地递上一张有血迹的纸说。

维勒加依朝双手铐着铁镣、吊在墙上的那个男人看了一眼。他胸脯上的肉被加热的钢钳干净利落地撕下了好几块，还能看见钳口上烤焦的肉皮在冒烟。他全身被鞭子抽得血肉模糊。颈子上是绞索勒的红印，可见他被施以绞刑直至昏迷。

没有仇恨，痛苦就只是一出毫无趣味的戏，好比饮料，如果它起不到真正解渴的作用便也失去了诱惑。见这个加尔文派教徒被撕成碎片，将军感到很满足，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人类的厌恶情绪在增长。保持了这么多年愚蠢的宽容态度之后，他为目前的状况感到高兴，就像得了绝症看到有痊愈的希望那么开心。只要认真寻找，就总能发现人身上

的恶。维勒加依严厉自责没有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更加敏锐地探索人类。比如这个被吊起来的人，他看着受刑者，以前他肯定会认为他是个好人，就像此人说的自己只是个遇难者，幸运地被冲到了岛上。如今，维勒加依不再满足于这些异想天开的话，他要做更深入的调查。就这样，他查明了真相。真理就写在这张纸上，而他险些与之擦身而过。

"我承认，"将军得意地念道，"我试图潜入科利尼要塞，目的是制造混乱和叛变。我的朋友们已出发去日内瓦，催促加尔文速派援军，然后攻取殖民地。我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返回做准备，同时谋杀德·维勒加依将军，并秘密传道，同罗马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对着干。"

吊在墙上的那个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维勒加依把诉讼笔录塞进口袋。

"好极了，"他对刽子手说，"他们说的都很一致。你昨天审讯的那几个人在声明书上签的字都一样。"

施刑者殷勤地笑了笑，把沾满血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勉强行了一个小屈膝礼。

"这样看来，"将军总结道，"他们叙述的事情是真的。"

接着，刚要走出门，他又转过身补充说：

"把他和其他几个人关在一起。从现在起到明天，你要想办法让他恢复正常人的举止，因为我要对他进行审判。"

总督府门前的广场特意装饰了一下，以便审判能在所需的气氛中进行。这季节天气干燥，那幅巨大的提香的圣母玛丽亚像的复制品对着港口和海岸丛林竖立着。为了与审判的气氛相宜，维勒加依高兴地穿上了裁缝刚做好的一件灰鼠毛皮里子皮袄。他与堂冈萨戈并排坐在一个木板搭的类似断头台的台子上，堂冈萨戈因患风湿病行动越来越困难，也变得越发可敬了。虽然他在其他方面没有特长，但作为审判者斯芬克斯却成就非凡，他总是陷入富有诗意的甜美的遐想中，这些遐想可视为在反复思

考一些可怕的惩罚手段。第三位是手工艺者中资格最老的人，在这个法庭上，他代表的是民众。

乘坐木筏被冲到岸边沙滩上的六个新教徒轮流接受审判。不出众人所料，法庭宣判他们死刑，其实他们已被刽子手折磨得半死了。考虑到死刑不仅不宜于感化殖民者，也很难让他们得到消遣，于是决定执行几种判决。两个被判处绞刑，两个斩首，还有两个将被溺死。最后这种判决形式最被观众赏识。两个受刑者脖子上套着一根短链子被扔进礁石间。海湾的水清澈，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块玻璃窗后面，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垂死的情景。最爱幻想的人还可以继续在海边等待海鳝出现。

维勒加侬从未像现在这么大得人心。

第七章

朱斯特受伤后没多久便复原了。不过，尽管身体康复，他仍旧躺在床上，无精打采的，意志消沉。紧接着身体的伤痛而来的是一种忧郁病，似乎奥德用匕首刺他身体的时候也伤到了他的心。

忧郁所带来的游移不定的思绪使得他过去众多的生活图像一一呈现在眼前，他回想起往日那些动人的情景，心里却泛不起一点涟漪。他的梦像透明的气泡被杀人的匕首戳破而化为乌有。克拉莫尔冈、骑士、父亲在意大利的辉煌战斗、南极法兰西的伟大梦想，这一切像轻雾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他曾赋予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以固定的形态。今后，他睁开的双眼不会再受这些虚幻之物的迷惑。可是，那个充满表象的平凡世界也不会回来了。因为这些表象也被刺破了。他周围事物的表层朝令人厌恶的卑微的东西敞开大门。首先，他深爱的那个与众不同的的奥德让他看到恨转变为爱、丑恶转变为美好、贞节转变为堕落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温柔的外表很可能隐藏着杀人的险恶动机。其次，维勒加依显示出朱斯特未曾想到的那一面。他受伤后，骑士每天都去探望他。为了安慰朱斯特，他对他讲了自己的行动和计划，为了逗他开心，他还对自己种种残酷行为和诡计以及此后明确地成为其行动准则的仇恨这一情绪向他作了骇人听闻的描述。朱斯特怎么会欣赏这样一个人呢？他怎么会这么长时

间都误认为他是个善良的人呢？他不知道他们谁变了。不过，维勒加侬流露出极度的疯狂和险恶用心，也许他的心里早就有这些丑恶的欲望了，只不过以前他总是强迫自己不表露而已。朱斯特每次见到他都觉得恶心；将军从他身上看到的是身体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既不能说话又无法保持沉默的人在反抗。

从此，这岛上没有人能逃脱朱斯特的凝视，他要揭露隐藏在每个人身上令人厌恶的那一面。所有表象仿佛都像衣服翻了个面，在他眼里都成了肮脏的满是蛆虫的衣里。他本人并非没有受到这种心理变化的影响。他的全部生活尽显卑怯、优柔寡断和谬误。他有着高贵优雅的举止，但只做最卑劣的妥协之事并认为自己编的谎言还是可以的，装出相信它们的样子。

在所有人当中，只有科隆布一人抵挡住了这势如潮涌的恶心感。朱斯特想到她明亮的目光，而这目光已不再注视他，他觉得她清醒的头脑是一种以自己的眼睛看待事物的方式。他怎么那么不理解她呢？他为什么那么怯懦竟然不敢听她想要对他讲的话？她先于他发现这个竭尽屠杀和摧毁之能事的殖民地的局势在悲惨地恶化。她来通知他自己要离开小岛，可他没有理解她的话。她从那个女人对他的虚情假意中看出了她并不爱他，这女人果然把匕首刺向了他。

对科隆布所有真正的感情冲动，他向来都是用谎言来对付。他愿意为她的女扮男装说谎，而她却以一个令人绝望的卓越行动戳穿了这个谎言。他谎称有个辉煌的设想，可他自己都不相信它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为了使自己不对她产生真正的感情，他还编造谎言说自己与科隆布是亲兄妹。他们小的时候，让她相信她是他的妹妹，这是向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可是，延续这个神话的目的乃至效果只能是阻止这种爱的增长，不让这份感情跟他们一样变得成熟。

在摧毁这些虚幻和谬误之城墙时，奥德至少做了一件好事：她使朱斯

特身上位于躯壳、肌肤和柔软的肉质部分下方那个坚固的细胞单核显示出来，这就是他对科隆布的爱。不幸的是他发现的太晚了，没来得及将这爱种到地上并任其生长，也没能及时表达这份情感，体验这种爱。

渐渐地，朱斯特恢复了健康。他穿上衣服，绕过绞刑台和刑场去海滩散步。此外，他尽力不把目光投向小岛。他曾为之感到无比骄傲的那个要塞，如今对他而言成了一幕痛苦的景象。他只看大海。绿荧荧的大海里，海水的蓝光将太阳的黄光分解为不同的比例，他以为发现了其情感捉摸不定的密码。他内心的景象像大海一样是液态的并处于平潮期，此刻展现在如天空般空白的未来和充满痛苦回忆的紫色深渊之间。

那几个遇难者被处决后不久，一天，维勒加依来这里找到他，向他宣布自己的决定。看见将军来到海边与他碰头，朱斯特起先为内心的梦受到惊扰而不高兴。不过，那天早上，维勒加依不像平时那么满腔仇恨。沿着礁石群漫步时，他甚至好像也被大海的宁静所感染。海湾庄严的氛围中，他那身用金线绦子装饰的衣服也不像在布置着乌木家具和东方挂毯的背景里显得那么荒唐可笑了。他说话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朱斯特感到，自从受伤以来，他成了维勒加依不可或缺的人。将军每天来看他时都会在不停的粗暴的大声喧嚷中留出一点时间对他表示真正的关爱。不幸的是他把这点爱心给了一个讨厌他的人，而且这人感到不可能回报他的这份感情。

“我想过了，”维勒加依说了起来，“我们已走投无路。”

这句认输的话一点都不像从他的口里说出的。果然，他还在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他傲慢地抬起头，遥望远处说：

“我要回法国。”

尽管通报的这个消息非同寻常，朱斯特还是难以表示出兴趣。

“要塞完工了，”将军继续说，“葡萄牙人显然错过了趁我们防备虚弱时向我们进攻的大好时机。今后殖民地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应该走，

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大量开发森林，深入这片大陆，开采那满得都要溢出的金子。现在新教徒走了，该是袭击翻译、把他们从这片海岸永远驱走的时候了。唉，据我对他们兵力的了解，要想制服他们，我们必须有一支真正的军队，必须有新方法，以及买通敌方内线的财力。我们从这里什么都指望不到。我必须去巴黎寻找这一切，为我们充满希望的殖民地向国王寻求支持。”

朱斯特怕他又要对南极法兰西的伟大展开论述。他已经没有耐心听他讲这些了。但是突然，维勒加侬转了个话题。

“我非常了解科尔特斯，是在攻克阿尔及尔的战役中，”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么可怜的人。”

朱斯特曾经听将军把巴西的伟大事业与征服墨西哥进行比较，埃尔南·科尔特斯这个名字因而经常出现在他的口中。不过，直接谈起怎么与他相识这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位驼背、小个头的好好先生，黑的像乌鸦，不停地做着习惯性动作。然而，他为卡尔五世打下了那么多王国，是其他统帅连想都不敢想的。他一人就征服了墨西哥帝国并使西班牙陷入在美洲的黄金之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宠，绝望中还在奋斗，想引起国王的注意。”

一些手艺人正在海边溜达，见将军走过来便摆出一副要逃走的样子。可是将军沉浸在对征服者的追忆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

“有人对他恶意中伤，”他继续说，“那时他正冒着生命危险为征服新大陆而战。一些恶毒的朝臣说他是叛徒，卡尔五世居然信了。科尔特斯回到欧洲，国王像对待一个可怜虫那样接待了他。他则寻找一切机会想重新得国王的宠。当皇帝打算对阿尔及尔发动类似于十字军东征的战争从而把这个海盗窝从地中海清除掉时，科尔特斯一把抓住了机会。”

如果是以前，朱斯特肯定会问将军，他这个法国人去那里干什么，因为这是西班牙为反对土耳其人进行的一次远征战，而弗朗索瓦一世几乎

把土耳其人看作是盟军，可现在他再也没有心情问这个问题了。

“我嘛，”将军对那个并没有向他提出的问题答道，“当时我在为马耳他骑士团执行任务，他们极想看见柏柏尔人被歼灭。”

然后，像是提防某个来自于大海或悬岩的人偷听他的话，他低声说：

“当然，我的任务是向法国国王提供情报。”

已经远离小岛的事物了。维勒加侬意识到了这点，赶紧对离题的话进行收尾。

“总之，我要说的是，我们在阿尔及尔下船后，一阵猛烈的暴雨使得我们无法发动进攻。远征军准备不充分并且没有好统帅。大家觉得这场战斗输定了，甚至连我这个有点假充好汉的人也这么认为。可是那个可怜的科尔特斯想不惜一切代价补过。他站在雨中，浑身湿透，天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打击，他不停地喊道：‘冲啊！都给我冲啊！’皇帝看着他，神情比看待一个弄臣还要蔑视。很悲怆，真的。”

将军一边摇着他的大头一边凝望着大海。

“科尔特斯在穷困潦倒中了结了一生。有人甚至说临终前他拉住皇帝的四轮马车乞求救济。唉，我可不愿这种倒霉事落到我的头上。”

这还是头一回朱斯特听他谈论过去的失败和孤独。

“不能这样，我的上帝！我不能让卑鄙的人诬陷我。没错，我原来希望那些胡格诺派教徒通通死掉，可是现在他们居然找到了回欧洲的办法，我很担心，你知道吗？对那几个遇难者的审问证明了一点：他们铁了心要诽谤我。他们会丑化我的事业。我了解这种败类：他们乱写起来就跟猴子挠痒一样。他们会散发短文抨击我。总有那么一些好心的出主意者，他们会对法国国王说无风不起浪。因此，一切都有可能：国王会取消我的指挥权。除非他决定给我派一支军队来，但他同时会安置一个像杜蓬那样的人，这人一下船就会宣布由他来接替我的位置。”

就在将军对这些理由展开论述的时候，他们到达了西角面堡下方。

维勒加依面对通向外海的海湾口站着。

“所以，”他总结道，“我要亲自去为自己申辩。我们还剩一艘船。我已命人备船。一个星期后我就出发。”

不善于做实际思考的朱斯特此时判断不出维勒加依会对他做什么决定，是让他陪将军一起回法国还是对他另作安排？

他等着其中的一个选择，没想到收到的却是一个命令。

“我不在的时候，”维勒加依庄严地宣布，“由你来负责殖民地的事务。”

朱斯特听到这个决定，仿佛被一个角镞箭当头射中。不过，仔细一想，这个决定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必然的。勒托雷逃跑了，布瓦·勒孔特留在了诺曼底，堂冈萨戈被宗教斗争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其他军官虽然都是杰出的士兵但没有领导才能。维勒加依像培养继承人那样完成了对朱斯特的教育，使他具备各种才能以接替自己的职位。朱斯特缺乏的只是热情。维勒加依虽然不太敏感，但意识到了这点，不过他认为欲望可以从外部得到加强，比如说通过命令或者更好的东西：誓言。

“你要向我发誓，”他用戴着美洲野猪皮手套的手指着朱斯特的心脏说，“说为了你父亲的名誉，你要守卫这片土地直到我回来。你还要向我保证你会为保护小岛的利益同一切胆敢来侵犯的人战斗，宁愿被杀死也决不向他们投降。”

像对待所有正式宣誓仪式那样，维勒加依说这些话的时候用了一种近乎可笑的夸张语气。然而，他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的力量，他说话时痛苦而可怕的神情，这一切并不让你感到可笑甚至想逃跑。

“我保证做到！”朱斯特极不情愿地说。

就这样，他成了南极法兰西总督。

*

佩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天气返晴，空气很干燥，他仍然咳个不止并且一直卧床不起。大家把他抬到平台上，他在吊床里睡了好几个钟头，有时一动不动，两三个松鼠便跑来坐到他身上。他不顾身体衰弱，继续听别人向他讲述各种事情。他得知勒托雷已经被安全护送到殖民地商行并坐上了去法国的船。又过了几天，海岸的武士来告诉他停泊在小岛附近的最后那艘船也走了。据说，维勒加依在船上。

科隆布在想，朱斯特是否跟将军一起走了。自从勒托雷向她透露那些真情后，她与朱斯特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想法越来越深入她的心里。从今后，她最关心的事就是构想与印第安人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从中发现自己应有的位置，借助于全新的过去打造一个幸福的未来。帕拉加瑟走后，她不大去印第安妇女们那里住。她想分享在森林里奔跑的武士们的生活。当她提出这个要求时，武士们显得有些为难。根据印第安人的规定，女人不得参与战争和冒险之事。由于佩罗替她说情，他们终于同意为科隆布破例。酋长的两个儿子负责保护她。他们教她张弓，还向她传授削箭、围捕猎物、模仿森林各种叫声的技巧。接着，在加勒比人主持的一个宗教仪式上，他们喝大量的卡乌安酒，并询问沙球得出吉利的神谕，他们用格尼帕树脂在她的身上画上了新的图案，目的是使动物之神和森林之神对她温和些。最后，他们在她的肩膀和胯部贴上绿色和黄色的羽毛。虽然她不喜欢佩戴这些装饰物，但它们有两个好处：既可以使身体不受到伤害又能遮住她的性器。

科隆布随同一个由十个男人组成的小分队进行了她的第一次远征。这对于她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天一亮他们就上路了，一直走到本部落的边境。他们不说话，对最细小的声音都保持警觉，就这样穿越了光秃秃的山口，进入布满兰花和瓜叶菊灌木丛的矮树林。他们睡在黑黢黢的巨大的悬崖脚下，他们沿着小溪上行，溪水极清澈，以至于他们有时竟将待在

水中纹丝不动的大鱼的脊背误认为石头，并笑着跌进水里。

危险往往是突然被发现的，队长有时忽然止步并立定在那里，随时准备战斗，科隆布觉得这种临近危险的方式让小分队人员的安全变得更加有趣味。虽然身处广袤的荒野之中，科隆布却从未像现在这么有信心和安全感。晚上，他们燃起小篝火，默不作声地吃着从一个皮袋里取出的干肉。一天下午，他们杀死了一只弗吉尼亚鹿，他们把它切成碎块并把剩下的鹿肉带在身上。

在这些漫长的行军途中，科隆布注视着同伴，闻着他们身上热乎乎的气味，欣赏他们那油亮的皮肤下会跳舞的柔韧的肌肉。她思考了许久，想知道自己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其中某个人的妻子。然而，尽管她羡慕他们健美的肌肉、轻盈优美的动作和强壮的身体，她还是感到有个神秘的障碍阻碍着她的这个想法。她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印第安人的美在她看来属于另一个秩序即野生大自然的秩序。他们肌肤的芬芳即使不尽相同，但是与生长在陡坡上的百里香，与牛至、乳香黄连木的香味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柔软、灵活的身体，他们健美的肌肉组织难道不是非洲豹和羚羊的野蛮力量在人类身上的变异吗？不过，她立即排除了这个解释。她感到自己与光着脚行走其上的这片土地太亲近了，与其矿产和动物相处太和睦了，以至于感觉不到这些男人之间有什么差别，所以无法与其中的一位结合。

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位，而她感到自己爱的是整个群体，有时她想这就是障碍。如果她只对一个人表示喜欢，他们还会把她看作是自己的人吗？不过这个解释仍然无法使她心悦诚服。于是，她不再为这事苦恼，还是保留这个秘密，回到现时无穷的快乐中。

行军结束、返回佩罗家的时候，他们高兴地发现一家人在大声说笑，屋里一片欢乐的气氛。科隆布深情地看着这一切，感觉彼此的距离更近了，这是此趟行军让她体会到并加以珍惜的一种新的感觉。

短短几周内，她就跟随不同的打猎小组作了好几次远途行军，这些行军比她想象的还令她开心。佩罗称赞她勇敢，还把武士们对她的表现，对她的耐力和机智所作的赞赏性的评价说给她听，因为武士们不敢当她的面说。

然而，老人变得非常衰弱，科隆布不顾他的鼓励，决定暂停外出，留在他身边。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灭的，作为易受伤害、柔弱的人类亦如此。对科隆布来说，佩罗是个没有年龄因而生命不会终结的人，似乎他已经穿越了死亡线，在彼岸对她说话。然而，最近以来他的脖子和手臂瘦得皮包骨头，他呼吸短促，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眼睛半闭，这些变化开始让她感到他的生命行将结束。

屋里的每个人都尽力不出声，让屋子保持安静，谁也没料到它会变得喧闹起来而且还有人闯了进来。慌乱是突然发生的，那是在一个早晨，树林里传来一阵奔跑声以及追捕人的喊叫声。科隆布从吊床上爬起来，朝门口跑去，这时两个气喘吁吁的影子已经闯进屋里。森林的清晨，天总是亮得很慢。即使天空已经明亮，一片片淡紫色的阴影仍然把屋子遮得昏暗。科隆布起先没有认出这两个入侵者。他们拉着手，一高一矮，裸露的身影表明这是印第安人。佩罗躺在隔壁房间，房门始终开着并且有一盏灯在他身边日夜点着。外面的喊叫声逼近，两个惊慌失措的逃跑者便猛地冲入老人住的房间。当灯光照在他们的脸上时，科隆布发出了一声喊叫。她认出了帕拉加瑟。站在她身边的男人就是她不敢打听、以为已经死了的年轻俘虏卡雷亚。

就在同一时刻，六七个手持大头棒的印第安武士冲进屋里。他们停留了片刻以适应昏暗的环境，接着他们发现了逃跑者，便挥动着武器扑向他们。但是，当他们看见猎物前面是酋长躺着的身躯时，他们站住了，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科隆布溜进房间。

“救救我们吧，佩罗！”帕拉加瑟“扑通”一声跪下大声喊道。

卡雷亚站着，他退到树枝编的隔墙旁边。

“出了什么事？”佩罗慢腾腾地问。

他的声音微弱，那只挡住武器的手还举着，能看得出他很吃力。

其中一位印第安武士走到吊床边，他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因而几乎听不出他说话时所带的尊敬的语气。

“这人是马尔加吉特人。今晚必须把他祭神。”

卡雷亚垂下眼睛。能感觉到他甘受命运的摆布。但是，帕拉加瑟为他打抱不平，因而他还处于她微弱的保护下。

“救救我们！”她带着惊慌的眼神又说了一遍。

佩罗放下手，慢慢眨了眨眼，把科隆布叫过来。

“扶我坐起来，”他低声对她说。

她搀扶起他，让他坐在吊床上。因为使劲他做着怪脸。他微微抬起因身体瘦弱而显得异常大的头，目光从恳求的逃跑者转向要置他们于死地的那些武士。

“你们想吃他，是这样吗？”

“这是规则，”印第安首领说。

佩罗点点头，表示赞同。

“你说的对，”他说。

帕拉加瑟发出了一小声喊叫，然而，老人疲乏地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还没有讲完。

“他当俘虏有多久了？”他问。

“二十个月，”首领回答。

佩罗严肃地点点头。然后，他等着。他的嘴出现了连续咀嚼的动作，科隆布以前从未看见他这样。

“如果我建议你们吃我的话，你怎么回答？”佩罗终于问道。

印第安首领睁大眼睛，显得很惊讶。

“是的，吃我，”酋长吃力地坚持说，“你们愿意吃我的身体吗？”

说着，他动了动胡子指着几乎拱不起被子的干瘪的肚子和瘦腿。

“佩罗！”印第安人真的愤怒了，喊叫起来。

“我觉得这样很好，”老人又说，口气异常地快活，“你们不愿吃我。不过至少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哦！别跟我说因为我太瘦了；你们不在乎这点的。不会的，绝不会，这里另有原因。”

能听见住在隔壁房间里的人交头接耳的说话声，他们挤在一起想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吧，”佩罗又说，嗓音嘶哑，“还是我来告诉你。你们不愿吃我，因为你们已经把我吃了。”

印第安首领那被拔得光光的连一根睫毛都不剩的脸上露出痛苦的惊讶神态和恐惧的表情。

“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佩罗说，“你算算：这相当于几百个月。”

他神情沮丧地点点头。

“啊，在这么长时间里，你们没有一天不在吞食我。我身上已经没有一点东西可给你们了。你们吃了我的心，我的胳膊，我的思想，我的眼睛，我的生殖器，我的肚子。一切，你们把这一切都嚼碎，然后吞下肚子，最后把它们都消化掉了。”

说完这个长句子，佩罗累得身体有点摇晃起来。他的嘴始终抽搐着，好像在默念魔语。

“那个人也一样，”他微微动了动下巴指着卡雷亚又说，“二十个月当中，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吃他。他从此成了你们身体的一部分，你们攫取了他的力量和他的精神。他与你们合为了一体。这个规则真完美。”

代表其他人说话的那个印第安武士受到震动。对佩罗的尊敬，老人

为说这些话所作的最大努力以及他那满怀善意的眼神，这一切使他无法提出异议。

“神灵会报复的，”印第安人终于说道，但语气温和，流露出更多的恐惧而不是威胁。

“不会的，”佩罗回答。

大家感到他的力气已经到了极限。他的头轻轻摇动着，他努力让头挺直。

“不会的，”他重复道，“因为我马上就要跟神灵在一起了。我甚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要把刚才跟你们说的话对他们说。他们会明白的。”

酋长的驼背好像被死神压垮了。死神在通过他的口说话，即便你还会对一个活人拒绝什么的话，你也无法抵御这个不再属于人间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佩罗将模糊的眼睛转向帕拉加瑟的同伴问道。

“卡雷亚，”小伙子声音颤抖地说。

“好吧，卡雷亚，我带你走。留在这世上的不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从今天起那个人就叫安加图，任何人都不得对他进行报复。”

说完这些话，他就垂下头，闭上眼睛。

屋里的所有人都跪下。所有人都低下头。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能听见垂死者越来越弱的呼吸声。接着是寂静。当死神带走佩罗并同时带走他刚拯救的那个人的灵魂时，房间里充满了声音，是风声还是振翅声，没有人知道。

当在场的所有人都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看见科隆布的眼睛在死者旁边闪闪发亮。为失去佩罗而陷入绝望的科隆布，又为他刚才给她上的最后一课感到一种难以释怀的痛苦。她突然明白了是什么在阻碍她融入她所迷恋的印第安人世界。如果佩罗没有保持这份使他赢得尊敬的绝对自主权，他就救不了卡雷亚。印第安人肯定早把佩罗吃了，但是，作为印第

安食人肉哲学的忠实学生，佩罗也会把他们吃了，直到让他们接受一种宽容态度，这态度在印第安人看来与其规则是截然矛盾的。

印第安人从科隆布的眼里看出了那个挽留死者灵魂的大圣鸟的目光，于是他们明白，佩罗依然活在她的心里。

第八章

维勒加依走了，朱斯特成了主人，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主人。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将军充沛的精力，他的任性和暴行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至少让小岛充满了事件，这一点是可取的。他的离去使岛上的日常生活陷入极端的平静中，殖民者终于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字：无聊。要塞已竣工。低层的房间涂上了柴泥和白色石灰浆；入口处安装了一扇大门；内壕墙上架起了大炮。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往要塞上添加了。为安放那幅巨大的圣母玛丽亚画像而专门建造的小教堂，在那些干惯了要塞艰巨的土方工程的劳工手下很快就完工了。朱斯特的生活所在地总督府已经被装修得尽善尽美。

因此，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安排哨兵二十四小时连续巡逻。然而，尽管丛林和山峦明显构成威胁，但哨兵可以指望印第安人的宽容，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变得明确了。因此，在要塞上巡逻的那些放肆的哨兵经常忘记给火枪上药。默默凝视大海，倾听鹦鹉和黑色长尾猴熟悉的叫声，渐渐地，岛上的人们也变得颓丧起来，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所有袭击战。

朱斯特的威力因众人的精神萎靡而失去效力。大家了解他的优点；他也显示出自己的缺点。首先，在以实施惩罚让流亡者们得到消遣这方面，他显得无能。刑室里的刑具都长锈了；绞刑架上不再有任何成果；想

违抗命令的人不等行动就被他的宽宏大量打消了念头。朱斯特也没有能力使祷告的宏伟场面具有新意，维勒加侬以前总是穿着花花绿绿、被饰物压得沉甸甸的衣服出现在这种场合。将军走之前倒是给他留下了一堆东西，从简单的便帽到真正的罗马教皇的三重冕。不过，如果朱斯特戴上这种镶嵌着绿柱石和黄玉的冠冕，只会引来众人的嘲笑而不是服从。

他一时起念去内陆重操伐林的旧业。但是，当维托里奥向马丁转达他的请求时却遭到马丁的拒绝，因为马丁怕殖民者在岛外有太大的举动。再说，维勒加侬带走了最后那条船，因此无法将带树皮的原木运送出去。

必须消除期待和闲散的状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拓荒式的艰苦劳动，这个计划起初还受到欢迎。人与人之间又出现了友好和睦的气氛。他们玩牌、赌博，他们恢复了体力，还唱歌。不过，当假期延长时，便没有什么活动能迅速消磨这些时间了。不干活，没有祷告和惩罚，没有新教徒可杀，没有将军可畏惧，并且没有葡萄牙人可对付，这些绝望者最终拿自己的身体开起了生病的玩笑。一些人举例说自己体弱多病。其他人因为去看望他们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病与众不同。每人都精心培养自己的疾病，有人头痛，有人眩晕，有人腹泻。终于，在这群随时准备迎接疾病的居民中间，一种真正的流行病来到了，使得这些疾病真正恶化起来。卧床不起的那群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先是皮肤上起红斑，然后是发烧、呕吐和昏睡，严重的出现昏迷和死亡。东角面堡后面的那块四方形墓地覆盖着新翻的土堆。头一个星期就有五人突然死亡。这流行病虽然残酷，还算有良心，首先夺走了那两个冒充治病者的江湖医生的命。这样，即使殖民者仍然要忍受疾病的痛苦，但不用受他们治疗的折磨了。

朱斯特在床上躺了两天，但是，由于他从未沉迷于这普遍的精神萎靡状态——他的职务要求如此，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然而，他见流行病在守卫者队伍中造成大量死亡却毫无办法。印第

安人都死了。法国人有一半感染上流行病，那些患病的人能活下来的极少。几十具尸体被埋进了红土。堂冈萨戈是没有被疾病吞噬的那些离群索居的人之一，因为在富有诗意的世界——他几乎不再走出这个世界，接触性传染病的疫气可能遭到了一种非常纯净的空气的阻挡。

终于，过了几个星期，当疾病得到满足而离去后，殖民地的队伍已处于稀稀拉拉的崩溃境地。剩下的人已不多，无法保证要塞的各个方面处于防御状态。大炮的数量比能使用大炮的人还多。

朱斯特知道弱不禁风的小岛危在旦夕。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重组殖民地的防御力量上。在所有可考虑的方案中，他选定了两个计划：首先，他要与诺曼底殖民地商行取得联系。将军从不允许这么做，但朱斯特不像他那么傲慢。据他所知，海湾尽头的商人人数并不多并且对战争十分反感。或许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印第安人来增援他的部队。其次，朱斯特打算将新情况通报维勒加侬，让他赶紧派援军来。

这就意味着要拦截出入海湾的一些商船。他已经分别给商人和将军准备好了两封信，他将根据商船去往的目的地把其中的一封信托付给船上的人。

于是，他把守在瞭望岗，看有没有帆船进入航道。一只小木桨船已经准备好，随时以最快的速度向出现的第一艘船划去。由于这时节风平浪静，足足等了两个星期才发现一只船从外洋驶来并从面包山旁驶过。朱斯特站在小木桨船上，鼓励划桨手，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就靠近了这艘船。

这是一艘过时的老帆桨大木船，靠一面小帆和一些桨驱动。朱斯特得到许可登上这船与船长讲话。上甲板乱得不堪入目。一堆没有洗干净的缆绳、篓筐、油污的木桶、渔网乱七八糟几乎铺满了甲板。一些精疲力竭的男人摊开四肢沿着栏杆躺着。一股股氨的霉味从底舱飘上来，这种与大海不太相干的气味隐隐约约唤起朱斯特往日的记忆，但他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气味。正在午睡的船长被弄醒，他揉着眼睛从艉楼出来。不

等朱斯特自我介绍，船长便问他：

"我们现在在哪里？"

"啊……瓜纳巴拉海湾。"

"我看你像法国人！"船长大声说，似乎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

"我就是法国人，"朱斯特肯定地说。

"这么说，在这个小海湾，我们不用害怕葡萄牙人了？"

"当然。"

"好极了，"船长说。

为了庆祝这个消息，他请朱斯特跟他到后甲板。他让他坐下并抱歉地说没有东西可给他喝。幸好，出于谨慎也是为了博得对话者的好意，朱斯特把一小桶马德拉葡萄酒装上了小木桨船，这是将军的储藏室里剩下的。他们把酒桶吊上船，船长从一个旧箱子里拿出两个脏兮兮的锡制无脚杯，他急不可耐地与朱斯特碰杯并一饮而尽。

"实在是太棒了！"他惊叫起来，"我差不多忘了这味道。"

这是个小个子男人，扁脸。曾经是个胖子，被海上旅行耗尽脂肪，身上的皮像一件过于宽大的衣服挂在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身上。

"你们的食物吃光了？"朱斯特问。

"全吃光了，"船长说，"而且已经很久了。说实话，我们本来应该三个月前就到的。我们去了安的利斯群岛。"

"可现在你们是在巴西！"

"这我很清楚，"船长悲痛地说，"我们在热带地区遇到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带到了赤道附近。"

"你们为什么不矫正航向一直向前行驶呢？"

船长干了第三杯酒然后说：

"我们看见陆地时，上个星期得热病死的我的一个舵手对我们说那是圣萨尔瓦多。我们就掉头朝北上行，但是，在这个方向我们遇到了逆

风。这条蹩脚破船开不快。这时,葡萄牙人向我们发动了猛烈攻击。”

“是商人?”

“不,是一个配有战争装备的舰队。一个巨大的海军,可能有五十艘船。”

朱斯特脸色苍白。

“这些船从哪里来?”

“从众圣海湾出发,来到外海。而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巨大舰队的下风处!必须作曲折航行绕过舰队。您可以想象这有多恐怖!”

朱斯特脸色苍白,船长却沉浸于他的历险,愉快地继续讲着。

“我们还算幸运,他们的船很多。那群船中有些小船开得不太快,由于这些船组成一个整体的船队,大船便没有扬起全部的帆。于是,我决定将我们的船重新调整到顺风状态。我们逃离了,直到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们。当我看见这个海湾入口的时候——我原先以为是一条河呢——我就想我们可以在这里藏身。这不,我们来了!”

“可是,”朱斯特问,他开始明白了,“那些船去哪里了?”

“葡萄牙人吗?往正南方向走了。”

“也就是说……”

“我翻遍了我的舵手留下来的所有文件,”船长得意地打断他的话说,“根据从中发现的情况,我了解到葡萄牙人在往南去的地方还有一处殖民地,他们称它为莫尔比永大陆。”

一个战斗舰队能毫无阻挡地走到圣文森特岛,这不太可能。

“不,”朱斯特反驳道,此刻他已经发现灾难就要降临。“他们要攻击的是我们。”

他简要地向船长讲了殖民地的情况,船长也变得脸色苍白。

“这么说,”船长嚷道,“如果他们来征服小岛的话,我们在这个海湾也不安全?”

"没错,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这样的话,"绝望的船长悲叹道,"我们只好马上出发。而且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接着,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便又兴奋起来。

"您听着,"他紧紧抓住朱斯特的胳膊说,"请您赶紧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作为交换,我把船上剩下的货物全部给您。它们会增加船的负担,再说我们也不可能将这些货物完好无损地运抵目的地。"

"您运的是什么货啊?"

"马,是给圣多明戈种植场的。已经死了四分之三。其他的也活不了多久。"

原来,那股特别的气味就是从货舱里传出的,那是一股马粪的气味,朱斯特想起克拉莫尔冈。

"您让我们怎么处理那些马呢?"有些失望的朱斯特说,"我们的岛很小,那是个不毛之地。"

"我求您了,"船长恳求道,"帮我们摆脱这些牲口吧。它们在船上都疯了。大家再也不愿去马厩。他们会被马咬伤和踩死。马死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我们已经吃了两个月的马肉,一想到它的味道我就想吐。"

"您还剩多少马?"

"五匹。"

朱斯特可怜那些马,因为他爱马。他打算把马送给对他很友好的海岸的那些印第安人。等维勒加依回来、殖民地恢复生机后,他们还可以使用这些马。

"您觉得你们比葡萄牙人超前了多少时间?"他问船长,而船长此时已经被这些消息和红酒搞得昏头昏脑了。

"照他们的速度,"他哀叹道,"我觉得一个星期都到不了这里。"

朱斯特思考着。他全然没有了因最近闲散的日子带来的麻木不仁。

他满脑子都是假设，突然，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你们把船开到那个岬角，我们在海湾的上游能看见你们，”他说，“我去给印第安人捎个信。他们来取你们的牲口，还会给你们带些水和木薯。然后，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等对方说谢，朱斯特就坐上小木桨船返回小岛，因为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他立即派两名水手通知印第安人并把殖民地的主要负责人叫来。要塞的驻军因流行病死了许多人，葡萄牙人要在这种时刻发动进攻，这个消息制造出了真正的紧张气氛。一些人说这是岛上人与葡萄牙人联手干的，先制造疾病然后再进攻。人人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人，好像敌人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凶恶的人，而就潜伏在他们内部，用匕首刺一刀就能把他消灭。

朱斯特提醒大家面对现实。他的冷静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他下达命令，口气坚定而果断，于是大家都放下心来。当他宣布晚上就要离开小岛时，众人十分惊讶，而他宣布这个消息时沉着的语气更让这群人呆若木鸡。殖民地的显贵们原来对维勒加侬选定的继承人抱怀疑态度，现在突然对他另眼相待了，好像朱斯特说这些话是为了表明他就是他们要找的叛徒。

不过，朱斯特脑子里的一切非常清晰，很有条理，要找几句话解释理由、说服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他的大胆计划虽然有风险，仍然得到了大家的默认。他还顺水推舟请几个反对他的人出别的主意。最后，大家都站到他身后。傍晚，登上小木桨船的时候，朱斯特坚信，他的离去将作为其威信的最高标志被众人接受。摆脱了小岛的烦恼，他剩下要做的就是专心思考他准备出的最后那张牌。

*

第二天早上，朱斯特在印第安部落目睹了第一批马下船的情形。图皮人接受了朱斯特的请求，可是一看见这些在沙滩上蹭蹄子的奇怪的牲畜时，他们大惊失色。其中有三匹是大个头溜蹄马，瘦得肋骨都凸了出来。朱斯特让人为它们准备了由加潘草①和面粉配的草料。它们贪婪地饱食了一顿。另外两匹是枣红色的种公马，肩和鬐甲上满是咬痕。朱斯特教印第安人怎么抓马的笼头才不至于被马伤着，他把马拴在岸边一棵蓝花楹树荫下。

土著人首领派了两名武士给朱斯特作向导，并肯定地对他说前一天他就打发一个猎人去内陆通风报信了。他们立即就上路了。

朱斯特难得有机会去陆地，他总是去沿海一带。深入内陆，朱斯特一下子就重新找到了久违的沉醉于大自然和森林的那种快乐。然而，尽管绿荫让他感到惬意，他仍然难以摆脱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某种恐惧和恶心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他想到，在附近这些黑漆漆的地区人类正在互相吞食。受维勒加依的影响，食人肉者的观念继续左右着朱斯特对原始世界所形成的观念。他在森林里睡觉，却怎么也睡不安稳，尽做噩梦。

他们又走了一个白天，在高地又过了一个更加凉爽的夜晚。第二天傍晚，印第安向导指给他看远处已经变暗的蒂茹卡森林。

① 生长在南美洲的巴西和亚马孙河流域的一种草本植物，金黄色。

第九章

一股粗蛇般的光照耀着森林。这光照亮了粗大的松树下半截树干。朱斯特走近才发现，由圆木搭的台阶上放着一些小油灯。灯芯在一个个晒干的半片椰子里燃烧着。微光成双地勾画出这个长木楼梯的层次，阶梯沿着山的最后一个山坡盘旋而上。印第安人被这幅插满小火焰的森林景象吓呆了。如果说黑暗在他们看来隐藏着神灵的话，这种不寻常的光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见他们很害怕的样子，朱斯特便带头登上楼梯。他看见远处的门槛旁有两个火把，火焰缠绕在一起。他跨过门槛，脚刚踏上门口的方石板就惊讶地发现一些瓷器和银球饰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屋子里鸦雀无声，但朱斯特并不害怕。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摆放着他十分熟悉的宝物，因而漆黑的屋子也不那么吓人了。一些小灯把光投在物体上，盖住了物体本身的光泽，狭窄的空间四周是一件糅合着珐琅的闪色与加过工的铸铁的黑色的奇特镂雕品。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跨进一间更大的房间，科隆布站在那里。

前一天接到海岸来的猎人带来的消息后，科隆布翻遍了堆放在佩罗家的所有箱子；有几个箱子里装着衣服，自从这些箱子被打到巴西的海岸，还没有人想到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她找出一条英国式蓝色天鹅绒长连衣裙。镶着珍珠、袒胸的椭圆形低领使人想起亨利八世的宫廷；应该

配上一条大钻石项链，她没有，于是就在胸前挂了一串有珠光的双层贝壳项链。

她学佛罗伦萨妇女把金发编成辫子巧妙地盘在头上。两个蜡烛台斜向地把光投到她身上，但没有造成特别效果，因为她不可能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朱斯特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正在等他，焦急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他走时太紧急，没有为这次见面作任何准备。他还穿着维勒加依为欢迎新教徒到来命人给他做的那件绒背心。然而，他蓬乱的黑发，因爬长楼梯而跳动的膨胀的血管，因熬夜更显瘦削的脸，这一切使他具有一种毫不做作的美，使人想起童年。

他们相互笑了笑，期待已久却突然而至的这个团聚场面使他们感到窘迫，不知说什么好。

当情绪激动引起太多的尴尬时，常常是实际生活给人们解围。科隆布用发声不太平稳的嗓音问朱斯特累不累、渴不渴。不等他回答，她就拿起一个水晶玻璃瓶倒了满满两杯血红色的饮料，手有些颤抖。

他们喝了起来，不是为了解渴，而是给嘴唇找个不能马上说话的理由。

接着，朱斯特放下杯子，用极其惊讶的神情看着大厅里风格极不协调的装饰。

"我以为你在印第安人那里呢……"他说。

她笑了，当她把眼睛转向烛台的三个火苗时，他认出了使其与众不同的那熟悉而神秘的浅淡的目光。

"不能老待在那里啊，"她回答，对朱斯特的惊讶感到好笑。

"这房子很漂亮，"他说，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它感到有点遗憾。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它。好吧，你愿意的话，我领你把整个房子看一遍。"

她让他跟在自己后面,这个动作打破了局促不安的僵持状态,两人都感到轻松了一些。

外面的平台上有两盏昏暗的灯,不仅使木梁地板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还能让他们的眼睛透过黑暗伸向远处月光照耀下的乳白色的海面。他们对着大海沉思了片刻,然后走进另一间屋子。

"这是佩罗的房间,"科隆布介绍说。

"他是谁?"

"这个屋子的主人。你没能见到他,我感到很遗憾。他上个月去世了。"

佩罗去世后,这一家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一切都使人想起酋长的离去。科隆布留了下来,由于某种无形的遗愿,从此以后,印第安武士们有什么消息就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

佩罗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吊床还挂着。他们又走进其他房间,最后回到大厅。就在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朱斯特突然大叫一声。科隆布转过身,见他与一个黑影在搏斗,黑影正用长爪子抓他的衣服。

她冲向朱斯特,伸出手抓住那个让年轻骑士大惊失色的毛茸茸的攻击者,把一个跟猴子差不多大的动物从他肩膀上拉开。

"啊! 你真讨阿予的喜欢,"她笑着大声说。

"阿予?"朱斯特摸着颈子旁被这动物擦破皮的地方。

这时,科隆布手里拉着的那只动物长叹了一口气,令人心碎。

"你不知道阿予?"科隆布感到很惊讶,"这只阿予在佩罗家已经很多年了。"

她把它放在一个家具上。这家伙四肢一般长,神情忧郁,它的爪子也很长,朱斯特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它慢吞吞地爬过去紧紧抓住餐具橱的一角,好像睡着了。

"印第安人称它为食风动物,"科隆布说,"人们从来没看见它吃东西

喝水。佩罗说这是懒神。”

他们笑了，这个小插曲吸引了两人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感到拘谨。他们走过去坐到被蜡烛台照亮的大桌子的末端。

“你的伤怎么样？”科隆布问。

朱斯特见她知道自己受伤的事，感到很难堪，想到自己受伤的经过，他脸红了。

“啊，”他说，“已经不痛了。”

科隆布向他提及这个意外的不幸以及肇事者奥德，是想让他想到他应该为自己辩护。可是在这么美好的情景下，看见她神采飞扬的样子，他觉得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况且他对此已无话可说。

科隆布拿起一个盛着薯蓣的大锡质沙拉盆递给他。薯蓣的四周胡乱地放着加调味汁的肉和水果。

“我想你饿了吧？”

可是，朱斯特还因为最初的激动喉咙像打了结似的讲不出话来。他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是又喝了一大口饮料。

“猎人对我说你急于想见我，”科隆布说。

她盯着朱斯特看。他不敢肯定这目光是否含有讥讽、愤怒或者简单地说含有以前他难以摆脱的那股威严。他鼓足勇气，虽然对于回答问题还心有余悸，依然镇定自若，背诵起大脑里准备好的那一小段话。

“葡萄牙人来了，科隆布。三四天后他们就要带着一个舰队到达我们那里。维勒加侬走后，由我负责小岛的事务。最近几个星期，我的人死于热病。我们没有能力进行抵抗。”

她听他说，没有动。

“你跟印第安人熟。你可以请他们同我们一起战斗。”

科隆布没有吱声，朱斯特便以恳切的口气补充说：

“我知道我们的人对你不好。可现在就我一人。我真希望你能

回来。”

朱斯特在谈论葡萄牙人的威胁还是这最后一句话包含着另一种呼唤？科隆布等了很长时间想让他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你们拯救……”她带着深思的神态说。

她把目光转向桌子上的亮闪闪的水晶玻璃杯。

“朱斯特，你们拯救什么？是南极法兰西吗？”

她说最后这几个词的时候很费劲，就像使用一把刚借来的工具那样。

“听着，科隆布，”他又说，“这几天我认真权衡了目前的状况。无论我们转身面向哪一边，我所看见的只有死亡。在欧洲，宗教狂热肆虐，一些宗派为了一个上帝互相诽谤。而这里又是食人肉的世界，尽是骇人听闻的事。”

科隆布长长的手顺着桌布的滚边移动着。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你说的这一切也许是真的，可我对这些抽象的事情一点都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在这里，而且我希望留在这里。”

“哎呀，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就是请你帮助我保护一个地方啊，在那里我们将获得自由……和幸福。”

“小岛？”

“没错。”

科隆布垂下眼睛。她沉默了许久，朱斯特以为能得到一个承诺。因此，当他听见科隆布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他说下面这句话时，他有些扫兴：

“维勒加侬会回来的，是吗？”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朱斯特不高兴地说。

“我想他会带来一些新的部队吧？”

“是的。”

她突然把目光转向朱斯特。他看上去不再开心，也不再有自信心，而

是一副心慌意乱、愁眉苦脸的样子。

“你觉得将军和葡萄牙人有什么区别吗?”她问。

因为从未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朱斯特便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将军,”他说,“就是法国。”

他很清楚,这个断言会引起其他提问,而且说完这些千篇一律的理由后,总有不能完全令他满意的东西。

“我曾发誓要保卫这片土地,”他说,“我曾以圣父的名义发誓要像他那样为法兰西而战。”

科隆布把手伸向一篓水果,用叉子叉了两棵黑葡萄送到嘴里。

“勒托雷回法国前来过这里,”她说。

朱斯特对科隆布突然转移注意力而警觉起来。

“他跟我谈起切里索勒。”

他颤抖了。

“还讲到在谷仓里找到的一个两岁的女孩,”她补充道。

她的手有些哆嗦。她紧紧抓住杯子,没有喝水。

“你知道这事?”

“嗯,”他说。

这间装满被虫蛀蚀的箱子和遇难船只上的物品的黑暗房间简直就是克拉莫尔冈城堡的主塔。他们被带回到两人亲密无间的年代,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也充满着阴影,那里情欲开始萌动。

“他跟我讲了他是怎么在锡耶纳死的,”她又说。

“父亲的……死?”

她默默点点头。见朱斯特等着,她明白了: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当其他地方还处于战乱中,意大利已经是和平时期,”她又说,为可以提出一个明确的想法而感到如释重负。“但是,一心想重新开战的法

国国王派了一些破坏分子去托斯卡纳鼓动造反。克拉莫尔冈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的不正当活动。"

一听到克拉莫尔冈的名字，朱斯特就发抖，虽然科隆布后来习惯性地不再说"父亲"这个词。

"他知道法国人鼓动锡耶纳人造反只有一个目的：为返回意大利找借口。但他们没能守住这个城市。总之，他们把这座城引向了毁灭。"

朱斯特渐渐明白事情的真相。他呼吸困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克拉莫尔冈，"她又说，"他是真的喜欢意大利。他曾去那里打仗，然而他被自己所看到的震撼了。他喜欢意大利美丽的景色、优秀的绘画，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当代作品中的复兴，他喜欢意大利的花园，它的音乐、它的自由。"

科隆布说话时眼睛始终盯着朱斯特，但有一次她的目光似乎很模糊，好像不在凝视眼前的景物而是沉迷于内心的幻象。她终于清醒过来，声音突然变得很冷淡，讲出了可怕的结局：

"当国王知道他的计划就要失败时，"她说，"他就派人杀了他。"

朱斯特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他忠诚不渝的那颗心此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他和科隆布分别代表一方。他觉得科隆布选择了好的那部分。

克拉莫尔冈的故事不是一个庄园，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名称，而是既没有信条和国界也没有不公正和奴役的对自由的热爱。

科隆布站起身，在平台上走了几步。当她朝朱斯特走去时，朱斯特对身穿天鹅绒裙子的科隆布全身打量了一番。她独一无二地代表着蓝色意大利——艺术的源泉，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就是从她那编成辫子的头发中获得一种类似于罗马美的审美灵感，唯有大理石能使罗马那些光彩夺目的东西变得妙不可言。

他也站起身，两人面对面，近在咫尺。朱斯特的自制，他的矜持和恐

惧都被一种令他欢欣的新的力量消解。他第一次感到与这个合乎心意的人早就融为了一体,他很早就认识她却刚刚才了解她。因此,他向她伸出手,不是为了接近她而是为了自然地重建失去的统一性。

他抚摸她的脖子、肩膀、裸露的手臂。她则不动,闭目沉浸在这梦寐以求的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刻,它是那么亲切,因为这是她所渴望的,虽然后来又出现过无数这样愉快的时刻,却再也没有这第一次感觉那么美妙。

终于,她走到他身边;她贴近他,把头放在他颈子的凹陷处。朱斯特闻到她身上金黄色头发的气味。他的唇边飘动着她颈背上柔和的茸毛。他感到科隆布的手臂抱着他的腰,两只手在抚摸他的背。接着,她轻轻将他推开,把半开的嘴送到朱斯特的唇边,朱斯特咬住她的嘴。他们的全部生活,巴西的夜晚和被战胜的恐惧都消融在他们长时间的贴面中,吞没在这种肉体的亲密所带来的妙不可言的甜蜜中,这种亲密感使爱情失去了效用,在赋予爱情不是两个而是一个身体的时候给爱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障碍被排除,他们面前便展现出广阔的享乐空间,他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互相抚爱,疯狂亲吻。朱斯特慢慢解开科隆布衣领后束住衣裙的那根带子。可是,当科隆布的胸脯展露在他眼前时,他惊呆了。白嫩的肌肤上绘着黑红色的大战图,上面是雷电和星辰的构图,这是前一天她刚让人绘的。

朱斯特的眼里突然又出现了食人肉者的可怕情景。意大利之梦被她身上的血完全溅污了。他挣脱开她。

科隆布期待着甚至早就渴望这个时刻。见自己喜欢的这张俊美的脸离开她,她感到无比快乐。至少她可以最后一次好好看他。她只是轻轻一个动作就让整个裙子落到地上。她希望他看她并爱她。因为尽管他们已被意大利同化,但毕竟不在那里。

“来吧,”她贴近他说,“别怕……让自己……被吃吧……”

朱斯特犹豫了一下，接着，他脑海中浮现出融合着欧洲之典雅和印第安之刚毅的种种美妙图像。他笑了，靠近她，把她搂在怀里。尽情欢乐前，他注视着科隆布的眼睛并看见了颠倒的世界映像：一轮太阳，里面闪烁着一片广阔的蓝天。

他不再有任何畏惧，投入到她的怀抱。

第十章

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无比强大。在欧洲，他们太微不足道了，不敢蔑视任何国家，在美洲，他们也只占领了一些荒凉的或者近乎荒凉的海岸。而这次，他们将要战斗。

一百来只大船神气活现地航行着，至少从远处看是如此。因为一艘军舰就得配两只商船为它装载大炮，这些大炮用绳子草草捆绑着。此外还有三十来只大渔船，它们奋力前进，其他船则因这些渔船拖后腿而不得不放慢速度。

梅姆·德萨不想看那些像瘸子一样颠簸的船只，于是就待在第一条船船首，注视着前方。他天性忧郁，怕见阳光，因此头上总是带着一顶阔边帽，额头的汗直往下淌。一名侍从为他撑起一把女式小阳伞。最后，为了确保没有一丝阳光照到他身上，巴西总督命人竖起一个粗布华盖，他坐在下面。

大西洋屈服于梅姆·德萨不可改变的意愿，像一个就范的俘虏那么安静。远处，峻峭的海岸岿然不动，身子挺得笔直，像阅兵仪式上的军人。

当其他船只回响着歌声和纵酒作乐的喧闹声时，总督的船却充满着缄默的自豪感。一个军仆毕恭毕敬地站在离这位最高长官不远处的地方，随时准备一听见叫声就冲出去。一位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父、几个

黑衣耶稣会修士以及一帮年轻修士和唱诗班的孩子们蜷缩在前甲板上，待在木匠竖立的那个大十字形木梁的脚下。

远征军的计划是向南绕过瓜纳巴拉海湾，直达奥奈特岛屿。来自布兰卡港的巨大的主舰队将在那里与从圣文森特岛和国王海湾来的几支援军会师。由于计算精确，会师于约定的那天在一个海水清澈见底、能看见一个玫瑰色砾石跳舞的小海湾顺利进行。

因为援军的到来而壮大的舰队重新北上，向里约热内卢海湾挺进。能否让所有的船只同时进入航道还是个问题。尽管海湾很宽，但在炮轰的射程内。如果科利尼要塞的法国人胆敢用大炮迎接他们，那么这种风险是不可忽视的，即最好的船只不等架起大炮就被击中。不过，总督以一句非他莫属的惊人的名言打消了战略家们的犹豫。

“得给他们一定的威慑，”他说。

于是，在大船的簇拥下，他带头进入海湾。其他船混乱地紧跟其后。

就这样，那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在一个阳光灿烂、空气纯净的日子，一个巨大的十字在瓜纳巴拉海湾入口的水面上摇晃着。二十条同航线航行的船只乘着来自于大海的微弱的风鼓起所有船帆，浩浩荡荡进入宁静的海湾。

梅姆·德萨没有脱下帽子，因为与战争相比他更害怕日照。他身子笔挺站在帆船的大桅杆下，用贪婪的眼光环视着这片应该由他来征服的地区。

科利尼要塞那边没有丝毫动静。只看见侵占者那百合花徽的白色旗帜在飘扬，似乎在侮辱他们，不过，他们不久就会对此做出反应的。

出于谨慎而委曲求全，这些进攻者决定另取一条道，它偏离法国人占据的那个小岛。他们沿着海湾的北岸航行，到海湾尽头后再往南下行，最后停泊在一个海角的隐蔽处，在这里他们能躲避可能会对他们发动的射击。在这里，他们还可以做进攻的准备。

葡萄牙人到达的第一天傍晚，来自内陆的十来只独木舟抵达旗舰的侧翼。暗号一发，一个翻译代表团便在马丁威严的率领下登上旗舰。

作为接班人，他比可怜的秃鼻乌鸦懂规矩。他没有像他那样愚蠢地犯这种错误：穿着用羽毛做的奇形怪状的服装出场。再说，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买得起许多昂贵的衣料。他以一身自认为与自己即将被授予的某个爵位身份相符的装扮出现在梅姆·德萨面前。根据自己对公爵所持的观念，他穿了件用金线絛子装饰的天蓝色野蚕丝紧身短上衣和一条紫色塔夫绸及膝短裤，戴了顶折叠式的无边小帽。他准许自己佩戴的唯一羽饰是插在这顶帽子上的一根鸵鸟羽毛。发现自己显然是接待他的这只船上最有风度的人，他感到非常满意。带着一点想象——他天生具有这种能力，他能从全体船员睁大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赏之情。

马丁被带到梅姆·德萨面前，看见这个大人物也一副滑稽可笑的装扮，他有些失望。一番沉默的审视便是这两个男人初次的长时间接触，两人都流露出惊讶的神情。最后，一位耶稣会士即安谢塔神父来给他们当翻译，因为他懂法文，这位神父自进入海湾后就沉迷于祈祷。

马丁作了个令人厌烦的、夸夸其谈的长篇演说，欢迎救星们的到来。他巧妙地插入了蔑视科利尼要塞那些人的话，还发表了一项动人的宗教信仰声明，说印第安人渴望摆脱任何异端邪说；作为演讲的结尾，他对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作了有利的描述，发誓今后只为葡萄牙国王的荣誉行使其影响。

梅姆·德萨用衣袖大声地擤鼻涕，以此作为答复。

马丁对他这种欢迎方式有些困惑，但他很自然地从中看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谨慎态度，于是他以共谋者的语气问总督可否单独与他谈谈。他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有关敌人的兵力和武器方面的最新情况告诉他。

梅姆·德萨使了个脸色，让所有在场的人退下，只留下安谢塔神父。

从海岸枝叶茂密的丛林传来猴子的叫声，马丁听了很恼火，他突然想

到高层会谈通常是在安静的宫殿里进行的，那里只听见隐秘的喷水口发出潺潺流水声。

“阁下，”他开始说，“以下是要塞防卫的确切状况，是里贝尔密探提供的最新消息。”

梅姆·德萨扬起眉毛。善于观察的马丁认为总督这个感兴趣的动作具有极高的价值。

“他们有七十二个人，也许还要少些，因为上次里贝尔来时提到有几个人病了。有三十一台大炮，其中四台生锈，五台轻型长炮太老了没有杀伤力。弹药很少，而且只有一个被雨水浸透的弹药舱。”

梅姆·德萨第二次扬起眉毛。

“他们的淡水最多只够喝三个月。粮食只能维持四个月的生活。”

说出这些精确的数字时，马丁也感到不安了。

“阁下，为了不让他们获得补给，我想尽了一切方法。可是在几个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绕开了我的警戒。必须惩罚那些土著人。”

听见这些话，总督将右手伸进衬衣领口挠起腋窝来。马丁见他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准备立即说一些安慰的话。

“您放心吧，”他大声说，“那些储备物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里贝尔不会让他们占领一席之地的，哈哈！”

他奸笑起来，梅姆·德萨龇龇牙，表示他也很开心。

“现在，阁下，请允许我向您陈述一项计划，我觉得它不仅能使我们夺得辉煌胜利，而且无需付出很大的代价。里贝尔已知道该计划并愿意参与此次行动。内容如下：第一天，您向敌人发射一阵炮弹，”马丁一边向四周投去谋反者的目光一边说，“他们被连续炮击声轰得晕头转向，晚上就在家里不露面了。您就让士兵在夜里登陆。快天亮的时候，里贝尔溜进要塞打开大门。不等天大亮，要塞就属于您了。”

说到这里，马丁停下，得意极了。他知道，这相当于一个公爵领地的

价值。出于谦逊他退后一步,等着总督做出判断。

“该睡觉了,”梅姆·德萨嘟囔道。

安谢塔神父显得有些为难,不知如何翻译这句话。他壮起胆子说总督习惯于太阳下山后不久就睡觉。十二个小时的睡眠几乎不够弥补不断思考引起的脑损伤。

“我明白了,”马丁说,不由得敬佩起他来。

他非常体面地告辞了,不过,在大量的卡乌安酒的作用下,他的身体摇摇晃晃,思绪也混乱起来。他下船坐进独木舟的时候,朝忙碌的海军上尉脱口说道:

“混蛋长官!”

*

需要两天时间才能为进攻作充分准备。每只小船都收到明确的指示,知道自己应该守住什么阵地,作用是什么。只有那些火力配备最完善的大船能参加要塞的炮战。然而,一个战术上的细节都需要人们作出久远的预测。考虑到该岛的面积很小,准备包围小岛的那些葡萄牙船收到指示,不得在要塞上互相开炮。领航员计算了船只之间必须隔开的安全距离。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第三天清晨,第一只进攻的船慢慢从它所藏身的那个峻峭的海岸走出来。十二只巨船舷门大开、载着大炮紧随其后,始终挨着它朝要塞行驶。当这些大船像城墙把小岛围住时,梅姆·德萨用他的大手取下一个火把,点燃了第一门大炮的火药。大炮抬得不够高,炮弹射到了水里。不过,看见这个信号,其他船都开起炮来。冒着炸药烟雾的船壳板看上去像是射击的靶子,其实是射击的出发点。而远处要塞上炮弹落下的地方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炮弹打到厚厚的城墙上发出的沉闷撞击声在寂静的

空中回响。第一阵炮火的猛烈齐射之后，葡萄牙人接到来自于旗舰的命令，开始放慢射击的速度。炮战的形式很正规，一组组舷炮相继射出，这样可以对防卫者造成持续的威胁。

对于梅姆·德萨这边的人来说，他们进攻前的紧张情绪消失了。尽管法国人拥有武器装备，但他们没有发射一枚炮弹反击敌人。他们一定是真的被震慑住了，要不就都是胆小鬼。法国人的名誉已彻底扫地，岛上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要塞的围墙。必须承认这些围墙建造得很好，因为有些角度设计特别，使攻击的人无从下手。也许防卫者打算等进攻者上岸时一举把他们杀尽。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确定因素，一到晚上，当所有船只都停泊在各自的阵地时，每只船上的船员都为即将可能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除了那些深夜登上小木桨船的步兵外。葡萄牙人都是海员，不如陆地上的战士有经验。因此，梅姆·德萨将远征军里所有在大陆打过仗和当过外国雇佣兵的都安置进了即将登陆的队伍里，比如一些迷路的瑞士人和德国冒险家，五个荷兰俘虏，甚至还有马丁慷慨提供的三十来个印第安奴隶。五只桨船将一百二十个决心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送到小岛昏暗的侧堤上。他们潜伏在海滩温热的沙子上，等待第一缕晨曦出现。东方，半开的天空露出一个玫瑰色的峡谷。战士们在沙地上嘟嘟囔囔地念经，清晨的微风从他们身后吹过来，他们冷得直哆嗦。最后，当天已很亮，能看清要塞的大门时，进攻者惊讶地发现那门大开着。奉旗手的命令，他们冲了出去，并大声喊叫着，与其说是吓唬别人，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他们涌进要塞。

通向要塞院子的拱门下回响着进攻者的喧闹声。黑暗中，人们互相拥挤着；能听见他们在重步奔跑，转圈子，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一个小分队登上了内壕墙，在巡查道上奔跑。就在他们入侵的这段时间，光线虽然还很黯淡，却给城墙和狭长的通道打上了淡紫色的光。这道反光使大家

的心情平静下来。战士们安静地走着，低声交谈。一枪都还没放。他们为如此迅速地占领了要塞而感到诧异，便聚集到要塞的院子里等着。指挥他们作战的那个旗手走出要塞，他走到海滩，朝船只挥旗示意战斗胜利结束。

过了一会，梅姆·德萨在一大队人的护卫下上了岸。他腰间别着一把大手枪，这样可以腾出手来指手画脚地下达命令、抠鼻子。

率领先头部队的那个旗手走过来向他汇报了情况，报告很简短却被葡萄牙人繁琐的礼节弄得很长。

"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显赫的总督阁下。"

他骄傲地挺直身子，补充道：

"我们俘虏了一个人。"

梅姆·德萨的护卫队里传出一阵赞叹的低语声。只抓住一个俘虏意味着其他人都被他们消灭了。炮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可以带您去看他吗，尊贵的总督阁下？"

梅姆·德萨皱皱鼻子，以此很有尊严地表示同意。旗手领头，整个队伍进入一个穿行于城墙、直通向院子的长廊。

俘虏被四个卫兵架持着，既没有逃跑的意图，也不想做任何反抗。见最高统帅进来，他那被乱蓬蓬的胡须覆盖的脸闪现出灿烂的笑容。梅姆·德萨站在他跟前，示意放了他，俘虏跪倒在地，声音激动地大声说：

"发发慈悲吧，阁下，啊，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美洲的凯撒，这个要塞的救星……"

他还想往下说，但梅姆·德萨没有听他这番无关紧要的赞扬，而是环顾起四周来。既没有看到尸体和俘虏，要塞的炮眼里也没有大炮，他觉得很奇怪。

"我们发现了三个死人，"旗手抢在一个问题前宣布道。

总督跟着他走到一个楼梯前，然后登上了巡查道。那里，他看见一个

老马耳他骑士的尸体,他的胸部被一枚炮弹击穿。从他严肃的表情看,此人当时正在做祷告,小八字胡朝天空竖着。他的右手拿着一张纸。梅姆·德萨拿起纸,把它递给跟在他后头准备给他和俘虏们当翻译的安谢塔神父。耶稣会会士拿着这张草草写下的便笺念了起来。

"这是一首诗,"他红着脸说,"是写给一位叫玛格丽特的女人的。"

"另外两个死者在下面的大厅里,"旗手说,"他们好像是喝毒药自杀的。"

总督阴沉的脸上明显露出惊讶和不高兴的神情。他看着内壕墙上的那些炮架,上面没有一台大炮,只有两个生锈的沉重的射石炮。他恼羞成怒地走下楼梯。跟在他后头跑的耶稣会会士知道他一定去审问那个俘虏了,让他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俘虏看见梅姆·德萨的队伍又朝他走来时,他明白自己终于可以解释了。他转向会说法语的耶稣会会士,选择了一个能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的称呼。

"可怜可怜吧,红衣主教,发发慈悲吧!"他恳求道。

他带着呜咽似的声音说:

"我是里贝尔。"

这个看上去头脑特别简单、不起眼的家伙就是里贝尔密探,那个许多强国所信赖的人,无论对安谢塔神父还是对梅姆·德萨来说,这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只有这一回,梅姆·德萨不需要翻译。

"你? 里贝尔?"耶稣会会士大叫起来。

"没错,"维托里奥用鼻子吸了吸气,神情既沮丧又得意,像一个衣着褴褛却打了胜仗的战士。

"就算是吧,"耶稣会会士带着愤怒的口气让步了,"那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让人转告我们说有七十二个人守卫着要塞。这些人呢?还有,大炮、火枪,所有武器在哪里?"

维托里奥见事情有进展。他们已经相信他了。他只须替自己辩护就行了。唯一的困难就是他得说一回实话,这个使命总是要求他非常小心翼翼。

"啊! 红衣主教,这真可恶,可恶啊!"他哀叹道。

"什么?"安谢塔神父不耐烦地说,"你说什么可恶? 你能解释一下吗?"

维托里奥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重新跪下还是把这场戏留到后面比较明智。他站着但在发抖。

"我同其他人一起被囚禁在这里……"维托里奥以哀求的声音说,"当一切开始时,我无法向马丁传递消息。"

"一切? 是什么?"

维托里奥带着山鲁佐德①的绝望勇敢地讲起故事来,只要这故事继续讲下去,他至少可以免于一死。

"首先,"他叹息着讲述起来,"岛上发生了流行病,不到一个星期就夺去了四分之三驻军的生命。"

"剩下的人呢?"耶稣会会士急忙问,他也流露出梅姆·德萨训斥人的口气。

维托里奥示意他马上就要谈到他们。听众的迫不及待表明他们感兴趣,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那是你们进入海湾的前两天。一个装载着瘦马的破旧船只通知我们你们要来这里。于是,维勒加依留在岛上的那个年轻指挥官就去印第安人那里了。"

安谢塔神父逐句翻译这些话。维托里奥把听众控制得越来越好。

"三天后他回来了。我没有亲耳听见他发布的命令。我看见大炮搬

---

① 《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以夜复一夜给苏丹讲述有趣故事而免于一死。

下来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把所有大炮都聚集到这个院子里。然后，年轻的克拉莫尔冈把我们召集到那边的大厅里，但愿这家伙和他的那些人已经被圣母玛丽亚和上帝罚入了地狱。他建议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与他同去内陆。堂冈萨戈是个圣人——但愿他的灵魂安息，他不愿背叛对将军的承诺。另外两个勇敢的人也不愿逃跑，要跟他一起守卫要塞。那是两名马耳他老兵，在最后时刻，这两个狂热分子宁愿服毒自杀也不愿落入你们手中。我能怎么办呢？您说我能怎么办，红衣主教？我要是走的话，就不能给你们开要塞的大门，而如果我留下，就有可能被你们当叛徒对待。"

维托里奥非常了解美声唱法，知道男高音歌手在发这种高音的时候应该跪下。于是他"扑通"一声让自己倒下并双手合十。

"发发慈悲吧！"他哀求道，语气谦卑且不乏真诚，像一个命运不济而饱受磨难的男人说话那么诚恳。

听见这些消息，梅姆·德萨突然感到他的怒火升起，这是一种沉默但非常强烈的怒火。如此说来，他征服的是一个空岛！卑鄙的法国人，他们的力量居然丝毫未损。他毫无理由地解除了布兰卡港的军事武装，谁知道其他敌人此刻是否正在那边发起进攻呢？他已经摸到了手枪柄上的圆头，准备对这个怪诞的俘虏、坏消息的传送者开枪。可就在他要击落这个可怜的猎物时，他感到一阵恶心，不等开枪他就失去了捕猎的乐趣。

至少，他拥有了要塞。他欣慰地看到这些城墙建造得很牢固，他想敌人一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于是，他为自己能为葡萄牙获得这个阵地感到心满意足，他的脸上甚至露出得意的神色，其他东西对他来说因而已不太重要。总之，这个里贝尔做了他们期待他做的事。他看了看这个强盗，耸耸肩示意放了他。

在士兵的陪伴下，他开始巡视要塞的所有大厅，并且登上了城墙。城墙下，一小群人拥挤着，扰乱了这没有硝烟的宁静氛围：原来是马丁来到

了，依旧一身滑稽可笑的绅士打扮，身后跟着三个翻译。他疾步爬上楼梯，也不管总督有多么反感，硬是把举止粗暴却懂一点礼节的那张脸丢到总督面前。

“好极了，阁下！”马丁大声喊道，“多么伟大的胜利！干得太棒了！”

梅姆·德萨愤怒地看着他，可对方从他怀有敌意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常打胜仗的人凶狠而谦逊的目光。

“今后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您的国王了，”马丁挥动手臂指着海湾说。

大热天，万籁俱寂，面包山和沼泽附近发黄的芦苇草也沉默了。两只鹭发出短促的叫声，表示很高兴又成为葡萄牙国王的臣民。马丁始终得意地微笑着，从口袋里掏出用饰带系住的一卷纸。

“阁下，”他得意地说，“我为您刚解放的这片土地准备了一张土地证书，我将以你们国王的名义忠实地管理这片土地。”

安谢塔神父以平淡的语气翻译了马丁的这个请求，气急败坏的梅姆·德萨听后猛地站起身。

“我希望您施舍予我的，”翻译又说，“就是在这里把您曾答应过我的东西给我。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头衔历来是人们所向往的最高荣誉。”

马丁语气真诚。再说，他认为自己特别适合做这种演讲。他有理由催促总督做出一项决定，刚赢得的这场胜利给他带来的喜悦会使这个决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他等待，一些阴谋活动就会进行，结果必然是迟迟不做决定，甚至难以做出决定，那么，彻底改变主意始终是可能的……

“我觉得，”他严肃地说，“瓜纳巴拉公爵是最合适的头衔。”

安谢塔神父翻译了马丁的话。他又对着总督的耳朵悄悄说了一句话，提醒他回忆两天前与马丁的那次谈话。梅姆·德萨好像确实不明白这家伙想说什么。当他终于领会其中的意图时，他阴险地笑了。他把没有抓到法国人的满腔怒火转到了马丁的身上，因为他也是法国人，也许还给他们当双重间谍呢。

"跪下,"他说。

安谢塔神父将总督的答复翻译给马丁听。

一切如愿以偿,于是马丁像骑士那样将一只膝盖放到地上,脱帽接受他所期待的荣耀。公爵的头衔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占据了全部位置。他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解除过武装,而总是严阵以待,他逃过了最阴险的谋杀,然而,他临死才知道自己犯了错。在抛弃乞丐身份的同时,他也放弃了使他得以生存的警惕性。就在他抬起眼睛、感到穷途末路的野兽扑向他的时候,手枪的枪管已经抵着他了,梅姆·德萨一枪把他打得脑浆迸裂。

这是攻占要塞期间开的唯一一枪,城墙上响过枪声后便是一片寂静。马丁的尸体做完最后的挣扎,躺在护墙的地上不动了。

梅姆·德萨手里的武器还冒着烟,他抬起头,突然神情忧虑地愣住了。他好像在倾听远方的某种声音,他周围的人便都竖起耳朵。从平静的海湾传来植物在热乎乎的微风的吹拂下常发出的簌簌声。枪声使动物吓得不敢出声,平常划破寂静的那些带有尖叫声的动物也都闭上了嘴。因此必须在低音部寻找这非同寻常的声音。果然,在枝叶的飒飒声之外,在沉闷的细浪声之外,人们听见一种有规律的响声,好像是摩擦声在海岸各处响起。这声音的节奏奇特,只有人类能制造出,节奏缓慢但越来越快。出现了两个,三个,十个发出这种有规律的下雪子的声音的地方。很快,好像所有森林都在暗示有一个巨大的沙心在搏动。

"是沙球,"维托里奥低声说,只有他了解加勒比人挥舞的圣葫芦。

海湾的所有部落现在都传出这些震耳欲聋的求神降示的声音。

突然,胜利者竖起的耳朵被第一声爆炸声刺痛。

*

他们两夜之间就搬走了一切,这真是个奇迹。把大炮吊到小木桨船

上再运到海岸并不是最难的事。难的是还要在沙地上把它们一直拉到忠诚于佩罗的印第安人藏武器的地方。如果没有朱斯特买来的那些马的帮助，他们绝对不会成功。这些用木轭圈草草套住的牲口表现得非常出色。第一夜天刚亮，所有大炮都沿着海滩被拉到了目的地。

然后，朱斯特向印第安人示范如何在不同的战略位置使用这些大炮。十来个圆炮弹也被人背上来安置在俯视海湾的高地上。科隆布派往各部落的一些信使命令武士们向沿海地带前进。

坎坦虽然对武器很反感，还是同意放一组排炮，条件是必须向海上发射。他很荣幸地获得发第一炮的权利。炮弹一发出，他就投入伊佳的怀抱，从此他把全部说道的精力都献给了他唯一的这个女伴。他躺在她宽大的怀里哭泣着，不知是出于害怕、感激还是因为感到幸福。

帕拉加瑟和卡雷亚爬上了面包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每人开心地点燃了一枚架好的圆炮弹，他们还亲自给这炮弹装上了弹药。另外十个炮弹紧接着也响起。

没有一个炮弹击中小岛，因为朱斯特不愿发动进攻。他只想让葡萄牙人知道，即使他们占领了小岛，海湾并不属于他们。从排炮的机智部署来看，葡萄牙人应该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厉害的正规军，那些士兵不会让他们安宁的。这显然太夸张了。不过没过多久，朱斯特就坚信他最终会让印第安人掌握专业技术从而势均力敌地还击自诩要征服他们的那些葡萄牙人。

除了那些会说欧洲语言的智慧的大炮，现在又增加了各部落精明的武士，他们响应科隆布和沙球求神降示的号召如潮水般涌向海岸。他们当中有二十来个人已经接受训练会使用火枪了。佩罗的一个儿子指挥这些步兵，他打了个手势，他们立即将一枚装满弹药的铅弹发向敌人的船只，炸倒了几个桅圆木，给甲板上的人造成威胁。

朱斯特和科隆布肩并肩参加了这次突击演习，每发射一炮他们就鼓

一次掌。他们在小岛附近的椰子树树荫下，每人骑着一匹光背马。从他们所在的位置看去，要塞显得很渺小，经不起攻击，并且微不足道。两匹马互相蹭着颈子，它们靠近时，两个骑马人的腿便碰在了一起。遭到蹂躏的小岛如同海湾巨大的身躯上感染的一小块轻度溃疡，而色彩斑斓、健康的海湾依然焕发着庄严、祥和的光芒。

科隆布把手伸向朱斯特，抓住他的头发。他弯下身子亲吻她。当炮战后恢复寂静时，他们骑马飞奔在海滩上。他们向小岛行了最后一个礼，然后在沙地上奔驰起来，去追赶印第安人。

从此他们的幸福属于这片土地，他们将永远守卫它但决不想占有它。

结　局

德·维勒加依骑士到达法国时正值历史上发生"昂布瓦兹暴乱"这一悲惨事件。紧接着这个新教徒谋杀事件而来的是血腥镇压，科利尼要塞的老主人因其残暴而闻名。对宗教改革者实行斩首、绞死、溺死的种种疯狂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雷尼耶·德·拉普朗什写道："昂布瓦兹的街道流淌着鲜血，满地都是尸体，臭味和传染病使人们无法在城里住下去。"

维勒加依因其暴行而成为"吉斯无恶不作的人"，他将时间分别用于两项工作：对胡格诺派教徒实行野蛮镇压和撰写抨击性文章为自己在巴西的行为辩护。可是此时法国已与西班牙联手以排除新教的危险，因而对是否保留维勒加依在南美洲所征服的那些土地不太在乎。维勒加依只得到一张私人武装船舶许可证以对付葡萄牙人，他以三万埃居在里斯本签订了永远放弃在瓜纳巴拉海湾的权利的声明书。

当宗教战争在法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却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尤其是因为这些战争是按照他们在巴西预演的同样阶段进行的。作为对其残暴行为的补偿，维勒加依在加蒂讷地区的博韦[1]得到了一块马耳他骑

[1] 法国一城市，瓦兹省省会。

上的封地。他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了余生，尽管他一直都耿耿于怀，他还把他的所有财产都遗赠给了巴黎的穷人。

从里约热内卢死里逃生的里歇尔、杜蓬和新教徒们经历了噩梦般的海上旅行后，终于来到法国。由于食物匮乏，他们迫不得已下狠心吃起了鹦鹉。奥德回到日内瓦，在那里与一位牧师结婚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城市。

这次海上冒险幸存下来的很多新教徒都遭受了宗教战争带来的苦难。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二十年后成了那次可怕的"巴西大陆之旅"的编年史作者。尽管他对食人肉表现出恐惧，而当他在桑塞尔①围困期间沦落到看见自己的教友也吃人时，他也只是感到不舒服而已。

在瓜纳巴拉海湾，葡萄牙人维持着原状并建造了里约热内卢城。海岸的翻译们在马丁去世后继续进行不正当贸易。不过有些人回到了法国，其中一人还成为蒙田的秘书。《随笔集》第一部著名的第三十一章"论食人肉者"就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的，这篇论著创造了善良的野蛮人的神话，对启蒙世纪的哲学家一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海湾的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反抗活动仍然很活跃。由于法国人和一些英国人所传授的军事技术，他们曾长期对葡萄牙殖民者构成威胁。十七世纪初对卡布弗里乌的强行封锁便是抵抗运动的最后一次行动。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接着，图皮人被赶到内地和北部，他们在那里始终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当葡萄牙人在一五九七年的圣诞节创建了纳塔尔市时，他们在印第安部落的队伍里发现了五十杆法国火枪。

许多欧洲人后来都在巴西的熔炉里熔化了；其他人宁愿出海。他们成了海盗和私掠船船长，抢劫船队并在大西洋的航道上长期制造恐怖。

海岸的图皮人如今已经消亡；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故事所记叙的内

① 法国卢瓦尔河流域谢尔省省会。

容来了解他们，这些故事都是旅行者回来后写的。他们详细描述了图皮人的习俗和他们的神话。最有根据的一个神话讲述了巨神图潘被人类激怒，于是使人类遭受了一场大洪水。所有人都死于这场洪水，只剩下一对兄妹。他们的结合产生了新的人类。

这个传说很难诠释。关于它的意义人种学家众说纷纭。而我们听说了这个故事后对此有我们的解释。谁都无法阻止我们从神话的那两个人物身上看出我们所喜爱的两个人的痕迹，看到朱斯特和科隆布留下的所有一切。

关于《红色巴西》的故事来源

这个故事的最惊人之处是它的真实性。它并非显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文艺复兴有无数更加离奇的冒险故事。它的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法国历史小片断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件在集体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呢？它虽然没有克里斯朵夫·哥伦布或者马可·波罗值得颂扬，然而，雅克·卡蒂埃、卡弗利耶·德·拉萨勒、阿尔戈、迪普莱，这些名字在我们的心里曾产生一定的共鸣，即便是因为它们被铭刻在了街道或广场的牌子上。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加拿大的圣洛朗、印度支那半岛、印度的本地治里，它们像法国本土的地名一样响亮；巴西则默默无闻，而且维勒加侬的名字已被彻底遗忘。

我第一次起念头写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时我在巴西生活，具体地说，有一天我在里约热内卢参观市中心一个叫帕索·雷亚尔(Paço Real)的小博物馆。这个葡萄牙殖民时代的建筑物如今处于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之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必须发挥特别的想象力才能重建它原来所处的环境。为了帮助人们脱离当代里约热内卢的外部环境而作更深入的思考，博物馆展出了那个海湾刚被发现时的大幅图画。从这些画上可以看到，科帕卡瓦纳的混凝土建筑物原先是一片飞着涉禽的金黄色沼泽；棚户区原先则是海岸未遭破坏的丛林。只有那些著名的小山丘还可辨认出，

它们是海湾现今剩下的唯一原始的东西。

对最初时代做富有诗意的联想不可抗拒地吸引了我。在所有主题中我发现了困扰我的那个主题:不同文明最初是如何相碰的,即隐含着后来出现的所有痛苦和误解的发现新文明的瞬间是什么样子。这短暂却是独特的瞬间包含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尽管这感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它与爱情即两个人第一次相遇时突然感到的那种冲动具有同样的性质。

不幸的是,这些奠基时刻被埋葬在了历史建筑物和废墟之下,在欧洲尤其是这样。能看见奠基时刻露出地面的地方已经寥寥无几。埃塞俄比亚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国家最多只能挽留我读完两本书的工夫。中亚也一样,因为文明的碰撞似乎在那里无法建立持久的东西并且总是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始。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像拉丁美洲,人们凝视海岸的风景时感到这激动人心的第一次登陆——通过这一行动,一种文明踏入另一文明——所留下的痕迹是那么亲近,依然栩栩如生,并且几乎能看见它。在安第斯山脉的中美洲,这种接触曾引起复杂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的一些既定社会之间的流血冲突。而在巴西,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因为印第安世界是分散的、古老的、力量单薄的。从很多方面看,西方人在新大陆的登岸,其形态就像原始大自然中事物的显现那么简单。我首先朝这个方向出发,期待着在这些新大陆的空虚中找到我们社会的某种密门。

可是,随着我寻找的深入,这个空虚显得很盈满。

首先,充满了事件。我以为并且担心这种孤立的状况是静止的,会因为动作迟钝和顾虑重重而缺乏行动。但我却发现这个历史事件具有极其丰富的个性。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是勇敢而浪漫的人,你想象不到在十六世纪充满自由,充满各种诱惑和新鲜事物的特殊生活里他们多么富有生气。原先像是一次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遥远的冒险,在我眼里很快便成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海外扩张。这次对巴西的殖民化行动属

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在大陆的战斗，因而也是宗教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重演。通过蒙田巧妙的处理，它成了哲学家对善良的野蛮人和自然状态进行思考的思想起源。

其次，充满了文本。这个历史事件被遗忘与不想保持对它的记忆有关，而并非由于缺乏资料。可查阅的就有好几个当代文本，是先导者们本人稍后写的。大部分是现在重新出版的；比如与该事件直接有关的两部重要作品：让·德·莱里的《巴西大陆之旅》(1578)，作者是维勒加侬远征军的一位新教徒；安德烈·特维的《南极洲即南极法兰西种种奇事》(1557)，作者是亨利二世的宇宙志专家，他还是《普通宇宙志》(1575)的作者。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见闻如汉斯·施塔登的《裸体，残暴与食人肉》(1557)，作者曾在食人肉的印第安人那里当过好几年的俘虏，最后逃了出来。不过，除了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原始资料外，还可从博物馆的古代藏品中找到很多该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勒加侬本人撰写的许多回忆录和抨击性文章；里歇尔牧师的驳斥文（题目本身就能让你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对尼古拉·迪朗·维勒加侬的胡思乱想，对其可恶的亵渎神明的话及其种种错误和谎言的反驳"）；还有葡萄牙耶稣会会士的书信集……

这部分文学作品里又加进了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比如十九世纪亚瑟·厄拉尔的《维勒加侬》，朱利安(Ch. - A. Julien)论美洲殖民化的著作，以及让-保罗·迪维奥尔[①]和菲利普·博尼雄[②]的当代出版物。让-玛丽·图拉捷[③]在其非常成功的小说《红色森林》里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和人种志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在图皮语的对话中），从而跨越了故事的局限性。

---

① 博尔达出版社，1978年。——原注。

② 法兰西帝国出版社，1994年。——原注。

③ 此外还有吉尔贝·帕斯托尔的小说《冒险的仆人》，巴兰出版社，1991年。——原注。

在文学性与历史性相交的研究中，一个特定的地位必须留给法国历史学家弗兰克·莱斯特兰冈（Frank Lestringant）所做的那些具有异乎寻常价值的研究成果。作为十六世纪文学专家，他将自己罕见的渊博知识运用到新大陆的宗教纷争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胡格诺派教徒与野蛮人》、《宗教战争期间法国关于美洲和殖民地的争辩》[①]、《十六至十八世纪：神圣的恐惧或与上帝灵交之旅》[②]、《吃人肉者的强盛与衰落》[③]，凡是想掌握那个复杂而丰富的时代之精神的人，这些文章都是必读的。莱斯特兰冈对原始资料进行对照、比较、解释，并提出高明的大胆见解。多亏了他，维勒加侬这个人物具有了复杂性和真实性。与每个阵营的战争文献所记叙的不同，莱斯特兰冈笔下的维勒加侬不是一个背叛新教的人或者是胡格诺派教徒的牺牲品。维勒加侬成了"中间人"，对他来说宗教改革首先是与人文主义思想相近的一个理想，是重新发现最初时代简单信仰的一种趋势。后来把法国和那整个时代都摧毁的那个断口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个断口使两个互相排斥的教权派对抗直到双方都灭亡。此外，我要强调说莱斯特兰冈的书不仅易懂，而且读起来饶有趣味，因为尽管它们迎合了学术论文的严格规定，但都写得很美。

如此卓有成效的研究都是致力于这些主题的，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失望和麻木的双重感觉。我感到失望，因为尽管这些著作都写得很好，但没有一种观点与我对那些事件所做的富有想象力的设想相符。也没有一种观点能满足我以我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的愿望，使它与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梦发生共鸣，特别是当我想以这种方式与现实建立必要的联系时。我感到麻木，因为这么一大堆事实、这么多人物和著作很快就带来不

---

① 读书爱好者系列，克林克西克出版社，1990年。——原注。
② 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注。
③ 佩兰出版社，1994年。——原注。

自在而不是舒适。描述事实，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终目的，对小说家来说则是开始，因为他必须从主题过渡到情节，从总的事件转入特别的行动。为此，他需要空气、空间，总之，需要未知的事物。尤其要动情。

在这个政治倾向很明显，具有冒险和神学特征，充满着士兵、宗教狂热分子和进行非法买卖者的故事里，我对将来某一天发现某种情感的震颤不抱希望，于是我在很长时间里独享这个故事。必须始终把这种消化力强加于自己，之后便会看得更清楚。几年禁食下来，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打开莱里的书时，我看见了这两行字："在另外一艘叫罗塞号的船里——该名取自于驾驶这艘船的人，有六个男孩，我们带上他们是让他们去那里学野蛮人的语言。"

这六个孩子是从孤儿院弄来被带去印第安部落当翻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一下子离开历史那无菌的空间，离开政治或宗教那些抽象概念。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当然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我的以及整个人类的生活：这个以孩子结尾的悲剧如果不是一次强行登船驶向一个可怕的世界、逼迫他们学那里的语言，那又是什么？

朱斯特和科隆布就这样诞生了，《红色巴西》因而也随之产生。

至于他们的姓克拉莫尔冈，我受到埃马纽埃尔·德·布瓦松的启发，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她在《红衣主教和印度教教徒》[1]这本书里描述了一个叫马德莱娜·克拉莫尔冈的女人所代表的这个著名家族，她是圣玛丽学校创始人达尼埃卢的妻子，该学校是以她曾祖母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家族显然与本故事所叙述的事实毫无关系，但这个好听的名字如今在法国已很罕见，它似乎确实使我想起中世纪以来那些著名家族的传统，他们热情地投入到意大利战争中，其痕迹重新出现然后又消失在建立新大陆的种种社团中。

---

①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9年。——原注。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儿子莫里斯、波勒·拉佩尔夫人、让-玛丽·米卢对本书的认真阅读和他们提出的建议，我还要感谢维亚尔·伍德，是他非常出色地把《阿比尼西亚人》翻译成英语。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